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一二〇冊

本書是宋代現存全部文章的總集，包括辭賦、駢散文和詩詞以外的其他韻文。收錄兩宋九千餘位作家的各種文章十餘萬篇，總字數約一億。內容遍及歷史、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經濟、教育、軍事、法律制度等各個方面。

全
宋
文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二二〇册



目錄

全宋文卷四八七一

程嗣先

跋楊公勸學文後 一

徐 巖

諸州軍上供錢物別無虧欠方許推賞奏 二

秀州減放稅錢當依諸州軍體例奏 三

跋高麗圖經 三

韻補序 四

徐宗偃

金主疾病事宜申省狀 六

貽大臣書 六

遺大臣書 七

上宰執書 八

遺鎮江都統制劉錡書……………八

與葉義問書……………九

上宰執書……………九

程叔達

周必大辭免翰林學士不允詔……………一一

察郡邑廉吏詔……………一一

罷鬻爵詔……………一二

乞遣散飢民奏……………一二

乞令州縣依舊例科納不得均敷奏……………一三

乞罷黜姚岳奏……………一四

刷具徽州額外雜錢數目奏……………一四

乞於番陽廣德二郡多創塘泮奏……………一五

玉牒修書乞許參考諸書奏……………一五

李 櫚

林之奇哀辭……………一六

何 休

乞於廣州榷鹽數內撥一半赴漕司充歲計奏……………一六
黃濟清

月屏巖題名……………一七

全宋文卷四八七二

謝 諤 一

議諸州舉場所取寢多浮冗奏……………一九

論義役差役二事疏……………一九

乞詳酌典禮之宜奏……………二〇

傾耳剴切帖……………二一

黃御史集序……………二一

三餘集序……………二二

盧溪文集序……………二三

左氏傳事類始末序……………二四

跋王盧溪手簡……………二四

書百體書千文後……………二五

獨醒雜志跋……………二五

公是先生弟子記跋	二六
諸司題名記	二七
諫院題名續記	二八
諸軍題名記	二八
臨江軍進士題名記	二九
海鹽新修學記	三〇
紹熙重修縣學記	三二
增修樂安縣學宮記	三三

全宋文卷四八七三

謝 諤 二

旌德縣學言仁堂記	三四
重建聖岡廟記	三五
畫筍亭記	三六
敬臨堂記	三七
宋重修大農陂永豐陂記	三八
椿桂堂記	三九

十銘	四〇
普菴塔銘	四一
劉敏士墓誌	四一
宋故汀州判官通直郎致仕姚公墓誌銘	四二
朱府君墓誌	四四
廖挺	
演山先生文集序	四五
西塘集題識	四六
楊抗	
乞添蓋榷場屋宇及添差兵巡防奏	四七
言陳順車定方忠義可嘉奏	四八
保舉劉汜堪任將帥劄子	四八
林珣	
祭顯濟聖母文	四九

全宋文卷四八七四

龔茂良 一

乞嚴特奏名進士選授奏	五一
乞去左右近習奏	五二
請去龍大淵曾覲奏	五三
再請去龍大淵曾覲奏	五三
乞早定大計奏	五四
呈報本路諸州軍土兵人數奏	五四
措置本路災傷奏	五五
乞取將來戶口登耗以爲守令殿最奏	五六
議賑糴推賞奏	五六
乞下江州都統司差官兵彈壓茶客奏	五七
乞差陳寅同共措置賑濟奏	五七
乞更勸諭上戶賑濟給散奏	五八
乞明降指揮出米賑給者依格補官本路差遣一次奏	五八
乞補陳龍藻男官資奏	五九
乞更優異出米賑濟賑糴者奏	五九
乞易致恭賑糴所得酬賞與第二男奏	六〇

乞推恩易嘉謨等奏	六〇
斷配罪囚乞立法禁奏	六一
乞歸正忠義人各據元得付身依舊收執奏	六一
乞嚴選舉杜絕倖門奏	六一
議修吏部七司法奏	六二
拜觀太上皇帝宸翰奏	六三
議太史局置官奏	六三
請撙節調度財用奏	六三
乞革奢僭之風奏	六四
乞取資治通鑑紀事賜東宮奏	六四
乞革去僥倖冒濫者奏	六五
乞不須更降度牒奏	六五

全宋文卷四八七五

龔茂良 二

上皇帝表	六六
上太皇太后牋	六七

賀李右丞啓	六八
赴任上漕使啓	六八
賀陳倉啓	六九
賀錢倉啓	七〇
賀劉倉啓 一	七〇
賀劉倉啓 二	七一
賀沈倉郎中啓	七一
賀王倉啓	七十二
通廣東倉啓	七三
賀李都大提點啓	七三
謝州解元啓	七四
謝歐陽解元啓	七四
除洪帥謝陶憲啓	七五
跋淳熙四年幸學詔	七五
靈昌廟記	七六
宋左朝散郎尚書考功員外郎黃公行狀	七七

全宋文卷四八七六

芮 輝

乞再支樂工十日食錢奏……………八〇

乞修潤郊祀樂曲奏……………八一

言郊祀差官奏……………八一

趨赴大禮當否奏……………八二

參司官差注每月申部奏……………八二

小使臣遭喪蔭補子弟事奏……………八三

乞潭州行舊稅酒法奏……………八三

乞支給錢米撫養遺棄小兒奏……………八三

歸愚集序……………八四

梅 權

造塔記……………八六

釋德光

答孝宗皇帝札問奏……………八七

答孝宗皇帝札問奏……………八七

答聖問奏	八八
乞去輦寺補住阿育王山廣利禪寺奏	八八
魏杞	
謝吏部侍郎表	八九
謝侍講表	九〇
辭免進國史轉官表	九〇
遺表	九一
言陳乞人保官資格事奏	九二
回趙明州伯圭啓	九二
育王山妙智禪師塔銘	九三
李遠	
常州無錫縣璨山明陽觀記	九五
沈洵	
韻語陽秋序	九七
鄭聞	
周必大除秘書少監兼直學士院制	九九

再上太上尊號詔	九九
奏明堂樂章樂曲劄子	九九
太學補試弟子員事奏	一〇〇
俞燾應爲繼母齊衰三年服議	一〇〇
乞郊丘寓淨明寺奏	一〇一
明堂大禮乞加恩臣僚更不鎖院宣麻奏	一〇二
乞籍定州縣醫人姓名奏	一〇二

全宋文卷四八七七

卓 津

縣官題名記	一〇三

任 詔

乞除豁廣西逃絕田畝稅租奏	一〇五

冷世光

乞戒巡歷監司杜絕吏卒誅求之弊奏	一〇六
縣令兩經罷黜不得再注親民差遣奏	一〇六

王 回

言江西措置和糴米事奏……………一〇七

言遣送諸州軍配隸人奏……………一〇八

張德遠

乞從行修立川峽四路編敕新書奏……………一〇九

吳璘修復褒城光道拔渠奏……………一一〇

張 淳

儀禮識誤自序……………一一一

儀禮識誤後識……………一一三

祭薛士龍文……………一一三

張師禹

禮緯含文嘉題識……………一一四

孫顯忠

申狀……………一一五

寶 敷

乞諸路監司銓量郡守縣令老病者奏……………一二六

黔江修學記……………一二七

汪若思

左朝奉郎將作監丞汪公若容墓誌銘……………一一九

葛元鷺

高峰先生文集序……………一二一

全宋文卷四八七八

嚴致明

諸軍所支春衣數奏……………一二三

呂令問

乞蠲免高郵積欠等奏……………一二四

沈復

乞發糧無爲等處以聚強壯之人奏……………一二五

乞所在州軍幫勘兩浙犒賞酒庫監官料錢衣賜奏……………一二五

胡時

擒獲蕭榮及徒黨疏……………一二六

趙不憚

大宗正司無歲賜公使錢奏……………一二七

換南班合陳請事件奏	·····	一二七
乞依例全給賞賜及止趁赴六參奏	·····	一二八
乞與父士圃轉官奏	·····	一二八
宋中興聖德頌	·····	一二九
趙可大		
賀游瑞州	·····	一三一
趙彥博		
乞從鄂州軍民請爲岳飛建立祠宇奏	·····	一三二
跋加封碑	·····	一三三
銅梁山題名	·····	一三四
祈晴文	·····	一三四
謝晴文	·····	一三五
祈雨文	·····	一三五
謝雨文	·····	一三五
再謝雨文	·····	一三六
奉安加封祝文	·····	一三六

程 舟

德興縣重建社壇記 ······ 一三七

魯長卿

蘭亭會妙跋 ······ 一三九

全宋文卷四八七九

趙彥端 一

賀皇帝登極表 一 ······ 一四〇

賀皇帝登極表 二 ······ 一四一

賀光堯皇帝遜位表 一 ······ 一四一

賀光堯皇帝遜位表 二 ······ 一四二

賀天申節表 ······ 一四二

賀冊皇后表 ······ 一四三

賀改元表 ······ 一四三

賀正表 ······ 一四四

賀籍田表 ······ 一四四

賀壽聖太上皇后冊尊號牋 ······ 一四五

車駕親征起居表	一四六
車駕回鑾起居表	一四六
進銀表	一四七
慰國哀上皇帝表	一四七
措置饒信二郡賑濟事宜奏	一四八
乞蠲免建寧府身丁錢奏	一四八
賀蔡吏書啓	一四九
賀何內翰啓	一四九
賀金給事啓	一五〇
賀集賢楊修撰啓	一五一
賀侯中丞啓	一五二
賀陳察院啓	一五二
賀凌吏侍啓	一五三
賀嚴司業啓	一五三
賀沈尉啓	一五四
謝太守薦舉啓	一五四

謝太守薦舉啓 二 一五五

謝太守薦舉啓 三 一五六

謝薦舉啓 一 一五七

謝薦舉啓 二 一五八

全宋文卷四八八〇

趙彥端 二

謝黃漕貽書啓 一五九

赴任上知宗啓 一六〇

赴任與職官啓 一六一

幹官與交代啓 一六一

宰與交代啓 一六二

起居鹽使啓 一六二

回檢法啓 一六三

回王都監啓 一六四

回李監稅啓 一六四

回監稅啓 一六五

代賀李戶侍啓	一六五
籍田賀太師啓	一六六
謝太守游工部賀生日啓	一六七
跋昭陵親札	一六八
廣濟新倉記	一六八
趙南夫硯銘	一七〇
宋民望霜鍾琴銘	一七〇
三省祭楊信王文	一七〇
祭李提刑文	一七一
路祭李提刑文	一七一
祭方簽判文	一七二
祭秦宣州文	一七二
焚黃祭考君文	一七三
遷葬母祭文	一七四
遷葬祖母祭文	一七五
祭劉樞密母夫人卓氏文	一七五

上元祈安設醮青詞	·····	一七六
謁夫子廟祝文	·····	一七六
鄉飲釋奠夫子廟祝文	·····	一七七
辭夫子廟祝文	·····	一七七
辭學祝文	·····	一七七
謁先聖祝文	·····	一七八
謁諸廟祝文	·····	一七八
辭諸廟祝文	·····	一七八
辭廟祝文	·····	一七九
重脩北山趙侯廟祝文	·····	一七九
諸廟禱雨祝文	·····	一八〇
謝雨祝文	·····	一八〇
祈雪祝文	·····	一八〇
謝雪祝文	·····	一八一
宴平江太守樂語	·····	一八一
餞沈宰樂語	·····	一八二

錢沈卿樂語 一八三

全宋文卷四八八一

查 籥

乞復置屬官一員差往金州幹當僉聽職事奏 一八四

乞依例支降度牒奏 一八五

牽馬官兵賞錢合於契稅錢內支給奏 一八五

乞集漕臣會算四川財賦所入之數奏 一八六

乞權復四川總領所幹辦公事一員奏 一八六

論勘合錢比舊增重狀 一八六

書簡 一 一八九

書簡 二 一八九

書簡 三 一九〇

書簡 四 一九〇

書簡 五 一九〇

書簡 六 一九一

書簡 七 一九一

書簡 八 一九一

書簡 九 一九二

書簡 一〇 一九二

跋徐常侍篆書 一九三

杜御史莘老行狀 一九三

楊 愿

萬載新學記 二〇〇

惠利民

乞封生母趙氏爲孺人奏 二〇一

全宋文卷四八八二

史正志

乞從廂軍內刷差工匠奏 二〇二

饒州永平監闕人鼓鑄奏 二〇三

收趁坑冶寶貨賞格奏 二〇三

措置沿江制置司事宜奏 二〇三

乞將所椿見錢增造戰船奏 二〇四

乞許於淮南京西買茶奏	二〇四
信州鉛山場乞行賞罰奏	二〇五
巡捕戢捕透漏私茶須行賞罰奏	二〇五
乞委通判檢視租課奏	二〇六
契勘諸路監司州縣職田奏	二〇六
禁戢私販茶貨奏	二〇七
乞置庫辟官奏	二〇七
乞與商販并行賣茶奏	二〇八
乞謹帳狀奏	二〇八
乞隨市收糴奏	二〇九
菊譜序	二〇九
菊譜後序	二一〇
建康圖經序	二一一
重建新亭記	二一二
二水亭記	二一三

程宏遠

宣州武庫記	一二五

全宋文卷四八八三

余時言

乞許因公罪落職臣僚以致仕恩任子奏	一二七
推賞不得重疊奏	一二八
乞分別甄用薦舉者奏	一二八

鄭 丙

呂祖謙等轉官制	一二九
周必大轉中奉大夫制	一二〇
周必大乞宮觀不允詔	一二〇
周必大進封開國伯加食邑三百戶制	一二一
周必大除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制	一二二
周必大授參知政事告進封滎陽郡侯加食邑四百戶制	一二二
授羅頌制司機宜制	一二三
祕閣暴書並預坐奏	一二四

乞秋舉務求實學純正之文奏……………一二四

乞募工書寫會要奏……………一二四

乞裁抑賞賚奏……………一二五

暴書會乞以丞郎著庭官主席奏……………一二五

乞均一禮部四川免解比例奏……………一二五

謝宮祠表……………一二六

謝除知泉州表……………一二六

泉州到任謝表……………一二七

賀洪參政啓……………一二八

曹 紹

浙右州軍乞依舊復爲軍額……………一二九

李達可

蔡大王廟記……………一二〇

全宋文卷四八八四

曾 伋

題周衍所贈蘭亭帖……………一二二

書郭氏傳家易說後	一二三三
范嗣蠡	
本縣諸鄉人戶新開田事奏	一二三四
馮德	
甲仗庫致舒州使府須知冊申解狀	一二三四
物料庫致舒州使府須知冊申解狀	一二三五
州作院致舒州使府須知冊申解狀	一二三五
梁弼直	
鵝靈巖祈雨記	一二三六
水城記	一二三七
郎曄	
經進唐陸宣公奏議表	一二三八
題施德操孟子發題	一二三九
吳庭立	
上判府書	一二四〇
李仲之	

賀虞宣撫啓 二四一

吳克己

與喻貢元書 二四二

重刊刪定止觀序 二四三

刊往生行願略傳序 二四四

釋師友

西資社同誓文 二四五

全宋文卷四八八五

洪 箴

故資政殿學士左通議大夫丹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一百戶致仕贈左光祿大夫張

公行狀 二四七

全宋文卷四八八六

李 呂 一

上黃提刑求先子墓銘書 二六三

與何少卿干墓誌書 二六五

上晦菴干墓誌書 二六七

送周術士序	二六八
送吳必裕序	二六九
送龔伯成序	二七〇
烏洲李氏世譜序	二七一
代縣宰社倉砧基簿序	二七三
書法華合論後	二七四
書筆談後	二七五
跋虞公墓誌後	二七五
題伯祖宣教書白繖蓋呪後	二七六
跋東坡表忠觀碑字	二七六
跋晦翁和玉澗詩	二七六
跋晦翁遊大隱屏詩	二七七

全宋文卷四八八七

李 呂 二

諸子命名序	二七八
會族講禮序	二八〇

與四八姪序	二八一
與六七弟命子名序	二八一
義方堂記	二八二
孝友亭記	二八三
澹軒記	二八五
劍州普成縣孫氏置四大部經記	二八六
光澤縣大寺寨修倉記	二八七
錄祖先遺事	二八九

全宋文卷四八八八

李 呂 三

黃君行狀	二九三
三身贊 并序	二九五
澹軒自贊 一	二九五
澹軒自贊 二	二九六
祖先畫像贊 一	二九六
祖先畫像贊 二	二九七

祖先畫像贊	三	二九七
祖先畫像贊	四	二九七
祖先畫像贊	五	二九八
祖先畫像贊	六	二九八
祖先畫像贊	七	二九八
祖先畫像贊	八	二九九
叔父衡陽府君畫贊		二九九
先考神像祭文		三〇〇
祭亡弟仲老文		三〇〇
祭亡弟成老文		三〇一
再祭亡弟成老文		三〇二
萬松開壽藏祭前妻墓文		三〇三
代妻父祭從兄居士		三〇四
祭妹夫何叔京文		三〇四
告城隍文		三〇五
代趙宰移學告廟文		三〇六

諸廟謝晴祝文 一	三〇六
諸廟謝晴祝文 二	三〇七

全宋文卷四八八九

王師愈 一

論不可輕開兵端疏	三〇八
論監司黨局劄子	三一〇
論力行所學疏	三一一
論務實以圖恢復疏	三一二
論行仁義疏	三一三
論無爲而治疏	三一四
乞恪守祖宗法度疏	三一六
言太子不當領臨安府尹疏	三一七
論毋妄動劄子	三一八
論修素備以圖恢復疏	三一九
論士大夫習俗疏	三二一
論培養人才疏	三二二

論重郡守之權疏 三二三

論作邑之難疏 三二四

乞隨才試用歸正不釐務人疏 三二五

全宋文卷四八九〇

王師愈 二

乞減近裏及沿海州軍稅務減磨勘賞疏 三二六

論聽言之要疏 三二七

乞禁止師巫疏 三二七

言揀汰諸州土軍弓手疏 三二八

言將帥久任疏 三二九

論和糴之弊疏 三三〇

乞借米賑濟劄子 三三一

論長沙創行集議帳疏 三三三

論信州米綱疏 三三四

論綱運之弊疏 三三六

論潭州貼雇綱船之弊疏	三三七
足州郡爲先務疏	三三八
側身修省以弭災異疏	三三九

全宋文卷四八七一

程嗣先

程嗣先，高宗時知彰明縣事。見同治《彰明縣志》卷五七。

跋楊公勸學文後

昔聞人未知學，常袞奏設鄉校，親加講導，由是風俗丕變，歲貢士與內州等。時歐舉進士，遂遷居龍虎榜。噫！才固不乏於世，脫穎鏖彩，特視激勸之方何如耳。乃者安得楊公之莅廉泉也，稅駕伊始，以作成人材爲先務，述文勸諭，揭示屬邑，交口諷玩而不能自己。每念三歲大比，彰明預薦常甲諸邑，兩舉反是，有識太息。勸諭一頒，衣冠目擊，競相致勉。暨詔試藝，重圍撤棘，公榜得人，果復冠帶。由此觀之，自非我公激勸於其始，又安得收此成效於其終乎？回視常袞造士，斯異世而同軌也。《易·漸》之六二：「鴻漸於磐，飲食衎衎，吉。」今學者勉而不已，進得錄赴功名之會而符《易》之深旨，則我公之德可勝紀乎。嗣先試吏下風，竊觀盛舉久矣。濡毫吮墨，竢其驗，踐其實，而書於

後，庶幾附斯文而不泯焉。同治《彰明縣志》卷五七，同治十三年刻本。（吳洪澤校點）

徐 戴

徐戴（？——一二七〇），字子禮，號自覺居士。其先建安（今福建建甌）人，徙居吳縣（今江蘇蘇州）。林子，競侄。由進士知饒州。乾道初改知江陰軍，新廟學，刊書籍。三年，改浙東提舉常平，又曾知衢州。五年知秀州，六年卒。善篆隸。見《省齋文集》卷五《徐子禮宗丞挽詞》，《會稽續志》卷二，《書史會要》卷六，正德《姑蘇志》卷四九。

諸州軍上供錢物別無虧欠方許推賞奏

乾道四年七月

准紹興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聖旨，戶部契勘諸路州軍所收無額上供錢物，每歲收及五千貫已上，知、通各減磨勘一年；一萬貫，減一年半；一萬五千貫已上，減二年。緣州軍將別色官錢兌那湊數，作無額窠名起發，却將有額合起錢數拖欠。乞從本部驅考，若任內合起上供折帛等錢別無虧欠，方許作見行條法推賞。諸路方且遵承，續准隆興元年朝旨，知、通拘收無額錢得賞格，更不候任滿，便行保奏，緣此前弊復作。《宋會要輯稿》食貨三五之四一（第六冊第五四二八頁）。又見食貨六四之五六（第七

冊第六一二七頁）。

秀州減放稅錢當依諸州軍體例奏

乾道五年九月

昨降指揮，乾道五年夏稅和買折帛錢并權與減半輸納一年。謂如人戶合納十匹，若三分折錢，每減半，其七分自合納本色。緣秀州非產絹地分，有專降指揮，和買夏秋皆是折錢，比之其他州郡和買見稅，十分之中止減放一分半，而本州遂全減五分，竊慮虧損國計。《宋會要輯稿》食貨一〇之二七（第五冊第四九九〇頁）。又見食貨七〇之六二（第七冊第六四〇一頁）。

跋高麗圖經

乾道三年五月

仲父既以書上御府，其副藏家。靖康丁未春，里人徐周賓借觀，未歸而寇至，失書所在。後十年，家君漕江西，弭節於洪，仲父來省。或謂郡有北醫上宜生實獲此書（二），亟訪之，其無恙者特《海道》二卷耳。仲父嘗爲藏言：「世傳予書，往往圖亡而經存，余追畫之無難也。」然不果就。嘻！蓋棺事乃已矣。姑刻是留澍江郡齋，來者尚有考焉。乾道三年夏至日，左朝奉郎、權發遣江陰軍、主管學事徐藏書。《高麗圖經》卷首，知不足齋叢書本。又見《江浦埤乘》卷三五。

〔二〕宜：《江浦埤乘》作「官」。

韻補序

乾道四年四月

吳才老棫與戴爲同里，有連其祖，後家同安。才老登宣和六年進士第，嘗召試館職不就，除太常丞。忤時宰，斥通判泉州。紹興戊辰歲，戴寓莆陽，才老所從造官識之。長鬣豐頰，危冠大帶，進止閒暇，中和溫厚之氣，睟然見於色，仁義道德之旨，藹然形於言。戴退而嘆曰：「古所謂君子儒者，非斯人邪？」才老從容爲戴言：「擢第後數年，不求官，築室三間，中設夫子像，古書陳前，謝外事，凝神靜慮，以味古訓。是身侃侃然，常若游洙泗間而揖遜乎聖賢之前後也。」則其言貌之可敬愛，固有所自哉。佐泉著能名，剛直而有謀，明恕而能斷。悍卒謀亂，一郡汹汹大恐。才老命戮數人，立定，蓋出於談笑也。其評論古人賢否優劣，如與之並時，率能察其蘊奧。平生多著書，若《書裨傳》、《詩補音》、《論語指掌考異續解》、《楚詞釋音》、《韻補》，皆淵原精確，而歉然不敢自矜，曰裨、曰補、曰續云者，其謙可見矣。自《補音》之書成，然後三百篇始得爲詩。從而考古銘箴、誦歌、謠諺之類，莫不字順音叶。而腐儒之言曰：「《補音》所據，多出於《詩》後。殆後人因《詩》以爲韻，不當以是韻《詩》也。」殊不知音韻之正本諸字之諧聲，有不可易者。如「羶」爲「亡皆切」，而當爲「陵之切」者，由其以狸得聲。「浼」爲「每罪切」，而當爲「美辨切」者，由其以免得聲。「有」爲

「云九切」，而賄、瘠、洧、鮪皆以有得聲，則當爲「羽軌切」矣。「皮」爲「蒲麋切」，而波、坡、頗、跛皆以皮得聲，則當爲「蒲禾切」矣。又如「服」之爲「房六切」，其見於《詩》者凡十有六，皆當爲「蒲北切」，而無與「房六」叶者。「友」之爲「云九切」，其見於《詩》者凡十有一，皆當作「羽軌切」，而無與「云九」叶者。以是類推之，雖毋以它書爲證可也，腐儒尚安用饒饒爲？《補音》引證初甚博，才老懼其繁重，不能行遠，於是稍削去。獨於最古者、中古者、近古者各存三二條，其間或略遠而舉近，非有所不知也。才老以壬申歲出閩，別時謂葢曰：「吾書後復增損，行遽不暇出，獨藏舊書。」又三年，葢歸吳，而才老死久矣。訪諸其家不獲，僅得《論語續解》於延陵胡穎氏云。乾道四年四月壬子，武夷徐葢書。《韻補》卷首，音韻學叢書本。又見《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一四一，《經義考》卷一〇五，道光《永州府志》卷九上，《皕宋樓藏書志》卷一六。（以上吳洪澤校點）

徐宗偃

徐宗偃，衢州江山（今浙江江山）人。紹興末累官右朝奉郎、通判楚州、權州事。三十一年，言者劾其妄假制置司之命清野，責監無爲軍在城商稅務。次年，從其請與官觀。著有《兩淮紀實》。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八、一九一、一九三、二〇〇。

金主疾病事宜申省狀

紹興三十年十月

昨九月二十六日，據淮陰縣民社長趙僅所遣幹事人李成探到汴京修城、拆換廊廡等，已錄白繳申。又云，金主遍身患大庖瘡，移都初無定日。本人不肯供寫此項，亦已併於劄子內具稟。繼聞徐文管押北通州海船前來海州，又已密切差人前去地頭，喚到彼處親信人當面詢問，並無上件事宜，於十月初七日入遞申覆。所有對境疾病事，昨曾有人稱說，因患瘡不出，別無考信，不委虛實。《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六。

貽大臣書

紹興三十年三月

東海饑民，困其科斂苛擾，嘯聚海島，一唱百和，犯死求生，初無能爲。金主蒙蔽，下情不通，猶未之聞。若知則偏師一至，即便撲滅。縱使猖獗得志，必自折、密橫行山東；失利則乘舟入海，誠不足爲吾患。今添置兵官，招集叛亡，適足以生邊釁。《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四。

遺大臣書

紹興三十年九月

宗偃自到官以來，飽諳覘邏者之情僞。密院、三衙沿江諸將所遣，固不一矣，要皆取辦於都梁山陽土著之人。由都梁者不過入於泗，自山陽者不過至於漣水，采聽髣髴，信實蔑然。且若東海之人，止緣饑民困於暴斂，一唱百和，犯死求生，而候者闐然，有興師十萬，駕海航二千艘，因而南面之說，遂至重煩朝廷憂顧。宗偃獨以爲不然，已而卒如所料。矧今自六月以來，日聞僉軍聚糧，修京除道，敷斂金帛，營造舟船，添立砦柵，虐用其民，無所不至。且約七月必遷都矣，既而不效，展取八月；又不效，則曰京都改築外城，更造祕殿，且有登封泰山、款謁明道宮之議。此何所考信哉？宗偃近以職事至維揚帥府，而都梁持羽檄來，謂金主已遷於汴，重兵散布宿、泗、清河之間，帥司告急於朝廷，人情恟懼。宗偃亦以爲不然，才少須臾，又無一驗，合是此輩傳聞之誕，亦甚明矣。靖康之初，再犯京闕，洊至維揚，無一人知其來者，先聲播傳，計之詭也。伏惟廟謨成算，固非一介可測涯涘。然長江不足恃，兩淮不可失，雖三尺童子，知其利害灼然。若密詔沿流諸將，或以屯田，或爲牧放，添增防託，遣數萬人散處要害，以候俟之。若都梁太逼，則屯天長；若山陽太逼，則屯寶應。又若合肥、襄、鄧，擇敵人耳目不甚相接之地，悉儲兵備，具命大臣護之，以爲緩急調發援應之用。則胡騎猝來，吾蓋有以待之矣。若信覘邏者之言，駭然有自失之意，非所望於中興之世也。竊聞朝廷防

慮料角，至嚴至備，是注意於海道，可謂親切。然楚州鹽城縣去海不過一里，又居料角之上，可爲藩籬。若屯以千百人，假以一二十舟，障蔽其前，則料角決可力守，且與敵人耳目全不相接，亦一控扼之地。伏惟特賜采擇。《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六。又見《續資治通鑑》卷一三三。

上宰執書

紹興三十一年四月

竊聞使命往來，覘邏窺度之言，莫不以敵國遷都決定於春二月。今四月矣，其言未驗，乃曰：「先至洛中看花。」或又謂星臺陳獻拘忌，乞以今秋爲期。蓋詭詐叵測，初無一定之論。在彼者雖無一定之論，而在我者當有一定策以應之，則事至而不擾。今日之勢，惟荆、襄、兩淮最爲要害，守之則長江可守，棄之則江不能保。利害灼然，雖三尺童子，皆能知之，經理固不宜少緩。誠使在我之策既定，則彼之已遷未遷，皆不足深慮矣。《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九。

遺鎮江都統制劉錡書

紹興三十一年六月

近聞肅膺宸命，進師廣陵，先聲所至，士氣賈勇。竊惟今日之事，非他事比，安危成敗，在此一舉。古人有云，唇亡則齒寒，蓋言表裏之相依也。今欲保長江，必先守淮。頃歲韓宣撫駐軍山陽，山

東之兵不敢一日窺伺，幾至成功，而姦臣誤國，莫遂其志。今清河口去本州五十里，地名八里莊，相望咫尺，若不遣精銳控扼，萬一有緩急，頃刻可至城下。彼得地利，兩淮之民，悉爲其用，則高郵、廣陵豈足以捍其衝！若遣偏師屯本州，彼既不敢長驅，山東諸郡怨其暴斂，不忘戴宋，一呼響應，勢若破竹。《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九〇。又見《續資治通鑑》卷一三四。

與葉義問書

紹興三十一年七月

旬日以來，渡淮之人，晝夜不止，漣水爲之一空，臨淮縣民亦源源而來不絕。泗州兩遣人諭盱眙，令關報本州約回，然有死不肯復去，計其家屬之數，幾萬人矣，理宜優恤，多方存拊，濟其乏絕。然非有大軍彈壓，得之亦不爲用。兼慮對境別生事端，却貽邊患，且小人喜亂，利於一時剽掠，或先事輕舉，有害大計。《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九一。又見《續資治通鑑》卷一三四。

上宰執書

紹興三十一年七月

山陽俯臨淮海，清河口去郡五十里，實南北必爭之地。我得之，則可以控制山東；一或失守，彼即長驅先據要害，深溝高壘，運山東累年積聚，調發重兵，使兩淮動搖，我將何以捍禦。自北使奏

請，意欲敗盟，人情汹懼，莫知死所。及朝廷除劉錡爲五路制置，分遣兵馬渡江，邊陲肅靜，民賴以安。山東之人，日有歸附之意，如沿淮一帶自北而來者，晝夜不絕，不容止約。若朝廷速遣大兵，且命劉錡或委本州守貳選差有心力人，明示德音，誘以官爵。謂得一州或得一縣，與補是何官資，使之就守其地；其餘招誘自百人、千人至萬人，受賞有差。將見一呼響應，山東悉爲我有。若大軍未至，彼懷疑貳心，未肯就招，招之亦未必能守，適足以貽邊患。至於合肥、荊、襄，命大將分占形勢，覘邏其實，隨機應變，以爲進討之計，恢復中原，可立而待。《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九一。又見《續資治通鑑》卷一三四。（以上吳洪澤校點）

程叔達

程叔達（一一二〇——一一九七），字元誠，徽州黟縣（今安徽黟縣）人，邁從孫。紹興十二年進士，典湖學，教授興國軍。乾道初擢監察御史，出知池州，除江東運副。淳熙中爲宗正少卿、兼直學士院、兼中書舍人。累官華文閣直學士、宣奉大夫致仕。慶元三年卒，年七十八，謚莊節。有《玉堂集》。見《宋會要輯稿》選舉三四之二〇、職官二〇之四二，楊萬里《贈特進程公墓誌銘》（《誠齋集》卷一二五）。

周必大辭免翰林學士不允詔

淳熙四年

敕某：省所奏辭免除翰林學士恩命事，具悉。朕惟禁林夙號真清，學士尤爲妙選。蓋命令之發，將以鼓天下之動；而播告之修，於以見王者之心。非高其才者，曷擅斯長？非裕於學者，曷勝茲任？卿斧藻其德，圭璋乎文。翰墨舊游，嘗屢參於潤色；典冊大筆，仍多自於裁成。灝噩鎔冶乎誥盤，溫厚轡轡乎漢魏。倚金華而上白玉，久勤寓直之勞；遡太清而凌紫霄，爰即爲真之拜。除音一下，僉論允諧。宜亟體於眷懷，胡尚形於巽避。所辭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文忠集》卷一二三，四庫全書本。

察郡邑廉吏詔

朕惟天下治亂，繫乎風俗之美惡。風俗美惡，繫乎士夫之好尚。蓋士夫者風俗之表，而天下所賴以治者也。故上有禮義廉恥之風，則下有忠厚醇一之行；上有險怪媮薄之習，則下有乖爭陵犯之變。朕嘗戢奸貪，黜浮靡，躬節儉，以示天下，而歷紀逾久，治效未進。意在位者未能率德改行，以厚風俗，故廉士失職，貪夫長利，將何以助朕興化致理，無愧於古乎？部使者、郡守其爲朕察郡邑廉吏來

上。朕將甄獎，待以不次。其或持祿養高，崇飾虛譽，應詔不以實，使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時汝之辜，必罰無貸。《新安文獻志》卷二。又見弘治《徽州府志》卷一一。

罷鬻爵詔

朕惟鬻爵非古制也。夫理財有道，均節出入足矣，安用輕官職以易貨財？朕甚不取。自今除歉歲民願入粟賑飢，有裕於衆，聽取旨補官，其餘一切住罷。《新安文獻志》卷二。

乞遣散飢民奏

乾道元年二月

臣聞凡人平居無事，飢飽一失其節，且猶疾病隨至。況於久飢之民，相比而集於城郭，春深候暖，其不生疾疫者幾希。故自古飢荒之餘，必繼之以疫癘。熙寧中，浙西荒旱，取民於城而饋粥之，死者至五十餘萬。比嘗奏乞更於郊野設粥賑散。今飢民聚於城外而就粥者，不下數萬人，頗聞漸有病者，有斃者。臣略問之，城內給棺殮者已至七十餘人，切慮駸駸不已。日者常詔有司，擇空閑屋宇以安養之，又命醫挾劑以療治之，可謂德意周至矣。然臣切以爲衆之所聚，疾勢易成，轉相漸染，難以復治。謂宜亟敕府縣，親行科擇，多出文榜，凡有家可歸，有鄉可依者，許其自陳，給以糧米，使之

各復歸業。仍官給文引，俾就歸業之處請粥或米，以存恤之。至於無所依歸之人，乃令就病坊安養。

《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八之一四九（第七冊第六三二八頁）。又見同書食貨六〇之一四（第六冊第五八七一頁）。

乞令州縣依舊例科納不得均敷奏

乾道元年五月

方今民間輸納稅賦，惟和買最爲流弊之極。其始也，官以錢鹽折支。其後既無錢鹽，但據歲額直科本色。又其後不用本色，乃以直科之數折納價錢。今一縑之直，在市不過三數千，而折納之價乃至七千。又有所謂市例、頭子錢、朱墨等錢，所費不一，其於和買之初意，豈不大相遼絕哉？故前此論者欲分其數，均而平之。戶部措置，遂令州縣將官戶寺觀與編民物力，每貫每百，隨數均敷，是亦務於均平之意也。然臣訪聞州縣間固有用田產稅錢一例均科者，亦有用浮財物力兩項均科者，既已不同矣，而於兩項物力均科之數又自不一。且以臨安言之，謂如新城則十貫以上，富陽則十三貫以上，臨安則二十貫以上，方始均敷。其參差不齊如此，他郡可知。以臣觀之，若自每貫每百一例均敷，則失於太苛，非惟科擾及於貧下，而官司亦難辦集。故臣之愚，以謂今歲災傷之餘，中下人戶饑乏貧困，朝廷方且賑濟寬恤之不暇，豈宜一例均敷也。緣戶部昨來既已行下，即州縣目今必定遵行，竊恐下戶愈致重困。欲望亟降指揮，今諸路州縣止依自來久例科納，不得每貫每百均敷，庶幾上下均平，事體歸一。《宋會要輯稿》食貨三八之二二（第六冊第五四七八頁）。又見《宋會要輯稿補編》第三六九頁。

乞罷黜姚岳奏

乾道元年

岳言蝗蟲自淮北飛渡前來，皆抱草木自死。自倡佞諛，務爲容悅之階，乞罷黜之，以警其餘。
《宋會要輯稿》瑞異一之二七（第三冊第二〇七八頁）。又見瑞異三之四五（第三冊第二一二六頁）。

刷具徽州額外雜錢數目奏

乾道九年五月

躬親前去徽州刷具雜錢的實數目，同本州知州公共相度，得本州六縣額管稅錢，依自來則例，係以稅錢一百文，紐折紬絹布并見錢等，總計一百文。通計科紬二千九百餘疋，絹二萬九千四百餘疋，布五千五百餘疋，正綿一十萬九百餘兩，折綿六萬七千餘兩，以上并止係夏稅，即非秋稅。共折稅錢七萬二千四百四十餘貫，係是正額理本色。除科上件本色外，尚有合納見錢四萬二千三百餘貫，係是額外見錢。以上通計一十一萬四千七百餘貫正。湊上件稅錢，正額之數外，却別行每稅錢一百文，創科鹽錢六文，腳錢五文，通計一萬二千一百八十餘貫，係是額外雜錢，乞行除放。《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三之三三三（第七冊第六〇〇三頁）。

乞於番陽廣德二郡多創塘灤奏 淳熙元年十一月

番陽、廣德二郡地最高仰，間有旱傷，二郡尤甚。乞詔守令遍行阡陌，有荒曠田畝無水源處，相視其宜，多創塘灤以備灌溉。及令常平、轉運司分行督察，若民力不能獨辦，量行應副錢米，以助其役。《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一二四（第六冊第五九三五頁）。

玉牒修書乞許參考諸書奏 淳熙二年十一月

玉牒修書，止以實錄、帝紀爲則，其旁見他書者，未敢廣取，恐未詳盡。乞下修書官屬，許參考諸書修入。《宋會要輯稿》職官二〇之四二（第三冊第二八四一頁）。（以上吳洪澤校點）

李 櫚

李櫚，字伯廣，福州侯官（今福建福州）人，李葵子。登乾道二年進士第。見《淳熙三山志》卷二九，《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五八。

林之奇哀辭

支離先生歸自湖南宣幕，門戶簡峻，士鮮知向。櫟先君子于少穎爲舅，而與支離友善，謂少穎曰：「支離、紫微一也，盍往焉？」遂從之。《宋元學案補遺》卷四三。（李文澤校點）

何 休

何休，紹興末爲右朝奉郎、知化州。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九。

乞於廣州榷鹽數內撥一半赴漕司充歲計奏

紹興三十二年三月

廣西轉運司自榷鹽之後，利入頓虧，遂令諸郡變稅折錢，如化州額管稅米八千石，歲用萬五千石，漕司歲於本州科六千五百石赴容州送納，每石折錢二千六百，而令本州和糴萬石，支價錢四百，仍就稅戶均糴，民間甚以爲患。乞於廣州榷鹽數內撥一半赴漕司充歲計，令逐州之稅各隨本州送納。

黃濟清

黃濟清，紹興中建康府（治今江蘇南京）人。見民國《潼南縣志》卷二。

月屏巖題名

紹興三十一年二月

建康黃濟清、雷慎修、潁昌蔡□□、會稽康下缺陳廷珪、禹錫善。右六人，以紹興辛巳二月二十五日，置酒月屏巖，共飲江山，磅礴竟日。興與天橫，情隨水遠。薄暮泛舟而歸。民國《潼南縣志》卷二，民國四年刻本。（劉琳校點）

全宋文卷四八七二

謝 諤 一

謝諤（一一二二——一一九四），字昌國，臨江軍新喻（今江西新余）人。紹興二十七年進士，歷樂安尉、吉州錄事參軍、知分宜縣。丁父母憂，服闋，除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遷國子監簿，尋擢監察御史。上義役法，遷侍御史，再遷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光宗登極，獻十箴，又論二節三近，除御史中丞、權工部尚書。請祠，以煥章閣直學士知泉州，又辭，提舉太平興國宮而歸。紹熙五年卒，年七十四，贈通議大夫。諤爲郭忠孝門人，學者稱艮齋先生，又稱桂山先生，著述頗豐，有《性學淵源》、《論語詩書解》、《春秋左氏講義》、《柏臺諫垣奏議》、《經筵總錄》、《孝史》、《艮齋集》等。見周必大《朝議大夫工部尚書贈通議大夫謝公神道碑》（《文忠集》卷六八），楊萬里《謝公神道碑》（《誠齋集》卷一二二）及《宋史》卷三八九本傳等。

議諸州舉場所取寢多浮冗奏

淳熙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近來諸州舉場所取寢多浮冗，義與論策易成泛濫，小經義一篇或多於論，有司所出策題如策之長，殊非體要。今來省試合行戒飭，俾待取者科節浮冗而考校者以體要爲先。《宋會要輯稿》選舉五之六（第五冊第四三一五頁）。

論義役差役二事疏

淳熙十一年正月

去年十月四日，臣僚言，因處州守臣不合將義役置冊，假以藉手干求差遣，力陳其弊，奉旨依奏。其所奏係是兩項：第一項云「將處州及兩浙有見行助役去處，聽從民便，令官司即不得干預」；第二項云「其民間自難久行，不能息爭訟者，仰州縣遵依見行條法，照應物力資次從公差募」。第一項是行義役，第二項是行差役也。言者之意，欲差役、義役二者並行，元不曾指名言盡罷義役；兼但言兩浙之弊，不曾言及別路也。近訪聞江東、西諸路，民間有便於義役之處，官司乘此頗有搖動。蓋民間舊因差役，吏緣爲姦，當差之時，枚舉數名，廣行追擾，望其脫免，邀求貨賂，使之爭訟，至有累月而不定者，民戶因此多有困竭。緣行義役，遂頗便之。自此法之行，胥吏縮手無措，日夕伺隙，

思敗其謀。近有饒州德興縣、吉州吉水人戶赴臺陳訴，其詞激切，端有可憫。乞下諸路監司州縣，應有義役當從民便外，其不願義役及自有爭訟，乃行差役。兩項並合遵守，違者許提舉司按奏。其德興縣人戶并賁出本縣舊刊義役石碑，可見經久之計，民情之所安，惟恐官司撓其成法。《宋史全文》卷二十七上。又見《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一〇，《續資治通鑑》卷一四九。

乞詳酌典禮之宜奏〔二〕 淳熙十四年十月十四日

臣等今月十一日伏見宰臣率百官拜表奏請皇帝還內及聽政等，亦嘗隨班拜表請。退伏惟念，三日聽政固有遺誥及國朝典禮可稽，至若還內典故，前所未有，陛下一日躬行，將以爲萬世法，所繫至重。是以表雖再上，未賜允俞。臣等竊料聖意思付托之重，極哀慕之心，必未能遽抑至情，俯徇群請。兼十六日殿攢甫畢，群臣晡入臨未竟，且去小祥之日無幾。伏望聖慈明詔大臣，少緩進表，與禮官更加詳議，酌典禮之宜，揆人情之稱，上以丕昭聖孝，下以垂法將來，天下幸甚。臣等蒙被大恩，毫髮未報，苟有管見，不敢緘默。干冒天威，罪當萬死。《中興禮書續編》卷四〇。

〔二〕原題謝諤、冷世光、吳博古言。

傾耳剴切帖

諤昨日承垂訪，傾耳剴切之談。執事如有遇，其魏鄭公、陸宣公之流亞乎？更冀日究時用，不患無特達之知也。拙句漫資一笑。區區尚容面詳。右謹具呈益夫宣教舊友。三月某日，朝散郎、試右諫議大夫謝諤劄子。《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一四。又見《六藝之一錄》卷三九五。

黃御史集序

壁中之書，孔聖所定，漢有安國，從而得之，以明於萬古。君子之於學，是以重其世也。河汾王氏有《時變論》、《五經錄》、《政大論》、《政小論》、《皇極議》、《興衰論》，非文中之賢嗣著於首篇，則四方恐未必知其名，況書乎？余嘗得眉山旌善院《東坡大全》兩集，乃其孫蜀守仲虎與其弟季文所較而刊者，比之他處，最爲無誤，今之所傳皆以此本爲準的。然則世有其人，固不同矣。黃御史以文名於唐，而累葉繁衍盛大於閩中。至本朝紹興戊午，有考功公，大魁天下。考功之子永豐縣公又能哀集御史詩文，力加是正，廣而傳之。於是永豐二士曾時傑漢臣、晞說少張因爲鏤版。繇此御史之書光芒於時，可以無窮。二曾與余厚，見委題序。余感孔聖與河汾、眉山之事，而併書之，庶幾儒家者流

之子若孫留意先集，乃有補風教之一端云。淳熙四年九月朔，渝川謝諤謹書。《黃御史集》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此篇劉琳校點）

三餘集序

余江西自歐陽公挈領文事，而後來者襟披袂攘，同底於斯道。元祐前固亭亭可數，其芳韻到紹興又卓卓一振。僂指輩行，在洪則西山胡少汲、流江黃季岑屹立相望。少汲登八座，入經筵，貴矣；季岑上星躔不偶，則分守符，持使節，隨所遇行其學。余少時間知江鄉事，得嘗鼎其《臨江廳記》，久則厭飫，其湖南諸篇蓋窺其法。文由王臨川之簡而造昌黎氏之理，詩溯山谷之流而指少陵氏之源，由是無乎不之而竟合於古。余此論辨者欲奪不可。淳熙丁未，季岑之第三子新武當使君牧之携《三餘集》走行都，余驚睹如舊相識，連夜秉燭，文則大聲疾讀，詩則細哦長吟，回思昔所持論，果不異此，固有理匪億則屢中也。武當云求爲之序，余既有昔之論，則雖欲食言，正自不能，乃錄以寄之，不知武當以余言爲有以副其切切於手澤可以慰其孝心否？然三餘之子若孫登科者滿門，家法益張，此集有繼無盡，又爲可占。十二月朔，朝奉郎、試右諫議大夫謝諤序。《三餘集》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盧溪文集序

李、杜詩多於文，韓、柳文多於詩，世之不知者便謂多者爲所長，少者爲所短，此殆拘牽之論而非圓機之士。夫賢哲之於世，學以爲主，用之則行，其發而爲言，有所謂不得已者，其將激於中而發於外者乎？即是而爲詩，即是而爲文，文即無韻之詩，詩即有韻之文，所以三百篇之美刺即十二公之褒貶，蓋本一致如此，則李、杜可名長於文，韓、柳可名長於詩，又奚可以一偏觀耶？盧溪先生王公民瞻，江鄉大手，以詩文馳聲者蓋六七十年。其少時志尚已高，視功業如拾芥。既齟齬，則發而見諸紙上，皎如日星，鏗如金玉，芳如芝蘭，浩如江河，自然有一種奇趣。他人之所強勉而公則信手拈來，渾然天成。公亦非有心於此，是乃所謂激于中而發於外者。其詩之多於文，非此長而彼短也。儒林於詩久以厭飫而文乃未廣，有友劉江伯深慨然編集，詩也文也，相與並行於世，然後公之所以無窮者不遺矣。書銘記序諸篇嚴厲有法，而《上皇帝書》并《盜賊》兩論，其經綸宏傑，不減陸贄、杜牧，豈徒文而已哉！伯深欲余爲序，余喜伯深之識而不可默也，書而冠其篇首。淳熙丁未臘月甲申，朝奉郎、試右諫議大夫謝諤書。《盧溪文集》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左氏傳事類始末序

諤幼年於諸書愛《左氏》之序事，因一事必窮其本末，或繙一二葉或數葉，或展一二卷或數卷，唯求指南於張本。至其甚詳則張本所不能盡，往往一事或連日累旬不得要領。況掣肘於他書他事，則力有不專，自長至老，應桑蓬於四方物色，辦此者爲誰氏？近收天台使君章冲茂深書，且以《左氏事類本末》爲寄，於是恍然見所未見。蓋《春秋》之法年爲主而事繫之，使君之法事爲主而年繫之，以事繫年而事爲之碎，以年繫事而事爲之全，二者不可一廢。紀年也，故以事繫而年全；紀事也，故以年繫而事全。事繫年而年全者，史法也；年繫事而事全者，考史法也。乃相爲表裏歟？初使君由山陽移天台，諤久知其政之宜乎民，今又知其書之明於古，書之明古所以爲政之宜民，又豈有二道邪？使君欲諤題數字，遂以喜於見所未見者報之。淳熙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癸酉，臨江謝諤序於摘文堂。

《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一六九。又見《經義考》卷一八八。

跋王盧溪手簡

彭君夢協出示盧溪先生舊帖，末後語諸甥就學必有事業，意蓋可知。今觀夢協氣宇不凡，論議合

理，文筆藻麗，志在青雲，當不負老先生之觀矣。紹熙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太平興國散吏桂山謝諤書。《盧溪文集》附錄。（此篇劉琳校點）

書百體書千文後

神剡天畫，千類萬狀，豈止汲冢、魯壁、周鼓、秦山耶？《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卷五上附志。

獨醒雜誌跋

諤頃寓曾氏槐堂者七年，積臣時已出仕，正臣亦欲用世。唯達臣自少遇疾，盡捐世事，心閒意適，多所見聞，前言往行，記錄甚備，文藁盈篋，平日不苟以示人。間或與之議論，則上下古今，具有本末。諤每思其言，一一不可忘。淳熙己亥秋，過其諸子龍城新居，三聘謂諤欲編集以傳，時已有次第，今《獨醒雜誌》是也。比者，三畏携本相訪者幾，三聘又封以爲寄，覽之，悵然追念疇昔。所載玉笥山，則其家可望而見。飈御在玉笥之旁，王嶺爲彭玕舊寨，諤皆嘗同遊焉。黃鋼劍者，融守陸子楫亦嘗以一見遺，不知黃鋼之名爲何，因達臣之言乃得之。至如欲倣古車戰之法爲活城，設網可以禦敵，以漢三科處特恩之類，又皆有用之學，可以推行于世。獨恨達臣嘗談宣和、靖康事尤詳，皆親

得于故老，而志或不載，豈有所避而未傳乎？所稱民師，乃諤曾伯祖也；毛應佺并其子洵□子君卿，蓋里之先達；劉中叟、劉偉明兩公，江湖名儒也，中叟之清古，偉明之奇削，自見一世豪而人乃罕知，惟志中見之。諤亦因此徧尋兩公事迹，欲續達臣之意，庶使不泯。三聘以書來請題其後，因思從遊四十年前，回首如夢，念往興懷，悲不能已，姑略述昔所聞于達臣者，授其諸子，以見交友之義云。紹興六年五月朔〔一〕，太平興國散吏謝諤書。《獨醒雜志》附錄。

〔一〕紹興六年五月：按《獨醒雜志》成書於淳熙十三年，此云「紹興」必誤。又文末自稱太平興國散吏，則當在紹熙之時，然周必大《謝公神道碑》云諤卒於紹熙五年十一月，頗疑此處「六年五月」爲「五年六月」之誤。

公是先生弟子記跋

公是祖居在新喻之荻斜，此書初未有傳，乾道八年諤客遊豫章，九月十日都運劉司業文潛見邀夜話，偶出此爲贈，蓋蜀中善本，得之甚珍，留寄旅舍。既而歸省復來，二十六日道過臨江，而使君江良中叔源留飲富壽堂，因語及之。使君欣然，即欲鋟版，且云去替雖近，亦當辦此。十月一日至新吳，即發篋封寄，輒題於後，庶他時知其來自司業劉公，而使君主張名教，不以秩滿行迫而猶切切於

斯也。郡人謝諤書。《公是先生弟子記》附。

諸司題名記

國初承舊制，有糧料院使；太平興國五年正月，分糧料諸司、馬軍、步軍爲三院；雍熙四年四月，改用使臣，端拱二年又改用京朝官；元豐末併馬軍、步軍爲諸軍，與諸司爲二院。《事物紀原》所載如此。在今諸司、諸軍各二員，皆以幹辦爲名。諸軍一員分差建康，諸司三員在臨安。如諸司則分左右兩廳，各有銅方圓二印。昨渡江之後，行在以瑞石山觀音院舊基爲官舍。入門而右即諸軍，少西則左廳，中而東向則右廳。吏舍則近門列之，北爲諸司，南爲諸軍。有架閣庫二在諸軍吏舍之西，屋皆依山，其勢稍高。二三君子與諤相先後爲諸司者，謂凡官居皆有題名，而此獨闕，遂買石建之。夫下干祿以代耕，上制祿以馭臣，隨其職之繁簡而爲之別，必有所謂適得其平者。唯清廉介特之士，必能見得思義，夙夜匪懈，嘗恐祿浮於事，故祿雖少而綽綽然常若有餘。儻惟不然，則背公徇私，惡勞好逸，故祿雖多而咄咄然常若不足，且怨夫不我增者有之。諸司官，掌祿者也，固可以於此而察夫六窠之中，其必有見，亦人材之一助，以報上也。淳熙十三年十一月庚辰朔。《咸淳臨安志》卷八。

諫院題名續記

諫院舊有題名，以諫議、司諫、正言三位分門，各虛其後，以俟來者，記亦考究官名爲詳。比者臣僚言諫諍之官尚有闕員，居其官者往往分行御史之事，至於箴規闕失，寂無聞焉。願倣唐舊制置補闕、拾遺左右各一員，於是得旨依奏，乃二月八日有旨，薛叔似、許及之受新除之命。竊惟從諫，帝王之大烈，而導人使諫者尤爲盛德之事，蓋於舉意之頃可以槩見。先是元額散騎、諫議、司諫、正言分左右爲八員，相承所除，或一員或二員，名雖異而實亦同。聖上寬洪盡下，和顏聽納，凡有進諫，雖至剴切亦必不拒，增置之請欣然而從者，所以表不如是不足以爲兼聽盡天下之美。於是相與更立石，繇初而起並用紀年之法，觀此則可以考導人使諫之盛德尤在於今日。淳熙十五年六月。《咸淳臨安志》卷五。

諸軍題名記

國家重六院之選，聖上尤切留意，率用治縣之有效或經薦舉，亦有嘗剖守符，所以在此位者皆不敢不念其所以爲重，而其滿其未滿，視監察御史與寺監簿有闕多加採擇，舊嘗有因之即持節者。蓋階

是以試而無所不之，則非徒選之重而任之亦然。其員凡十三，糧料審計有八，分諸司、諸軍，皆以幹辦爲名。諸軍糧料有兩員，其一分差建康，其一在行在所瑞石山，與諸司同門而居。諸司既有題名，獨此未建。察院福唐黃謙自此遷者也，乃合前後任議成茲事。夫諸司與諸軍仰上之祿均也，而國以兵爲固，兵以食爲要，其給也尤不可以不嚴。設官本旨，欲其專心致意焉。唯不差其度則當有投醪之均，挾纊之盛，所以推上之恩而使柳營玉帳晝夜忘家勞，是爲舉能其官而基夫將來不一之用者，姓名併於此乎考，所以不可不書。淳熙十五年九月甲午朔旦。《咸淳臨安志》卷八。

臨江軍進士題名記

郡進士試焉貢於尚書禮部，又試焉奏名於上，又試焉而官之。郡必有題名記，非誇也，勉於後也。謂所居之郡前者有如是而後可加勉也，其必曰公曰勤，曰廉曰恕，蒞夫事而功從之，毋爲虛名而已，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前之所題者有若士焉，有見於此，所勉益懋。國家合吉、袁二屬支邑以爲臨江，其人才鼎盛且未艾也。淳熙十一年夏，與舊友徐君得之相與謀一石而置諸泮宮，既謀之，又爲以其意而記之。道光《清江縣志》卷二三，道光刻本。

海鹽新修學記

秀州海鹽既修縣學，掌學官四員，職事十員，齋生三十員，合辭遣介走二千里以來索文，具言本末，而知縣事李侯之功有不可不記。諤思己酉夏備數朝籍，客有從彼至者，已言侯留意于茲，況今歲又三易。蓋侯初來爲丞，嘆學之敝而縣有不暇，丞欲自任其勞。未幾諸司以才推擇，得旨竟綰銅章，於是經營不愆于素。況侯之祖紹興甲子寓居此邑，力贊邑宰奉議徐公光實修之於前，且爲之記與齋銘矣，侯竟述初志。夫州縣有學，非他也，爲治以教化，任守令，學所以與多士爲求仁之地也。有生之初，仁固性所有也，失其固者有因也。衆人不知有以求之，爲政之人不知有以因其求而導之，仁則晦也。於是聰明睿智之君倡于上而下自應，州縣之學所由以建。或者怠乎是，非怠乎學也，怠乎仁也。今斯邑也，辟雍首善，近在咫尺，教化當易以舉，乃有李侯爲之鼎新乎求仁之地，俾闡冠方履得以藏修乎其中，即是以求堯、舜、禹、湯、文、武爲仁之傳，稷、契、伊尹、周、召爲仁之佐，孔、孟爲仁之言，六經爲仁之書，五典五教爲仁之方，自家而國、而天下，爲仁之序，俾居乎學者日之所見，升降揖遜無非仁焉，弦歌管籥無非仁焉，簠簋尊罍無非仁焉，殿堂門廡無非仁焉。如充棟宇，如汗馬牛，如參於前，如倚於衡，朝夕寒暑仁必在是，顛沛造次仁必在是。上之以仁而可以致君，下之以仁而可以澤民，窮而以仁可以善其身，達而以仁可以兼善乎率土之濱，仁之妙用可以塞乎天地之間而不

可名。《經》曰「爲仁由己」，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智者論之，求之於學，其獲則易。故學之爲效，明禮樂，移風俗，召和氣而致太平，有不難者。若乃雕鏤于文字，瘙癢乎誦習，競爭乎末節，緣飾乎虛名，是又學之淺者，君子之所略焉耳。侯資仁而心仁，心仁而術仁，仁於堂而風如，仁於野而春如，因乃祖之權輿即是而本之，仁其祖矣，所以謂學爲求仁之地而孜孜焉，竟底其成。凡學之文物無一不備，以爲未也，復建小學發其仁之端。侯意若曰，屋有限，員有數，必整整焉，所以領袖百里之內，耳目習慣，父教其子，兄語其弟，長老訓其後生，循循然唯仁之歸，侯之意豈不廣哉！若乃侯自捐俸金，民不告勞，廉而有法，政之善也，不可不併書。侯名直養，世家維揚，官從事郎，乃祖則左朝散大夫、充徽猷閣待制、平原縣開國伯、諱正民。今學經始於紹熙元年冬，明年三月即工〔二〕，六月告成。三年四月壬寅朔，煥章閣直學士、朝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清江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賜紫金魚袋謝諤記并書。《嘉禾金石志》卷二三。又見《至元嘉禾志》卷二三，光緒《海鹽縣志》卷一。

〔二〕即工：原闕，據《海鹽縣志》補。

紹熙重修縣學記

紹熙三年九月

新喻縣學在渝水之上，虎瞰澄潭，遙岑迴環，翠碧可挹。頃時隱君子張嗣昌叔量有句云「秀水長流多秀士，青山橫案對青編」，蓋其奇勝有異他邑。舊學不知其所，先燬於火。紹熙辛亥，湖南提舉趙侯子琇德充爲縣宰，初鼎新之，縣人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李大有仲謙自三衢寄文爲記。其後寢敝，歲在丙子，湖南轉運判官任侯詔子嚴以縣宰又新之，其後復敝。紹熙二年辛亥，今宰曾侯又新之。侯之來也，歎其如是，既政行績熙，銳志茲事，人樂用命，不强自勸。乃大試補數百人，遞相激昂，文藝俱高，因興此役，竭力經營。斧斤入於山，材非民擾，錢出於帑，用非民勞，里之賢者好善者更迭唱和，出貲以助，厥功之輯所以不難。爲殿爲堂，爲廊爲齋，爲厨爲廩，爲象爲器，無一不具。都講之所榜以明倫，采芹德星并循其舊制。厥功既畢，山川氣象益見清明，侯屬余記之。諤昔爲諸生，賴學之力，桑梓必恭，奚可以默？因思學所以教也，古之教也以德，後之教也以文。此邦風俗頗厚，禮遜相師，有見有聞，易於入德。今吾侯既新厥居以惠斯道，則衣冠諸友其必自勵，正心術、嚴躬行以圖其遠者大者，庶無負於侯之意。縣隸臨江軍，侯名光祖，字景山，家吉州，官朝奉郎，乙未登科。紹熙三年九月朔日記。同治《新喻縣志》卷五，同治刻本。

增修樂安縣學宮記

學有屋以居教也，徒有其居而教不立，與所以受教者不益，則屋居之文猶不如露坐之實也。古人幼鄰學館，目濡耳染，久則爲大道，稱亞聖，且亘千萬世陪孔顏聖師坐祀徧天下。後之人築屋，驅以居之，且不立不益，吾不知其何說也。樂安置縣既六年，而宰魏君彥林始相北山之陽，馮高建學，爲堂爲齋，越三年，又爲殿爲門，凡屋略具而土未□□□□令宰王君積以儒飾吏，以教爲政，下車殿謁□□□□嘆器之虛，爰諉其僚假尉謝諤考進諸儒百三十五□富義豐頭角，爭雄志氣，凜然壯觀一新，來者未艾，思躍而趨，學用益嚴，教宜恢張。見諉記遠，理無容辭。諤聞學必有教，教必有師。宋有天下，儒生傑出，江右爲富。茲地雖撫之別邑，然臨川王子、南豐曾子，自昔同郡。回環四封，南有廬陵歐陽子、西有清江劉子、北有豫章黃子，其故家遺風在焉。藉手問津，跬步聖門，神授氣取，可兼得之，豈宜今人有愧於古！凡我明友毋多而歧，毋浮而辭，毋以本爲末而高爲卑，毋遷延於仁義道德之歸。若夫梯媒簡編，以恣睢於聲利紛爭之域，而不求有以振拔，使前輩高步自若，謂後來之不繼，則非策之善者，教何爲哉！紹興三十年七月初二日某記。光緒《撫州府志》卷三十一，光緒二年刻本。

全宋文卷四八七三

謝 諤二

旌德縣學言仁堂記

歷陽李君瞻之爲旌德也，政大小具舉，則大修學校，而於講堂尤嚴。寄聲來商其名，諤請以言仁名之而記之。噫，仁之用大矣。學，學此者也，講，講此者也。天開地闢而仁已肇，聖作明述而仁乃彰。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爲仁之君，皋、夔、伊、傅、周、召之所以爲仁之臣。民非仁不生，功非仁不成，背是者衰，向是者興，去是者辱，就是者榮。《易》，仁之通也，《書》，仁之宏也，《禮》，仁之中也，《樂》，仁之聲也。《雅》、《頌》、《國風》之美刺，仁爲之重輕先後；《春秋》之褒貶，仁爲之賞罰也。家以仁而亨，鄉以仁而平。小而言之黼黻丹青，大而言之泰山滄溟，講明乎是也，不必諄諄饒饒，如「若稽古」之二三萬言，如釋氏之偈八萬四千。蓋源于夫子洙泗之語，孟子齊梁之篇，而暢於我朝諸儒先生治心養性、克己復禮之說。以茲邑衣冠之衆，茲學藏脩之勤，茲堂問難

之備，得賢大夫提撕之，自是而後，斯道不益光輝振耀，若揭日月而不可掩哉！余不敏，勉爲之記，以爲他日左券焉。嘉慶《旌德縣志》卷九，民國十四年刻本。

重建聖岡廟記

東晉鎮南大將軍、侍中、都督荆梁二州諸軍事、荊州牧、梁州刺史、贈驃騎將軍、於湖侯甘敬翁，有廟宇袁州萍鄉縣蘆溪鎮，地名聖岡。惟公事載於史，而其靈應也，嘉祐七年進士袁及有《廟記》，元祐元年冬賀州教授胡遵道有《樓記》，紹聖二年三月知萍鄉縣事巴覺有《殿記》。史所載英風義概，功在當時，記所詳，靈感殊應，福及後世。鎮有黃氏，宗緒綿遠，欽信惟舊。元祐、紹聖間，名克明者建三殿，建水陸樓；名鑑者建正殿，建西殿。鑑乃克明之子。隆興二年，鑑之孫進士名庶者又率鄉里建正殿，建寢殿，建祖考殿，棟宇峻整，像貌尊貴，器皿端潔，香火叢湊，由建廟以來於斯爲盛。而邦人病者祈而痊，憂者祈而樂，危者祈而安，險者祈而平，旱者祈而澤，潦者祈而霽，盜者祈而戢，競者祈而息，信乎其福又可必而人用寧一也。庶屢寄書委予爲記，諤聞古者禦大災，捍大患，於法當祀，又曰盛德必百世紀。蓋禦災捍患爲一時之功，而德則非賢之可久者莫能。洪惟敬公生則禦災捍患，功不可掩，而奉嘗之所以其德之布福於人者，如日月之久照，四時之久成，穰穰簡簡，家至戶到，是將無窮無盡也。因爲之記，以貽來者之欽奉，勿或怠荒云。紹熙二年四月記。嘉慶《萍

鄉縣志》卷一八，嘉慶刻本。

畫筍亭記

佳處以畫名者，真、饒兩州爲勝。真之州治有曰天開畫圖，予己酉仲秋至真，郡守左康叔邀登其上，把酒待月，兩詩人預焉。饒州洪內翰家有曰萬軸平遠，予雖未嘗到，而自真移州，數日至當塗，內翰方把麾，示以所作記，亦何殊親睹之快。予既歸，卜築桂山，有堂，既記之矣，因尋壑經丘，而屋之北二山之間有池，池之北有昔人舊墓，約廣二千尺餘。又一年而剪其蕪，耕而蔬之，又二年而度其可亭，乃加培築而亭之。舉首以望，則十里之蟠龍山在左，邑之主山也。百里之蒙山當其中，蒙最高，筠與袁州、臨江俱見者。璜頭峰在其東，阻陂嶺又列於蟠龍之間。凡目力所及，岡巒坡壠之大小、遠近、高低，雲霞煙霧之或捲或舒，殊有不同，惟陰晴適宜則時可以指數。而田疇之縱橫，村舍之疏密，溪谷之繚繞，漁樵之往來，草木之洪纖，牛羊之上下，羽翼之聯翩，車馬之馳驅，形象多端，亦未易窮盡，蓋宛然有如妙手所畫者。假使王右丞、鄭廣文、郭恕先、米禮部諸公見之，想其胸次開豁欣欣爲之寫真，必有不能自己者。乃名之曰「畫筍」，取東坡《畫苑記》中穎濱之說也。顧雖不足以比真、饒之勝，然太虛爲室，明月爲燭，憶張志和之語，而幕天席地，又劉伯倫所云。以二者大意著吾畫筍，其間亦自有理。雖然，若古人所謂丹青莫狀者，又豈可以一概論哉！亭之始工以淳熙

四年十二月六日〔一〕，兩旬而成。明年二月十八日，太平興國散吏謝諤記。同治《新喻縣志》卷二，同治刻本。

〔一〕淳熙四年：按本文前云「予己酉仲秋至真」，考謝諤之生存年代，此「己酉」爲淳熙十六年無疑，故「淳熙四年」當爲「紹熙四年」之誤。

敬臨堂記

今之爲邑者其弊有二，曰憚曰忽。夫地方百里，畫封疆，置社稷，星列棋布，其民人乃欲知其休戚而不得，何也？意憚則無喜心，意忽則高坐宴安，謂政爲浼我，皆不敬之所馴致。南陵有茂宰郭君高叔，其先君子宰湖之歸安，嘗以「敬臨」名堂，高叔因即以顏其廳事，間求記於余，余曰：可謂知言之要矣。天下之事無難，惟敬則易，操舟而涉江河，不敬則敔；膏車而走康莊，不敬則覆。挾干戈弓矢而兵不敬則敵必陵；持參桂芝朮而醫不敬則疾必深。況夫銅章墨綬以齊我民，非居之以敬而冀政之善得乎？昔尼父可子桑伯子之簡而深然仲弓之言，有以也。雖然，因民而敬，亦即以自敬，故曰敬人者人恒敬之。今之憚且忽者，持不敬之政以臨之，及夫人之怨汝詈汝則歎其不我敬，不可謂之知本。余聞高叔力學信古，每事必審，名堂之意，孝道寓焉。想其正衣冠，尊瞻視，端莊齊肅，動靜語

默不忘而其民仰之，刑章不煩，賦役不愆，聞其風者可掃憚與忽之弊矣。大抵堂上之師，堂下之資，一焉爲壩，一焉爲簾，聞南陵之俗本淳雅尚義，況夫有以先之，將見其士人不但入公門而鞠躬也。問於其家而内外之肅如朝廷者，人人權綽也；問於其野而或耕或鋤之如賓者，人人冀缺也，其亦可名爲毋不敬也已！高叔名堯，官承議郎，諫議大夫。臨江謝諤撰。民國《南陵縣志》卷四四，民國十三年刻本。

宋重修大農陂永豐陂記

諤既爲南陵邑大夫承議郎郭君堯記敬臨堂，其邑之衆復來告曰，大夫有功於農政，尤不可默。叩其實，則曰邑東南有二陂，一名大農，一名永豐，邑資以溉。大夫初至郡，考圖志，且見邑人徐內翰元功《永豐陂叙》，而大農陂有韋司農所撰記甚明，爰知大農重興於元和，永豐重修於咸和，本朝熙寧中嘗捐常平鈔米三萬五千餘貫石復加修理，陂以堅全。自後稍就湮廢，田日告病，大夫乃白於常平提舉謝公深甫，竟如所請，移文支撥緡斛，且委修職郎主簿徐挺之同力計視，邑人喜，咸助其工。蓋其源爲涇水，合山溪衆流爲江，出蕪湖中，歷邑界，江闊地平，橫絕其流，開大港遏導江水，股分支引，散入溝塍間，所爲陂因是江也。大農在上流，源流七十餘里，溉田五萬餘畝；永豐在下流，源流六十餘里，溉田三萬餘畝。凡縣賦兩陂所屬三分之一。乃鳩工於丁未之冬，訖事於戊申之夏。噫，君子之仕，以利民也。吾觀親民於百里者，曰可以利民，然利於當時，利之小也，爲久遠計，視當時之

利何如？然不有以繼之，則利雖大，或有時而不行。所冀後之賢士大夫增其所損，補其所不及，非特謂成人之美，而利之大者實相引於無窮也。邑衆欲記諸石，其亦以此也夫。宋淳熙十五年冬十月朔日謹記。民國《南陵縣志》卷四四，民國十三年刻本。又見乾隆《江南通志》卷六六。

椿桂堂記

范文正公《叙燕山竇氏》中有「一椿五桂」之句，自後繼之者未易，唯今秀州崇德縣莫氏可儷其美。蓋通直郎致仕，累贈中大夫，以儒行起家，試集英殿，名列官簿。其嘉耦臨安縣袁氏，累封太令人，康寧在堂，年方八十一。親生五子，俱登進士科。長曰元忠字子直，壬辰黃榜，見待次池州通判；次曰若晦字子明，庚辰梁榜，見知袁州；次曰似之字子欽，甲辰衛榜，見任丹徒尉；次曰若拙字子才，辛丑上舍黃榜，見任真州教授；次曰若冲字子謙，乙未詹榜，見待次湖州安吉知縣。大抵爲人所不能爲賢，罕見爲奇，壽高爲福。莫氏兄弟奉親力學，光大其門，非賢歟？同氣聯榮，以至于五，世所罕見矣。先中大既權輿于前，俾在後者無忝，而北堂慈顏，椿幹日茂，福爲如何？頃子直貳令于舒，舒之吏君監丞周公必正爲之榜其堂曰「椿桂」，且賦兩詩，邑宰朱君軾又即所居立五桂坊，由是大篇短章鏗鏘滿徧。凡縉紳士夫與燈窗諸生率皆慕用，相與磨琢不敢不力。袁州史君迎侍安輿，黃堂戲綵，壯觀江右。比以書來索詩，因爲錄次，庶以勸學。諤昨以丁丑王榜僥幸，乙未備員袁之分宜銅

章，舍弟諮叨科，與安吉宰同年，喜信到時，二親無恙，況新淦族長元豐焦榜聯名，時號四謝。鄉人集賢校理孔公武仲率衆賦詩贈歸，著作郎劉弇偉明實爲之序，具載劉集，所謂宜春簿懋、江夏令岐、吉州司法舉廉、奉新尉世充是也。然亦比之椿桂堂，安可同日而語！感史君之意，念安吉宰之契，有不容默，雖然，積善餘慶，有志竟成〔二〕，今既如昔，後當勝今，冀望之子又孫，孫又子，勉之他時，必有不一書者。中大諱琮，字叔方，其家自錢塘遷于秀五桂。女兄歸于陳氏，有兩甥。之綱字仲宏，待次海陵邑宰；之純字仲誠，待次江東帳幹。皆與子才辛丑同年登科，茲亦當率聯書之。紹熙三年三月朔，煥章閣直學士，朝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清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謝諤記。《嘉禾金石志》卷二五。

〔二〕竟：原作「意」，據文意改。

十 銘

業成而難，其敗或易。兢兢保之，常恐失墜。道甚簡易，在尊所聞。帝王之學，匪藝匪文。畏天之威，主德爲最。水旱雷風，天之仁愛。存心公正，治之所起。毫釐之私，患及千里。妄賞不勸，妄罰不畏，賞罰大權，以妄爲忌。貪吏虐民，戒石莫聽。獎廉以激，捷於號令。民之疾苦，幽遠難知，

日訪日間，猶恐或遺。財在天下，理之以義，未聞刻斂，其罪在吏。亂之所生，非止夷狄，姦回諛說，尤害于國。自治十全，乃可理外。重乃馭輕，輕動爲戒。《鶴林玉露》卷六。又見《誠齋集》卷一二一《謝公神道碑》。

普菴塔銘

佛念衆生，廣存濟度，尋常蹈故，或未易悟。間出奇偉，耳駭目驚，激其善心，土累山成。惟普菴師，名滿京國，聞者見者，怡然有得。亦建棟宇，且營橋梁，作方便法，源深流長。師究無心，雲開月明，師道長存，何有於銘！道光《宜春縣志》卷三一，道光三年刻本。

劉敏士墓誌

字文伯，西安人。爲臨川糾曹。賊白氈笠破吉州，敏士與判官江山柴紱保城，岳飛至欲奏以功，辭曰，若爾，守倖必被罪。飛嘆服。繼知楚州，金欲取海州，圍甚急，詔敏士救之，與張子善謀攻淮陽，金必棄海州，已而果然。張浚奏其功，除淮南運判，移浙漕，終於湖南。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七四。

宋故汀州判官通直郎致仕姚公墓誌銘_(二) 淳熙十二年十月

諤乾道間備吉州錄參之員，有賢同官曰吉水主簿姚公名錫字予善。蓋諤居臨江，予善居筠，爲鄰郡。諤少嘗誦前輩姚子玉之賦，士林傳之如寶玉。繼又聞筠有瑞童，以十四能賦，取鄉舉。同官時，遂知瑞童即予善，而子玉爲其祖。由是益親，又有錄以著同官之義。後嘗游洪，遇其子守，切于問學，又喜其有令子矣。淳熙乙巳五月，守致書臨安，且持高安宰朝奉郎呂棐所爲狀曰：請爲銘。嗚呼！回思誦賦時、同官時，如前日事，歲月可驚，銘又何辭耶。姚氏舜之後，古有兩族：一吳興，一秦隴，予善吳興也。世居新昌，或曰思廉封豐城縣公，因徙焉。五季亂，有官倉監者，始居靈源。曾祖禮。祖振，洪州進賢縣丞。父旦，黃州教授。進賢即子玉，以儒起家，生徒受業數百人，號曰江西姚子玉教授。以八行舉，擢上第。予善生于黃州，三歲而孤，母鄒，誨之學。七歲能詩，語出驚人，十一能文。予善貫穿經史，尤長于《左氏》，爲文精深典麗，屢薦于郡、于漕臺。遇兵亂，奉母夫人東西就養益勤。母終，哀毀憔悴，無仕進意。年四十，以恩釋褐，授迪功郎、吉水簿。蒞官清介，傍郡尉獲盜覬賞，獄具，委予善復訊。予善索牘親閱，得其差，明日入獄取器仗視之，摘圖謂吏曰：「民室甚小，戶甚窄，垣壁無損，而盜十四人皆有傷，豈尋丈之室能容此衆、用此仗乎？」吏不能對，于是移劾，活者九人，一郡驚其明。安福劇邑，令繼罪去，州檄予善督賦，旌淑慝以順民欲，察隱罅

以梏吏奸。有貴勢里居，鄉人依以頡頏。予善籍所負聞于州，罪其隸于庭，貴勢慚，悉輸所負。民曰：「是敢抗某者。」爭先輦負而至，以辦集聞。同官有相失者，忽爲民所持，州界予善理，予善卒解之，人伏其長者。遷武當軍節度推官，轉文林郎。武當極邊，歲料民兵爲備，公畫五策贊其帥，不擾而備益嚴。移簽書光化軍判官。一日，有虜騎逾境，民奔潰。予善白守，當待以閒暇。既得報，果巡邊耳。予善又白守，以光化近邊，無城池之險，使多植林木，亦可爲疑伏，如榆塞之義，人以爲便。有靳顯者，北人，隨龍南遷，家于隋，累立功。守怒其恣橫，一日捕得其鄉人，論以爲奸細。予善奉檄再鞠，顯流涕自陳。予善審得其情，因上讞，卒恕之。又有馬全者，以財豪于邊，隋獲盜，引全爲地，將論以資停發縱。予善問得其實，爲辨出之。時待制張子顏帥襄陽，大喜，謂其屬曰：「以古義決疑獄，久不見矣。」因行其議，全活甚衆。改汀州判官，轉承直郎。在汀尤寬和，民訟爲減。屬縣多瘴癘，予善執檄慮囚，咸勸毋行。予善曰：「枉直待辨，豈敢憚！」卒歷六縣，平反二十餘輩。姜寇竊發，檄往清流，計度便宜。初，予善慮囚，過南安巖，夜夢騎兵百萬迎爲冥官。既覺，潛治歸計，屬寇發不敢請，至是盡處分其家事，謂家人曰：「乃翁此行報國耳。」尋歸，疾作，閱旬，家人及所善黃長卿，亦有異夢。翼日，卒于官舍，享年六十有五，實淳熙十一年九月七日也。予善爲人質直，表裏洞然，面折人過失無少畏忌。自奉甚薄，一裘數十年，非饌客不二羹葢。至臨事樂施，周人之急無毫髮吝情。凡鄉里幼失所養，老無所依，貧不能自存者，皆賑卹之。嫁孤女五人，葬不能舉者數喪。鄉令章卒官，父老子稚，貧不能歸。予善攝邑事，經紀其家，乃得還。少歷艱難，備知

閭閻疾苦，所以斷獄聽訟，老吏不能欺。民訴于州縣，皆願得予善爲理。性慈孝，御僕隸未嘗施鞭撻。自以祿不及養，刻木爲父母像，飲食必祭。謂其子守曰：「吾它日必歸骨先人墓側，死者有知，當得侍奉也。」病亟請老，轉通直郎。所交皆當世偉人。然位不充德，論者惜之。有詩文一集，藏于家。子男三人：長曰守，舉于禮部；次曰采，業進士；次未名。女二人：長適高安胡義問；次適同邑從事郎新澧州軍事推官陳世長。孫男女五人：鄭保、巖孫、壽娘、順娘、筠娘。其孤守，將以今年十月己未，奉予善與予善夫人金氏之喪，合葬于靈源先塋之傍。金氏亦有婦德，先予善七年卒。銘曰：姚宗之蕃白于虞，今筠靈源富以儒。噫吾予善承慶餘，幼已籍籍飛名譽。克孝于家實勤劬，中年試吏蘊乃攄。平反有功民所愉，兵間奇畫舉一隅。吁嗟光陰何須臾，有來之迎騎甚都。佳城之封紹其初，識以銘詩示不誣。江西宜豐縣博物館藏誌石。（此篇陳柏泉校點）

〔二〕題下原署：「承議郎、監察御史謝諤撰并書。」

朱府君墓誌

朱行先，字蘊之，吳郡人也。少親戎律，長習武經。始隸職於建寧都，從高公彥征討有功。尋彥分符雪渚，亦隨於治，太守用爲心膂。或鄰境有寇，總握兵柄，仗劍前驅，無不望風瓦解。減竈之

謀，投醪之誼，備盡其妙。以是聞於聖聰，疊被寵加，薦歷珥貂，益爲雪守所重。自渤海公厭世，高湮亂行，府君奮臂一呼，率衆歸國。時天下都元帥吳越國王親統全師，撫寧郡縣，以有功者宜加爵賞，遂封協力勤王功臣，尋封右僕射。寶大元年四月，終於靜海鎮之官舍。世墓在烏程縣，不克歸，葬在開元府海鹽縣，厝於埜村。《吳興備志》卷六。又見雍正《浙江通志》卷二三六。（此篇劉琳校點。以上除單獨署名外，爲黃錦君校點）

廖 挺

廖挺，南劍州劍浦（今福建南平）人，紹興二十一年進士。乾道初爲左從事郎，充建昌軍學教授。見雍正《福建通志》卷三四。

演山先生文集序

宋興，承五季餘風，士弊於俗學久矣，神宗皇帝以經術造士，崇雅黜浮。當是時，演山先生首以高明自得之學、溫厚爾雅之文爲諸儒倡，及射策丹墀，天子覽其對而異焉，親擢以爲第一。由是名喧宇宙，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得其片言隻字，競傳錄以爲楷式，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歷年浸

久，中遭危亂，先生遺文類多散逸。先生之子孫毫聯縷緝，次爲家集，而他人或未之見也。歲在乙酉，先生季子出守盱江，諸生聞五馬將入境，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郡得賢太守，乃端明黃公之裔，端明之文吾儕平日恨不得其全而觀之，自今可覲矣。」公下車累月，挺因以諸生之語白之，請以先生之文刊之學，以廣其傳。公曰：「唯。」乃治其藁爲六十卷，屬挺是正舛訛。挺觀先生平時所著則已慨然有經世之意，及志得位顯，一篇一詠凝情物外，筆下無一點塵埃，反如山林逸士之語，其所養有大過人者，或者以爲謫仙中人，信不誣矣。仰惟先生之立朝，深謀傑識，爲時蓍龜，所蘊之施，百不一二。方且守易退之風，享難老之福，嗚呼賢矣哉！此邦士子讀其書，詠其詩，視其平生出處之大節而景慕之，異時登巍科，歷顯仕，爲名卿才大夫，未必不由此也。左從事郎、充建昌軍學教授廖挺謹題。《甬宋樓藏書志》卷七八。

西塘集題識

先生忠於君，孝於親，仁於民，知爲國而不顧其家，知爲民而不顧其身。獨立有守，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剛大之氣充塞天地，切直之言爲時蓍龜，北斗以南，一人而已。挺晚出，稔聞先生之風而恨未見其文也。隆興甲申，先生之孫出守盱江，挺承泛泮宮，一日辱寵示家集，挺伏讀至《望闕臺記》，乃知先生於流離困躋之餘，而憂國愛君之心有加無已，其視遺佚則怨、阨窮則憫者，賢否何

如也？既而貳車龔侯覽之，謂先生之文，渾全博雅，片言單辭悉存教誡，乃白使君，請鏤版以垂不朽。公從之，屬挺參訂舛訛，仍輸貲鳩工。越三月告成，命以所刊版置之學。俾諸生獲觀前輩之言，知典刑之大略，而有所矜式，豈曰小補之哉！十一月朔日，延平廖挺謹識。《永樂大典》卷二二五三七。（以上黃錦君校點）

楊 抗

楊抗，字抑之，信州上饒（今江西上饒）人。紹興中以才略薦用。二十六年，知盱眙軍。二十九年，升直徽猷閣，再任。三十年，罷。三十一年二月，除淮南轉運副使、兼淮西提刑。三十二年，罷。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五、一八一、一八八、一九八，《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三四，雍正《江西通志》卷八五。

乞添蓋榷場屋宇及添差兵巡防奏

紹興二十九年三月一日

竊見諸處榷場已承指揮並罷，將來南客萃在本場，博易屋宇不多，無以安頓物貨，欲添蓋一百二十間。應南客過淮日，每名給木牌一面，渡口檢察，放令上船；候回，據牌點名，發入榷場，拘收牌

號。元降指揮，於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下差撥到不係披帶軍兵三十人、部押將校一人巡防，今乞添差五十人。《宋會要輯稿補編》第六六一頁。

言陳順車定方忠義可嘉奏

紹興三十一年九月十二日〔二〕

高郵軍創復之初，錢糧闕乏，無力招置馬兵防捍。有主管官秉義郎陳順、忠訓郎車定方二人，各於本軍界糾集團結到義兵，內陳順六百餘人，車定方三百餘人，自備器仗旗號錢糧，更不支破官中請給。其糾集到人並是東北強壯義勇堪披帶之人，皆有老小，緩急可以守禦使喚。委見陳順、車定方忠義可嘉。《宋會要輯稿》兵一之二〇（第七冊第六七六三頁）。

〔二〕「三十一年」原作「二十一年」，又上奏人作「淮南運副楊杭」。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八、一九八，「杭」爲「抗」之誤，「二十一」爲「三十一」之誤。

保舉劉汜堪任將帥劄子

紹興三十一年九月十七日

臣伏睹閣門宣贊舍人、兩淮西路兵馬都監、鎮江府駐劄御前中軍統制、淮南浙西浙東西路制置使

司提舉一行事務劉汜志節不苟，忠義持心，篤信好學，輔以儒雅。臣嘗至其軍，遇汜閱試戰士，號令精明，進退肅然。今保舉堪充將帥任使。《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三一。（以上劉文剛校點）

林 珣

林珣，字德潤，福州長溪（今福建霞浦）人。紹興二年以詔求直言，上《砭石論》四十七篇，除權滌州軍事判官。六年，以薦召對，又上三劄，爲高宗贊賞，自迪功郎特改承務郎。歷知宣城、無錫縣，通判邵武軍。三十年通判福州，改知黃州。三十一年，移知江州，除直祕閣。隆興元年，知太平州。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一之五二、選舉三四之二二，《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〇四、一八七、一八八，《玉海》卷六二，《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四三，雍正《福建通志》卷四八。

祭顯濟聖母文

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

維紹興三十一年歲次辛巳，十一月己巳朔，二十四日壬辰，具官林珣恭奉聖旨，祭告于大孤山顯濟聖母之神。蠢爾羯胡，盜據黃屋，狃於養（一），敢爾跳梁。不虞五技之窮，復有兩淮之犯。維貔虎奉雷霆之怒，睿算無前；而犬羊背天地之恩，神靈豈與？伏望威靈護祐，渠魁掃除。變草木以爲人，

獲淝水靈祠之助；震風雲而攝敵，昭昆陽天意之從。率俾衰羸，悉皆恢復。尚饗！
〇〇。（尹波校點）

〔二〕此句疑脫一字。

全宋文卷四八七四

龔茂良 一

龔茂良（？——一二七八），字實之，興化軍莆田（今福建莆田）人。紹興八年進士。爲南安簿、邵武司法，調泉州察推。改宣教郎，除秘書省正字，累遷吏部郎官。上言，除監察御史，遷右正言，極論龍大淵、曾覲姦回，除直秘閣、知建寧府。二人既逐，起廣東提刑，就知信州。除直顯謨閣、江西運判、兼知隆興府。會江西連歲大旱，以右文殿修撰再任，全活數百萬。進敷文閣待制、除禮部侍郎。淳熙元年拜參知政事，以首參行相事。淳熙四年爲謝廓然所構，責降英州安置，次年卒。後復資政殿學士，謚莊敏。著有《靜泰堂集》。見《宋史》卷三八五本傳，雍正《福建通志》卷四四。

乞嚴特奏名進士選授奏

隆興二年九月十四日

特奏名進士自得解免解以至該恩赴殿試，大約皆嘗五試於禮部，每次必有繳到本貫公據與夫家保狀可照也。今有初未嘗預薦到省，止憑保官狀作開封府及西北隔絕州軍得解人，直乞赴特奏名試，及

乞用覃恩徑行補授，無片紙可以考驗，一切用賄得之，此不可以不痛革者也。欲望明詔有司立賞許告。重賞之法，仍乞先立寬限，聽其首原。應今後特奏名人本部差，無元得解及逐次到省可照文據，並不得召保放行。《宋會要輯稿》選舉一三之四（第五冊第四四六九頁）。

乞去左右近習奏

隆興二年

匡衡言〔一〕：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于下者象動于上，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不可誣也。夫水，至陰也，其占爲女寵，爲嬖佞，爲小人專制，爲夷狄亂華，而其間因權倖以致者蓋十七八焉。崇、觀、政和之間，小人道長，內則儉腐竊弄威柄，外則姦回充斥朝廷。至其末年，濁亂極矣，於是有京城大水之異。惟其恬不知變，馴至夷狄亂華，海內橫潰，可不念哉！可不畏哉！今左右近習不過數人，衆所指目，形于謠誦，以陛下英明果斷，固不至容其爲愾爲恤。第一二年來，進退一人材，施行一政事，命由中出，人言嘩然，指爲此輩。甚者親狎之語流聞中外，賡酬之作傳播邇遐，陛下深居九重，何由知此？昔元帝信任恭、顯，漢業始衰。京房固嘗燕見開陳，謂災異之致皆由於此，元帝不能用而京房由是以死，臣每讀其書而深悲之。涌水之變由顯而致，房卒當之，可哀也已。彼優柔不斷之君，溺於所愛，不能自克，誠不足怪。若剛健有爲之主，但患不聞爾，未有聞而不去者也。腹心之疾既去，然後政事闕失可以次第言矣。《中興兩朝編年綱目》卷一四，清影抄本。又見《宋

史》卷三八五《龔茂良傳》，《宋元通鑑》卷八二，《歷代名臣奏議》卷三〇六。

〔二〕匡衡：原作「康衡」，乃避宋太祖諱改字，今據《漢書》卷八一《匡衡傳》回改。

請去龍大淵曾覲奏

隆興二年

積陰弗解，淫雨益甚，熒惑入斗，正當吳分，天意若有所愠怒而未釋者。二人害政甚珂百倍，陛下罷行一政事，進退一人才，必掠美自歸，謂爲己力；或時有小過，昌言于外，謂嘗爭之而不見聽。群臣章疏留中未出，間或窺見，出以語人。有司條陳利害，至預遣腹心之人示以副封，公然可否之。若夫交通貨賂，干求差遺，大臣畏忌，依阿聽從，此又其小小者。《中興兩朝編年綱目》卷一四。又見《宋史》卷三八五《龔茂良傳》。

再請去龍大淵曾覲奏

隆興二年

德宗謂李泌「人言盧杞姦邪，朕獨不知」，此其所以爲姦邪也。今大淵、覲所爲，行道之人類能言之，而陛下尚未之覺，更頌其賢，此臣所以深憂屢歎百倍於未言之前也。《中興兩朝編年綱目》卷一四。又見《宋史》卷三八五《龔茂良傳》，《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二四。

乞早定大計奏

隆興二年

臣嘗妄議本朝禦戎得失之原，景德之勝本於能斷，而靖康之禍由夫致疑。寇準之欲戰，陳堯叟、王欽若之欲避，惟真宗皇帝斷然決策，不惑於同異，所以成功，若是其烈也。至於靖康則不然，規撫屢變而無素定之謀，議論徒多而無可行之實。吳敏、李綱、耿南仲與夫李梈、鄭望之之流，議論冰炭，迭爲勝負。欲和者類無遠慮，甘於受欺；欲戰者大率寡謀，動則敗事。以至今日遣將追襲虜騎，明日趣令班師，已而復遣無益也；今日召兵入衛，明日遽止其行，比及再召，緩不及事矣。甚者如棄三鎮，割兩河，發言盈庭，互相詆訾。自元年三月虜人退師，至十一月再犯京闕，紛紛之議猶未決也。願陛下深思熟慮，早定大計，毋搖於浮議，毋狃於暫寧，深防未然，常若弗及，仰法景德之斷而勿爲靖康之疑，則宗社幸甚。《中興兩朝編年綱目》卷一四。

呈報本路諸州軍土兵人數奏

乾道七年七月二十三日

本路諸州軍土兵五十五寨，見管五千四百人，除彊壯外，老弱疾病一千四十四人，差出及緣公事三十一人，弓手六十一。尉見管四千四百九十三人，除彊壯外，老弱疾病七百五十二人，差出及緣公

事六十人。《宋會要輯稿》兵三之二九（第七冊第六八一六頁）。

措置本路災傷奏

乾道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本路州軍被災輕重不等。贛州、南安、建昌早禾小損，晚稻無傷。次則吉、撫、袁州時有雨澤，所損亦有分數。惟是隆興、江、筠州、興國、臨江軍荒旱尤甚，早禾皆死，晚稻不曾栽插，自來未嘗似此飢歉。已分委官前去，同守令講究利害。相度欲將江浙糴到米就近徑赴建康或鎮江總領交納，却就截本處上供米賑濟，理充所糴之數。大姓巨商勢必閉糴〔二〕，本府已立下價直，每碩止一貫五百四十文足，比之市價折錢七百六十文足，以一名若認糴二萬碩，共折錢二萬五千二百餘貫足，若不優異推賞，恐無人願就。今進納迪功郎係八千貫文省，比之以二萬碩米中糴入官折閱之數，不啻過倍，欲乞補充迪功郎，有官人許轉一官資，及見係理選限將仕郎，並許參部注受，合入家便差遣。《宋會要輯稿》食貨五八之一〇（第六冊第五八二六頁）。又見同書食貨五九之四九（第六冊第五八六三頁）、食貨六八之七〇（第七冊第六二八八頁）。

〔二〕巨：原作「臣」，據食貨六八之七〇改。

乞取將來戶口登耗以爲守令殿最奏

乾道七年九月十六日

已降指揮，本路帥臣監司將旱傷州縣令精加審量，竊謂朝廷既下審量之令以謹其始，宜有殿最之法以覈其中，然後爲官吏者不敢徒事文具。乞取將來戶口登耗以爲守令殿最而陞黜之。又諸縣戶口各有版簿，欲併老幼丁壯無問男女根括記籍，帥臣監司總其實數，明諭州縣，自今以始至于來歲賑濟畢事之日，按籍比較戶口登耗。若某縣措置有方，戶口仍舊，即審實保奏，優加遷擢；若某縣所行乖戾，戶口減少，則按劾以聞，重行黜責。推而廣之，以稽一郡之登耗，議守臣之賞罰，則殿最分明，官吏聳動。自此立爲成法，舉而措之天下，亦可以爲異時荒政之備。《宋會要輯稿》食貨一二之八（第六冊第五〇一一頁）。又見同書職官五九之二七（第四冊第三七三〇頁）、食貨六九之八一（第七冊第六三七〇頁）。

議賑糶推賞奏

乾道七年十月十日

竊詳所立賞格，除出米納官不請價錢即合推賞，所有賑糶係減半推賞，然不可一概。若依市價以收厚利，商賈之流販賤賣貴，較其碩數則盡合補授，如此賞典皆可濫及，飢民不蒙其利。在法官爲立中價，不得過有虧損。今欲將賑糶之家並令官司差人監視，給曆記糶過之數，究實保明申朝廷，

依格補轉。其客販米數或兌便上供米前來中糴入官，如願依立定價例賑糴推賞之人，並一體施行。兼上戶若在豐熟處，即合指闕食州縣接濟，合隨本處時價減三分之一，官司給據照證，般載往災傷地分賑糴，即行理賞。《宋會要輯稿》食貨五八之一一（第六冊第五八二六頁）。又見同書食貨五九之五〇（第六冊第五八六三頁）、食貨六八之七一（第七冊第六二八九頁）。

〔二〕皆可：原作「及可」，據食貨六八之七一改。

乞下江州都統司差官兵彈壓茶客奏

乾道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江州興國軍接連淮甸、江東、湖北，每歲常有茶客百十爲群前來。今歲大旱，茶芽不發，皆積壓在園戶等處人家住泊。竊慮此曹乘時荒歉，聚集作過，乞下江州都統司輪差官兵一二百人前去屯駐彈壓，候來年秋熟日依舊歸軍。《宋會要輯稿》兵五之二九（第七冊第六八五四頁）。

乞差陳寅同共措置賑濟奏

乾道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乞差新知興國軍、右朝請郎陳寅往來被旱州縣，同共措置檢察。乞量差兵級，破本官驛券行移，

作本司措置賑濟官。《宋會要輯稿》食貨五八之一一（第六冊第五八二六頁）。又見同書食貨五九之五一（第六冊第五八六四頁）、食貨六八之七二（第七冊第六二八九頁）。

乞更勸諭上戶賑濟給散奏

乾道八年二月八日

本路去歲荒旱異常〔一〕，如隆興府、江、筠州、臨江、興國軍五郡各係災傷及七八分以上，雖已依條將老幼疾病之人先行賑給，緣人口幾及百萬，委是賑給不周。乞將已得旨取撥到米一十萬碩，并更勸諭上戶賑濟給散，庶幾稍宣德意。《宋會要輯稿》食貨五八之一一（第六冊第五八二六頁）。又見同書食貨五九之五一（第六冊第五八六四頁）、食貨六八之七二（第七冊第六二八九頁）。

〔一〕本路：原作「去路」，據食貨六八之七二改。

乞明降指揮出米賑給者依格補官本路差遣一次奏

乾道八年四月一日

本路旱荒，細民艱食，若不廣行賑給，無力可救。竊睹張翬昨緣獻米賑濟除閣職，又得添差本貫兵官，富民歆慕。欲乞明降指揮，出米賑給者，除依格補官外，特與添差本路合入差遣一次，仍依離

軍人例減半支給。蓋富民本非急祿，止欲以此爲榮夸其閭里，如依所乞，必翕然聽從，速得米斛，濟此目前，非小補也。《宋會要輯稿》食貨五八之一二（第六冊第五八二七頁）。又見同書食貨五九之五一（第六冊第五八六四頁）、食貨六八之七二（第七冊第六二八九頁）。

乞補陳龍藻男官資奏

乾道八年四月十六日

吉州太和縣稅戶陳龍藻獻米一萬石賑濟，乞於內將五千石賞補長男德元武官，并將五千石賞補第三男恪文資。其陳德元本是士人，雖曾陷刑辟，審量其人器資豐偉，可以置之武階。《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五之五二（第四冊第三六二四頁）。

乞更優異出米賑濟賑糶者奏

乾道八年八月

本司勸諭上戶出米賑濟賑糶（二），緣所立賞格比尋常鬻爵計之其直不啻過倍，又有運載之費，欲更少加優異。紹興三十二年閏二月十九日指揮，進納迪功、承信郎並理爲官戶，內迪功郎與免試，先次注授差遣；依奏蔭人例，承信郎、進武、進義校尉並與免試弓馬及短使，先次注授差遣。今來勸諭賑濟告敕、元降指揮係敦尚義風，即與進納不同，見得事理尤重。雖各係理選限及先與添差本路合入

差遣，緣許理官戶一節及將來到部免試，先次注授，依奏蔭人例等事，未嘗立法。《宋會要輯稿》食貨五八之一二（第六冊第五八二七頁）。又見同書食貨五九之五一（第六冊第五八六四頁）、食貨六八之七二（第七冊第六二八九頁）。

〔二〕勸諭：原作「去處」，據食貨六八之七二改。

乞易致恭賑糶所得酬賞與第二男奏

乾道八年九月五日

吉州承信郎易致恭賑糶米一千八百餘石，今再出米四千五百石，所得酬賞乞與第二男登仕郎易嘉敏與理選限。《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五之五三（第四冊第三六二五頁）。

乞推恩易嘉謨等奏

淳熙元年四月五日

吉州廬陵縣鄉貢進士易嘉謨、安福縣稅戶朱大臨，各出米四千石；廬陵縣將仕郎王邦父，承節郎王孚，各出米一千石賑濟，乞推恩。《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二之三十一（第四冊第三七九八頁）。

斷配罪囚乞立法禁奏

淳熙元年五月

斷配罪囚未到配所，中路託病爲之寄留，往往更不發遣，乞立法禁。《宋會要輯稿》刑法四之五三

（第七冊第六六四八頁）。

乞歸正忠義人各據元得付身依舊收執奏

淳熙元年八月二十八日

已降指揮，應歸正忠義人當時供補官資，令逐路帥司取索見在人付身，審驗元借補因依申樞密院，先令逐路帥司換給文帖，候將來立到新功與補正。恐自今無以示信於人，不若且令各據元得付身依舊收執，候將來別立功日併與酌度換給。《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二之一一（第四冊第三七八八頁）。又見同書兵一六之三（第八冊第七〇三〇頁）。

乞嚴選舉杜絕倖門奏

淳熙元年十一月十一日

比歲舉人日經朝省披訴，其間或援久例乞陞申，或旋添年乞就特奏名，或因一次免解恩乞理年永

免，或謂住學歲久乞再赴省試，凡類此殆難縷數。乞申做在位，杜絕倖門。《宋會要輯稿》選舉五之二（第五冊第四三一三頁）。

議修吏部七司法奏

淳熙元年十二月

官人之道，在朝廷則當量人才以擢用，在銓部則宜守成法以差注。蓋法者一定不易，如規矩權衡，不可私以方圓輕重也。夫法本無弊，而例實敗之。法者公天下而爲之者也，例則因人而立，以壞天下之公者也。昔者之患在於用例破法，而比者之患在於因例立法。今吏部七司法者，自晏敦復裁定，有司守之以從事，可以無弊。緣臣僚申明衝改，前後不一，率多出私意，徇人情。向者陛下深知其弊，嘗加戒敕，毋得用例破條。然有司巧於傳會，多作條目，於是率修立成法矣。臣謂用例破法者其害淺，因例立法者其害大。宜詔有司講求本末，將新舊法相與參考，舊法非大有所抵牾者，弗可輕去，新立條制凡涉寬縱於舊法有違者，一切刊正，庶幾國家成法簡易明白，可以遵守〔一〕。《中興兩朝聖政》卷五三。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四四，《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二六，《續資治通鑑》卷一四四。

〔一〕可以遵守：《歷代名臣奏議》無此四字，而有「賕謝之姦絕、冒濫之門塞矣」一句。

拜觀太上皇帝宸翰奏

淳熙二年三月四日

太上皇帝宸翰刻石賜郡國者，臣等固嘗得窺。此十軸藏在御府，群臣無繇見者，今遂獲拜觀，不勝千載榮遇。《宋會要輯稿》崇儒六之二三（第三冊第二二八〇頁）。

議太史局置官奏

淳熙二年十月

太史乃古羲和之官，歷代沿革不同，至國朝或用他官兼判，嘗有同判之名，以朝官充掌。今祇置局令及五官，正視古爲輕，欲令秘書省討論典故以聞。《宋會要輯稿》職官一八之九五（第三冊第二八〇二頁）。

請撙節調度財用奏

淳熙二年十二月

朝廷所急者財用，數十年來講究措置，靡有遺餘，而有司乃以窘匱不給爲言。臣因取其籍，披尋本末源流，具見積年出入之槩。大抵支費日廣，所入不足以當所出之數。至紹興十七年，所積盡絕，

每歲告缺不過二百萬緡；至二十四年以後，闕至三百萬緡；而乾道元年、二年，闕六百餘萬緡。爾後却有增收鹺錢色目，粗可支吾。有司失職，無以爲計，專指南庫兌貸給遣。臣復講求南庫起置之因，其間經常賦入，蓋亦無幾，而屬者支費浩瀚，約計僅可備二三年之用。若繼自今撙節調度，可無倉卒不給之患。《宋史全文續資通鑑》卷二六。又見《續資治通鑑》卷一四四。

乞革奢僭之風奏

淳熙二年

由貴近之家，放傲宮禁，以致流傳民間。粥簪珥者，必言內樣。彼若知上崇尚淳朴，必觀感而化矣。臣又聞中宮服澣濯之衣，數年不易。請宣示中外，仍敕有司嚴戢奢僭。《宋史》卷一五三《輿服志》五。

乞取資治通鑑紀事賜東宮奏

淳熙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嚴州近刊《資治通鑑紀事》一書，乃袁樞所編，其書有補治道，或取以賜東宮，增益見聞。《宋

會要輯稿》崇儒四之三〇（第三冊第二二四五頁）。

乞革去僥倖冒濫者奏

淳熙三年十二月

昨者中宮奏，檢照皇后親屬恩澤，裁減外尚餘一十八人，欲望聖慈更賜裁減。奉旨更裁減八人。臣等仰惟紹興二年指揮，皇后受冊，親屬與恩澤三十人，十三年與二十五人。近制減作十八人，比舊例幾鑄其半，皇后猶且謙沖退託，力具辭免，陛下遂賜俞允。今以中宮之貴而猶務節約，則爲臣下者當如何！欲望陛下明詔有司，申嚴法禁，凡僥倖冒濫者，必務革去。又詔侍從近臣，各思所以清入仕之源。《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二六。又見《中興兩朝聖政》卷五四。

乞不須更降度牒奏

淳熙四年

四川逐料降換亡僧度牒，自乾道四年至淳熙元年，降過一萬一千道，不惟走失丁口，爲異時患，官賣不行，必至抑配，與折估之害名異實同。乞不須更降度牒，重失丁口。《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二六。

全宋文卷四八七五

龔茂良二

上皇帝表

淳熙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臣茂良等上表，今月十七日立春，慶壽禮成，謹帥文武百僚拜表稱賀者。縱心物表，璇穹介以修齡；展慶親闈，縟典肇于今日。恩涵發育，貺懋延洪。臣茂良等誠歡誠抃，頓首頓首。竊以黃帝二十推而授筴無窮，鴻名孰衍；放勛七十載而在位彌永，盛禮寧間。仰惟協帝之華，備事親之道。恭以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德隆兼愛，業濟中興。謂逸樂必始於憂勤，坐致垂裳之始；而崇高莫大于富貴，視猶脫屣之輕。宜安樂以延年，益優游而彌性。壽聖齊明廣慈太上皇后安行慈寶，密贊聖謨。藹任姒之徽音，率循禮法；及唐虞之盛際，共享尊榮。恭惟皇帝陛下躬受丕基_{（一）}，日嚴至養。鏤玉方迎於朔至，奉卮式謹於王春。太極生兩儀，雖巧歷而莫計；君子有三樂，非至誠其孰能？事既非常，禮多創見。小興慶、大安之故事；揜未央、長樂之前聞。條風應而霈澤流，叶氣符

而頌聲作。臣等忝陪近列，欣頌榮觀。歛福錫民，固已賴一人之慶；因親教愛，又將形四海之風。
《宋會要輯稿》禮五七之七（第二冊第一五九五頁）。

〔二〕惟：原無，據文意補。

上太皇太后牋

淳熙二年十二月

恭睹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今月十七日立春慶壽禮成，謹帥文武百僚拜牋稱賀者。壽祉兼隆，天人合契。徽章疊舉，歡聲雷動於九重；寶冊對揚，叶氣雲蒸於四裔。臣茂良等誠懼誠抃〔二〕，頓首頓首。恭惟壽聖齊明廣慈太上皇后殿下，仁如太姒，導備有莘，執慈寶以躬行，儷皇明而下照。周旋三紀，規範六宮。逮茲燕翼之安，寢閱隆平之久。雖嘗講未央之大典，修長樂之上儀，猶未侈於鴻稱，以丕崇於聖孝。爰當朔旦，茂履一陽。測主之景爲舒，鏤玉之文偕上。縱心而不踰矩，脩齡方衍於天皇；有德而必得名，介福具臻於王母。慶超邃古，美冠來今。臣等叨預近司，欣逢盛旦。想內庭之班賀，喜極怡愉；拜列辟之牋辭，舉同抃蹈。《宋會要輯稿》禮五七之六（第二冊第一五九五頁）。

〔二〕誠抃：原無「誠」字，據文意補。

賀李右丞啓

伏審榮被帝恩，入提政柄，宿儒登庸，輿頌交歡。伏惟某官德蹈中和，識窮要妙，可大有賢人之業，不倚居君子之強。立乎朝廷，風采聞於當世；見之行事，膏澤下於斯民。惟丞轄之近司，實綱紀之重寄，果膺高選，式副具瞻。行觀帝載之熙，進秉國鈞之重，懋恩可待，公論攸歸。某限守藩符，阻趨賓館，欣頌之懇，倍萬常情。《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三。

赴任上漕使啓

雁塔題名，濫傳衣鉢；熊幡假道，曾拜旌麾。人隅方慶于勤拳，解榻即垂于顧遇。津津和氣，發于眉宇之間；亹亹清風，借以笑談之歛。俯念棲棲之迹，重興惻惻之嗟。諭之以遇合有時，勉之以少安毋躁，自領聞于斯語，實感激于中心。富貴儻來，不入清宵之夢寐；名教可樂，益遵前輩之典型。倘非饑腸之所驅，寧復寒蹤之在此。十方常九潦，難期卒歲之豐；一髮引千鈞，孰脫垂淵之厄！豈意遭逢之幸，乃在廉按之中。仰惟大賢，無所不容，必以孺子，或爲可教。敢因始至，用寫寸誠。恭惟某官器韻出于塵氛，眼力窺于道奧。才推王佐，雖伊、呂無以加之；文掞天庭，何崔、蔡所能及也。

振翼早騰于霄漢，垂光獨耀于虹霓。名雖藉藉而遠聞，心每休休而有裕。曳杖歌《商頌》，妙旨自契于言端；拄笏看西山，爽氣盡歸于胸次。風采夙著于朝論，姓名自結于主知。欲持荷橐以列從班，先握蘭香而居省戶。惟此重湖之險，每貽當宁之憂。爰借真賢，亟分重任。一麾出守，棠陰之蔽芾未移；六轡巡行，原隰之光華已遠。勢足搖于喬嶽，節尤厲于冰霜。劉晏高懷，雖洞明于取予；范滂雅志，深有慨于澄清。既然善最之登聞，宜有嘉猷之入告。紫泥溫厚，佇迎召杜之來；碧落從容，行踐禁途之密。伏念某性惟語下，才不及中，蚤緣閥閱之恩，得繼箕裘之緒。書馬粗知五尾，頗明謹畏之方；食蟹莫辨二螯，殊乏疏通之識。三登名于禮部，一冠選于銓曹，駸駸兩紀之歲華，汨汨六年之吏役。初期凌厲，鶯遷木以高飛；豈謂遭迴，魚緣竿而莫上。折腰自歎，顧影誰憐？偶塵泮水之除，喜有英才之育。捨六經濟者寡矣，當令飽仁義不願膏粱；招諸生立而誨之，或可變瀟湘令爲洙泗。雖誠心之有在，非名德以疇依？墜履遺簪，倘或憐于舊物；殘膏賸馥，深有望于恩私。俯首知歸，攄詞莫盡。《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一。

賀陳倉啓

伏審光膺宸綽，就擢使華，分外臺刺舉之權，爲列郡循良之勸。音郵四達，風采一新。共惟某官，樂易近民，忠嘉傳世。威行群盜，豈容渤海之弄兵；治最列城，已見潁川之賜璽。雖升華於延

閣，尚歛惠於偏州，逮茲寵除，稍慰公議。惟本朝垂法以歛散，欲郡邑視時而重輕，任苟得於仁賢，利可均於農末。舉三十年之通而制用，姑使裕民；極九萬里之遠以搏扶，行將遇主。雖仰幸察州之芘，恐遂成過闕之留。更冀保綏，以副瞻祝。《永樂大典》卷七五一七。

賀錢倉啓

伏審出綸渙命，擁傳觀風，先被光華，舉深闡懌。共惟某官，風猷宏懿，材具敏明，其然爲吏之師，籍慰生靈之望。握蘭卧錦，眷注結於九重；森戟凝香，歌詠騰乎千里。盍還禁近，益對寵光。來勤繡斧之行，實欲雲霄之步。豈以歲惡民流之後，方知痛定病去之初。低回德星，究盡民瘼。安田里歎愁之俗，昔存不翦之甘棠；講春秋歛散之宜，茲見有餘之游刃。第虞桑蔭之未徙，已慶芝函之鼎來。某引去未能，素餐是愧，催科撫俗，曾何善最之可書；受察以身，所幸庇庥之有託。《永樂大典》卷七五一七。

賀劉倉啓 一

伏審荒政上聞，疇庸肆寵，細書下布，進秩疏恩，凡在按臨，率同欣懌。共惟某官，清時使表，

當世吏師，羽儀昔振於天朝，車轡久留於江國。屬時封部，適際薦飢。總開闔歛散之權，惠無不徧；究勞來還安之食，民獲更生。眷言莫大之勳，盍有非常之拜。雖救焚拯溺，初何爵級之足云；然簪筆持荷，當見詔函之相繼。某居慚尸素，亦冒寵光。有功見知，喜載賡於四牡；因人成事，切自愧於群公。《永樂大典》卷七五一七。

賀劉倉啓 二

伏審顯膺宸綽，榮擁使華，總均輸之利以裕民，操筦推之權而富國。輜軒及境，輿頌載途。共惟某官，敏識造微，高文行遠，學殖徑臻於闡奧，筆端自肆於波瀾。入總銓曹，久矣群才之區別；道參宰掾，并乎百度之均調。方將騰踏於高華，姑使踐揚於中外，屬更法制，尤賴仁賢。某顧如蹉跎之蹤，亦在驅馳之始。得待同朝甚喜，猶託周旋；不遠千里而來，復茲連舍。尚祈保練，佇聽召除。《永樂大典》卷七五一七。

賀沈倉郎中啓

伏審擢自郎闈，更持使節。臨軒喻旨，極漢詔之丁寧；入境宣風，舉閩人之鼓舞。恩庥所被，和

氣以敷。共惟某官，衛重裕和，高明博達。學窮聖奧，吞雲夢八九而有餘；語落人間，比太山毫芒而尚少。自延登於烏府，常挺立於赤墀。籍甚諸公之間，凜乎君子之守。吾有李勉，臺綱弛而復張；歡諭仲卿，士論翕然歸重。眷懷方厚，譽處甚休。亟從省戶之嚴，榮被輜軒之選。惟本朝垂法以斂散，欲列郡視時而重輕。任苟得於仁賢，利可均於農末。舉三十年之通而制用，雖籍幹旋；極九萬里之遠以搏扶，豈容淹久。趣上裕民之課，遄歸扈聖之聯。某庀職郡僚，充員部屬。青衫漫仕，雲泥雖隔於升沉；黃卷遺文，草木尚同於臭味。載憐蹇薄，已分湮淪。歷官八閩之餘，託迹二天之下。取所長而棄所短，儻幸甄收；思其始而成其終，益當奮厲。任言匪茹，媿汗奚勝！《永樂大典》卷七五一七。

賀王倉啓

叨被詔除，擢司漕計。出闕而稱使者，仰慚臨遣之華；及境而訪寓公，喜有咨諏之地。共惟某官，才優黼黻，業茂經綸。奕世風流，江左得諸王之舊；清時人物，斗南推一狄之高。怒飛不礙於鵬程，肯綮屢空於牛刃。逮畀外臺之任，益隆當宁之知。樂靜好閑，容與姑安於詞館；振淹拔滯，翱翔即上於禁途。某素仰高風，行依巨庇，首辱相先之問，深懷不敏之愆。《永樂大典》卷七五一七。

通廣東倉啓

茲者被命爲州，涓辰莅職。整冠而賓韶石，悵遂遠於治臺；停杯而說番禺，猥就開於幕府。顧慚非據，仍愧相先。適明公來持斂散之權，而賤子獲託交承之契。才微責重，豈獨幸二天之依；意厚情親，庶幾敦一日之雅。共惟某官，忠純許國，豈弟宜民。推廣九重欽恤之仁，深慰百粵要荒之地。魏弱翁周旋甚久，朝廷蓋已深知；齊相國清淨無爲，獄市自然不擾。佇聽詔書之旁午，遂躋禁路以翱翔。尚冀保蹟，以副傾頌。《永樂大典》卷七五一七。

賀李都大提點啓

伏審臨遣使輶，總司泉府，光華所蒞，闡澤可知。共惟某官，純明好脩，肅給以敏。淵源造學，曾莫知其所窮；盤錯難材，獨無往而不可。以雅望隲名之如許，何清塗要轍之足云！茲簡深知，遠將隆指。蓋銓官廢置之非一，得人則除；使圜法重輕之相權，實公是賴。正虞坐席之未暖，即見詔函之鼎來。某備位于茲，依仁有幸。馳一封之傳，行睹惠臨；奉咫尺之書，敢先慶問。《永樂大典》卷一〇五四〇。

謝州解元啓

伏審論秀侯邦，觀光上國，方喜能書之上，遽蒙賓贊之臨。伏惟省元文掞春華，名高月旦。擲奇取穎，已驚冀北之空；騰茂蜚英，彌覺斗南之重。某欣逢盛事，倍極歡惊。入對大廷，預想三千之牘；歸榮故里，行瞻九萬之程。《永樂大典》一四二三一。

謝歐陽解元啓

伏審隨牒漕臺，登名天府，首出群儒之右，蔚爲吾黨之光。伏惟省元奧學精深，長才卓越。明月夜光之寶，屢嘆暗投；《玉杯》《繁露》之書，終歸有用。茲聞謀野之獲，即聽驚人之鳴。舉進士而首歐陽，豈特光於閩會；策賢良而得晁錯，行遂冠於漢廷。某欣預榮觀，忽蒙盛贊。感銘既極，敷叙奚殫！《永樂大典》卷一四二三一。

除洪帥謝陶憲啓

蒙恩出使，未補毫分，被命爲藩，遽叨甄擢。即原隰驅馳之地，撫江湖襟帶之邦，避免無從，怔營失據。餘論藹其借重，孤蹤恃以爲安。適此頒條，居然仰德。共惟某官，淵微獨得，正直自將。考古驗今，嘆張華之博物；律貪激懦，畏楊綰之清名。乘輶久滯於嵩南，持節促臨於江右。公曰戾止，民胥翕然。高廷尉之間，將流芳於後裔；第《甘泉》之頌，即入侍於明庭。眷此非才，每蒙異顧。十連有率，未知稱塞之方；千里牧民，正在察廉之下。《永樂大典》卷一八四〇二。

跋淳熙四年幸學詔

臣聞道在域中，惟聖人爲成能；教行天下，惟王者爲全功。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自堯舜以來，宇宙之間始曉然知有帝王之學，如華星麗日，萬目所屬，謂道以是傳而教所由興也。堯以是傳之舜，舜謂是道也，吾將與天下共之。有虞氏之上庠下庠，蓋欲以是達之天下也。禹、湯、文、武亦皆以其所傳者達之天下，故夏后氏有東序西序，商人有右學左學，周人則兼用四代之學。是故人倫以明，典禮以行，嗜好以平，謠俗以成，此數者皆由太學來也。國家開造之初，藝祖皇帝以峻極之謨，

生知之性，視唐虞三代不約而同，故于逾月之頃再幸太學，二百年來以是爲家法。太上皇帝方投戈息馬之日，親行酌獻，都人縱觀，如再開闢。皇帝陛下舉縉典于三十年之後，乃以春二月乙亥帥群后、公卿大夫、國之胄子、六卿之雋秀設席于前，旁逮兩廡，命國子祭酒臣光朝講《中庸》，又以是日幸武學，行肅揖之儀。於戲，盛哉！獎勸多士，具于訓詞，此爲不刊之典，是宜勒之琬琰，以風動四方。臣光朝以是來白，蓋述太學諸生之請也。臣茂良、臣彥穎、臣淮、臣雄敢拜手稽首以聞，制曰可。謹退而記其事。《咸淳臨安志》卷一一。

靈昌廟記

公諱進思，字克開，家于雪川，容貌雄偉，目光如電。甫四歲能讀書，七歲知爲文，十七歲舉進士不第，毅然棄其業，學劍。稍結豪賢，知略邁衆，膂力過人。從錢武肅王鏐軍中，累功拜內衙統軍使、兵部尚書、左丞，歸。長興三年，武肅王卒，子文穆王襲位。文穆王卒，子忠獻王佐襲位。忠獻王卒，弟侬襲位。侬暴戾荒淫，公數以直諫見疏，懼禍及己，乃廢侬，迎其弟俶立之，是爲忠懿王。公嘆曰：「位將相，困偏方，此爲恨耳，老不即去，吾族赤矣。」遂謝病不出，王數至第強起之，公以顧命不獲去，乃命諸子悉渡江散處台、寧間。公次子慶因度奉化童公嶺，得石樓蓬島之勝，始定家焉。公請告歸，躬率子弟力稼穡，暇則教以經史騎射。夫人杜氏，亦以紡織率內。家底饒裕，賑濟里

貧乏及喪葬弗能舉者，分田廬以安他邑來依者，息爭訟，化姦頑，禮俗相讓。既又以錢氏自相圖位，內難將作，不得已復之杭，至公署已聞變，時年九十八歲，發疽而殞。長子工部尚書璟，奉棺歸葬焉，鄉父老咸思德義，立祠祀之。祠成，鄰人陳什醉舞庭下，輒嘔血幾死，公子慶再拜得甦，醉者降曰，姑試耳。後過客敬禮，莫敢正視。遇水旱疾疫，禱之如響。宣和間睦寇方臘起，上命童貫爲浙江淮南宣撫討之，裨將楊可世便道取疾，駐兵祠旁，是夜夢神告曰：「我當贊公一戰。」旦謁祠下，乃夢中所見神也。兵至睦城，見甲兵擁白馬前道，大敗賊兵，擒臘而歸。因奏其績于朝，敕廟額曰「靈昌」。淳熙中，父老復請敕，賜靈昌廟。嘉靖《寧波府志》卷一五。

宋左朝散郎尚書考功員外郎黃公行狀

公諱公度，字師憲，世爲興化軍莆田人。大觀間皇考靜有聲於上庠，起家試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終左朝奉郎、提舉京畿、京西路茶鹽事，以公貴，贈中奉大夫。祖邈，以中奉公贈朝請郎。曾祖陟，晦德不仕。黃氏在莆爲著姓，世多聞人。公之族兄泳以童子召見，徽廟朝賜五經及第。至紹興八年，公遂以文章魁天下士，解褐簽書平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時有流民數百輩自汀、虔下，郡疑其盜，盡繫之，行旅騷然幾變。時郡倖庸人，喜生事，欲自以爲功，無敢言者。公獨辨其非，倖不悅，語侵公，公爭益力，已而皆平人。代還，除秘書省正字。故事，第一人例以館職召，公之除非當路

意，居數月，言者論公嘗貽書臺官譏時政，罷爲主管台州崇道觀。秩滿，通判肇慶軍府事。高要於百粵尤荒遠，非以罪遷及資淺躡授者不至，或唁公，公笑曰：「是獨不可爲政耶？」先是，屬邑胥於道得銅，寓書生舍，既而誣以爲金，郡寘生獄，獄且具，生寃甚，抑於有司莫能明。公至一問得其情，立出之，以其罪罪誣者，府中惴服，守賴以無事。居亡何，部使者檄公攝守南恩，至則決滯訟，除橫斂，人安樂之。增學廩二百餘斛，擇其秀民與之登降揖遜，學者用勸。恩平自唐貞觀置郡，至是始有梁作心者由科目登仕版，邦人相率繪公祠于學。公還，越其境以送。二十五年冬，被召赴闕，明年正月入對便殿，乞總權綱，厚風俗，所言皆切時病。上嘉納之，且知公歸自南海，問勞良久。公因歷陳遠人利病如上旨，立拜考功員外郎。於是天子識公，將盡用之。其年六月，公得疾，八月二十四日卒于位，年止四十八，自承事郎五以序遷，止左朝散郎。國朝首儒科者率不以五六歲即列侍從，公陸沉不偶十有九年，始入尚書爲郎，同時召用者往往以次遷擢，而公不任朝謁矣。方其出入瘴霧，往還數千百里，未嘗親藥餌，一日被遇則死奪之，悲夫命也歟！公寬和樂易，喜愠不形于色，與人交忘其短，其爲人力可及無所愛，士有寸長即退然下之。尤不喜聞人過，平居汎然若無所可否，而胸中涇渭明甚，于所厚善眷眷不能捨。訃至之日，皆相弔出涕。始莆中有讖語相傳甚久，公既首多士，以其語驗之皆信。所識地有大木可蔽畝，公將亡，木忽仆，人甚異之。有文集十一卷，藏于家。母鄭氏，宣德郎永中之女，贈令人。娶方氏，左朝奉郎符之女，封安人。男五人，沃、泮、洧、洙，皆力學能世其家，沃嘗舉進士。南僧，尚幼。女三人，長適右迪功郎、潮州海陽縣尉林敖，次適左迪功郎、鼎州

州學教授林枬。孫男處權、處材。季弟庚以文藝早知名，公尤友愛之，及赴召，携以偕行。以既捐館，庚將試禮部，不忍獨留，與沃同護喪歸殯于某處，需葬事。茂良忝公同年進士，辱交最久，知公平生爲尤詳，然公負遠業，用不究萬一，見之行事者止于此，姑次序以告當世立言之君子，圖不朽焉。謹狀。紹興二十六年十月日，左文林郎、新差泉州觀察推官龔茂良狀。《莆陽知稼翁文集》附錄。

（以上黃錦君校點）

全宋文卷四八七六

芮 煇

芮煇（一一二一——？），字國瑞，湖州烏程（今浙江湖州）人。登紹興十八年進士第，時年二十八。初授桐川簿，隆興二年爲國子博士，兼權太常博士。乾道初爲大宗正丞、金部員外郎，提舉浙西常平，六年轉江西轉運判官。淳熙二年以朝散大夫提刑浙東，四年除直顯謨閣，召爲秘書少監。五年爲國子祭酒兼國史院編修官。俄以吏部侍郎修國史。八年遷兵部尚書。見《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宋史翼》卷一三，《宋會要輯稿》選舉二〇之一七、二〇，《文獻通考》卷一七。

乞再支樂工十日食錢奏

隆興二年十二月十日

準已降指揮，郊祀大禮改用獻歲上辛，所有應合行事件，仰有司疾速排辦施行。今契勘樂工二舞，係用四百十四人。舊例，教習九十餘日，今次上肄習一月，自十月四日至十一月十二日五十餘日，止支破一月食錢了當。今來合再行教習習儀及五使按習等，係樂曲共一百三十曲。竊慮放散日

久，樂曲生疏，其樂工除三十六人有錢糧外，其餘並是無錢糧百姓，今再行教習半月餘日，欲乞量行支破食錢十日，合取自朝廷指揮。《中興禮書》卷一四。又見《宋會要輯稿補編》第二五〇頁。

乞修潤郊祀樂曲奏

隆興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勘會今來郊祀大禮，其合用樂曲內，太廟行禮徽宗皇帝酌獻一曲係御制，并其樂章及鼓吹詞曲。今來改月行禮，節候不同，亦合修潤。欲乞從本寺具申學士院修潤，降下教習。《中興禮書》卷一六。又見《宋會要輯稿》樂四之八（第一冊第三二五頁）。

言郊祀差官奏

隆興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今年冬至郊祀大禮，所差捧俎分詣等官，本寺申吏部，差到待次文武官共九十一員，前一月教習儀範了當。續准指揮，改用四月八日郊祀行禮。吏部曉示，令逐官朝辭給假前去。今來難以再行告集，若別行差官，又緣所差員數稍多，教習不及，致期應奉，交互擁遏不便。兼所差官各合破本身食料錢、人兵鞍馬等，竊慮日逼，所屬難以差辦。本寺今措置，欲乞除分命九宮貴神，光祿卿等官文臣共二十八員並乞依舊差撥外，其捧俎捧執籩豆簠簋官武臣六十三員，今乞依昨親饗，執籩豆簠簋官及

見今大禮舉冊官通袞舉冊體例，止差一十二員通袞捧俎捧執籩豆行禮。所有其餘俎饌，欲依薦饗禮例，令供官先捧至位，及於饌幔內設俎，實爲省約，於禮無闕。乞從本寺具窠目申吏部差官。《中興禮書》卷二三。

趨赴大禮當否奏

乾道六年十月二十三日

准告受前件差遣，依已降指揮，赴行在奏事。已於今月七日入國門。尚書省劄子，令閤門引見上殿。緣輝今來未曾引見，所有大禮受誓戒并逐處陪位立班，合與不合趨赴？《中興禮書》卷二五。

參司官差注每月申部奏

淳熙六年十二月五日

川廣擬官以道路回遠，徑赴本路轉運司，參司注授，各不逐季申發，於是有積壓之弊。今乞令逐路應有參司官，每月先具所理恩例名次申部，本部以所申置籍抄轉，仍每歲參司官脚色置籍申部，庶幾定差文字到日，本部得以稽考。至於差注不公者，許集注官先經各路本司，次提刑、制、置、經略司陳訴，令各司受理互察。《宋會要輯稿》職官八之四〇（第三冊第二五七七頁）。

小使臣遭喪蔭補子弟事奏

淳熙七年四月己酉

竊見吏部選法，小使臣遭喪不解官，給式假，百日爲限。欲除緣邊職任及見從軍與歸正歸朝揀汰指使等官，并軍功補授雜流出身人，依舊以百日爲限，此外小使臣如蔭補子弟，宜守家法。取應宗室武舉出身之類，皆自科舉中來，自合悉遵三年之制。《宋會要輯稿》禮三六之一七（第二冊第一三一六頁）。又見《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五八，《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二六，《續資治通鑑》卷一四七，《宋史翼》卷一三。

乞潭州行舊稅酒法奏

淳熙八年

潭州自紹興初劇盜，馬友行稅酒法，一方便之，於官無費，歲得錢十四五萬緡。昨守臣辛棄疾變榷酒，人多移徙。乞依舊法。《文獻通考》卷一七。

乞支給錢米撫養遺棄小兒奏〔二〕

鄉村僻遠去處遺棄小兒，令州縣告諭保明根刷，具名申官，支給錢米撫養。如一鄉一都之內，保

正能收養遺奏〔二〕，庶幾人霑實惠，愁歎不萌，可以易災沴而爲休祥。《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八之一一〇（第七冊第六三〇八頁）。

〔二〕原繫於淳熙四年七月任江西運判時奏，檢《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二五，芮輝除江西運判在乾道六年，此處《宋會要輯稿》編排有誤，年代不明，姑附於奏議類末，以俟續考。

〔三〕遺奏：似爲「遺棄」之誤。

歸愚集序

輝觀近代文章之盛，莫若本朝，其間名公卿材大夫以文世其家者，代不乏人，或父子相繼，或兄弟同時，然不過一再傳，而聲采不接，其至於自祖及孫，奕世相望，愈出愈新，如吏部侍郎葛公之家學者，亦鮮哉！葛氏自通議起家，清孝繼之，而官猶未達也。文康公始以文章大厥聲，爲天子近臣於鋪張太平之時。至吏部，又以文章掌制於南渡中興之後。吏部之子正言邴，今復以文接踵臺閣，言論風旨，爲時人聞。蓋葛氏之家學，通議、清孝培其本，文康發其華，吏部擷其英，而正言又將以潤色而振耀之者也。其資深力久哉！輝與先兄祭酒同爲紹興十八年進士，吏部先生實參掌文衡，今輝復與正言同朝。一日出示吏部文集，謂之《歸愚》，且謂輝曰：「子爲序之。」輝於吏部爲門下士，其敢以不敏辭？嘗謂古之爲文者本於學，今之爲文者空文而已。文乎文乎，豈辭藻之謂乎？學乎學乎，豈章

句之謂乎？實大聲宏，夫豈偶然！吏部之文，務去陳言，而不露斧鑿痕，自出機杼，而不襲他人後。行字著語，皆有來處，非讀書博者，不見其工。至其閎肆馳騁，而不失程度，紆餘清麗，而歸於雅正，又不可以一體觀也。蓋葛氏之文，至此而自成一家矣。此師友淵源有自，而吏部又從而增殖之也。然則空文而已，不本之學，安得至此哉！吏部立朝大節，終始無瑕，雖未盡見於設施，是不負所學者。嗚呼！豐其所積，而嗇其所享，不可以理詰也。移忠委質，益大其門，其在後之人乎！豈徒其文而已！輝老矣，尚及見之。芮輝撰〔一〕。道光《江陰縣志》卷二五。又見《常郡八邑藝文志》卷五，《歸愚集》卷首，民國《江陰縣續志》卷一九。（以上尹波校點）

〔二〕芮輝撰：原無，據民國《江陰縣續志》卷一九補。

梅 權

梅權，紹興間宣州涇縣（今安徽涇縣）人。

造塔記

紹興三十一年三月

宣州涇縣坊郭宣陽都□佛弟子梅權，與妻葉氏、男彥卿、彥啓、閤家眷等捨錢三十貫文足，入水西山□□□建造寶塔第一層一面，以成勝事者。伏願此功此德，用仰答於四恩；若宗若親，冀潜消于八難。綏我眉壽，垂裕後昆。咸趨義命之方，無替箕裘之業。謹刊于石，以永無窮。辛巳紹興三十一年三月十四日記。民國《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卷一五。又見嘉慶《涇縣志》卷一二。（劉文剛校點）

釋德光

德光（一一二二——一二〇三），號拙庵，俗姓彭，臨江軍新喻（今江西新余）人。少敏悟好學，成年始出家，遍訪名師，得大徹悟，名公貴卿多從之遊。孝宗皇帝雅聞其名，淳熙三年召住靈隱寺，應對稱旨，賜號佛照禪師。丐閒山林，處以育王，紹熙中改蒞徑山。嘉泰三年坐化，年八十三，賜謚普慧宗覺大禪師。見周必大《文忠集》卷八〇《圓鑑塔銘》。

答孝宗皇帝札問奏 一 紹熙四年三月

恭承至尊垂問：「每日止是塊坐，別做得個什麼？」陛下但於塊坐處提撕，看是什麼，若別有即是剩法。所以南臺和尚有頌云：「南臺靜坐一炷香，終日凝然萬慮忘。不是息心除妄想，都緣無事可思量。」此是古德腳踏實地處，陛下於此契證，非但塊坐，向四威儀中總是現成受用安樂法也。謹奏。

《古尊宿語錄》卷四八，頻伽藏·騰六。

答孝宗皇帝札問奏 二 紹熙四年四月

恭承聖諭，「近頗悟佛法無多子」，足見聖心昭徹。陛下所謂「一言以蔽之，但無妄念而已，若起妄念，則有生滅」，誠如聖意。更能到妄忘起滅處，則乾坤獨露，應用縱橫，方是受用三昧。謹奏。

《古尊宿語錄》卷四八，頻伽藏·騰六。

答聖問奏

臣伏蒙陛下親灑宸翰，問：「釋迦佛入山修道六年，而成所成者何事？請師明說。」臣自顧庸昧，不足以仰副大問，謹對云：將謂陛下忘却。《咸淳臨安志》卷四二。

乞去輦寺補住阿育王山廣利禪寺奏

臣一介壞衲，尸素叢林，幸際明時，重霑恩渥。頃從台州光孝，恭奉聖旨，令灑掃靈隱道場。飄忽已及五年，屢對龍光，欵親聖訓。自惟人才卑陋，識見單微，徼冒遭逢，一至於此，舉今並古，實所罕聞。惟仁宗朝大覺禪師懷璉道契宸衷，曲蒙異睞，續以年老，丐還東州佳處，以安晚節，慶遇一時，輝映千載。仰惟陛下天資穎悟，聖德同明，其厚德深仁足以比擬仁祖，而神機道妙，竊擬過焉。臣之孱瑣不材，不及大覺遠甚，況今侵尋衰老，豈宜久居輦寺？深欲乞歸林下，力行此道，以報鴻私。竊睹明州阿育王山廣利禪寺見缺住持，本寺乃奉安釋迦舍利寶塔區處，邱壑幽邃，可與衲子安禪辦道。臣愚敢望聖慈，矜憐草芥，特與前去補處，庶幾與懷璉遭遇仁廟時事異世同轍。臣敢不益勵操修，精廛香火，祈永天算，以效螻蟻之誠！冒犯雷霆，屏息候命，臣無任戰栗震懼之至。取進止（一）。

《阿育王山誌》卷一一，清刻本。（以上刁忠民校點）

〔二〕取進止：原脫「取」字，徑補。

魏 杞

魏杞（一一二一——一一八四），字南夫，壽春（今安徽壽縣）人。登紹興十二年進士第，知宣州涇縣。召對，擢太府寺主簿，進丞，遷宗正少卿。出使金國，不辱使命，還遷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進參知政事、右僕射兼樞密使。以災異免相位，守左諫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淳熙六年，授觀文殿學士、知平江府。爲言官所劾，奪職，遂告老，居碧溪，學者稱碧溪先生。淳熙十一年卒，年六十四，追謚文節。傳世之文僅數篇，後人編爲《魏文節遺書》。見《宋史》卷三八五本傳。

謝吏部侍郎表

代言西掖，方拜誤恩；攝貳東銓，復叨改命。循墻莫避，臨谷增危。中謝。伏念臣濩落無堪，迂愚自信。正以經營於菽水，故嘗希望於斗升。昨自外官，恭趨嚴召，猥廁內朝之鴈列，親睹上聖之龍飛。五歷粉闥，一參月寺。籌邊戎幕，無婉畫之可稱；將命薊庭，幸歡盟之復諦。冒柱史詞臣之選，

兼宮端寶牒之司。初無左右之先容，盡出聖神之親擢。忽承帝制，俾倅天官，一新龜紫之榮，仍假銓衡之長。莫回成渙，徒激懦衷。茲蓋恭遇皇帝陛下，虛以受人，明於分職。憐臣孤立於宦路，借以末光；謂臣曾歷於劇曹，付之重委。臣敢不寅遵邦憲，嚴制吏姦？朝夕論思，雖素乏嚴、吾之譽；簿書期會，庶勉追裴、馬之名。《魏文節遺書》，四明叢書本。

謝侍講表

攝居選部，已困劇曹；擢在經幃，更承清問。退慚衰朽，有此遭逢。中謝。伏念臣幼歷羈艱，學無師法。顧孤陋寡聞之習，但爲決科之資；無疏通知遠之經，素匪專門之業。矧是帝王之大學，非爲章句之小儒。必求鴻博之人，以究淵源之蘊。豈容樸學，獲奉細旃！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巍巍成功，謙謙終吉，時降至尊之勢，兼收可錄之言。遂容草莽之臣，亦預金華之講。臣敢不黽勉微力，綴緝舊聞？爲二三萬言之辭，敢求釋義；暢五十八篇之旨，庶補重明。《魏文節遺書》。

辭免進國史轉官表

約史何功，敢叨醴賞？騰章避寵，未拜俞音。游貢誠衷，仰干睿聽。中謝。竊以三朝之治跡，允

爲萬世之成規。信傳信，疑傳疑，已備不刊之典；筆則筆，削則削，屢資多學之儒。而臣方貳政之未幾，適成書之已久。暫領纂修之職，曾無潤色之勞。使冒賞而不疑，則叨榮之太甚。而況近辭珍賜，陛下固已許其廉；茲躡崇資，公議必傳以爲笑。謂少者辭而多者則受，謂今日是則前日爲非。雖故事之有初，在微臣而焉敢？伏望皇帝陛下，俯矜賤悃，特寢異恩。益使人心，知清朝以名器爲重；誓殫愚慮，效薄伎於志傳之間。《魏文節遺書》。

遺表

生而致主，曾亮采之無聞；死不忘君，豈效忠之可已！危惊欲吐，老淚先傾。中謝。伏念臣奮自羈單，本無僥覲。蚤廁熙朝之鴈序，親逢上聖之龍飛。猥以謏材，屢叨隆委。凡一時清切之選，皆九重特達之知。兵交而使在其間，備更險阻；猷告而爾順於外，嘗預論思。寢歷政途，遂登揆席。迄緣樸拙，用速顛隳。俯憐簪履之遺，旋畀屏藩之寄。人言噂沓，何敢控陳？天鑑高明，卒蒙昭雪。賦以真祠之祿，予之秘殿之名。屏跡衡門，銜大恩而莫報；馳心魏闕，顧一飽以何安！今則蒲柳益衰，桑榆既逼，老將至而耄及〔二〕，福已過而災生。卧疾漳濱，恍精神之易散；游魂岱嶽，嗟頃刻之難留。僅存餘息之微，重結明時之戀。伏望皇帝陛下治功惟叙，聖德又新。總萬幾之要以充毓天和，合群賢之智以維持國是。問安慈極，日承尊養之歡；注想中原，身濟規恢之業。臣命隨氣索，志與辭殫。王

度清夷，固無煩於尸諫；死期迫促，徒自切切於哀鳴。《魏文節遺書》。

〔二〕至：原作「智」，據文意改。

言陳乞人保官資格事奏

乾道元年九月

凡陳乞恩澤、恩例之類，如有經臨安府陳乞之人，止用行在及浙西安撫司、兩浙轉運司、臨安府見任官并已參堂參部官作保。仍依去失法，年終通不得過五次。餘官並不許作保。《宋會要輯稿》職官八之三十一（第三冊第二五七三頁）。

回趙明州伯圭啓

將使指於龍庭，曾無改效；代王言於螭陛，遽辱誤恩。方自愧於抱虛，乃亟蒙於贊喜。恭惟某官才高玉箭，秀毓銀潢。人推子敬之明經，自許東平之樂善。享太守之祿二千石，屢宣屏翰之勤；賜列侯之印十九枚，益見本支之盛。行被芝書之寵，即歸荷橐之班。某久辱眷知，茲蒙推借。朋緘遽及，可知君子之謙謙；交態益深，備見故人之戀戀。《魏文節遺書》。

育王山妙智禪師塔銘

皇帝即位之十五年，有詔明州阿育王山廣利禪寺釋迦文佛舍利寶塔詣行在所，住持僧從廓侍行。既至，命入禁中觀堂安奉，上御素膳，焚香瞻禮，親睹殊勝。遂召廓對碧琳堂，問舍利從何發見。奏曰：「自陛下聖心發見。」上大悅，親洒宸翰，大書「妙勝之殿」賜廓以妙智禪師號，仍度僧五員，頒錢萬緡，眷賚優渥，前所未見，由是寶塔之靈益顯而廓之名愈彰矣。廓姓林氏，福之長溪人，家世業儒，踵登賢科。生而穎悟，不妄言笑，群兒強以聚嬉，泊焉如不聞。有以出世法語之，則忻然解悟。年十五，依邑之建善寺祝髮受具戒。時閩中名刹多有道之士，悉往從之。佛心纔分室中，舉「四大各離今身，妄身當在何處」，有所感發，述《投機頌》，佛心首肯之，而不自以爲足也。去之，見懶庵需公，爲侍者。復依大圓璞。璞，大慧杲公之高弟，門庭甚高。始叩之若自失，久之豁然有得。服勤數載，璞撫之以爲類己。然以未識大慧爲恨，不憚重趼，見於衡之回雁峰下。大慧深加器重，留三年。告歸，送之以偈，又以書屬璞曰：「廓乃佳衲子，可爲成就，使異日爲吾家種子。」自此叢林爭下之。紹興丙子，大慧被旨來育王，復來依焉。大慧移徑山，璞以繼之，衆踰千數，以爲第一座。制帥丞相沈公以廬山請出世，大慧方名冠天下，無不願出其門以借重。開堂日，乃以瓣香嗣大圓，諸方以此益高之。已而育王虛席，尚書韓公欲邀大慧而舉以自代，遂主此山，禪衲雲集。以祖孫三人世繼

坐道場，築堂於丈室之東，名以「三秀」，遂爲空門美談。才具素高，以其暇日興土木之工，皆極其壯麗。增庾入數千斛，施者委金帛，創爲長生局五所，百需皆備，月施金錢，飯僧以萬計，又造金塔以奉舍利。此特其餘事爾。日本國王閱師偈語，自言有所發明，至遜國以從釋氏，歲修弟子禮，辭幣甚恭。且以良材建舍利殿，器用精妙，莊嚴無比。丞相史公帥七閩，以鼓山趣其婦，滎陽郡王力挽無行。魏王出鎮，一見其風儀，目爲僧中龍。又聞其機辯峻發，肅然加敬。師晚以衣囊立庵於烏石山，名以「笑月」，爲終焉計。有偈云：「三峰斂却閒雲，大海冷涵秋月。」庚子季春，拂衣歸庵，杜門不與世接。俄示微疾，八月四日呼左右付以後事。澡浴趺坐，書偈曰：「掣斷黃金鎖，鑿碎玉樓鐘。騰身太虛外，半夜日輪紅。」擲筆而逝。壽六十二，臘四十七。月五日，葬於庵之寢室。惟臨濟楊岐之宗，至大慧而益震。又得如師者爲嫡孫，上承聖天子之休寵，下爲帝子公相之所尊禮，近焉道俗之歸向，遠焉外夷之師仰，可謂盛矣。籌室所度，未易悉數。有宜意者得法最的，住平江開元，方有聲於時而遽即世，禪家惜之。徒弟至百餘人，家法嚴甚。嘗以師語錄萃爲巨編，師呵之曰：「汝輩隨語生解，去道益遠矣！」固不許。師既沒，乃始得百之一二刊之。余投老山林，與世相忘。師謂可以語道，往來無虛月，警所未至，相期歲寒。一旦棄我而先，愴念不已。其徒求銘於余，爲之銘曰：

楊岐千古栗棘蓬，諸方誰敢嬰其鋒？佛日老子雲夢胸，呵佛罵祖一洗空。子孫三秀玉几峰，妙智傑出傳家風。碧琳一語開淵衷，帝子謂是僧中龍。三韓萬里滄海東，酋傑稽首禮益恭。一聲擊碎玉樓鐘，日輪夜半通天紅。亭亭寶塔上凌空，烏石與之俱無窮。《魏文節遺書》。（以上刁忠民校點）

李 遠

李遠，字器之，常州宜興（今江蘇宜興）人。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嘗爲樞密院編修官。乾道二年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遷著作佐郎，出爲福建安撫司參議官。見《宋會要輯稿》選舉三一之二三、職官一八之二五，《南宋館閣錄》卷七、八。

常州無錫縣璨山明陽觀記_{（二）} 紹興二十年十一月

老氏釋氏，並行於世。爲老氏者率負氣，未嘗汲汲走權勢門，有所不合，拂袖引去，意專而能忍辱，則與爲釋者若不相似然。故其道雖同，而流俗向背爲之異，所從來久矣。若梁溪上清三洞法師盧公至柔者，士大夫識與不識，州里無遠近，翕然稱之，靡有間言。非其道術高出一時，孰能使之然哉？公之名既彰，於是以疾來告，丐符水治者，罌缶相屬於道。其治疾也，令病者以狀自言，死生立決。或爲妖所憑，容止失常，至其所，脫然去體。家有嘯於梁者，或符其門，則泯滅絕迹。病度不可治，必欲得呪水往者，亦不固拒，歸發視之，水上激如矢，迸流於地，不復得飲。綠章封事，皆有殊應，人益以爲神。旦罷朝真，歸休於室，則戶外之履滿矣。初知郭內洞虛觀，崇寧四年，疲於酬對，

思就藪澤閑曠之所而晦迹焉。行至璨山，有鹿騰出，公曰是謂生氣，吾緣在此矣。結庵而居，歸者如昔。乃相與出力建立祠宇，其地則洞陽觀之遺址也。或言山有穴旁出，因以爲名。觀興於梁之天監，而廢於隋之大業，至是復興。大觀改元，建康元符宮葆真觀妙冲和先生劉混康，因召對面奏至柔之行及觀所以建立者，敕賜名曰明陽，命主之。政和元年六月，詔部使者敦遣赴闕，而至柔以其年五月仙化矣。嗚呼！觀之廢也，蓬蒿藜藿之所蔽翳，獸蹄鳥迹之所出沒，風雨晦冥山鬼魑魅之所悲嘯，歷數百年，高甍屹立，丹雘輪奐，神靈宅焉，徒以得人故爾。初公之亡，三清殿猶未立，嗣者屢易，無能終其志，而田毛瘠薄，衆不贍給，相招而去。罅漏弗補，摧頽弗支，鼓鐘寢聲，黽黽晝出，幾復廢壞。邦人與洞虛之衆相謂曰：「凡事成難而敗易，盧公之業可惜也哉，忍座視乎？」正一道士許元真，才具通敏，乃舉以任其事。上清三洞法師許公時中，元真師也，延致之。專靜有守，恬淡無累，亦能以符籙濟人，聞者向慕。承節郎李元崇建祠殿，肅奉飊馭，創新葺舊，有加於初，歲給其糧有常數。故贈通奉大夫王公軾之孫綽，施田八十畝，歲得租五十石以飯其衆，至者安焉。蓋觀非盧公不興，非許公不成。二公所學之道同，故其相爲終始如素約而人悅之。夫人情孰不爲子孫計？李氏、王氏，不靳所有，獨能量力以奉高真，是可嘉也。余聞黃老之術以清靜無爲爲宗，以純白一志爲本，以泛應不窮爲門，滌除玄覽而不離其真，故能全精神，外死生，獨立萬物之上而友乎無終始者也。若夫禁咒已疾，禳却不祥，此推其餘以利人者耳。然心若不誠，求亦不神，學斯道者，宜知之。觀故無記，而先朝賜名之寵與盧公之行，其可無傳耶？故書之以識其興之始云。紹興二十年十一月朔日記。

《道家金石略》第三五〇頁，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又見康熙《無錫縣志》卷三八，《錫山景物略》卷五。（刁忠民校點）

〔二〕題下原署：「陽羨李遠撰，梁溪戴幾先書，括蒼何偁篆。」

沈 洵

沈洵，字子直，真州（今江蘇儀徵）人。紹興二十一年趙逵榜進士出身，治《書》。官司農寺丞。乾道二年四月爲右朝請郎、行秘書省校書郎、兼權戶部員外郎，十月致仕。見《韻語陽秋序》，《南宋館閣錄》卷七，乾隆《江南通志》卷一二〇。

韻語陽秋序

韓愈疑《石鼓》之篇不入於詩，而杜子美之詩，世或稱爲詩史。夫以《詩》三百篇皆出聖人之手，其不合於禮義者，固已刪而弗取，豈容致疑其間。子美詩雖比物叙事，號爲精確，然其憂喜怨懟，感激憤歎之際，亦豈容無溢言。余以是知觀古人文詞者，必先質其事而揆之以理。言與事乖，事與理違，則雖記言之史，如《書》之《武成》，或謂不可盡信；質於事而合，揆之理而然，則雖閭巷

之談，童稚之謠，或足傳信于後世，而況文士之詞章哉。吏部侍郎葛公博極羣書，以文章名一世，暇日嘗著《韻語陽秋》廿卷，自漢魏以來，詩人篇詠，咸參稽挾摘，以品藻其是非，不以名取人，亦不以人廢言，質事揆理，而惟當之爲貴。至於有益名教，若悖理傷道者，則反覆評論，折衷取予，以示勸戒。振六義於古詩既亡之後，發奧蹟於靈均未睹之先，又豈若世之評詩者，徒揣其句語之工拙，格律之高下，而屑屑於月露風雲、花木蟲魚形狀之間而已哉！公既歿，或請其書鏤板以傳世，輒掇其大旨，書於篇末，使覽者得詳焉。乾道二年八月既望，右朝請郎、行秘書省校書郎、兼權戶部員外郎沈洵題。《韻語陽秋》卷末。又見《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三九。（沈治宏校點）

鄭 聞

鄭聞（？——一一七四），字仲益，開封（今河南開封）人，南渡寓居秀州華亭（今上海松江）。紹興二十一年進士。歷太常博士，秘書丞，吏部員外郎。乾道中歷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遷禮部侍郎、刑部侍郎，權刑部尚書、兼侍讀。九年正月，遷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十月除參知政事。淳熙元年三月罷，以資政殿大學士宣撫四川。七月又除參知政事，十月卒，謚正獻。見《南宋館閣錄》卷七，《翰苑群書》卷一一，《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七，《宋宰輔編年錄》卷一七、一八，《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之五六，《至元嘉禾志》卷一五，《明一統志》卷九。

周必大除秘書少監兼直學士院制

敕左朝奉郎周某：士之致遠，器識爲先。古有格言，朕嘗三復。故雖以科目取士而不專以文藝用也。爾以儒術第進士，奮詞業應爲時用，常顯於朝矣。比觀入對，益知涵養。茲釋憲臺之寄，俾從道山之游。峻直鑾坡，職清地邃。維少令參太史之事，庶資直諒；而北門當視草之任，正繫才華。若夫是古而非今，矜名以眩實，如俗儒所爲者，朕實鄙之。宜知所趨，以對休命。可特授依前左朝奉郎、試秘書少監兼權直學士院。《文忠集》卷首。

再上太上尊號詔

未央上號，符漢皇之九年；興慶推尊，邁唐宗之再請。《密齋筆記》卷三。

奏明堂樂章樂曲劄子

紹興二十一年二月

勘會昨已降指揮，季秋擇日皇帝親行大饗徽宗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式歲宗祀嚴父之禮。所有

昨紹興十年明堂大禮樂章，竊詳與今來所行禮儀辭意不同，其樂章合行修潤，并徽宗皇帝位奠幣、聘獻未有樂曲名及樂章，兼已得指揮，有司陳法駕鹵簿，本寺鼓吹局合排設前後部所用歌辭，合宮等曲，并欲乞從本寺具節次申學士院製撰，前期降付本寺教習。《中興禮書》卷六四。

太學補試弟子員事奏

紹興三十年十二月

太學補試弟子員至五六千人，望自今以舉人居本州縣學滿一年，三試中選及不犯罰者，州縣報明給據，聽赴補試。《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七。

俞煇應爲繼母齊衰三年服議

紹興三十一年

子思曰：「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此後世禮律之本意也。俞煇疑繼母韓氏之服，煇忍言哉！在繼母改嫁歸宗，踰三年則絕，又出則不服。出謂得罪於其夫者，韓氏夫存而未嘗得罪，不得謂出；夫亡從前夫之子，不得謂歸宗。守志而終，未嘗更嫁，如是，則煇之服何疑焉？母雖不母，子不得不盡孝。其從前夫子，又安知煇能盡奉事之道否耶？使諫之不聽，煇且能號泣而隨之；況煇云親母經亂不知在亡，煇固未嘗爲之服也。今又不爲繼母服，天下豈有無母之

國哉？揆之情義，考之成法，皆無疑焉，而煇疑之，煇忍言哉！爲父之妻者，是爲煇也母。母子之義，既未嘗絕，煇之服何疑焉？晉徐叔中之議附之於嫁，卞壺之議不爲服，蓋時無成法。故王式爲服周，而議者疑之。雖然，式之過於孝，未始自言也。今煇自疑其服，自請於有司，是以子而出其母，異乎過於者矣。煇策進士，必不冒成法而遂私。況律意甚明，有司當以是告俞煇，令爲繼母韓氏齊衰三年服。謹議。《中興禮書》卷二九九。

乞郊丘寓淨明寺奏

乾道五年九月

國初沿襲唐制，一歲四祭昊天上帝於郊丘，謂祈穀、大雩、享明堂、祀圜丘也。惟是明堂當從屋祭，元祐六年，從太常博士趙叡之請，有司攝事，乃就齋宮行禮。至元符元年，又寓于齋宮端誠殿。竊見今郊丘之隅有淨明寺，欲乞遇明堂親饗，則遵依高宗皇帝紹興三十一年已行典禮；如常歲，有司攝事，則當依元祐臣僚所陳，權寓淨明寺行禮，庶合明堂之義。《宋史全文》卷二五上。又見《玉海》卷九三。

明堂大禮乞加恩臣僚更不鎖院宣麻奏

乾道六年十一月

檢准紹興三十一年十月四日指揮，今次明堂大禮，合加恩臣僚，權宜更不鎖院宣麻，止降制給誥，並免辭免，候事定日依舊。所有乾道元年、三年兩郊並依上件指揮。今來郊祀大禮慶成，其合該加恩臣僚，未審且依近例，止降制誥，唯復檢舉自來鎖院典故施行。《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之五六（第三冊第二五二四頁）。

乞籍定州縣醫人姓名奏

乾道八年五月

竊見州郡獄囚方當盛暑，漸染時氣，或致疾病，雖有醫者療治，多不留意，遂致死亡相繼。乞下諸路提刑司將州縣醫人姓名籍定，務在加意診視，不得減裂。《宋會要輯稿》刑法六之六九（第七冊第六七二八頁）。（以上王曉波校點）

全宋文卷四八七七

卓 津

卓津，字少清，福州永福（今福建永泰）人。登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第，爲萍鄉縣丞。終從政郎、津陽縣令。見《淳熙三山志》卷二八。

縣官題名記

乾道元年三月

江西州有七，軍有四，縣四十有七，惟袁州之萍鄉以繁劇稱。厥壤沃而闢，厥民夥而富。公牘吏案，穀帛賬籍，蓋倍於他邑，長官必鉅德通材，然後可以整列條綱，優閒而治。黃侯毅辛巳歲自長樂來，至則究其職，凡民之害，事之蠹，每從而刮之剔之，鋤鏹爬梳而順理之。既踰年，風俗丕變，盜賊息，訟獄簡。侯曰未也，復思所以爲警者。一日延吏民，詢前後政孰賢否。僉進而陳曰：「茲邑名楚萍，由來舊矣。晉魏隋唐，蒞政者莫知其幾，惟國朝張公晞顏、黃公元明有聞焉，今閭巷尚能記誦。或謂二公之時，士敏工勤，農無惰，商無詐，征稅共輸不違頃刻。至若驛傳橋道，籌漏器用，亦

莫不端好精明，其政可想也。」言畢，率以手加額，吁嗟而退。侯駭，遽問曰：「豈止於斯耶？」則又進曰：「茲其內外純備者也，餘雖不及二公，亦歷歷可言。」甲廉其失也拘，乙厚其失也緩，丙明而幾於刻，丁勤而幾於冗。反覆指數，抑短揚長，了無疑忌，侯深肯之。翊日津以丞事進謁，侯因語及，遂欲書群公姓名自警，且以警後，仍命津秉筆叙其首。敬不敢辭，乃叙曰：士君子蒞官，宜自修飾，善與不善，俱傳於世，蓋難掩也。善者傳固善，不善者傳，雖欲改不善就善，其可得耶？吏民所陳深可畏，吏或有私，民蓋誠實非僞也，君子勉諸！乾道改元春三月庚戌記。嘉慶《萍鄉縣志》卷一八，嘉慶刻本。又見乾隆《袁州府志》卷三二。（刁忠民校點）

任詔

任詔，字子嚴，蜀人，僑居臨江軍清江（今江西清江）。紹興末累官知梧州。乾道初爲湖南轉運判官，改知復州。淳熙八年知台州，尋罷。詔才高志大，不肯少下人，以是屢起屢仆，遂力求致仕，終得所請。平日於清江築盤園，爲當時名園，與向氏鄉林齊名。著有《盤園集》、《高風錄》。見《周文忠公集》卷一八，《容齋四筆》卷一五，《宋會要輯稿》食貨一〇之一四、職官七二之三二，雍正《江西通志》卷九五。

乞除豁廣西逃絕田畝稅租奏

紹興三十一年九月

廣西州縣例皆荒瘠之所，民戶貧薄，了辦稅賦不前，拋棄田業者不少。往往未曾倚閣，督責催理，累及四鄰及承催保長等，逃亡愈多。臣今欲乞朝廷特降指揮，許令諸州徑行根括逃絕田畝、倚閣稅租，乞申所屬監司，監司委官覆實，申戶部除豁。《宋會要輯稿》食貨七〇之五〇（第七冊第六三九五頁）。又見同書食貨一〇之一四（第四冊第四〇〇三頁）。（刁忠民校點）

冷世光

冷世光，字賓王，平江府常熟（今江蘇常熟）人。紹興十八年進士。調湖州歸安簿，知歷陽、寧國縣，廣德軍教授，改秩知龍游縣，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淳熙十二年任監察御史。十四年除殿中侍御史，十五年罷，奉祠。復起知嚴州。終朝奉大夫。有奏議彈章二卷、《東堂類稿》二十卷、《刀筆》五卷。見《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重修琴川志》卷八、《宋會要輯稿》儀制八之二二，職官四五之三三、五五之二六。

乞戒巡歷監司杜絕吏卒誅求之弊奏

淳熙十二年八月

監司歲出巡歷，吏卒誅求，所過騷然〔二〕。有過使錢，有輕齎錢，有遞馬券食錢，一縣之中，凡數百緡僅能應辦，否則睚眦以興怨，捃摭以生事。乞明詔諸路監司，今後巡歷所至，力革此弊，所用隨行吏卒，各于州郡差撥，逐州交替，庶幾杜絕誅求之擾。《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五之三三（第四冊第三四〇七頁）。又見《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六二，《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二七，《續資治通鑑》卷一五〇。

〔二〕騷：原作「驗」，據《皇宋中興兩朝聖政》改。

縣令兩經罷黜不得再注親民差遣奏

淳熙十五年五月

縣令親民之選，昨吏部措置，被按發放罷之人，滿半年方許參部，不許注繁難大縣，止注小縣。小縣之民何罪焉！乞令吏部遵守淳熙五年指揮，凡經彈劾之人，且與祠祿，知縣曾經放罷，半年後亦且與嶽廟。兩次作縣、兩經罷黜者，不得再注親民差遣。《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六四。又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二七，《續資治通鑑》卷一五一。（以上尹波校點）

王 回

王回（一一二一——一一九二），字亞夫，温州瑞安（今浙江瑞安）人。紹興二十四年登進士第，歷永康縣尉、吉州司理參軍，知建安、安豐二縣。除江西轉運判官，移福建。召還，爲尚書戶部郎官，將作監、大理少卿，檢正中書門下諸房公事。除直徽猷閣、浙西提刑，改知湖州，徙江東提刑。以老請祠，紹熙三年十二月卒，年七十二。見楊萬里《提刑徽猷檢正王公墓誌銘》（《誠齋集》卷一二五）。

言江西措置和糴米事奏

淳熙十三年四月

先奏乞將本司舊有積儼錢措置和糴米，以備水旱，奉旨令取撥三十萬貫充支用。本司尋互差鄰州縣官前去吉撫筠州、臨江軍，及本司五處置場招邀客人中糴。今據已糴米共一十五萬五千九百一十八石一斗一升，共支錢三十萬貫文。所有合支搬發本錢水脚及官吏食錢等，並係本司自行出備。其米已各委官盤量，并是着實，見椿管在逐州軍及本司倉廩〔一〕。《宋會要輯稿》食貨四一之一三（第六冊第五五四三頁）。

〔一〕管：原作「官」，據文意改。

言遣送諸州軍配隸人奏

淳熙十六年八月十五日

諸州軍配隸人因該指揮停放之後，除有力可以歸鄉，聽其自便。其餘在道失所之人，行下所在州軍出榜，許合就便陳狀，從各州給據，改充廂軍，依條按月支給衣糧。如願再歸元放停去處，亦與關牒回程州縣，量給口券，送至地頭。如其間有奸猾不逞之人，不願充軍，於道路結集作過，乞令所在州軍巡尉官司等捕捉，赴官根勘，重作施行。仍多鏤文榜曉示。《宋會要輯稿》刑法四之五九（第七冊第六五一頁）。（以上李文澤校點）

張德遠

張德遠，紹興末知忠州，擢直秘閣、四川宣撫司參議軍事兼利州路轉運判官。乾道二年爲利州路提點刑獄。五年，除直敷文閣、都大主管成都府利州等路鹽茶、兼提舉四川等路買馬監牧公事。見《宋會要輯稿》食貨一四之三八、六一之一一八，選舉三四之一一、三四之一八。

乞從行修立川峽四路編敕新書奏

紹興三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

川峽四路，別敕申明續降已經衝改釐革條件甚多。謂如免役法，自熙寧改創，行垂百年，具有成憲。今忠州諸縣，近年以來於選差逐都保正，却妄引未行免役之前《皇祐川峽四路鄉差里正戶長耆長散從承符官解子并手力弓手敕條》，次第輪流差至第三等末人戶充保正〔二〕，却將紹聖、紹興免役令通都保內選差物力最高之人見行條令，更不遵用，致保正之役多及下戶。都保內家業物力有及一萬貫者，歇役或至二十年不差，却差至第三等家業三百貫文人戶。貧富相遠，物力何由均平，而朝廷見行免役條令，幾至盡廢。欲望特賜詳酌下四路，各委詳明監司一員取索抄錄川峽四路編敕，及一路一司一州一縣別制，繳申朝廷，降付詳定一司敕令所，從行修立新書。《宋會要輯稿》食貨一四之三八（第六冊第五〇五七頁）。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九二。

〔二〕第：原作「等」，據下文句例改。

吳璘修復褒城光道拔渠奏

乾道二年十月十四日

興元府褒城縣山河六堰，灌溉褒城、南鄭兩縣田八萬餘畝。內有光道拔一渠決壞年深，民力不能興修，下流闕水，率多改種陸田。今歲正月內，判興元府吳璘親率將士代民修塞，仍作偏堰勒回別渠棄水併入光道拔。下流諸堰堅固，前日陸種去處復爲稻田，其利甚博。《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一一八（第六冊第五九三二頁）。又見同書食貨八之九（第五冊第四九三九頁）。（以上祝尚書校點）

張 淳

張淳（一一二二——一一八一），字忠甫，溫州永嘉（今浙江溫州）人。五試禮部不中，授特奏官去以居養。晚而學《詩》、《書》，與其友薛季宣、鄭伯熊齊名於時。淳熙八年卒，年六十一。著《儀禮識誤》三卷（存）。見陳傅良《張忠甫墓誌銘》（《止齋集》卷四七），《直齋書錄解題》卷二。

儀禮識誤自序

《儀禮》，未知孰作，或曰周公作之也。孔子、孟子有學《禮》之言，《禮記》有讀《禮》之文，當是時固已有簡牘之傳矣，決非秦漢間筆也。其制度必出於聖人，若曰周公作之，則非淳之所知也。漢時言經則離《記》，言《記》則離經。今《記》附經之後者，又誰也？出於孔氏之宅壁者曰《禮》、《記》，河間獻王之得先秦古書者曰《禮》、《記》。夫《禮》者，今之《儀禮》，《記》者，今《儀禮》之記，時未有「儀禮」之名也。豈漢後學者睹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歟？秦暴焚書，禮之見於漢者猶有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記百三十一篇，漢之君臣特不好不尚而已。至宣、成世，大小戴、劉向所錄，止十七篇，十蓋逸其七八。孰謂不好不尚之禍，乃甚於秦之焚之也。魯人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其篇數與今《儀禮》同。陸德明、賈公彥皆以爲今《儀禮》。攷之《西漢·藝文志》，高堂生之《禮》，后倉最明，倉以傳大小戴。古經者出魯淹中，多天子、諸侯、卿、大夫制，愈於倉等推《士禮》以致天子。夫如是，則高堂生所傳特《士禮》爾。今《儀禮》中所謂《士禮》，有冠、昏、相見、喪、既夕、虞、特性饋食七篇，他皆天子、諸侯、卿、大夫禮，必非高堂生所傳者，不知賈、陸二子何據而云爾。漢數六經，《禮》、《樂》與焉，厥後樂書亡矣，有《儀禮》在，亦復不取。《周禮》古矣，然聖人設官分職之書也，至其所用以長治者，豈能舍《儀禮》。《禮記》古矣，然皆釋

《儀禮》之義，若祭義、冠義、婚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是也，豈得而先《儀禮》。班固之論曰：「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爲急。」固之言必有得於先生長者之緒餘，而非臆度也。古者聖王重禮，以之修身，以之齊家，以之治國，以之平天下，以之豐財裕民，以之強兵禦侮。厥後狃於淫靡，驕倨苟且之習，不惟緩其所急，亦既廢之。成德致治之具廢，而望學士大夫有日可見之行如三代，國之安富尊榮如三代，所以難也。鄭康成收拾於大小戴及劉向《別錄》中，參以今古之文，定爲之注，其書已不純古矣。陸德明因劉、范二家之音作爲《釋文》，劉之本如以「時」爲「峇」，以「糟」爲「漕」，以「洗」爲「淬」，以「韁」爲「繡」，以「御」爲「衙」，與德明本異矣。德明之本尚非劉本，其可謂純鄭乎？至賈公彥所據作疏之本，又德明所謂「亦作」、「又作」、「或作」之本也。公彥論《鄉飲酒》「執觶興，洗，北面」之句云：「俗本有盥字。」然則今之本，又公彥所謂俗本也。此書之傳，如是而已。歲久而文益訛，既訛而莫之訂，禮之又失，其誰尤乎！乾道七年春，今兩浙轉運判官、直秘閣曾公來守是邦，承游歎之餘，究心於理，務廣上恩，其效績之著，至於風雨時，癘疫息。越明年夏，欲植教本，肇鋟《儀禮》。孔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公豈其人也！淳初與謝黔論學曰：《論語》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又曰：「興於詩，立於禮。」又曰：「學詩學禮，學其在是乎。」相與取《詩》、《禮》歸而誦之。數年，黔皆終卷，且萃其說，淳敏不類，未能半也。而成歲之漂，黔不克免，淳愴孤陋，其學旋廢。頃櫻私喪，閱喪、祭之禮，以省所忘，憤憤莫能再讀。公以淳嘗識此書也，命之校之。淳亦幸此書之且有善版也，遂拜不辭。此書初刊於周廣順之三

年，復校於顯德之六年，本朝因之，所謂監本者也。而後在京則有巾箱本，在杭則有細字本。渡江以來，嚴人取巾箱本刻之，雖咸有得失，視後來者爲善，此皆淳之所見者也。淳首得嚴本，故以爲據，參以群本，不足，則質之《疏》，質之《釋文》；《疏》、《釋文》又不足，則闕之，蓋不敢以謏見斷古經也。監本者天下後世之所祖，巾箱者嚴本之所祖，故其有誤則亦辨之，餘則采其所長而已。既畢，哀其所校之字，次爲二卷，以《釋文誤字》爲一卷，附其後，總三卷，題曰《儀禮識誤》。豈獨以識《儀禮》之誤，亦以自識其誤也。《儀禮識誤》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光緒《永嘉縣志》卷二五。

儀禮識誤後識

淳于經、注，兼辨監本、巾箱本之誤，今至《釋文》，乃獨不然，非敢略也，懼其煩而已。此本之「及」作「乃」，「旦」作「且」，「土」作「士」、「文」作「丈」之類，改而正之爾，亦不復辨。《儀禮識誤》卷三末附。

祭薛士龍文

曰身可愛矣，愛或以愆。攻非其攻，禍不旋踵。誰謂在公，而有是焉。如公才識，于今幾人。聞

博記強，貫穿古先。制度之微，探蹟索玄。時之所須，天曷舍旃。公遇吾儕，如弟如昆。疾莫克救，徒涕滂然。六載還鄉，會接未歡。若何永違，一轉首間！來陪弔賓，可無一言？展我哀思，其日必涓。《浪語集》卷三五。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六。（以上祝尚書校點）

張師禹

張師禹，紹興末爲東南第三正將、觀察使。

禮緯含文嘉題識

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

已上天地人鏡，皆萬物變異，但有所疑，無不具載。天地人，此乃三才之書，將相所當識者，此書勿爲易得而妄授匪人，慎之戒之！時紹興辛巳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東南第三正將、觀察使張師禹授。《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七。（祝尚書校點）

孫顯忠

孫顯忠，紹興三十一年七月，以在廬州措置民兵有緒，由忠翊郎擢閣門祇候、知安豐軍。隆興初改添差廬州兵馬鈐轄。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九一及所作《申狀》。

申狀

隆興元年二月

忠訓郎、閣門祇候、改差充廬州兵馬鈐轄孫顯忠，今具申稟下項：

一申：即日仲春謹時。伏惟拊綏方面，神相忠勞，台候動止萬福。

一申：顯忠久違台光，下情仰德，匪勝云喻。顯忠未審邇辰台候何如。仰惟調護寢餼，福祿來崇，更乞上體眷倚，前即鳳詔榮頒，促還禁近，以慰所望。

一申：顯忠前日不避罪責，輒具申稟，正慮冒犯威嚴。伏蒙台慈特賜珍翰，捧讀再四，感戴恩深，沒齒不忘。顯忠碌碌無取，承乏兵職，日賴雲蔭，粗爾遣免，伏乞台察台照。

一申：顯忠僭易申問台閤寶眷，伏惟並受百福。

一申：顯忠未審何日得獲參侍，下情拳念，日日無已，敢乞相時，倍保台重。合肥有驅使，願賜台

旨。

右謹具申呈。隆興元年二月日，忠訓郎、閣門祇候、改添差充廬州兵馬鈐轄孫顯忠。《宋人佚簡》第二冊。（祝尚書校點）

寶 敷

寶敷，仙井監仁壽（今四川仁壽）人。紹興進士。紹興三十一年爲左朝請大夫、權通判黔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事，乾道元年任潼川府路轉運判官。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五之二五，雍正《四川通志》卷三三。

乞諸路監司鈐量郡守縣令老病者奏

乾道元年六月四日

郡守多自外除用，或在任選易，其有老病者，朝廷莫得而知之；縣令皆外臺擬注，而鈐量之法益爲文具，老病者以資格得之。守令如此，斯民何賴焉？乞下諸路監司將見任守令公共鈐量，將郡守老病者具名聞奏，縣令老病者徑從罷免。若監司容隱，亦必寘之嚴科。《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五之二五（第

黔江修學記

紹興三十一年

紹興戊寅春二月，西魏公僖被命守黔。始至之日，祇謁先聖，顧學宮不治，荒陋狹隘，固已憮然〔一〕，及跪觀上所賜宸翰匣而藏之蔀屋中，則尤震懼不自安。明年，遂有意改建，心思手畫，度地辨方，無不用其力。乃取養士之餘，鳩工積材，斲石陶瓦，動以千計，而無一擾於民。又明年，首建宸奎閣，崇顯壯麗，氣象安廓，而經天緯地之文，驚鸞回鳳之筆，卓越煥爛，光被江山。又摹上所題大成字揭之。禮殿之榱椽，闔其敝障，飾聖像，正十哲顏、孟位。築東西二序，繪七十二賢於壁。闢四齋，設明窗淨几。更講堂，以嚴涵養。正門間，以快衆目。未逾年而工畢。既畢，屬敷書其事。敷曰：學校者，乃禮義之所出，政治之所本，而公議之所在也。古者獻囚於是，獻馘於是，受成於是，論政於是，取士於是，一官一職以至公卿將相皆出於是〔二〕，真盛德之事，而爲國家者之先務也！然鄭人遊於鄉校，以議執政者〔三〕，或謂子產毀鄉校，子產曰：「不可。善者吾行之，不善者吾改之，是吾師也。」孔子聞而謂「子產仁」。嗚呼！人有賢愚，則事有當否，事有當否，則世有謗譽。當否在我，謗譽在彼，君子修其在我者而已，奚卹於彼哉！若逆畏其議己而欲毀鄉校，則其爲人可知也。黔舊有學，學者不減旁郡，近不以教養爲急，故散居郊野，此豈知子產之言哉，能無愧於孔子之謂仁者哉〔四〕！頃歲科舉，朝廷禁挾燭之弊，嚴其科條，敷嘗董其事。棘闈一開，青袍百餘輩裹飯而前〔五〕，

寂寂無譁，須臾坐定，不窺一冊，文賦自成，日未斜而出，敷心異之，以爲士固未可輕料也。今公盡力於學，雄偉周備，又謹春秋二祭，禮樂俱備，文物皆新，前無所有也。當見千里之間，父誨其子，兄誘其弟，正衣冠，事言語，爭相洗濯磨淬，來集於斯，目睹雲章，口誦王言，其不負上樂育之賜，異時陞薦，必能起遐方而瑞天朝。至於學問有暇，欲議公之政，其必曰尊主庇民，奉法循課，新學校，肅教化，而我之父兄子弟，誓不忘公。他復何言！宋紹興辛巳，左朝奉大夫、權通判黔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事實敷記。萬曆《重慶府志》卷七三。又見《全蜀藝文志》卷三六，嘉慶《四川通志》卷七八，同治《西陽州志》卷五，光緒《黔江縣志》卷二，《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一。（以上尹波校點）

〔一〕憮然：原作「恤之」，據《全蜀藝文志》改。

〔二〕是：原作「此」，據右引改。

〔三〕者：原無，據右引補。

〔四〕孔子：原作「子產」，據右引改。

〔五〕青：右引作「白」。前：原無，據右引補。

汪若思

汪若思，字行父，徽州歙縣（今安徽歙縣）人。紹興十二年進士。乾道四年除祕書丞，尋丁憂。見

左朝奉郎將作監丞汪公若容墓誌銘〔二〕

公諱若容，字正夫，姓汪氏，自越國忠顯錫命之後，世爲徽歙著姓。曾祖士明，祖霓，潛德弗肯仕。父叔敖，累贈右朝散大夫。公髫齡受訓，篤學如成人，伯父司農公目之爲吾家文舉。登紹興五年進士第，主興國軍永興簿，臨事風生，不擇劇易。地產茶，巨商榷磨妨民田，莫敢誰何，公繩其魁，大均水利，百姓歡從。里胥余恃高貲毆平民，匿其尸，有鬼物赴訴，獲伸於公，人以爲神明。攝令大冶，孔道荒殘之餘，勞來供億，公私裕如。調鄱陽學官，以身表正，師道燁然。改秩知嚴之淳安丞。豪俠魯氏子殺人委壑，吏受賂，欲遷罪無辜，公破其奸，通縣讐伏。考滿，分教西外宗邸，轉朝奉郎，知洪州事。璽書召赴行省，陛對見上，極論士風委靡，氣節不立，守備崇虛文，無以禦外侮，幾事不密，益長窺伺，宅牧乏材，根本藩籬俱可憂，反覆數千言，皆切中時病。除將作監丞。是冬，金人侵淮甸，憑瞰江滸，京邑豪右，汹汹爲避賊計。公慨時危主憂，未有守節自效之臣，私獨爲念，當輕一死，以風厲顏行，使人人致果讎敵如古義烈士，則恢復計日可待矣。遂卒，臨終書詞滿幅，乃心國家事，凜凜猶不死者。得年五十有五，實紹興三十一年辛巳十月二十五日也。朝士痛愕。公少艱苦，撫諸弟事親純孝，於書無所不讀，手抄踰數千卷。強記博識，諸老師所不能知，叩之則口誦如

流。爲文澹洽典雅，字字必關名教。有集三十卷，藏于家。公風神灑落，望之如神，與人交，表裏真誠，無纖毫僞。當官清嚴如冰霜，其惠愛在人，所至得其慕悅。性峻潔，義所必爲，雖萬夫不可奪。總角時，因寤寐記宿生事甚異。未卒前一日，齋宿祠庭，復感異夢。及其歿也，殆若所謂形解尸脫而超然出世者，異哉！配安人胡氏，桂帥待制舜陟之女，後公七月卒。三子，璜，將仕郎；珙、玘，方志學。二女，長適進士程叔愚，次適承奉郎、監新城稅羅頤〔二〕。弟若虛、若思與璜等以乾道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奉葬仁舜鄉留村栢山東原，龜筮曰：「吉卜五年，而後得擇之至也。」嗚呼，隱痛尚忍言哉！予幼學於兄，究觀遺跡，蓋特立獨行較然不欺者，而世不足以知之，當從立言君子丐碣墓道，備史氏稽采，必有能發明求仁得仁之意者，故銘其出處大概告諸幽，示無愧詞云。銘曰：

德之全兮學之夥，顧何輕兮去何果。憤激憂時心磊砢，立節堂堂惟我可。夜夢雲遊交旖旎，肅肅靈宮班右左。乞以飛霞鳴佩儼，溘埃風兮還故我。松柏檀欒山紫邏，骨閼于茲名駁駁。福其嗣人安以妥，弟之銘兮肺肝墮。《新安文獻志》卷九四下。（尹波校點）

〔二〕此文之作者原署爲「汪□」。按銘文云「弟之銘兮肺肝墮」，則作者必爲墓主汪若容之弟。考誌文稱，若容之弟二人：若虛、若思。據曾幾《汪君叔敖墓表》（《新安文獻志》卷九一），若虛不仕，若思官祕書丞，今姑繫之汪若思。

〔三〕頤：疑是「頤」之訛。

葛元鷺

葛元鷺，字朝瑞，福州閩清（今福建閩清）人。紹興二十一年進士。乾道間爲邵武軍學教授。終宣教郎、知晉江縣。著有《武陽志》十卷。見《淳熙三山志》卷二八，《直齋書錄解題》卷八。

高峰先生文集序

乾道七年正月

僕少喜操觚從遊先生長者之門，叩績文之要領。或告之曰：「子閩人也，知延平雙劍化龍之津乎？寒光瑞彩，上徹斗牛，山川炳靈，爲七閩冠，魁壘英特之事，時時不乏，吐爲論議，著爲文章，皆自浩氣塞天地中來，子試求之有餘師。」於是旁羅廣蒐，始得《了翁集》，諫議陳公瑩中之文也，又得《龜山集》，侍講楊公中立之文也，復聞順興之交谿尚書廖公，正音皆韶濩，勁氣沮金石，直與陳、楊二公分鏢爭鷺。然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驪龍領下，常有神物護持，豈庸俗之人可幾于萬一得耶！愼我寤歎，累年于茲，乃者天借之福，承乏郡文學，昕夕奉侍，其令子史君色笑之餘，遂率爾有請，願出前後製述鋟梓，以永其傳。史君曰：「吾先人備位夕郎，與中司日封駁抨彈，疏稿悉焚之，閒居雜文，散逸十八、九，今家藏無幾，姑以詔吾子孫，俾奉周旋，罔敢失墜足矣。遽以示人，是自

銜以沽譽鄉黨，自好者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僕曰：「不然。古之君子，未嘗不論譏其先人之美，而明著之後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三者，君子之所耻也。先尚書以醇儒重望，致身通顯，流方急，退益勇，徜徉乎高峰之下，平日著文，無非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道，鑿鑿乎五穀之可以療饑，斷斷乎藥石之可以伐病，秘爲己私，無乃蹈於知而弗傳之耻！」史君釋然曰：「子之言是也。」宮使直閣謝公，蓋尚書門下士，謂斯文有補于名教，非止炳煥一時，殘膏賸馥，沾丐後學居多，作序以冠其首，目爲《高峰先生文集》。僕輒以狗尾續貂，抑見其不知量。然竊自喜，幸獲挹作者之風度，以降夙昔敬慕之心。況載名于末，其榮耀又何如！乾道七年正月日，左宣教郎、邵武軍軍學教授葛元隲謹序。《邵宋樓藏書志》卷八四。（楊世文校點）

全宋文卷四八七八

嚴致明

嚴致明，紹興三十年主管官告院，三十二年幹辦諸軍審計司。

諸軍所支春衣數奏

紹興三十二年二月

常歲除川陝外，諸軍支春衣二十四萬餘疋，今春止二十一萬餘疋。蓋自去冬用師，開落三萬，而隱冒不預焉。《永樂大典》卷一二九二九。（曾棗莊校點）

呂令問

呂令問，紹興三十一年高郵縣升爲高郵軍，自知高郵縣事就知高郵軍。次年，移知江陰軍。乾道二年以縱賊吏，自知峽州降兩官，鄂州居住。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九、一九九，《宋史》卷三三三《孝

宗紀》一。

乞蠲免高郵積欠等奏

紹興三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高郵縣稅戶訴霖雨連綿，衝決隄岸。乞將人戶殘零積欠并今夏折帛、當限稅役、酒店官錢，權行蠲免。《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三之一八（第六冊第五九九五頁）。（曾棗莊校點）

沈復

沈復，字得之，湖州德清（今浙江德清）人。紹興二十一年進士，官左文林郎。二十七年，以文行兼美薦，擢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歷兩浙運判、權工部侍郎兼臨安府少尹、戶部侍郎、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遷同知。議論伉直，與張說多不合，遂以資政殿大學士知荊南府，改四川宣撫使，知鎮江，移知福州，充福建安撫使。以中大夫致仕，卒諡簡肅。有文集二十卷。見《宋史》卷二〇八，《宋史翼》卷二三。

乞發糧無爲等處以聚強壯之人奏〔二〕 乾道四年四月

沿邊之民豈無強壯之人，官司無糧以給，終不能統集。欲將舒、蘄州有義倉常平等米椿留外，皆發赴無爲、廬江、巢縣等處，緩急之際給散，強壯之人有以聚之，然後可役。《宋會要輯稿》兵一之二七（第七冊第六七七頁）。

〔二〕以下二奏，上奏人原書均訛作「沈夏」。

乞所在州軍幫勘兩浙犒賞酒庫監官料錢衣賜奏 乾道八年四月

契勘犒賞庫監官降到指揮隨官序破券食錢，如收息增剩，以額錢高下立定每月添支食錢外，所有本身料錢并春冬衣賜，指揮內不曾該載。今乞將兩浙犒賞酒庫監官料錢衣賜，令所在州軍依條幫勘。內衣賜依行在激賞酒庫官體例，取會市價折錢批放，並於本所五釐錢內支給。《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七之九〇（第四冊第三六九六頁）。（以上沈治宏校點）

胡 時

胡時，乾道元年知楚州。見《宋會要輯稿》兵一三之二五。

擒獲蕭榮及徒黨疏

乾道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近有群盜蕭榮自淮北過淮劫掠淮陰縣，縱火燒官私房舍，戕殺居民。尋遣所部巡尉統兵躬帥，并勸諭忠義人追捕。蕭榮及徒黨應時擒獲。《宋會要輯稿》兵一三之五二（第七冊第六九八〇頁）。（劉文剛校點）

趙不怠

趙不怠（一一二二——一一八七），一作「不息」，字仁仲，宗室。初補保義郎，紹興二十七年進士，易左宣義郎，調婺州金華丞。歷永州通判，知開州，改成都府路轉運判官，除成都提刑，轉江西路轉運判官。尋授右監門衛大將軍、惠州防禦使、知大宗正事，進明州觀察使，陞昭慶軍承宣使。淳熙十四年卒，年六十七，贈開府儀同三司，封崇國公，謚宣簡。見葉適撰《崇國趙公行狀》（《水心集》卷二六），《宋史》

大宗正司無歲賜公使錢奏

淳熙六年三月

西南兩外宗正司皆有公使錢物，本司日前多是三公、使相知判，今係庶官換授，未有歲賜公使等錢，合行申明。《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四之一一四（第七冊第六一五六頁）。

換南班合陳請事件奏

淳熙六年六月

蒙恩特換南班，有司創置合陳請事件：一、不息係外官換授南班，格法不同，所有請給支賜，乞依累政宗官已得指揮，依舊法全給。一、西南外宗司皆有公使錢物，唯大宗正司日前多是三公使相知判，各人自有歲賜，公使等物不曾陳乞。今不息係庶官換授，若不陳請，竊慮陪費不貲。一、在法，遙郡防禦使不該差破，書表客司、抱笏殿侍蓋爲南班，依官序差破。今來不息係管宗司職事，併趁赴朝參，難以無人使令。乞逐色各特差一名。一、不息已係轉至朝奉大夫，今年初遇大禮，合該奏薦子孫一名，乞依前宗官令詔已得指揮，於文資內安排。《宋會要輯稿》崇儒一之一二（第三冊第二一六八頁）。

乞依例全給賞賜及止趁赴六參奏

淳熙九年十月

近蒙恩，特轉明州觀察使，合破書表、客司殿侍并臣合得請給，生日大禮歲賜等，乞依累降指揮，依舊全給。兼元係文官換授，所有將來遇郊奏薦，乞依已得指揮，視文臣官序奏薦。臣年六十有二，筋力浸弱，欲依累政宗官例，止令趁赴六參。《宋會要輯稿補編》第一一頁。

乞與父士圃轉官奏

淳熙十三年

今來該遇慶壽赦恩〔二〕，應宗室、宗女、宗婦年七十以上，可特轉官加封；年八十人，各更加一等官封。礙止法人依條回授。緣臣父士圃陷虜，今六十年，身在萬里，雖赦文許令回授，委與其他礙止法人不同，兼太上皇后慶壽之日，亦礙止法特轉行。《宋會要輯稿補編》第九頁。

〔二〕赦：原作「赧」，據文意改。下同。

宋中興聖德頌

乾道十年四月

臣仰惟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以聖神文武之資，受天眷命，光啓中興。迨功成三紀，思欲頤神冲粹，與天地並其長久，乃睿謨默運，斷自宸衷，親以洪圖，授之主器。今皇帝懇辭切至，淵聽莫回，欽奉慈謀，嗣承慶祚。聖繼聖，明繼明，盡道以事親，厲精以爲治，凡施仁發政，皆得於問安侍膳之餘。巍巍乎揖遜之風，孝治之美，自唐虞以來，未有盛於今日。雖宏休茂烈，國史載之，與典謨並垂，然歌頌德業，著於金石，爲千萬世不朽之傳，亦臣子歸美報上之義，詎敢以固陋辭！臣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惟天昭昭，佑我聖朝，是生光堯。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帝德罔愆。炎精中微，民心曷歸，惟帝是依。應龍之翔，於彼睢陽，赤伏呈祥。天命誕膺，紹開中興，大明昭升。群盜訖平，六合塵清，復振天聲。不戰屈人，四夷來賓，一視同仁。大德好生，善勝不爭，措刑寢兵。惟民是憂，和好乃修，撫之以柔。龜鼎既安，巋然石磐，萬國重歡。日奉慈寧，盡孝盡倫，四海儀型。宗廟爲羞，歲事郊丘，以承天休。帝籍躬耕，百穀用成，以供粢盛。會通觀時，首善京師，王化之基。多士雲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尚齒尊賢，賓禮高年，爲天下先。升彼孔堂，褒贊煌煌，雲漢爲章。細書六經，刻之堅珉，粲如日星。性天冲虛，玩好則無，惟詩與書。用損持盈，散利薄征，有孚惠心。惻怛至誠，

庶獄哀矜，罪疑惟輕。讜言如瀾，容之以寬。帝王所難。決決庭揚，去佞投荒，斷之以剛。外禦既除，邦風晏如，功成不居。乃命臨軒，以詔元元，明聽朕言。子臨兆民，三紀垂精，未能頤神。我謀允臧，遜於元良，以養壽康。惟時儲闈，天挺英姿，聖孝仁慈。其從東宮，正位九重，嗣我無窮。神器巍巍，付託得宜，朕心庶幾。儲皇懇辭，俯伏丹墀，天聽不移。申命群臣，拱如北辰，以朝搢紳。勉紹鴻圖，大賚寰區，歡聲載途。端冕凝旒，躬率公侯，問寢龍旌。恭上鴻名，輝光益新，至矣尊親。養志承顏，貢珍百蠻，以式匪頒。奉親之餘，迺及乘輿，儉德同符。明聖相因，鴻度是尊，其道盡循。總攬權綱，治具畢張，宵旰靡遑。若時登庸，稷契夔龍，同寅協恭。臨遣乘輅，詢於芻蕘，觀采風謠。晉擢名卿，賜對延英，蕃宣列城。親閱貔貅，修我戈矛，克壯皇猷。法令必行，先甲先庚，信若權衡。綜核勸懲，廉善廉能，庶績其凝。自昔繼明，尚克時忱，莫如方今。親授規模，揖遜都俞，惟唐與虞。三代以還，青史班班，求之實艱。惟我皇上，聖謨洋洋，於堯有光。惟我大君，元德升聞，協於放勳。臣子之忠，告厥成功，頌揚形容。不於其文，惟實之云，歸美是勤。夔門之山，斗星爭寒，可磨可刊。以鑱於碑，與天爲期，萬世仰之。

左朝散郎、夔州路轉運判官、兼提舉學事臣趙不惠譔。左朝奉郎、潼川府路轉運判官、兼提舉學事臣趙公碩書。左朝散大夫、直秘閣、權發遣夔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事、充夔州路兵馬都鈐轄、兼主管本路安撫司公事臣王伯庠上石。乾道十年夏四月刻。光緒《奉節縣志》卷三六。又見《四川

趙可大

趙可大（一一二二——一一八八），名伯術，以字行，太祖七世孫。監婺州蘭溪稅。紹興十八年第進士，易左從事郎、紹興府觀察推官，改婺州推官。又起爲平江軍節度推官，改湖南運幹。淳熙十五年卒，年六十八。見趙善括撰《趙運幹墓誌銘》（《應齋雜著》卷四）。

賀游瑞州

六雄應律，喜逢剛長之辰；五馬生輝，茂集大來之慶。頌聲洋溢、和氣周流。某官清映雪車，光澄月璧。黃堂晝永，運陽開陰闔之機；畫戟香凝，收時和歲豐之效。暖回寒谷，人樂熙臺。茲占雲物之祥，即見天光之近。某自慚短綫，仰贊漕冰。遙企竹符，莫遂捧觴之願；寓忱竿牘，聊存獻履之儀。末究賀悰，等祈矜照。《翰苑新書》續集卷二七。（尹波校點）

趙彥博

趙彥博，字富文，宗室，居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紹興二十一年進士。乾道三年知池州，乾道八年七月，由直秘閣除直顯謨閣，再任都大主管成都府利州等路茶事。淳熙中知寧國府。仕至權工部侍郎。知池州日編有《昭明太子事實》二卷（存）。見《直齋書錄解題》卷七，《宋會要輯稿》職官六〇之三六、職官七二之三六，周必大《題趙遜可文卷》（《文忠集》卷五一），嘉靖《武康縣志》卷八。

乞從鄂州軍民請爲岳飛建立祠宇奏

乾道五年

猥以非才，濫將使指，無補涓埃，日負素餐之責。置司適在大將屯戍之地，苟有可以褒顯忠良，激厲將帥者，義當冒聞，不敢緘默。伏睹故少保岳飛領提十萬之衆，留屯沔、鄂，紀律嚴明，秋毫無犯，捐軀徇國，有百戰百勝之勳，至今鄂州一軍士卒整肅可用者，皆飛之力也。去此已三十年，遺風餘烈，邦人不忘，繪其像而祀者，十室而九，可見忠義能感人心如此。雖蒙朝廷復其官爵，錄其子孫，而廟貌缺如，何以鼓忠義英豪之氣！今鄂州軍民見請爲飛建立祠宇，欲望朝廷下湖北轉運司及鄂州，許從衆欲，不唯少慰飛忠烈不泯之魂，亦可爲方今將帥建功立事者之勸。在於公朝，實非小補。

候指揮。《鄂國金佗續編》卷一四。

跋加封碑

乾道三年

梁昭明以聰敏孝謹之資，寬和容衆，喜怒不形於色，輔以恬淡好古之學，而又顯其慘怛惻隱之仁，赫靈千載，廟食池陽，其傳舊矣。布惠一方，民懷其德，奉祀日嚴。元祐初，始以文孝爲廟額，崇寧、大觀，洊錫侯章，逮于政和，遂加王爵，是爲英濟。蓋其施諸人者既廣，故上之報之也宜豐。厥後感應，不可縷舉。凡水旱疾疫之災，盜賊干戈之擾，銷攘救護，悉惟神是賴。紹興庚辰，今尚書、侍讀周公實領郡事，敷奏其功，加封忠顯。前年太守郎中呂公至郡，士庶爭言，以謂是封猶未足以昭其功之大，欲再增榮號。方議奏陳，公以版曹外郎召，適彥博來守是邦，謁祠告至，首知其故，又祈懇獲應如響，事迹顯著，遂申前請。渙號下頒，復加廣利。夫六字崇封，聖朝鉅典，發揚功德，於斯爲盛。今者雨暘以時，年登盜息，囹圄空虛，百姓樂業，豈非神之默相，以答國之光寵與！邦人方德王之賜，侈上之封，繫亦榮矣。然考之本史，方欲申請于朝，復神之舊號。刺史雖不敏，詎敢後焉！乾道三年八月十三日，漢東趙彥博謹記。《昭明太子事實》卷下。

銅梁山題名

淳熙二年五月

魯國趙彥博富文從元憲兄造銅梁山〔一〕，觀洞天石室。丹臺靈泉，茂林修竹之富，仙境宛然。追思周祐兄清標高致，今已隔世，恨不當日得陪杖履。周祐乃元憲仲弟，其子師美敦書樂善，予子信常與之同僚，知有子矣。是晚元憲具酒肴於洞靈之道院，道京師、陝西事，談論竝偉，袞袞可聽，吾宗之英也。元憲之子師儒、師老侍，皆孝友恭儉，克其家者。日既夕，乃歸。淳熙二年五月十三日題〔二〕。《蜀中廣記》卷一八。又見民國《合川縣志》卷三六。

〔一〕造：《合川縣志》作「遊」。

〔二〕淳熙：原作「淳祐」，時代相距太遠，當誤，據《合川縣志》改。

祈晴文

風雨爲災，方連仍而未已；蠶麥告病，至寢食之不遑。參即殊庭，仰祈福應。伏願掃群陰之作沴，融一氣以爲和。赫赫乎日出之光，常瞻天宇；熙熙然春臺之上，亟聽民謠。《昭明太子事實》卷下。

謝晴文

霖潦不止，實吏之愆。奔告有神，風去雨還。天宇澄廓，日光赫曦。麥暘而粒，蠶燥而絲。農多喜色，里沸歡聲。敢忘昭報，迄相西成！《昭明太子事實》卷下。

祈雨文

池陽爲郡，阻山帶江。今夏川流，汎溢瀕澤，畎畝固有被浸者矣。今茲亢陽，高田將致槁瘁。惟神血食此土，忍俾高下俱失有秋之望者乎？尚靳降祥，賜以甘澤。所得必多於所失，惠吏亦所以惠民。允茲忱誠，實在靈德。《昭明太子事實》卷下。

謝雨文

吏治無方，致傷和氣。神力善救，應不崇朝。遂令槁矣之苗，亟茂霈然之澤。慈惠樂施，雖不責償，肴酒至微，敢忘昭報？《昭明太子事實》卷下。

再謝雨文

爲吏而政不脩，有干和氣；遇災而神是禱，亟格殊休。鼓風雷驅旱暵之妖，興雲龍致霽霈之澤。罪寬小己，惠洽一州。顧庸虛偶爾以承流，荷崇靈每加於降祐。豈謂憐其競競勵己，雖念慮必務於勝私；察其區區愛民，今獄市粗爲之不擾。鑑臨在上，肸蠁婁臻。宣秘典畢集於緇流，展報禮用伸於丹悃。風雨調而五穀熟，公私咸賴於神釐；政教行而千里安，夙夜奉遵於邦憲。更蘄終惠，徧福斯人。

《昭明太子事實》卷下。

奉安加封祝文

春秋之褒，一字靡餘，人侈其榮，已同華袞之紆。矧惟昭代之逢，追榮顯號兮，至於不一書。惟王靈之載有，家偏方而霸國。位崇儲貳，身居貴富，而招賢講藝，下同山澤之癯儒。性行寬裕，喜愠不形於顏色；資稟孝謹，敬愛弗忘於燕居。雖事隨於世遠，德盛丹青兮久而不渝。惟池陽之士民，王眷眷如撫孤。早潦疾疫，一有禱祀，率誠於叫呼。豈英魂樂此土兮，每惠顧於閭閻，故斯民之奉王，非止於香火之奔趨。祠宇沈沈，殿寢渠渠，璇題高揭兮仰止累朝之賜，朝暉交映於金鋪。猶民心之歎

然，嗟幽光之未舒，粵陳詞而叫閭，榮出綸以賜俞。增廣利之美名，合英濟忠顯之故封兮，彝章豈曰於錙銖！錦標犀軸，奎文藻翰，褒詔璀璨於帝謨。墨妙筆精，一新題榜兮，用炳煥於靈區。茲吉日兮良辰，俯誕月之挂弧。酒旨且清，牲碩而腴。率僚佐以告虔兮，昭龍光之來疏；滋休證而以時兮，常年登而民愉。不惟扶翼守臣之政，蓋所以答明天子禮畢而恩殊也。《昭明太子事實》卷下。（以上尹波校點）

程 舟

程舟，字濟川，饒州德興（今江西德興）人。紹興二十一年進士，歷官桂陽丞。著有《雷溪文集》。與兄侗皆以文學知名，教授弟子。見雍正《江西通志》卷五〇、八八。

德興縣重建社壇記

縣大夫之職，於古爲子男。溯封建之初，畫國之百里者萬區。厥後苴茅錫壤，式表封守，后土爲社，配以稷神。迄更郡邑，通遵彝祀，因仍彌文，率協靡替。肆我皇家，申飭攸司，時修壇壝，疇敢弗虔。睠茲巖邑，立社介溪，時其或者，水出平原，汹涌澎湃，垣埒莫支。會稽桂公鼎來作宰，才猷練達，蠱敝咸飭，政化興行，禮容畢舉。自初視篆，謁社壇式，因其隳陟，勃韞念懷，既而曰：「宰

有民有社，盍尊社以福民。」乃譟日揆功，親爲規矱，僇匠庀徒，人用不擾，凡厥材食，悉費於官。內則築而置諸基，外則堵而環諸野，等其壇秩群神之叙，旁其門達四方之氣。退聽有堂，省饌有所，飲胙有位，瘞埋有坎，濩暎惟時，嚴固扃鐃。迨春秋歲事，率僚盥獻，粢醴牲幣，祝必正辭，簠簋豆籩，物皆旅實。神奠寧居，人滋羨祉，氣周和豫，歲薦豐年。僉曰惟公之德，其茂哉。實訖役于乾道之秋，堪特書以貽永久。雍正《江西通志》卷一二四。（吳洪澤校點）

魯長卿

魯長卿，紹興中嘗輯所藏《蘭亭》帖，題曰《蘭亭會妙》。按《蘭亭續考》卷一又有雪邨魯伯秀（名之茂）跋家藏本《蘭亭》，謂其先祖「龍舒府君」集《蘭亭會妙》。考周必大《左朝請大夫魯公督墓誌銘》（《文忠集》卷三二），此「龍舒府君」即魯訥之長子可簡，曾任舒州通判，舒州古又稱「龍舒」也。據此，則魯長卿當即魯可簡，長卿或爲其字，或以字行。可簡，秀州海鹽（今浙江海鹽）人，紹興十五年進士，見《至元嘉禾志》卷一五。

蘭亭會妙跋

紹興三十一年

《蘭亭楔飲叙》草，號右軍法書第一。真墨入昭陵，虞、褚輩所臨，典刑猶在，散落人間，今復數百年，鈎榻既多，真贋轉雜。濃輒過肥，纖或病瘦，偏勁露鋒，規媚傷弱，工不勝拙，當時無復見右軍大成矣。余每獲《蘭亭》，隨以入集。晚游都下，蘭若，得本於老書生云。清獻趙公少年學書，定武本，一見驚喜，取較他本，果勝不誣，遂以壓卷。魯直嘗跋《蘭亭》，有云：「摹寫或失真，肥瘦亦自成妍，要各以心會其妙處。」因題所集曰《蘭亭會妙》。紹興辛巳元夕後一日，魯長卿書。《蘭亭續

考》卷一。（吳洪澤校點）

全宋文卷四八七九

趙彥端一

趙彥端（一一二一——一一七五），字德莊，號介菴，宗室。紹興八年進士，授臨安府錢塘縣簿，改建州觀察推官，又判秀州。隆興改元，除國子監丞，遷吏部員外郎，知江州，遷右司員外郎，除江南東路計度轉運副使。尋假戶部尚書，遷太常少卿。乾道六年，以直寶文閣知建寧府。淳熙二年卒，年五十五。有文集十卷，《介菴詞》一卷（存）。見韓元吉撰《直寶文閣趙公墓誌銘》（《南澗甲乙稿》卷二一）。

賀皇帝登極表 一

天心乃眷，丕集命以無疆；火德延洪，廓大明而繼照。神靈底豫，夷夏謳歌。恭惟皇帝陛下淵懿在躬，緝熙既聖。龍姿日表，亶真人之自然；海潤星暉，流率土之陰賜。仰體倦勤之訓，赫臨傳序之光。中國之有至仁，無思不服；王者之大一統，咸與維新。肆頒作解之恩，普慰樂推之望。臣遠將德意，獲際休明。遐想風雲，莫筮攀鱗之列；尚殫雨露，少綏扶杖之氓。《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上。

賀皇帝登極表 二

乾坤助順，將臻六合之同；神聖膺期，適契千齡之會。民風闡懌，星緯清華。恭惟皇帝陛下精粹自天，英明不世。時行山立，聿增九鼎之崇；淵默雷聲，昭協六龍之序。總朕師而有命，家天下以非私。述者謂明，孝方申於養志；建其有極，福自應於丕平。臣假守外藩，欣聞殊慶。霑雷雨之作解，已荷龐鴻；想日月之末光，所嗟遲暮。《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上。

賀光堯皇帝遜位表 一

元聖憲天，誕保成功之退；重離垂象，灼知大器之安。慶浹寰區，事光載籍。恭惟太上皇帝陛下寅恭享帝，勤儉興邦。脩文於神武戡難之餘，推仁於聖孝事親之日。五帝其臣不及，久厭於煩機；三王有道之長，用開於永世。抵龜而斷，脫屣如忘。游於物初，御化人之六氣；養以天下，開壽域之萬年。臣久侍清班，最蒙簡照。望雲伊阻，益馳魏闕之心；簪筆欲前，莫厠崆峒之御。《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上。

賀光堯皇帝遜位表 二

撥亂興王，勞法宮之親事；成功與子，慶天下之得人。詔語聲聞，群情感動。中賀。恭惟太上皇帝陛下兼資勇智，獨用儉慈。澤及函生，披輿圖而坐復；馨聞上帝，致強敵以自焚。方疑晏粲之期，遽起希夷之想。乾剛立斷，離照重明。釋三紀之憂勤，壽臧攸介；形萬邦之揖遜，道德彌尊。臣昔奉清光，誤承睿獎。輶車遠駕，莫瞻汾水之遊；踦履自憐，徒發鈞天之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上。

賀天申節表

受命於天，誕啓真人之運；盛德在火，於昭炎正之時。凡屬照臨，咸知抃蹈。恭惟皇帝陛下仁參化育，孝格神明。養福祿於無疆，動惟克己；永威懷於匪茹，本不言兵。治雖始於憂勤，年自延於安樂。臣遠銜明命，阻造周行。考三輔之黃圖，初入中興之貢；祝太元之神筴，益殫上報之忠。《五百家

賀冊皇后表

天心作配，是開倪妹之祥；坤德無疆，式正象星之序。吉符龜筮，望協人神。竊以陰陽迭運則四時成，日月並照而萬物麗。塗山啓而興夏，姜嫄降而生周。故當睿智有臨之期，必有恭儉節用之助。禮斯爲重，教所由興。恭惟皇帝陛下再造丕基，系隆景命。敬脩以遠聲色，克勤以御家邦。清廟精禋，謹春秋之明薦；東朝至養，承朝夕之慈顏。丕惟輔佐之求，宜遴柔良之選。載稽故實，爰講祲儀。上遵母訓之嚴，下徇官師之請。章璽綬以備物，儼褱綸以展容。芳懿揚於椒房，高明儼乎宸極。人倫既正，風既始於《關雎》；王化攸基，時自臻於《麟趾》。臣等久蒙樂育，獲際盛明。丕顯其光，知四方之賴慶；乃占我夢，期百世之垂休。竊同遐邇之心，俯極歡愉之詠。《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中。

賀改元表

履端於始，分介壽於兩宮；謂一爲元，用同文於四表。詔音誕布，品物均歡。中賀。竊以天作高山，億萬年而不拔；龍飛白水，二百載以中興。啓佑昌辰，若稽成憲。兼舉鴻名之懿，一標鳳紀之

新。歲有虞上日之儀，王春無外；符貞觀元正之義，聖孝彌光。恭惟皇帝陛下清明在躬，勉強行道。南鄉三遜，曆數自歸；五日一朝，德教如響。體乾行而利見，觀泰象以財成。爰因卜年，明示初政。規模宏遠，聳夷夏之前聞；光訓答揚，極子孫之茂烈。臣濫宣寬大，親際休明。告以昭時，竊仰三朝之盛；授茲神筴，願占九會之期。《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下。

賀正表

帝出乎震，載更堯曆之新；斗合於寅，允協夏正之建。慶叢上日，祥應昌期。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道妙彌綸，誠贊化育。璇璣密運，天地節而四時成；玉燭均調，陰陽和而萬物得。干戈載戢，禮樂備興。皇極錫民，方順發生之令；大鈞播物，咸歸仁壽之途。臣職在守符，神馳魏闕。接千歲之統，親逢有道之長；奉九行之觴，遙慶太平之福。《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下。又見《八代四六全書》卷三。

賀籍田表

農祥晨正，調元氣於孟春；千官景從，乘時龍於千畝。肇新容典，翕受純禧。中賀。竊以祈黍稷以勸耕，共粢盛而致孝。晚周殘缺，禮不見者百年；炎漢緝熙，詔始行於三世。自時厥後，曠代僅

存。職既失於甸師，論多淆於博士。若稽治古，繫我太宗。規吉壤於朝陽，標紀元於端拱。遙追來孝，載更累聖之傳；講議洽聞，允屬中興之運。順導東郊之令，躬勤南面之尊。出種稷於掖庭，肅門閭於宮正。紺轅黛耜，駐天步於青城；華蓋金根，旋日輪於黃道。神靈降格，樂奏洽和。迄成貴賤之班，式懋耕耘之勸。恭惟皇帝陛下敦修大本，蒐舉懿文。斲揉教民，世仰神農之聖；餞賓分命，人知堯舜之心。於昭親率之誠，益顯太平之盛。臣拘縻外守，阻望清光。播穀惟時，遐想載芟之什；力田可舉，願賡宣布之詩。《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上。

賀壽聖太上皇后冊尊號牋

肇新綱典，欽薦鴻名。仰符宸極之尊，增厚坤元之載。禮成中禁，歡動寰區。中賀。蓋聞以天下養者，務極於推崇；使聖人壽者，爰深於愛戴。天心所命，人欲必從。恭惟壽聖太上皇后殿下維德是行，以慈爲寶。有開文定，實占渭水之祥；尚友西真，方侍瑤池之御。揚洪輝於玉檢，效靈瑞於龜圖。流周召儉勤之風，介黃老清靜之福。永同臨照，燕及雲來。某久被明恩，親逢殊慶。莫踵及庭之賀，徒傾方嶽之呼。《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中。

車駕親征起居表

靈旗杓指，誕揚北伐之威；戎輅天臨，式慰中原之望。儼百神而受職，拱方岳以來朝。恭惟皇帝陛下淵嘿坐謀，乾綱立斷。神武不殺，初何意於勇功；天罰恭行，實有開於駿命。敵爲不道，古所未聞。久敷德以示懷，終阻兵而棄信。詔聲厥罪，人奮其忠。方三捷以系傳，宜一征而底定。舉上郡元封之役，親屈帝尊；踵澶淵景德之行，用光祖武。清塵所扇，時雨自霑。臣猥假藩符，阻陪羈勒。仰民獻十夫之翼，雖愧壯圖；晞太平一士之功，猶知謹守。《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中。又見《八代四六全書》卷三。

車駕回鑾起居表

皇威烜赫，方望幸於中原；聖孝寅恭，暫歸誠於清廟。民有雲霓之慶，師無霜露之勞。恭惟皇帝陛下開濟艱難，圖維久大。尚勤寶儉，來天佑於清躬；惡殺好生，養國祚之元氣。昌期將啓，勅敵自平。時乘六龍，淮海風動；日闢百里，豪傑景從。適愆祀以言還，因薦勳而飲至。格於藝祖，聊收虞狩之常；作我上京，終復漢家之舊。臣義均國體，喜若己功。簪橐坐疏，雖愧甘泉之從；衣冠未挂，

猶瞻清渭之朝。《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中。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一，《八代四六全書》卷三。

進銀表

雷風鼓舞，方丕冒於海隅；玉帛會同，盍將歸於宰旅。前件物名標貢品，事列獻程。受祿於天，雖無倫而富有；朝宗於海，抑善下以成能。《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下。

慰國哀上皇帝表

訃傳朔守，痛極天倫。餘澤深長，函靈摧慕。中慰。孝慈淵聖皇帝生知勤儉，體備仁明。出履多艱，蓋天時而非人事；有開再造，繫聖德之在民心。愴赤水以忘歸，望烏號而無所。恭惟皇帝陛下瞻思積久，傷怛過宜。雖愛自因心，遠紹孔懷之念；而功光傳序，足歆如在之靈。少抑至情，以福方夏。臣無任。《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上。

措置饒信二郡賑濟事宜奏

乾道五年四月

臣等近恭奉御筆處分，以饒、信二郡嘗有水患，令臣等協力應辦，儲蓄賑濟。臣等措置，將信州合起赴建康府大軍米一萬五千石截留椿管，及將合起赴鎮江府米二萬碩內，將一萬碩就便椿管，將一萬碩往饒州準備支使。今饒州知府黃玠劄子，稱雖蒙提刑司撥到義倉米六千八百餘碩，不了一月賑糶之數。乞備申朝廷，於椿留米內支撥二萬碩，添助賑糶。臣等照得饒州合發上供米斛除椿留外，尚有合起赴行在米一萬一千九百六十碩，臣等除已一面遂急行下饒州，於內先次取撥一萬碩，量度市直，減價賑糶外，候信州起到米一萬石，却行拘收，理充合起之數。兼慮信州亦有似此闕食去處，臣等已行下信州，取撥米五千碩，依此減價賑糶去訖。所有饒州前後椿留米四萬碩，欲乞早降指揮，許再撥一萬碩，更令接續賑糶。《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八之六六（第七冊第六二八六頁）。又見同書食貨五八之六（第六冊第五八二四頁），《宋會要輯稿補編》第五九五頁。

乞蠲免建寧府身丁錢奏

乾道九年七月

生子孫而殺之者，法禁非不嚴備。間有違者，蓋民貧累衆，無力贍給，年方至丁，復有輸納身丁

之患。臣自到任，首行曉諭，貧乏之家生子，許經府驗實，支錢米給濟。尚慮細民貧困，未能不至犯法。乞將本府七縣人户身丁錢，自今後並與蠲免。《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六之一一（第七冊第六二一—三頁）。又見同書食貨一二之一九（第六冊第五〇—一七頁）。

賀蔡吏書啓

伏審益簡清衷，晉疏華渚。冠聯兩禁，繼嘉祐之祖風；總職四銓，舉元豐之帝典。輿情允協，瑰望愈隆。竊以八座貴而非賢莫居，實亞機衡之任；六卿備而各率其屬，首嚴銓總之司。唯已試之效，則流品自分；必久次之英，則號名乃正。眷焉甚重，允也才難。恭惟吏部尚書粵學家傳，懿文古作。早膺妙注，徧歷要塗。擢貳版曹，著元和之國計；越居選部，揚行儉之能名。果遷常伯之尊，益致本朝之重。尚書之爲喉舌，寢具師瞻；執政之猶股肱，佇顓國秉。某猥參漕指，逖聽除音。莫陪賓客之趨，曷勝寤寐之喜！《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〇。

賀何內翰啓

恭被德音，入都內相。導承禁密，仰機政之與存；左右宴私，喜正人之愈近。具頒異數，增重斯

文。惟大德可以格君心之非，惟有言可以鼓天下之動。粵自古兼收於能事，蓋衆賢各致其所長。若乃廟上盡規，補日月於無過；由中作命，渙雷風於有孚。非屬異才，未聞專美。恭惟某官正容悟物，盛飾入朝。追配先猷，猶觀要妙；長雄多士，徒出緒餘。自感會於主知，以責難爲己任。諫藁雖聞於旋削，聖功自睹於又新。方將丕冒華夷，諭之德意，責成將相，飾以訓詞。遠追三代之風，茂輯一王之典。更資鴻筆，用暢玉音。某久列下交，欣聞盛事。宮商相應，識元氣於黃鐘；台輔所纏，想榮光於華旦。《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一。

賀金給事啓

命出昕朝，寵陞夕拜。處正臣於禁密，仰公道之開明。恭惟某官德盛照鄰，學高經世。早登軒陛，兩極忠良之誠；退託江湖，一無懼悶之色。偉修明之業立，締晚遇以彌深。乃眷容臺，適更鉅典。配禮文之變，以義起而不疑；致孝饗之嚴，自親推而益著。煥然制作，屬我老成。惟時青瑣之選，實待黃門之用。轉圜有道，坐知天意之回；反汗無嫌，更覺王言之大。某曩由省戶，獲望履絢。想鸞注之高翔，自憐倦翼；附龍門而不可朽，敢有遐心？《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一。

賀集賢楊修撰啓

竊以待詔承明之庭，漢得人而爲盛；脩書麗正之殿，唐置使以甚雄。故子雲以詞賦擅名，燕文以史筆自任。迄今官司未改，祿秩彌優。公宴舉觴，禮均四輔；禁門通籍，地接千廬。自非學洞縑緗，識參《繫》、《象》，博物幾乎子產，屬文似於相如，即何以記三篋之書，諸儒嘆伏，獻四巡之頌，當寧嘉稱？允屬宗工，式光俊選。某官治行尤異，秉心塞淵。體大雅以成文，蹈中庸之爲德。朱紘疏越，宛有正聲；玉水方流，自懷至寶。由計偕而旅進，乃藉甚以馳稱。紫庭亟睹於決科，黃綬旋聞於隨牒。刺奸南部，載宣懸棒之威；求瘼番禺，益勵酌泉之操。適討論於邦典，仍幹掌於關征。聚貨殖於五都，米鹽斯劇；考質文於三代，綿蕝居多。俄慷慨以上書，果深嚴而召試。平津第一，諒博極於天人；江夏無雙，且恣觀於圖史。顧亨途之伊始，實輿議之攸歸。矧瀛洲列仙之殊庭，群玉上帝之冊府。昔者金泥石檢，嘗草東封之儀；縹帙芸籤，重定開元之目。今天孫候翠華之幸，屋壁藏科斗之書。必將講故事於乾坤，聿修典禮；訪遺編於汲冢，大備闕文。罄竭誠明，彌縫職業。苟非鴻碩，曷副疇咨！某忝預宗盟，並荷堂構。二惠敢期於競爽，萬石徒喜於不衰。側聽寵榮，幾至忤舞。幸同蘭蕙，誠臭味之靡殊；願比葛藟，庶本根之攸庇。豈期撝抑，先賜華牋！亟惠顧之所臨，但佩服而無斲。《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一。又見《啓雋類函》卷三五。

賀侯中丞啓

顯膺帝制，肅振朝綱。輟從大諫之聯，付以執法之任。德賢居要，惟衆同歡。恭惟某官受才高明，履行純固。道無少貶，有孟氏之責難；言欲必行，若晏嬰之獻可。會逢熙旦，服在近途。當雷霆之至威，補日月之無過。名聲藉甚，風烈挺然。果繇衆正之開，更賴一臺之理。上以衡持於國是，下焉繩糾於官邪。說行如流，毋廢沃心之益；義形於色，潛消落膽之姦。方隆九鼎之安，佇席三槐之拜。某遠銜明命，久蔭餘波。雕鶚橫秋，但聳藩籬之望；山林伏猛，庶全藜藿之生。永言欣愉，實倍倫等。《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一。又見《八代四六全書》卷九，《啓雋類函》卷六〇。

賀陳察院啓

伏審顯膺親擢，越躍要途。宸眷益隆，尚需於綿歷；臺儀方振，更藉於推彈。雖從橐之小稽，亦朝紳之共慶。竊以負全才者正須歷試，將大任者不必驟遷。且南宮箋翰之曹，昔例陞於四禁；而四府閱詳之職，近多進於六聯。豈其魁傑於等倫，顧未飛騰於華邃。蓋九重總攬，方沙汰於江湖；謂三院峻雄，可動搖於山岳。正資彈劾，少屈回翔。恭惟察院蘊藉醇深，規模閎遠。榜中龍虎，英名早冠於

諸儒；簡上風霜，威望肅繩於群辟。是使朝廷之增重，豈惟蘭閣之有光！金鑄鼎而察神姦，力持正論；雨作霖而蘇歲旱，行贊大謀。某夙侍光符，欣傳華渚。地靈人傑，已肩慶曆之名賢；墨妙筆精，孰繼徂徠之嘉頌！《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二。

賀凌吏侍啓

顯膺帝制，進擢天官。正臣來歸，識者相慶。恭惟某官學該邃古，文冠清流。退以潔身，自養經綸之用；進而論事，不知富貴之榮。一違軒陛之嚴，屢最藩宣之課。道不容而乃大，名輔實而益高。與夫自葉流根，遠借四方之助；曷若以人爲鑑，近承三接之光。果奉賜環，遂膺簪筆。君子在內，自然表著之尊；大匠掄才，當出銓衡之外。某論交有素，聞命增歡。江海寢疏，分隔文昌之步；雲龍方際，佇霑霖雨之私。《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三。

賀嚴司業啓

疇咨中宸，典頒成均。教學爲先，蓋京師諸夏之根本；誨人不倦，惟儒官四海之淵源。清議攸歸，輿情胥抃。恭惟某官稟資渾厚，體道精深。迪知九德之純，言斯可法；貫穿六經之奧，傳所未

聞。比紬冊府之書，旋訂容臺之禮。討論故典，聿觀四部之新；顯設寢儀，不待百年之久。乃眷賢關之重，載惟雋望之求。時方君子之大來，天俾斯文之未喪。矧當漢室橋門之盛，久虛周官師氏之尊。崇化厲賢，將啓太平之兆；回心向道，固非俗吏之能。佇承正助之臨，嗣有得輿之慶。某論交獨晚，伏芘方深。仰喜陽公，告諸生之忠孝；居慚蜀守，除弟子之更繇。莫陪賓賀之慶，徒結神馳之念。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四。

賀沈尉啓

伏審擬自銓曹，掾于巖邑。協佐鳴絃之化，式資綵棒之威。先聲既傳，公議允屬。恭惟仙尉學士根經種學，貫道締章。中蘊氣以浩然，外騰聲而籍甚。盍積登于儒館，猶須試于尉曹。吏隱吳門，尚晦子真之德；盜奔晉國，已收士會之功。某猥服冷曹，嘗欵英概。欣尚依于華蔭，愧預枉于珍函。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四。

謝太守薦舉啓 一

浮湛宦牒，久絕意於清流；洒埽門牆，忽盜名於上客。餘光所被，善類知歸。伏念某愚不通今，

拙而嗜古。百世而下，莫究聖人之大全；中年以來，不堪世路之多故。簿書汨沒，師友散亡。驚短髮之既華，悼初心其已遠。覩從煩劇，尤失故常。當民敝財殫，爲方今之公患；政苛斂急，豈學者之安行。故嘗取予於權宜，不盡拘攣於文法。苟少紓於罷俗，亦何愛于微躬。所幸仁主大明，日月其照。我公盛德，父兄乃心。用能三歲之間，或致一毫之效。然塵埃不可以薰沐，拜起甚慚于步趨。舉瓢而酌天漿，坐嘆星辰之遠；比屋而聞人籟，益知耳目之卑。謂當黜而外之，豈曰從之游者。惟時指授，不愛巧雕。出五色於探囊，既將脫其毛骨；捐千金於敝帚，又復借以齒牙。豈徒了于二生，固足施於後世。此蓋伏遇某官道存長育，業懋經綸。世爲儒者之宗，故常恐斯文之墜地；身任天下之重，故陰求當代之遺材。有如妄庸，何以稱塞！某敢不洗心矯節，俛首下風？補劓息黥，舍治人而治己；淪肌浹髓，持報國以報公。《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五。又見《八代四六全書》卷一二，《啓雋類函》卷九八。

謝太守薦舉啓 二

群趨旅進，官微尺寸之功；衆棄獨收，事絕尋常之表。羈窮增氣，寒素懷歸。伏念某名在腐儒，初無長技。挾策於前輩彫零之後，彈冠於殊鄉轉徙之餘。老將至以徒勤，祿既浮而不愧。逝從散地，漸歸宿于夷途；敢託上交，自銜媒於當世。矧陪下走，驟望餘光。無簿書米鹽以奔走後先，有贈勞宴賄以勞費左右。曾是品題之誤，得諸拜起之初。略後生之無聞，謂孺子之可教。采葑采菲，草芥已

微；如山如河，塵露奚補。深惟志士之報德，坐恐餘生之後時。若爲推揚，重以論薦。言非俗好，難語於通人；文與氣衰，詎追於作者？然而少學雖陋，而粗耻於無用；孤宦已卑，而竊期于盡誠。使之少間貧病之憂，有如過聽妄庸之意。尚思扶義，不敢愛身。悼此志之久違，爲已知之一發。此蓋伏遇某官長民尚德，憂國思賢。身任九流之銓衡，各極器能之用；經爲萬乘之師友，兼收章句之長。下賓榻於塵埃，訪遺賢於江海。求之太廣，濫者或居。某敢不益信所聞，力鞭其後？豈惟進退，視爲主於遠臣；尚謹始終，用能施於後世。《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五。

謝太守薦舉啓 三

乘流浪出，猥參幕下之游；旅進冥行，庸覲坐中之識。上臣所志，末俗以驚。伏念某妄讀父書，失師吏道。江海之送日月，多病與衰；雞豚以燕春秋，久閒而廢。維此羈宦，出于濫窮。輕千里而謁來，留二年而忘去。遶樹三匝，其孰聽于悲吟；賜璧一雙，敢自徼于異遇。方輻蓋鼎來之日，聞道途相慶之謠。謂平生先德而後刑，且家世拙身而下士。私竊自幸，庶幾少安。不意交游有及姓名之賤，乃于官府遂忘形迹之拘。重遲而不以爲媿媮，造次而能照其悃悞。至于賓諸尊俎之側，雜以詩書之娛。聆高詠于胡床，還素風于太始。雍容文物，主人何媿於湖南；尚想風流，下客如升于東閣。慨附麗之既晚，顧遭逢之已榮。敢以私恩，更污公舉？蓋前輩與人而必舉，而大賢樂義以無窮。使之假翼

而冲霄，猶將市骨而得駿。此蓋伏遇某官清而不撓，大以有容。愛善如愛厥民，知人如知其政。包涵九德，心期一代之英材；進退百僚，手傳先生之能事。眷主知之益厚，繫士氣之方增。有若妄庸，何以稱塞！某敢不冥心信古，刻意好修？裏章服以自矜，竊起彈冠之念；望山林而告語，共希曳履之光。《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五。

謝薦舉啓 一

三年去國，從學官簿領之書；千里推賢，辱宗袞陽秋之字。雖異姓古人之爲後，然成材今日之居多。特屈公言，豈非高誼。惟汪氏蟬聯之緒，出軒皇派別之餘。壽等神仙，祠伯有魚龍之號；名聞軍旅，聖人書社稷之功。遙遙譜牒之相傳，沒沒衣冠之不振。雖更晉、魏之遠，莫廁崔、盧之間。敢期自附一代之英髦，猶幸上同百年之鼻祖。間生賢德，膺運半千。坐使衰宗，去天尺五。瓜瓞已興于嗣歲，豫章方託于深根。非無他人，未足知己。矧何並及君公之貴，而謝莊從康樂之遊。宜其臭味之同，借以齒牙之重。幸雖至矣，誠豈偶然。如某者天與冥頑，人誰料理。但欲陸沈於州縣，未嘗鉤致于聲名。一命江湖，無蚍蜉蟻子之援；窮年書史，有螻蛄鳳皇之嘲。中因俗駕之回，益嘆儒冠之誤。政恐墜緒，安能亢宗。敢倚門闌，投爲子姓。力推寒士以報國，且喜富家之有人。天生五材，非聖賢而曷用；河潤九里，資宗族以爲多。此蓋伏遇某官經術宏深，人倫高妙。青天白日，誰不仰于清明；

璞玉渾金，終莫名於器用。出入興賢之省，始終當宁之知。依菁莪樂育之時，爲巖石具瞻之地。豈獨林宗之好士，借之聲光；因知祐甫之無私，多其親舊。深憂謫薄，難稱生成。某敢不持此銘心，永爲鏤腑。酬國士品題之賜，附名家閥閱之光。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五。又見《八代四六全書》卷一二，
《宋四六選》卷一八。

謝薦舉啓 二

官分縣社，初乏吏能；書奏公車，驟膺名薦。荷恩增愧，撫己爲榮。伏念某魯鈍少文，木愚乏警。志有丘園之素，氣無湖海之豪。慕君子有所不爲，知古人未嘗乏仕。猥驅俗駕，濫綴官曹。拄頰愛山，未忘餘習；折腰爲米，已負初心。試綰銅章，謬臨花縣。鳴琴不韻，製錦空傷。政拙催科，考宜書於下下；誰先傾倒，人每見其平平。疲駑絕意於騰驤，散木無心於琢削。豈謂提衡之鑑，誤加推轂之私。此蓋伏遇某官盛德表時，淵謨經國。宏才優於剗劇，厚性足以鎮浮。允爲世臣，卓備賢業。權衡士類，冰鑑人才。錄箕斗之虛名，采菲葑之下體。縱毛錐之脫穎，許由瑟以升堂。致此凡庸，亦加品目。功借風雷之便，將化龍梭；律調金石之音，旁資牛鐸。某者敢不勉以未至，尊其所聞？上答己知，下逃官謗。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五。又見《八代四六全書》卷一二，《啓雋類函》卷九二、一〇四。

全宋文卷四八八〇

趙彥端 二

謝黃漕貽書啓

竊以弱歲趨風，竊仰鳳笙之瑞；窮途漫仕，密瞻斗牛之輝。雖拜塵已後于吏民，而遺愛尚存于草木。屬此米鹽之賤，缺然鉛槧之修。辱雲翰之遽臨，望星輶而若厲。粲然華袞，固多褒寵之榮；炯若明珠，殆有暗投之累。靜言倒置，過示尊謙。徒內訟之靡遑，亦中藏之無斂。恭惟某官宏猷不器，盛德有容。政出神明，緣以儒先之術；論關治忽，形于國士之風。自膺當宁之知，久寄外臺之重。以平日澄清之志，宣明時寬大之書。廉以律貪，吏有望風而解去；取而知予，民無益賦而用饒。宛彼大江之南，沛然君子之澤。方權綱之獨攬，繫雄俊之彙征。考厥官能，孰若潁川之第一；表于朝著，正須江夏之無雙。宜有詔音，以從民望。某非才自棄，多難早衰。沉埋州縣之勞，已忘歲月；俛仰門牆之舊，有愧姓名。顧方復絕于天淵，不敢進儕于賓客。豈圖宏度，尚軫孤蹤。慨然金蘭之思，溢于筆墨。

之外。倒陳遵之牘，知不遇于衆人；曳鄒陽之裾，端自期于後日。餘暑謝去，新涼未歸。願宣六氣之和，以導百神之祉。《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一。

赴任上知宗啓

支封悠緬，莫脩子姓之恭；宦牒推遷，乃邇宗藩之重。指牛車而夙駕，仰星鉞以載兢。豈無他人，適有天幸。恭惟某官生知忠孝，氣稟神明。屬近且尊，劉向嘗參於國論；才高而敏，陳思獨擅於文盟。早見器於內朝，久服勤於周衛。簡素靡論於餘習，燕安不見於惰容。乃眷老成，用都屬籍。珣戈十乘，爰開督府之雄；盤石四維，式視陪京之舊。粵自表儀之正，益知信厚之敦。猗蘭增奕葉之芳，若木擁十枝之秀。戚疏並建，大賢方倚於宗師；福祿同休，公子盍歸於魏闕。某學雖爲善，智不亢身。流俗殊鄉，早負五陵之氣；低徊短豆，晚慚千里之駒。敢持綿蕞之微，自綴洪柯之末。惟茲遇合，實厭平生。三族具依，竊願霑於河潤；諸姬未遠，猶思誦於棠華。嗣歲且興，清闕有相。益戒襟靈之御，以迎戩穀之餘。《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三。

赴任與職官啓

功能無取，輒自試於附庸；號令所從，竊願承於僚首。敢忘愚分，用請下風。伏惟某官杞梓良材，珪璋令器。文章華國，聊遊戲於江湖；術業康時，姑剗材於州縣。乃眷吏民之慶，會逢賓主之賢。大袞褒衣，信美風流之厚；坐嘯畫諾，傳聞謠誦之驪。當公道之甚夷，適最書之連上。近而交薦，大有特招。某早以書生，寢汙吏籍。四方浪走，莫遂一塵之安；千里謁來，實爲一徑之計。惟是林巢之寄，尚繫河潤之餘。渤海既清，坐恐水衡之召；陽山雖陋，或瞻從事之臨。《五百家播芳大全文

粹》卷四四。

幹官與交代啓

河梁語別，莫追談笑之餘；海角宦遊，乃出步趨之後。雖崎嶇無足道者，然會合殆非偶然。恭惟交代某官天與宏才，家傳奧學。幕中之辦，仰岑、范之有聲；天下之平，信于、張之得助。比借東都之重，暫陪駟馬之行。吞舟之魚，陰有資於漏網；函牛之鼎，行見取於和羹。某早並官曹，復聯姻契。逮捧更書之寵，益知交際之親。却行以及前人，自憐末路；長跪而讀尺素，如接勝游。喜愧兼

深，書言曷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五。

宰與交代啓

蚤歲論交，嘗出英游之後；窮途爲米，復承善政之餘。仰止芳塵，居深愧色。恭惟某官受才卓爾，育德粹然。門地清高，親戚自爲於師友；吏能超越，教條不出於詩書。光華久接於星輶，惠養姑臨於花縣。退之山水之樂，自得於倦游；元亮絃歌之風，蓋成於餘事。方最書之列上，適賢路之鼎開。當陪名臣，亟取虛位。某猥持弱植，獲請下風。千里興思，久隔關河之夢；五雲灑翰，忽生懷袖之光。惟時遭逢，又過疇昔。將取典刑之自，不徒文字之間。却行而及前人，可笑不量之力；策足而登要路，實同所去之思。《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五。

起居鹽使啓

繡衣直指，有嚴攬轡之行；弩矢前驅，獨後望塵之謁。占皇華之下燭，偃風化以增勤。恭惟某官天爵崇高，卿才偉秀。據經論事，蓋七相五公之傳；貫道立言，皆三代兩漢之作。自拔茅而連茹，爰盛飾以入朝。直弦恥比于曲鉤，方枘果乖于員鑿。三仕三已，非吾黨之戚欣；一死一生，與善人而進

退。逮群陰之殄弭，偕衆正以來歸。歲寒灼見于後凋，盡日對揚于三接。方欣賈誼道宣室之鬼神，豈意宗元違尚書之牋奏。嘆虎豹憎人之遽，偉風雷孚號之新。任山甫以將明，初未嫌于內外；議李愔之彊富，實有繫于本根。少慰江湖之心，遄膺廊廟之拜。某陸沈末路，山仰大名。早愧巫醫，未適師傅之願；晚從章服，徒興俗狀之嗟。維昔先君，獲承汎愛。撫歲年其既遠，悵門戶之寢衰。東里方孤，正賴威嚴之霽；山公猶在，不知意氣之頻。首夏恢台，雄臺清簡。願後將于德履，用俯答于輿情。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七。

回檢法啓

貴名赫奕，久願列于下風；羈宦浮游，敢自期于方駕。從游有地，慕用增懷。恭惟某官體被中和，才周果藝。勤勞州縣，不邀當世之知；練習憲章，多傳通儒之議。比簡平反之望，出陪直指之行。紙上深文，快埽煩苛之弊；毫端陰德，自爲富貴之符。某猥以窮途，將承餘映。倦游半世，方嗟舊事之空；妙札五雲，竊喜新知之厚。永言感抃，曷罄敷陳。《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八。

回王都監啓

聞風嚮往，久馳胡粵之心；爲米竭來，乃近芝蘭之臭。事雖邂逅，榮過平生。伏惟某官智略通明，才猷敏劭。策勳書劍，不孤烈士之壯心；游意壺歌，未覺將軍之好武。久鬱中權之選，猶分外府之師。羅節制于萬營，雖借爪牙之衛；注安危于三柄，佇聞鞶鼓之思。某猥以妄庸，獲依光潤。顧心言之未抒，辱口占之已先。不善操刀，將發旁觀之笑；相逢傾蓋，尚期忠告之私。《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

卷四八。

回李監稅啓

乃者辱枉華軒，況臨敝邑。謙謙君子之德，先以書辭；戀戀故人之情，溢于眉宇。佩金蘭之罔替，愧藥餌之莫陳。別去向新，瞻依如昨。伏惟某官學深奧閫，行踵前修。蕭育才能，寔傳名世之緒；王忱雋望，雅有外家之風。久專翰墨之場，小試舟車之算。致層臺于覆簣，發游刃于新硎。好賢若緇衣，方仰清門之盛；舉士于筦庫，矧當公道之行。某託契自先，聞風甚美。常恨登門之晚，豈期游宦之同。綵衣絃然，尚想德星之聚；練冠沲若，何勝風樹之悲！庶相與以盡心，用無忘于永好。

回監稅啓

倦游書劍，飽聞奇士之風；漫仕江湖，適奉末塗之契。幸非自意，喜至忘言。伏惟某官胄出故家，學該益友。浮湛世俗，不卑筦庫之勞；跌宕功名，竊笑儒冠之誤。方弛張之並用，雖隱側以無遺。有如從者之淹，實鬱輿人之誦。佇期類舉，往取壯圖。某猥以妄庸，將承光潤。顧心言之未抒，辱口占之已先。多病早衰，永嘆蒹葭之倚；平生久要，庶幾草木之同。《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八。

代賀李戶侍啓〔二〕

趣承天詔，還貳地官。雖佐王五教之敷，人由求舊；而去國期年之久，命則維新。宿望來歸，輿情胥悅。某官學根經術，政號吏師。勤勞百爲，而忠不辭難；酬酢萬變，而事無遺慮。布宣寬大，仲山久擅於將明；操制羸虛，劉晏蓋知於取予。屬時底治，爲國遠圖。顧世業壞爲兼并，未能復古；然仁政必自經界，宜以御今。將令阡陌之餘，坐獲井田之制。逮茲再舉，遂睹一新。考均出於周官，既符令典；拜富民之漢相，即慶成功。某遠總轉輸，欣聞渙汗。車煩馬怠，莫收外府之饒；貫朽粟陳，

徒仰大農之盛。依歸之始，欽詠奚殫！《永樂大典》卷七三〇四。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三。

〔二〕此篇《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三作沈德和撰，當是趙彥端代沈德和所撰。

籍田賀太師啓

光輔聖躬，肇開帝籍。雖九功叙禹，皆導民務本之心；而庶事備周，緊論道經邦之力。迄成懿典，允賴宗臣。竊稽千畝之上儀，罕偶一時之亨會。文帝舉於蕭、曹既遠之後，太宗行於房、杜未相之前。禮粗講而少經綸，論或淆而無折衷。矧由多故，寢逸舊章。上有務農重穀之誠，靡遑於暇給；下有力穡服田之意，每害於流亡。寂寥載芟之詩，曠絕甸師之職。五谷熟而民人育，昔莫保於小康；元首明而股肱良。今乃觀於能事。增光累聖，貽訓四方。共惟某官福被生靈，功存社稷。享天心以德之有，舉明主以三代之隆。爰當文治之期，肆奉親耕之詔。齊宮御事，謹太史之先時；龜卜告謀，叶孟春之元日。對威顏於南面，導法駕於東郊。醴假無言，既奉承於明薦；肅雝顯相，式冠映於群工。而況總攝使名，進共御末。奏函在史，追加禮於乾元；勞酒班朝，首殊勳於太極。君臣盡道，今古絕儔。某久託陶鈞，屬違表著。獻安仁之賦，敢妄意於昔人；述子淵之辭，但馳情於善頌。《永樂大典》

卷九一七。

謝太守游工部賀生日啓〔二〕

男子桑弧，方勳《蓼莪》之感；外孫齋白，遽蒙華藻之褒。挹郡將之謙光，增塵氓之賁飾。恭惟某官氣鍾清淑，學極淵源。惟派接乎考亭洙泗之波，況心傳乎受齋伊洛之脉。胸襟錦繡，允爲岳牧之詞人；欬唾珠璣，亶謂文章之太守。宜《白雪》《陽春》之寡和，有朱絃清廟之遺音。節對菊英，許共餐于初度；行吟桂粟，俾覓藥於長生。腆矣贈言，偉哉高誼。某襲藏笥篋，寫入宮商。雖家乏雪兒，莫稱黃堂之曲；然市多墨客，競傳樂府之腔。摧謝采深，敷宣罔既。《翰苑新書》續集卷四二。又見《宋四六選》卷一八。

〔二〕按此文作者，《翰苑新書》署作「趙制機」（「制機」即制置使司機宜文字之簡稱），《宋四六選》直署作「趙彥端」。然文中有「惟派接乎考亭洙泗之波，況心傳乎受齋伊洛之脉」之語，按「考亭」即朱熹，「受齋」即游九功，二人皆晚於趙彥端，本文似不當爲趙彥端作，恐趙制機別是一人。今仍屬之趙彥端，俟考。

跋昭陵親札

乾道八年二月

臣幼時嘗幸睹仁宗皇帝賜許國文靖公剪髭親札，竊嘆君臣始終之際如此。然自天聖訖慶曆年間，雲漢之光燭門楣，宜視寶文所儲之富，臣生晚不獲睹也。而聞諸長者許公能任重，斷大事，多人所難言者，蓋古社稷之臣。方契丹動謀疆場，時議欲遷都洛陽，公獨屹然，請建都大名，示脩景德濟河之典，自茲爲漢北門，中國賴之，不徒爲尋盟而已也。臣今所讀一編，蓋付北事者，湯之於伊尹，何以過此！敢再拜識之，而歸其書福建漕臣元孫企中。乾道八年二月七日，具官臣彥端謹書。《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一〇。

廣濟新倉記

乾道五年

上臨御之六年，中都之倉廩實，乃始建豐儲倉，著粟百萬。然議者猶謂宜倣古實邊之意，藏之外便。時天官貳卿史公正志躬獻納，而彥端掾公府，皆與聞之。未幾公出鎮建康，彥端亦將漕江東，踵至焉。會秋上熟，其糶二十，幾以病農。公乃推前議，大出庫錢，斂而藏之，以均本末，成先備，而廩人病委積之無所也，以告。蓋昔之爲倉者三，曰廣濟，曰常平，曰大軍，綿亘錯峙，凡百有條楹，

自他郡視之，可謂壯矣。惟帝之別都，天下勁兵良馬在焉，歲之經入，無慮數十萬斛，漕江而下者，舳艫數千里。方其流衍坌集，雖佛廬寶傳爲之充仞，而阜棧之供，有至于露積者。然古帝王之居也，其廩廩之制，宜雄盛閎博，後世可考，而圖記獨稱吳苑倉在苑城內，于晉爲太倉，餘無聞焉。苑城，今都城也。以當時運漕推之，于廣濟爲近，皆距城之西偏，外薄于江，中則秦淮注焉。轉漕之利，古今蓋同之。于是因廣濟之北徹故官治，又告于大將，從旁軍營得地，凡百有一十丈，爲屋八十有四楹，度受粟五十萬斛。高明曠夷，深厚固嚴，輸者不勞，守者易力。然儲材于素，市工以直，農不去野，商不辟塗，斧斤齊和，丹堊絢煥，故新相臨，迴出其表。中役有沉筏舉于江，莫之主名，取而用之，既巨且良，民懷不擾，益以歎異。始于乾道四年秋九月戊辰，冬十有二月甲寅乃告成焉。公偉人也，其在朝廷，嘗爲上陳天下大計，上命坐，反復酬聽，率漏下十數刻。其輟公之來，固不專於奉法令，剽煩劇，然適疆場無事，而獄訟、簿書之屬，又廓廓無定著，故得以其餘力，爲一方長久之圖。自城池邑屋，細大畢舉，茲其一也。公早生慷慨，不治財，及在官，則毅然如他人之私。方天子以恭儉先天下，乃者郡國以潦聞者衆，既優其復除，又從而賑廩之，而太倉之富自若也。公之境人食三鬴，亦蠲其入十三。蓋君臣之間，以儉登濟者如此。夫道上德意而采方國之風者，使人職也。故並記之，以昭示來者，俾知富國之道自儉始。五年春三月辛未，左朝請郎、直顯謨閣、權發遣江南東路計度轉運副使公事趙彥端記。左朝奉郎、新差權通判楚州軍州、主管學事、賜緋魚袋杜易書並題額。

《景定建康志》卷二三。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五一六。

趙南夫硯銘

其溫如文君之容也，其堅如平君之衷也。是惟我伯氏之寶，傳之無窮。《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〇九。

宋民望霜鍾琴銘

衆兮之望，夫誰主也，化爲五音之聲也，語也。彼彈我應，竟何所也。試嘗謂子罷琴而袖手，或者蓋有所取也。《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〇九。

三省祭楊信王文

四七之際，雲雷以屯。真人出焉，帝命聿新。何以畀之，是生虎臣。維四三公，莫與之倫。顯允信王，實久實親。始焉鷹揚，其動疑神。晚而山立，所擔自賓。海無揚波，邊靡游塵。玉帶貂蟬，日朝紫宸。光明便蕃，兩宮則均。周廬巖巖，我法是遵；長淮茫茫，我策是因。凡士大夫，多素拊循。

逝焉可贖，人百其身。惟帝念功，殊典具臻。錫之山川，王爵用真。金匱石室，凌煙麒麟。匪賁其私，皇威允振。乃眷三世，其忠其純。不顯在茲，尚啓後人。惟時政路，素接車茵。悼賢憂國，有涕盈衿。嗚呼哀哉，尚享！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五。

祭李提刑文

嗚呼！道之不明，崇僞黜真。名教所繫，時維德人。我觀德人，既久益新。居爲孝門，出爲正臣。如車斯轍，如竹斯筠。蔽之一言，以直徇身。公之合族，視疏若親。孰寒孰飢，孰爲婚姻。間關異縣，三族以仁。其樂愉愉，忘憂與貧。公之從仕，澹然無因。丁年擢秀，白首逢辰。乃心王室，乃兵乃民。其容蹇蹇，不愧于神。懦夫以起，薄夫以淳。景短意長，有悲莫伸。我客于公，裾履未塵。是瞻啓處，私顰竊呻。豈期大故，近出數旬。易簀了如，有化非淪。恨公遠矣，妙理莫詢。跪茲菲奠，苦涕盈巾。嗚呼哀哉，尚享！

宋刻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八。

路祭李提刑文

嗚呼！邇公之來，赤帷輝輝；今公之去，丹旐依依。突不黔炊，馬不解轡。密雲不雨，如此歲

飢。彼美漳南，公居如歸。去之十年，臨以繡衣。民曰吾公，慈我匪威。或者老焉，郊園水磯。孰知俯仰，弔慶已非。江空風哀，行路所欷。矧我賓僚，夙仰音徽。一觴致輟，忍與公違。尚享！宋刻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八。

祭方簽判文

嗚呼公乎！魁梧挺特，宜貴而不壽也；直諒精明，宜用而不偶也。車攻馬良，竟奚首也。豈人皆然，天獨否也。嗟惟我曹，公所友也。以官爲僚，或先後也。去我而南，未云久也。秋風登臨，記携手也。舉白大呼，倒觴酒也。神豪氣振，衰照醜也。視公松筠，我蒲柳也。寧知別袂，古今剖也。嗚呼公乎！合散消息，殤猶耆也。賢子懿孫，庶不朽也。尉公平生，可無負也。濤江沄沄，望莫扣也。有悲孰紳，薦此缶也。尚享！清鈔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三八。

祭秦宣州文

衆萬之生，變化而嬗。有炳其靈，則匪偶然。惟山之松，維淵之龍。豈不一氣，英異所鍾。赫赫宗臣，出于建業。公其伯氏，唐棣之曄。火德紹明，賢雋並奮。公雖勳閥，才以自進。蚤更鴻漸，晚

乃魚躍。以德以言，于臺于閣。勸講清燕，紬理祕功。掌我帝制，光于典墳。出入十年，功盛業茂。甘泉之游，四國之守。名聞在人，匪夔伊臯。歸視其家，匪蕭伊曹。往鎮于宣，實股肱郡。天子曰：嘻，予以自近。相彼大邦，莫如湖樂。顯庸惟舊，遺愛如昨。公拜稽首，登車有光。蔽芾之陰，未移甘棠。泃泃秦淮，我桑我榆。盍歸乎來，先人之廬。父老歌呼，賀者接迹。壺漿未陳，乃薦藥石。嗟湖之人，思哺思乳。豈伊密雲，而嗇之雨。鱗鱗朱幡，孰總其惟；央央旆旌，孰丹其旗。閱我畫錦，冥爾夜臺。不知其榮，歎爲此哀。世曰公仁，宜大而久。鼎鉉之華，乃見身後。天不可問，道之將衰。一鑑云亡，百身何追。某銜恩未報，待見則疏。抱其沉恨，滯此海隅。公歸于天，神元不在。千里一觴，寓此永嘅。嗚呼尚享！傳校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八。

焚黃祭考君文

維乾道八年歲次壬辰九月丁卯朔二十九日乙未，男具位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先考中奉之靈。天下之願欲，有富貴者不能致，而孤窮之人或得之。世稱仕宦曰去墳墓，而古人所記，以過家上冢爲榮。今者某以刺史章守松楸者二年，而疊蒙上恩，寵加其先，得以綸告親奉于神明，誠富貴者未必有，而孤兒之幸，一時所慕焉者也。秕然之政，粗寡怨尤，樵牧之虞，可以不戒。惟是音容益遠，掃祭無期，哀涕颯然，肝腸俱裂。嗚呼，尚享！《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九。

遷葬母祭文〔二〕

嗚呼！諸孤不孝，早失母慈。時方亂餘，父仕不偶。江城藁葬，旋踵去之。兒雖稚童，寧不知痛。日夜望父，壽考顯榮。十有三年，薦罹大故。父素清峻，兒官又卑。弟呼妹號，墮彼閩嶠。葬雖兒事，力惟他人。西望母喪，不敢言祔。飲此沉恨，天地有窮。惟禍之延，譬彼烈火。死威莫救，生窮無歸。凜凜十年，神怒始息。嫁娶宦學，稍爲生人。兒宰是邦，與民相樂。退而可老，乃營母宮。逮茲告遷，兒亦白首。獲申自力，始終服勞。諸孤四方，不能咸集。兒獨最幸，蒙上哀憐。載以輶車，歸爲母寵。親郊之慶，父升卿班。母貴如之，綸誥鼎至。積善之報，匪我後人。惟兒兄弟，視母如在。或仕或處，實爲一家。護持松楸，罔敢怠失。母也安止，寧知兒孤。嗚呼哀哉，尚饗！《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三。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九。

〔二〕《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九闕作者名，惟《永樂大典》署「趙德莊」，姑從之。

遷葬祖母祭文

嗚呼！盛衰之理，其不可常哉，其可悲也哉，某嘗忍言之。方我太夫人之康寧也，慈祥之化，熙怡恬愉。子孫同年，擢第而歸。男書女絲，內外盈室。旨甘滫瀡，抱其曾孫。時節出遊，扳輿爭持。升堂上壽，賜觴累十。自憶平生，每常如此，曾不知其樂也。及其衰也，太夫人不待耄而卒，父僅免喪，賫志以歿。少者壯者，相繼淪亡。十年之間，零落殆盡。于是生有不能養，而死有不得葬者矣。尚其幸者，太夫人親享其盛之樂，而不知其衰之悲也。邈焉佛廬，非神所安。祭拜掃除，不具而缺。歲時霜露，肺肝如焚。蓋又十年而後，某遭時簡拔，稍建門戶，諸孫宦學，粗有成立，乃克襄大事于今茲。山川清華，有桂有松，靈車孔安，姻族畢至。而某蒙上哀眷，實持使者之節以來，行路咨嗟，且吊且慶，庶幾乎曩者之盛矣！神靈在上，喜耶悲耶？顧我諸孤，弗復思耶？冥冥終古，逝若斯耶！嗚呼哀哉，尚享！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九。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三。

祭劉樞密母夫人卓氏文

嗚呼！公輔之門，其華弈弈。何以相之，風自火出。展如夫人，秉是懿德。象服焜煌，以宜家

國。厥初百兩，既富以吉。曷佐于中，勳在王室。慶積而流，前事有述。養以大亨，名冠樞極。孰下有年，維孝乃秩。孰不有初，盍觀其卒。歲陰之窮，原野蕭瑟。胡不吉行，丹旒翼翼。斯哀斯榮，閭里動色。有酒載途，肴豆伊苾。維我假守，縻是簪紱。一奠之誠，以代執紼。嗚呼哀哉，尚享！《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〇一。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〇。

上元祈安設醮青詞

都會之地，民物至繁；習俗之愚，閭里多罪。爰以三元之首，率時衆志之新。伏願戶識孝慈，人知忠厚。五風十雨，有來九扈之祥；萬歲千秋，以永六龍之慶。《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三。

謁夫子廟祝文

古者有大政事，必出於學，今亡矣，特以養士而已。然羣邑之吏，始至者必先見於先聖先師，越三日又見焉，然而退而從政，示人有所本也。某不佞而學徒也，其敢叛去，以不循其本？尚饗！《五

鄉飲釋奠夫子廟祝文

洪惟聖王，丕闡文教，揆時制禮，有合於鄉校。肆我附庸，欽率令典。齒德在次，爵洗在榮。毋敢慢爭，以瀆五行。一獻之禮，因先厥誠。《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三。

辭夫子廟祝文

某不佞，獲從卿大夫、士釋菜奠飲於先聖先師之宮，蓋三春且秋矣。內不及己，外不及民，先友漆雕開之所畏也，而某蹈之。雖幸而免其顛泚，如朝聞夕死，尚鞭其後。敢昧以拜。《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三。

辭學祝文

不量學力，妄意爲人。名虛祿浮，禍疾沔作。知難而去，神鑑所臨。尚抱遺經，以全晚節。《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三。

謁先聖祝文

歲比不登，民食二鬴。天子憂之，申命老臣，以脩荒政。惟先聖有言，「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某敢不思！所以均而安之者，以無忘先聖之訓，而奉天子之詔。其尚克鑑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三。

謁諸廟祝文

凡天下郡邑帝以神，而君以吏，非使之食斯土，咸以爲民也。然神嘗聰明正直，而吏不能皆賢，故民欽事神，久而益信，而有時乎患苦吏之不速去也。某不佞，不能賢，何以使民不患苦而欲去哉？神尚實相之。尚饗。《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四。

辭諸廟祝文

某猥以政學，於茲三年。行實不修，俗弊而莫之化也；財用不充，民貧而莫之緩也。水旱流行，

有以爲神羞，而牲酒瘠酸，無以爲神報也。不罪不疾，登茲解歸，敢不重拜？《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四。

辭廟祝文

行義不振，無以事神。以病丐閒，歸老丘壑。某不肖之責粗塞，而人之仰神無窮。尚俾斯民，永依正直。《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四。

重修北山趙侯廟祝文

越人尚鬼而信巫，巫益誕，鬼益淫，則金錢爭趨，棟宇翼如。有若神之聰明正直，不驚動禍福之，則廟像圯然而不顧，神能容而安之，神之所以爲神也與！茲以辰良，欽以丹堊，以奉神之賢，以示民之正，以毋墮天子之命祀。敢告。《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四。

諸廟禱雨祝文

某聞之，趨事之時之謂知，遂物之成之謂仁。今吾邑之田粒者穎然，而秀者茂然矣，神之膏之膚寸之潤，漏刻之功也。若夫桔槔之時既絕焉，粒者將失其穎，秀者將失其茂，汪且濊者將即於枯。神之知仁，其必不然，故敢以告。尚享！《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五。

謝雨祝文

雲同霰集，若雪而雨，南土之常也；風雲相持，乍離乍合，陰不勝陽也。破屯爲解，以興嗣歲，神降之祥也；奮雷乘之，有干時令，吏治之無良也。懷神之惠，畏神之威，不敢自強也；維春之祺，賴神無窮，薦此椒漿也。《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五。

祈雪祝文

歲久不雨，和氣不效，比一再雨，人以爲祥也，而某輒以雪請，豈易然哉！以神之神，苟曰氣應

一噓吸之間耳，及茲未春，猶足以瑞此邦人之望，而非吏之能也。神勿遲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五。

謝雪祝文

閩嶺之南，率數載乃一雪，山川之神蓋難之。而某之凡，何足以請也。乃者妄意焉。蒙神之靈，自戊午至戊辰，開陰闔陽，寒氣乃踵，至再雨且三日，而四山之雪積如也。載惟我民，以耕以畦，無有休息，某其敢怠忽，以忘神之休！不腆酒肴，何以稱報，尚享！《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五。

宴平江太守樂語

清香凝寢，方需幕府之開；紫氣度關，暫屈牙樯之駐。吏民快睹，城郭生輝。恭惟某官名冠時髦，才標國棟。相門有相，妙傳經濟之文；仁者安仁，藹著中和之政。一節勤勞之終始，十年進退之雍容。偉論精深，每前宣室之席；高情邁往，屢壓承明之廬。乃眷無門，實今畿輔。輟侍臣之密綴，峻閣老之清班。景星夜明，分野有慶。膏雨時至，民物具蘇。勝遊還付于詞人，坐嘯復從于雅志。江湖如畫，雲日既秋。香徑傳呼，榮何如於畫錦；金庭清淨，氣已召於春臺。某官仰瞻鄰寶之依，俯念

門闌之舊。肅延玉趾，爰實羽觴。倚巖桂于風簷，埽井梧于月地。新歌百轉，妙舞七盤。主稱千金，喜厚歲寒之託；河潤九里，恐聆暮召之還。某等叨列賤工，親逢盛事。願技能之無取，係欣幸之有餘。上奉台階，敢陳口號。

翩翩鵠首下皇州，凜凜虹旌照碧油。紫綬金章香案吏，紅柑白藕洞庭秋。地靈自昔翔鸞鳳，風化從今及馬牛。他日定知三節峻，良辰姑爲一樽留。《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〇。又見《宋四六

選》卷二四。

錢沈宰樂語

暄風暖景，方欣雛雉之鳴；碧草綠波，忽報飛鳧之引。兒童知戀，草木含悽。顧蕞爾以自憐，念翩然而莫駐。恭惟某官名流第一，間氣無雙。雖蟠雲夢于胸中，猶鬱麒麟於地上。時和頌美，曾桃李之無言；吏退詩成，信江山之無助。逮春華之三變，方聖政之一新。民願借而報文，課當遷而奏可。車輪四角，徒多輟卧之思；軺傳一封，其若賜環之召。某官肅故交于新好，啓華宴于芳辰。撫嘉植以賦角弓，聽鳴嚶而思伐木。歌翻金縷，悵花霧之冥冥；醉倒玉山，怨星輝之耿耿。某等叨持薄技，幸列下陳。上奉清歡，敢獻口號。

琵琶洲上百花開，半是河陽手自栽。試問解龜朝帝去，幾時持節爲民來。江山賴有詩千軸，

父老寧無酒一杯。寒食從今不數日，邦人唯恐詔音催。《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〇。又見《宋四六選》卷二四。

餞沈卿樂語

山川效祉，有來膏雨之和；象緯宣精，歸止慶霄之舊。借留不遂，遺愛若何。敢賡五袴之歌，少致千金之壽。恭惟某官珪璋粹美，冰鑑澄清。宣布德音，積有神明之望；雍容朝著，養成經濟之才。眷此甌閩，兩迂符節。威令飈馳于流馬，光風日轉于甘棠。謝守詩名，自覺長城之重；曹公相業，不妨醇酎之傾。乃御秋風，爰還帝所。雖鳴玉鏘金而計國，抑登山臨水以愁予。懷哉我民，何以報德。交代某官肅陳高宴，欸接勝遊。酒累十觴，增重金蘭之契；日移三丈，坐觀桃李之陰。遠追錦製之相因，近想鵷行之共集。實子孫之永好，爲父老之美談。某等名在賤工，目茲盛事。輒陳俚語，上侑清歡。

秋入閩山等一州，泉甘竹美鳳凰遊。詩書舊說常丞相，文字今知沈隱侯。寒菊未霜尤可薦，衰蘭薄暮不勝愁。主人莫忘南來水，乞與恩波日夜流。《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〇。（以上尹波校點）

全宋文卷四八八一

查 籥

查籥，字元章，海陵（今江蘇泰州）人。紹興二十一年進士。二十九年除秘書省正字，歷官左奉議郎、直秘閣、充江淮東西路宣撫使司參議軍事。乾道中爲戶部郎中、總領四川財賦司，擢太府少卿兼國史院編修官。七年，坐折總領所支錢物失實，降知台州，淳熙初特與追復朝散郎。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一之五四、七六之二三、選舉三四之一二，《南宋館閣錄》卷八。

乞復置屬官一員差往金州幹當僉聽職事奏

乾道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金州屯駐官兵，歲計幫支錢糧數目浩瀚，緣相去遙遠，本所屬官元差置主管文字幹辦公事各二員，準備差遣、差使各一員，昨準指揮裁減主管文字一員，準備差遣、差使各一員。今欲於元裁減屬官三員內復置一員，差往金州幹當僉聽職事。《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一之五四（第四冊第三一九三頁）。

乞依例支降度牒奏

乾道四年正月

臣契勘本司贍軍歲計，自紹興三十一年軍興後，增招兵馬溢額數多，用度日廣，別無科降，止是侵那管庫椿積，逐急應副，今亦殆盡。近準朝廷立定兵額，按月所添請受，并無指準。又有因功轉官，添加請給。今年係有閏年分，闕數甚多，兼川路諸州內有旱傷〔一〕，米價踴貴，比去年尤爲闕乏。欲望照累政總領官體例，給降度牒五千道出賣，拘收價錢，庶幾補助歲計支用。《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一之五四（第四冊第三一九三頁）。

〔一〕兼：原作「無」，據文意改。

牽馬官兵賞錢合於契稅錢內支給奏

乾道四年正月

前宣撫吳璘起發進馬，係於諸軍入隊馬內摘揀發赴行在，即不係買馬起發。其牽馬官兵，該賞一半折資錢，合於契稅錢內支給。《宋會要輯稿》兵二五之一六（第八冊第七二〇八頁）。

乞集漕臣會算四川財賦所入之數奏

乾道四年二月

近降指揮，四川總領所應干收支科降錢物，令虞允文措置施行。欲乞令虞允文集四路漕臣各一員，同臣就宣撫司會算四川見今財賦所入之數，對立養兵多寡之額，使兵食民賦出入相當，庶幾軍用贍足，免以匱乏頻瀆天聽，實爲久遠之計。《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一之五五（第四冊第三一九四頁）。

乞權復四川總領所幹辦公事一員奏

乾道六年九月

本所贍軍諸酒庫，每歲趁息浩瀚，乞權復幹辦公事一員，任滿仍不差替人。《宋會要輯稿》食貨二一之九（第六冊第五一四八頁）。

論勘合錢比舊增重狀

左承議郎、直秘閣、權成都府路轉運判官臣查籥狀奏。臣聞天下之利，取之若甚微，而所害爲甚大，行之若始易，而其患將無窮。此一方休戚之所係，明主之所宜深思，而分牧養之憂，任耳目之寄

者，所當具以實聞，不可默默坐視而不恤也。臣伏見乾道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聖旨：「依臣僚所奏：『諸路州縣受納人戶二稅等，每鈔收勘合朱墨錢三十文。今欲每貫、石、匹、兩以上，隨數收勘合朱墨錢，比舊却減作二十文。依舊作總制錢，每季起發赴左藏西庫。其下戶錢不成伯，米麥不成斗，紬絹不成尺，絲綿不及兩者，並免收納，庶得優潤下戶。』付戶部施行。」臣竊以爲自外而觀之，嚮也取數三十，而今也減爲二十；嚮也畸零減半，而今也畸零盡蠲。可謂美意，此陛下之所知也。訂其實而議之，嚮也三十，蓋以鈔計；今也雖減爲二十，而自錢之及貫者，帛之及匹者，米斛之及石者，物之及兩者，皆出之矣。是陽爲減之，其實陰加而取之也。且所謂下戶賦入雖微，錢之不及佰者能幾？帛之不及尺者能幾？物之不及兩者能幾？米麥之不及斗者能幾？是所謂優潤者十無二三，而所裒取者常至於數百千萬。所取名爲減十，而所增者多至於數百千倍；雖名爲優潤下戶，其實中下戶重罹其困也。如此曲折，陛下豈能盡知之哉？且勘合之名，與頭子錢取義不同。頭子錢本起於除陌錢，此已爲唐末五代之弊法，本朝因循不能改。然舊法止於一十三錢，至紹興十一年增至四十三錢，乾道元年十月又增一十三錢，今四川州縣出納，每貫實出五十六錢矣。所謂勘合錢者，初因宣和間講議司措置，令人戶從便寫鈔旁，輸納官庫，謂之合同印記錢。至紹興四年，爲軍興用度隨宜措置，改作勘合錢，令人戶輸納稅賦，將寫到文鈔，每副收納勘合錢三十文。以此觀之，是頭子錢因貫陌而除，勘合錢因鈔旁而出，其制名之意各有所本。今尚以每鈔取之爲未足，而必於每貫、每石、每匹、每兩加微文而取之，則併頭子錢之數，每貫爲取七十六錢矣。且以成都一路計之，一歲賦入總爲三千萬有奇，若用

今日所增勘合之數，當爲六十萬緡。而新增頭子錢一出入之數，又爲七十八萬緡。一歲額外出納之數，又不知幾倍於此。以四路計之，其數甚夥。蜀民困於供億四十餘年，凋弊之極，惟望息肩，蓋亦數有以聞于陛下者矣。聖意惻然，軫念遠方，屢詔有司議減虛額，方懼無以仰稱寬恤之意，今乃無故增賦以百萬計，又非一時取之而已也。自今以始，永永無極，陛下視民如傷，保民如子，亦安可不少留聖念乎？方無事之時，宜愛養民力，以備緩急，則一旦取之而民不怨，力不傷。今邊鄙無虞，而巧作名目，重爲掊歛，使邦本先蹙，非計之善也。且兩稅之外，又有所謂田契稅錢者。民間典賣田宅，每貫輸四十錢，此舊法也。今每貫增至百錢矣，又加頭子五十六錢，勘合二十錢。若民之田宅有直萬緡者，是當出契稅錢一千緡，又當出頭子錢五百六十緡。勘合舊作一鈔，爲錢三十，今又增二百緡而後可也。富民見其租入之薄，不足以償費，則必至於不肯典買。貧民爲富民之所要，則雖欲易其產業而不可得，其害又有不可勝言者矣。昔有唐太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矣。恭惟陛下臨御以來，恭儉節用，遠法舜禹，區區太宗，何足擬倫。特以經費不足，誠有不得已於其間。又見臣寮所奏，比舊爲減，且有一「優潤下戶」之言，故聖意因以爲可行耳。陛下深居法宮之中，雖明燭萬里，勤勞庶務，苟非中外執奏，陛下亦何從知之？此臣所謂司耳目之寄，分牧養之職，不敢默默以負陛下者也。自古巧於征利者，必其於小焉者取之，使百姓莫覺莫悟。斯蓋聾瞽天下之術，而曾不知害王道，傷國體，莫此爲甚。唐武后將造浮屠大像，度費數百萬，詔天下僧日施一錢

助之，狄仁傑猶諫以爲不可。況使天下之民輸官之物，貫、石、匹、兩增賦二十錢，以爲經久可行之利乎？伏望陛下斷自宸衷，特詔寢罷今來指揮，更不施行。仍依紹興九年四月十九日指揮，每鈔收納勘合錢三十文，一半應副四川大軍支用，一半作總制起發，則蜀民凋瘵之餘，復有更生之望矣。《新安文獻志》卷四。

書簡一

籥皇恐頓首再拜上啓知府朝議台座：餘寒尚力，伏惟坐鎮雅俗，神人贊相，台候萬福。籥謹奉啓承記史。不宣。籥皇恐頓首再拜上啓。《宋人佚簡》卷二。

書簡二

籥皇恐頓首再拜上啓：籥前者嘗具劄子附來使，諒塵台視。稍稽嗣問，豈勝馳嚮之勤。氣候未齊，不審邇辰台履復何似？更幾上爲眷注，少嗇至和，以須嚴召。籥皇恐頓首再拜上啓。《宋人佚簡》卷二。

書簡三

籥皇恐頓首再拜上啓：籥叨承恩除，寓直內閣。自顧庸淺，初未有裨贊之效，第深愧仄。尚賴眷炤，時有以警悔，俾逃於戾，不貲之賜也。籥皇恐頓首再拜上啓。《宋人佚簡》卷二。

書簡四

籥皇恐頓首再拜：三陽類進，一氣潛回，惟賢哲之對時，宜神明之薦祉。籥限茲官守，阻陪賀賓，引領黃堂，第深善頌。籥皇恐頓首再拜。《宋人佚簡》卷二。

書簡五

籥皇恐再拜：籥自蒙誤恩，日積愧懼。伏辱遠況緘翰，長牋疊幅，贊喜備至。仰認謙眷，感刻亡量。短啓聊叙區區之誠，伏幾台覽。籥皇恐頓首再拜。《宋人佚簡》卷二。

書簡 六

籥僭易拜問台閔仙眷：伏惟茂集春祺。籥僭易拜問。《宋人佚簡》卷二。

書簡 七

籥頓首再拜：建業有委，幸望寵諭。籥頓首再拜。《宋人佚簡》卷二。

書簡 八

籥啓：孟春猶寒，伏惟知府朝議台候動止萬福。籥即日蒙恩，不審邇日台用何似？未由參觀，伏乞上爲廟朝精調寢餼，倍保台重。籥下情無任祝頌之至。謹奉啓起居。不宣。謹啓。正月日，左奉議郎、新除直祕閣、江淮東西路宣撫使司參議軍事查籥啓知府朝議台座。謹空。《宋人佚簡》卷二。

書簡九

左奉議郎、直秘閣、充江淮東西路宣撫使司參議軍事查籥缺書林之直，遽玷誤恩。惟揣分以非宜，實罔功之是懼。伏念籥性天甚陋，材地匪優。妄意業文，昧煎膠續弦之妙；推心行古，無造車合轍之功。既險阻之備嘗，宜嶽崎而可笑。奉真祠之香火，狎瀕海之樵漁。久分棄捐，忽叨辟召。掾非三語，詎能析理而造微；謀乏六奇，何以折缺榮光之下逮。撫瑣質以奚勝？梁苑賦詩，已慚右席。蓬山抱槩，更愧英游。伏惟知府朝議心跡兩奇，富彊之績，據津塗而推轂，廓陂量以納污。遂令綿薄之姿，預被階升之缺。《宋人佚簡》卷二。

書簡一〇

缺珍題之先及。玩詳於再，感懌交深。伏惟知府、朝議毓德粹全，負材宏博。踐揚事任之久，顯著勞庸之多，輟自使華，來紆缺人門皆冠。觀風近甸，共推飛輓之勞；缺寵。籥辱知既厚，賴芘方深，顧謝牘之未遑，荷□□□□□。靈珀拾芥，敢云氣類之相從；美玉在山，庶幾草木之兼潤。致於感作，曷罄敷宣。謹奉啓謝。伏惟台慈俯賜照察。不宣。謹啓。正月日，左奉議郎、直秘閣、充江淮

東西路宣撫使司參議軍事查籥啓。《宋人佚簡》卷二。

跋徐常侍篆書

徐常侍此書，蓋與鐵鉤鎖同法。一時君臣以藝相高，遂具入能品，惜其不以此心法治國耳。隆二四七，海陵查籥書。《書畫鑑影》卷三，清同治十年利津李氏刻本。

杜御史莘老行狀

公諱莘老，字起莘，姓杜氏，其先京兆杜陵人。唐工部郎甫自蜀如衡湘，其子宗文、宗武實從。宗文子復還蜀，居眉之青神，自號東山翁。東山翁生禮，舉明經，爲僖宗諫官。禮生詳。詳生晏，景福中第進士，官至侍御史。公於御史，八世孫也。曾祖澤民，考輔世，皆潛光不仕，而儒業謹禮，世爲鄉黨所敬。考以公累贈右奉議郎，妣師氏贈恭人。公幼穎秀，不好弄。未冠，知力學。時黨禁嚴，天下學者一本臨川，凡蘇氏文，仆碑削札無遺，公獨藏去，誦習不變，一時名勝多器重之。宕渠守石翼以師禮延致，乃自眉徙居恭之江津中〔二〕。紹興十年進士及第，以道遠爲親憂，免赴朝廷對，賜同進士出身，授梁山學官。隸業者隨其材分皆有得，乃合而言曰：「學廩不繼，居亡以久，願輸家餘爲

之。」緡二千二百有奇，公乃市田六百畝，且簿正舊入，食益饒，自遠至者甚衆。繼遭內外艱，執喪有聞。二十五年，秦檜死，魏良臣參大政，天子厲精，收還威柄，召用四方人材。公方授珍州學官，慨然曰：「茲非吾時乎？」遂疏天下利病上之，良臣大悅，薦于上，爲禮、兵部主管架閣文字。明年七月，彗見東方，上避正朝，減秩膳，詔群下極言闕失。公奏封章，以爲：「彗，斲氣所生，歷考史牒，多爲兵兆。國家爲民息兵，而將驕卒惰，軍政不肅，今因天戒以修人事，思患預防，無急於此。」因指陳時事十弊，展盡無所諱。時應詔者衆，上悉以付後省，命精擇第而上之。衆議以公爲首，於是進秩一階，制有「言尤鯁亮，切中事情」之語。遷敕令所刪定官，修書以十數。至刑部斷例尤精審，有疑則反覆奏請，必惟其當，同列皆服其盡心。二十八年，改京秩，主太常寺簿，兼籍田司，尋除博士。千畝皆上腴，而歲取甚寡，耕者行賕以爭射。吏每於歲首步頃田，視賕之薄厚爲予奪。疆畝所接皆苦之，至是舉故事請度田，公曰：「是無盈縮，安用度？」乃立表大書於四境，且籍耕者賦。耕田有定數，吏縮手不得肆。旁近民感悅，至今賴之。時虜謀叛盟，邊備未敕，公因論對言狀，且曰：「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上稱善再三。公叙感遇，上曰：「卿意親，朕知卿忠赤。」皇太后升遐，國朝典秩自南渡後多有司記省，至恤章又諱不錄。園陵事嚴，每有疑議，院吏皆拱手，公行古議，從容裁定。大斂前一日，宰相遽召公赴堂曰：「有旨問含玉之制。」公曰：「禮院故事所不載，以《周禮·典瑞》鄭玄所注製之，其可。」因立具奏，上覽之曰：「是真禮官也。」虞祭，或謂上哀勞，欲以宰相行事，主議者甚力，公曰：「古今無是比。」卒正之。今天子爲建王，爲皇太子，公討論在

奉常二年，所值皆大典禮，無一不當其物者。遷祕書丞，面謝，又論江淮守備，上曰：「卿有言必及此，憂國深矣。」權吏部員外郎。右選小使臣舊不出闕，吏間取而鬻之，在選數百人，遠客寒窘無所訴。公始命榜闕，使曉然以次就注。三十一年，擢監察御史，在職三月，遷殿中侍御史，上曰：「以卿忠直，不畏強禦，故有此授，自是用卿矣。」虜使至，傳欽宗凶問，請淮漢地，且索大臣書，辭慢甚。上知其寒盟，赫然決策親征。公奏疏開廣上心，其要謂：「善御天下者，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無事深憂，所以豫備；有事不懼，所以濟功。今虜欺天背盟，政陛下待以不懼之時。願繼自今，益以剛大爲心，勿以小利鈍，爲異議所搖，諛言所惰，則人心有所恃而士氣振矣。」因上四事：一、用建炎詔書，不限早暮，延見大臣及侍從，謀議國事；二、申勅侍從、臺諫、監司、守臣，遴舉可用之才；三、虜情雖叵測，然趣我使期，宜以時遣使，曲在彼；四、車駕既謀順動，則留鑰所付宜須擇重臣。又言：「藝祖簡諸道兵補禁衛，訓閱精整，故方鎮讐服，莫敢有異心。今親征有期，而熊、虎兩司班直親兵纔五千餘人，羸老居半，至有不能介冑者，乞亟留聖慮。」皆施行。朝命郡縣籍民爲兵，爲守望相助之計。淮南獨選丁壯，欲涅其手面，從大軍役使，民駭而逃。公言虜未至而先毆吾民，非計。請令兵民止聽郡縣官節制，征役無出鄉，淮民乃定。上嘗問蜀事，公奏曰：「茶馬司舊用右選擇州兵護馬而東，未始乏事。比歲三衙自遣御前軍取之，二歲一往返，用四千四百人，皆精甲。方事之遽，疲禁兵於道路，誠可惜。」上曰：「卿爲國計，周悉乃爾，甚愜朕意。近諭宰相，如卿與虞允文、唐文若、馬騏才皆可用。」公頓首謝，誓展竭以報國。虜報益急，公言：「鄂帥田師中老而貪，士卒

怨，偏裨不服，臨敵恐誤國事。虜造舟海濱，積全齊之甲，其謀不淺。宜命海道諸將募死士爲禁劫之計。」上從公言，召師中奪其兵，遣李保趣東海。其後漢沔諸將得自奮，所向皆捷，李寶戰膠西，竟以火攻勝。上出內庫錢十七萬賜出戍士大夫，公言：「諸軍負回易子錢甚夥，例償以月廩。不先除此弊，緡出禁帑，入將帥私室矣。」上悟，悉除軍債，士拜賜和舞，人百其勇。虜數道入寇，淮、楚、蜀諸軍迎戰，皆報捷，公奏曰：「兵有重輕，有奇正。彼分道先入者，皆牽制之兵。諸將貪小利，不相爲援，則重兵所向，難支矣。昔夏竦謂元昊犯邊，豈能四路俱來？必擇一道併兵而入，請詔四路，凡有警，互相檄報，分兵策應援。昭陵從之，西賊始困。政今日事也。」上即令都堂以此徧諭諸將。蜀軍克秦州，方事進討，公慮乏軍食，奏曰：「按籍蜀常平義倉，爲石者六十有二萬，乞權令漕臣覈實，聽緩急移運。」有旨割付四川計臣。有司用紹興七年巡幸故事辦嚴，公曰：「今親征與曩日事異，宜悉從簡，以幸所遇郡縣。」上曰：「此行中宮及內人不往，止與建王行，令徧識諸將。雖朕服用，亦自省約。」公官中都久，知公論之所予奪，其爲姦蠹者，皆得其根本脉絡，嘗歎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所畏，姑言其次，是欺其心，不敬其君者也。」及任言責，被異眷，極言無隱，取衆所素指目者，悉擊去之。帶御器械劉炎筦禁中市易，通北賈，大爲姦利。一日見公，輒及朝政，語狂悖，公具疏聞，上即罷斥，監嘉州稅。淮南轉運副使王柁素結宦寺，居官簞簞不飭，大吏率觀望不能按。公因其擾民，且妄言請兵，劾罷之。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受命使虜，已而辭行，公再彈奏，謫居筠州。幸鑿王繼先怙寵干法，富埒公室，子弟直延閣，通朝籍，姻戚黨友莫非貴游，徹民屋以廣第

舍，僭擬禁廷，別業外帑殆徧畿甸，雖秦氏顓政無顧忌，宰相結納。數十年間，未有敢搖之者。自聞邊警，日輦重寶歸吳興，爲避賊計。公上疏數十罪，上曰：「初以太后餌其藥，稍假恩寵，不謂小人驕橫乃爾。」公曰：「繼先之罪，擢髮不足數。今臣所奏，其大凡耳。」上作而曰：「有恩無威，有賞無罰，雖堯舜不能治天下。」於是羈置繼先福州，子孫皆勒停，撤寺院生祠數十。所掠取良家子爲奴婢者百數，並還其家。臨安內外田宅貨貨，悉拘籍，以千萬計，天下稱快焉。虜兵臨江，中外惴恐，無固志。內侍張去僞取御馬院西兵二百人，髡其頂髮，都人異之，口語騰沸。公彈治，上疑其未審，公執奏不已，竟罷去，爲御馬院致其仕，以所髡西兵隸殿前司，乃曰：「吾責塞矣。」遂請補外。初，公入臺，有貴戚侵奪民田，州縣弗能正。民懷牒自椽杙其手以訴，臺吏皆却立日語，公送棘寺驗治，卒直之。陳俊卿自副端爲兵部貳卿，求去甚力。公因奏事，從容曰：「人材實難，況多事之際，如俊卿輩，今在論思之地，必有補益。」上以爲然。其抑強扶弱，愛惜善類，皆此類也。十一月，除直顯謨閣、知遂寧軍府事。給事中金安節封還制書，改除司農少卿。時邊遽日至，公勉就職。頃之，虜酋斃。公遂力請，竟拜前授。朝士祖道都門，以詩文稱述者百餘人，都人至今以爲美談。雖宿衛武夫，府寺賤隸，誦說前朝骨鯁敢言，必曰杜御史也。公爲郡崇教化，謹科斂，待官屬以禮，御胥吏以嚴，聽斷明審，人不敢欺。未期月政成，父老群至，諸司借留，提點刑獄何騏、宣諭使王之望皆奏公課績爲諸郡最。上受內禪，公著三議以進，曰定國是，曰修內政，曰養根本，理切而事該，殆無一語虛設。未幾寢疾，以隆興二年六月八日卒于正寢，享年五十有八。自迪功郎累遷至承議郎，賜五品服。

上閥閱，應遷朝奉郎，命下，不及拜。提點刑獄何逢原、轉運判官李燾列公治狀^{〔二〕}，乞以所遷官致仕，俾其孤霑延賞，上特許焉。娶黃氏，集賢校理庭堅之孫，正字相之女，先公卒，累贈恭人。四男：長士廉，右迪功郎；次開，早卒；次士遜，將仕郎；次士遠。三女，長適進士黃思訓，次適進士劉元恕，季未嫁而卒。男孫二人，女孫一人。公事親孝，處窮約，能竭力致養。奉議公性峻，閨門威如，公左右順承，無幾微失其意。弟四人，皆公訓勉爲善士，扶持經紀，俾克厥家。與人交，胸懷豁然，無畦畛，然不可干以非義，所厚善皆天下知名士。後進可教者，慰藉誘掖無倦色。鄉里老儒以恩科入仕，身死，家四壁立，十數喪暴露原野。公出金錢，率里人共葬之。遇人急難，輒盡力，不念其報。好學，雖老不厭，俸祿悉以買書，所畜幾萬卷。爲文根極理要，必於有用。有文集二十卷，《集論語解》一十卷，《顯仁禮儀》三卷，藏于家。將以乾道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葬于江津之南江充山之原。士廉哀遺藁，叙歷官歲月，來請譔次事狀。籥執書泣曰：「公立朝大節，章章無愧。論諫在簡策，清議在天下，不待文字而傳。然籥束髮時，寓居江州，從公學問凡三年。外家眉山人^{〔三〕}，與公母黨師氏有連君子交，奉議公相得歡甚。籥待罪三館，公官奉常，未幾來丞祕書，步趨相踵，欣愉戚憂相同至。慮事剖疑，出一肺肝。知公平生言行爲詳，則屬筆傳信，其可以固陋辭？」方逆亮蓄力造謀，偃然以大一統自任，聲勢虛喝，聞聽風靡，而議者狃久安，習秦氏故態，相顧望不出一語。公自下士來，首發其端，四五載間，每奏對，不論他事。太上簡其忠注，措始整暇。及虜大入，公益契合，朝引裾，暮伏擊姦，聲震輦轂。太上聽從如流，聖德日新，雖戰士沫血，危急存亡之秋，而主聖

臣直，人心悅，天意回，顯相陰助，渠魁授首，土疆既失而復，社稷幾危而安，其誰之功也？宮之奇懦于諫而晉璧入，汲黯守節死義而淮謀寢。觀古人成敗明驗，則知正君定國，召和消變，其機在此不在彼，遠覽之士所以計度而深嘉之。國朝任臺諫之法，遠出前代，臺諫亦最號得人，其極摯不誣如此。籥既狀公行事大概，且推明功用所至，併以告太史氏云。謹狀。《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五四。又見《南宋文錄錄》卷二二。（以上吳洪澤校點）

〔一〕中：疑衍。

〔二〕燾：原作「壽」，據文淵閣四庫本《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南宋文錄錄》改。

〔三〕人：原作大，據四庫本《名臣碑傳琬琰之集》改。

楊 愿

楊愿（一一〇六——一一八四），字謹仲，臨江軍新喻（今江西新余）人。登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第，與周必大同榜。而仕不遇，年踰七十，自吉州教官奉祠歸，尋除以車輅清曹，拜命即掛其冠。淳熙十一年卒，年七十九。於書無所不讀，里人稱爲壽光先生。見《文忠集》卷四九《跋老泉所作楊少卿墓文》、《楊謹仲詩集序》，隆慶《臨江府志》卷一〇、一一，《宋元學案補遺》卷四五。

萬載新學記

袁自唐昌黎韓文公爲州，文風被于屬邑，至今不泯。萬載介于羣山之間，風土淳厚，士好學而民畏法。得一材令，則治道易爾。惟皇宋慶曆間制詔州縣立學，縣始建夫子廟，距縣治之東二百許步。歷時滋久，棟宇腐撓，至不庇風雨。崇寧以舍法造士，乃立學于通濟橋之東南，廢廟基爲官舍，俾監市征居之。乾道乙酉，適有以異議者，自橋東南遷之古寺，而士託足焉。學區至是三徙矣。神無以妥靈，士無所肄業，邑之秀民賴學以成就者蓋少。淳熙四年，三衢祝侯勛實宰茲邑，下車之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舉。他日入學釋菜，已事而嘆曰：「浮屠之法，吾儒所不事，今寓其舍，可乎？」會知丞趙侯師俠、主簿江侯琪克協厥議，爰相舊廟而改作，更徙監征之舍于他所。是乃尊吾道、激士氣而順人情也。于是邑之賢父兄喜子弟之有教也，不愛其力，願輸家財以作其費，錢以緡計者二千，傭以日計者萬餘。經始于四月之辛卯，迄役于七月之丁亥。莫享有宮，講勸有位，退習有齋，庖厨湔浴庫廩之舍罔不嚴潔。且屈致鄉先生之有齒德者，以爲師資，自是執經而至者源源不絕。然後祝侯知邑民之可與爲善，而樂其政之成也，以書抵愿，求文爲記。愿竊觀今之爲縣者，日力不暇給，嘗懼財賦之不登，獄訟之不平，吏功之不應程而已，至學校事，則曰緩而不切。仰惟主上厲精爲治，總覈名實，至于教育人材，未嘗不留聖意。歲在丁酉，親幸上庠，寵光多士；又明年臨幸祕書，徧閱四庫。君臣樂愷，皆所以風厲學宮，爲藻飾太平之巨觀。今祝侯乃能上體德意，一新廟學，可謂賢令尹矣。昔晉

范寧爲餘杭令，興學校之教，士皆宗之，史官以謂中興以來未有如寧者。唐郡邑至廣，而不聞復有范寧者出，獨衡山得一陸宰，而杜子美作爲詩章誇張歆艷，以爲首倡恢大義。則茲事寥闊不常見，自晉唐以來可知矣。聞袁之士充賦有司者萬載爲多，異時峨冠振纓，策名委質，爲天子之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者，皆自今日教養之效，而祝侯亦將去此而羽儀臺省，益茂尊主庇民之業矣。姑承命而爲之記。

雍正《江西通志》卷一二四。又見乾隆《袁州府志》卷三二。（劉文剛校點）

惠利民

惠利民，乾道中爲右從事郎，見《宋會要輯稿》儀制一〇之三九。

乞封生母趙氏爲孺人奏

乾道六年閏五月

伏念利民幼而多難，纔及三歲，所生母趙氏爲舅氏奪志它適。經建炎兵火之後，奔走南北，各不相聞。於紹興二十三年，遂得蹤跡，復獲侍養，母子如初。今利民考第舉主及格，已到部，合該磨勘宣義郎。以所生母趙氏見年七十八歲，情願乞改次第右承事郎，將合得宣義郎一官，轉封所生母趙氏爲孺人。《宋會要輯稿》儀制一〇之三九（第二冊第二〇二三頁）。（曾棗莊校點）

全宋文卷四八八二

史正志

史正志，字志道，號吳門老圃，鎮江府丹陽（今江蘇丹陽）人。紹興二十一年進士，授歙縣尉。以陳康伯薦，除樞密院編修。乾道三年知建康府、兼沿江水軍制置使。高宗視師江上，上《恢復要覽》五篇。車駕駐建康，言三國六朝形勢與今不同，無事宜都錢塘，有事則幸建康。詔下集議，從之。乾道六年以戶部侍郎爲兩浙、京、湖、淮、廣、福建等路都大發運使。晚歸姑蘇以終老，號樂閑居士、柳溪釣翁，卒年六十。著有《建康志》十卷、《菊譜》一卷（存）。見《宋史》卷三四、一六七、二〇四、二〇五，《嘉定鎮江志》卷一八，《景定建康志》卷一五。

乞從廂軍內刷差工匠奏

紹興三十年十月十八日

本司已興置江州等處錢監，尚缺工匠。照得諸州鐵作院兵匠諸會工作易爲指教，即目多是空閑，欲許從本司逐急刷差添貼鼓鑄，一年一替。《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三之一六二（第四冊第三三五四頁）。

饒州永平監闕人鼓鑄奏

紹興三十年十二月十三日

契勘諸處鼓鑄銅錢，惟饒州永平監數多。近緣許子中盡數取撥兵匠共三百一十四人，前去舒州同安監指教，今永平監闕人鼓鑄。《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三之一六二（第四冊第三三五四頁）。

收趁坑冶寶貨賞格奏

紹興三十年十二月十六日

契勘坑冶寶貨，所在有之，惟藉逐縣令丞公共收趁。緣未立定賞格，今相度欲下所屬，今從新發或停閉坑冶，若令丞措置招坑戶一年內趁發過銅一萬斤，鉛三萬斤，錫五萬斤，鐵十萬斤，各減一年磨勘。更增及五分，減一年半磨勘。增及一倍以上，減二年磨勘。《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三之一六二（第四冊第三三五四頁）。

措置沿江制置司事宜奏

乾道三年八月

契勘今沿江制置使，除專一措置水軍海船，要爲久遠利便之計。所有合用印記，今乞於禮部關借

奉使印前去，專充制置司使用。所有創差簽廳一司官吏，竊慮耗費財用，今只就用安撫司簽廳官吏兼制置司職事，却乞復置省罷闕，請給依安撫司屬官吏。屬官所帶銜位，稱江東安撫司沿江水軍制置司。所有庫務，更不別置。凡有修造船隻，教閱支費，就用安撫司錢物。《宋會要輯稿》職官四〇之一四（第四冊第三一六四頁）。

乞將所椿見錢增造戰船奏

乾道四年三月

乞將到任後節省到錢內，支撥見錢十萬貫，收係制置司水軍赤歷。於出產木植州軍，收買板木。就建康自置船場，增造一車、十二槳、四百料戰船，相兼使用。《宋會要輯稿》職官四〇之一五（第四冊第三一六四頁）。又見食貨五〇之二二（第六冊第五六七頁）。

乞許於淮南京西買茶奏

乾道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訪聞販茶客人避納翻引錢，往往私販過淮折博，暗失課入。今措置其短引茶並依舊令，客旅於江南任便興販，所有過江長引并從禁戢。乞許本司於江西積壓未賣茶引內支請，買茶於淮南、京西樵場折博。其客人已買過長引，將納過引價，并貼納翻引錢紐計，於見賣茶引去處貼換短引。《宋會要輯

稿》食貨三一之一九（第六冊第五三五〇頁）。

信州鉛山場乞行賞罰奏

乾道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信州鉛山場額趁黑鉛二十萬斤，依指揮令丞監官知通如措置及額，減一年磨勘；更於額外五分以上，減一年半磨勘；增一倍以上者，各減二年磨勘。若虧欠，亦各展一年磨勘；比額虧五分以上，即合對展。後緣當職官專務趁鉛得賞，不趁銅課，續降指揮，如趁鉛外須趁銅及新額一十三萬斤，即與放行鉛賞。照得近年以來，趁銅既不及額，其趁鉛即不該賞，是致當職官不切用心，銅鉛數少，有妨鼓鑄。今相度欲將所趁額賞罰，依紹興三十一年三月已降指揮，其收趁銅如及新額一十三萬斤，亦乞減一年磨勘；虧欠五分，即展一年磨勘。兩項賞罰各不相效，庶可責其用心趁辦。《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三之一六一（第四冊第三三五四頁）。

巡捕戢捕透漏私茶須行賞罰奏

乾道六年閏五月九日

巡尉戢捕私茶，賞罰備具。緣所屬吏史舞文，凡合推賞，輒非理阻難；合責罰，則隱庇不舉。致皆苟且，無盡力意。今被旨榷兩淮京西茶事，乞自今應巡尉捕捉并透漏私茶，并從本司保明，朝省賞

罰施行，庶有以激勵。《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九之二四（第四冊第三七二九頁）。

乞委通判檢視租課奏

乾道六年六月十三日

浙西諸路營田，除秀州嘉興縣未報外，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餘畝。數內人戶未佃五十七萬二千八百餘畝，未開耕田五萬四百餘畝，并逃移事故田一十三萬九千八百餘畝，總計七十六萬三千餘畝。若召人承佃，可收稻麥一十二萬碩。其未耕之田不審有無措置，及逃移田有無歸業之人。未佃田或已有入承佃，竊慮上戶冒占，不納租課，乞從本司委逐州通判親詣諸縣檢視。如有隱匿不輸官租，限百日自陳，仍舊承佃，自今年起理租課。若違限不首，依條拘收入官。《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八五（第六冊第五九一六頁）。

契勘諸路監司州縣職田奏

乾道六年六月十八日

契勘諸路監司州縣職田，各有元撥頃畝額數。比年以來，多是將續開耕并逃移等田，撥充額外職租。如隆興府兩通判廳，每廳元管職田一百餘石，今增作八九百石，曹職官亦倍數增添。他郡似此不少。今乞將續標撥并省罷員闕數目，從本司拘收，添充糴本。《宋會要輯稿》職官五八之二八（第四冊第三

七一五頁）。

禁戢私販茶貨奏

乾道六年六月十八日

淮南、京西州軍，係住賣長引茶貨地分。近承指揮，令臣與張松措置。禁戢私販茶貨，不得過大江。今照得湖北路係短引地分，其漢陽、信陽軍復州等處，並在江北連接淮西、京西榷場路分。乞下所屬契勘，如逐州軍未曾改作長引，理合一體。《宋會要輯稿》食貨三一之二〇（第六冊第五三五〇頁）。

乞置庫辟官奏

乾道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蒙朝廷支降錢本，措置貿易。及拘收州軍起發到糴本等逐色窠名錢物，於本司交納萬數至多，合行置庫一所，除見自行計置修蓋庫屋外，乞以都大發運使司貿易糴本庫爲下文思院，降給印記。從本司辟差使臣二員充監官，理爲資任，具申朝廷，給降付身。并置專知官、手分、庫子各一名。其監官除本身請給錢，別給錢。專、庫、手分請給，並依總領所鄂州大軍庫監、專等見請則例支破。如搜檢出入官物火禁，亦依大軍庫體例。《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二之五六（第四冊第三二六二頁）。

乞與商販并行賣茶奏

乾道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本司買茶一千六百餘引，見過兩淮折博，而兩淮總領所歲費長引過江，翻引錢約一百餘萬貫，顯是相妨。切緣本司累月禁戢私販，絕無透漏。是致淮上茶價踴貴，每引可得息錢十五千以上。已同總漕兩司共議，今年且乞與商販並行。其江西見今有未曾過江茶貨尚多，欲每引量收息錢十千，賣與客人前去。《宋會要輯稿》食貨三一之二〇（第六冊第五三五〇頁）。

乞謹帳狀奏

乾道六年十月十一日

臣恭惟本朝自聖祖及仁宗相繼嗣統，爰考元和之制，踵爲會計之書。萬機之暇，未嘗不視之爲先務。歲月易久，姦弊易生，故不得不時爲會計，以救其弊。是以景德之錄，慶曆之錄，皇祐之錄，以致元豐《中書備對》，分令諸房揭貼，搜羅詳密，纖悉備具。且朝廷每有施行，不復待報於外，按圖閱籍，如指諸掌。竊思惟祖宗之時，所謂會計之書，修纂如是之易者，益緣郡國帳狀如期來上，無有隱匿稽違，故得以討論措畫。又嘗考之條令，一州之帳狀，司法主之；一路之帳狀，漕屬主之。率諸路帳狀上之戶部。既已有帳司矣，又以別本關之比部，專以纂輯爲之。違一月者有禁，踰一時者有

罰。渡江以來，天下多事，簿書期會，日爲紛擾，而帳狀之計，漫不加省。近年以來，比部省併曹帳司，裁減吏額，拘催帳狀，不復來上。故易于竄易，易于移兌，而乾沒之患滋生。臣謂救之之術，莫若謹帳狀之上，續會計之書。是書一成，如鏡之照，如權之稱，尚何從逃哉？《宋會要輯稿》食貨一之一二四（第六冊第五〇〇四頁）。

乞隨市收糴奏

淳熙六年四月

戶部去歲降本錢三百九十五萬餘貫，每斗約三百文省爲率，約糴米一百三十萬石。今乞依例支降上件銀會充本，即係戶部今秋合降之數，從本司分拋豐熟州軍，隨市收糴。《宋會要輯稿》食貨四一之六（第六冊第五五三九頁）。

菊譜序

菊，草屬也，以黃爲正，所以概稱黃花。漢俗九日飲菊酒以祓除不祥。蓋九月，律中無射而數九，俗尚九日而用時之草也。南陽酈縣有菊潭，飲其水者皆壽。《神仙傳》有康生，服其花而成仙。菊有黃華，北方用以準節令，大略黃華開時節候不差。江南地暖，百卉造作無時，而菊獨不然。攷其

理，菊性介烈高潔，不與百卉同其盛衰，必待霜降，草木黃落而花始開，嶺南冬至始有微霜故也。《本草》一名日精，一名周盈，一名傅延年。所宜貴者，苗可以菜，花可以藥，囊可以枕，釀可以飲。所以高人隱士，籬落畦圃之間，不可一日無此花也。陶淵明植於三徑，采於東籬，裊露掇英，汎以忘憂。鍾會賦以五美，謂圓華高懸，準天極也；純黃不雜，后土色也；早植晚登，君子德也；冒霜吐穎，象勁直也；杯中體輕，神仙食也。其爲所重如此！然品類有數十種，而白菊一二年多有變黃者。余在二水植大白菊百餘株，次年盡變爲黃花。今以色之黃白及雜色品類，可見於吳門者二十有七種，大小顏色殊異而不同。自昔好事者爲牡丹、芍藥、海棠、竹筍作譜記者多矣，獨菊花未有爲之譜者，殆亦菊花之闕文也與！余姑以所見爲之，若夫耳目之未接，品類之未備，更俟博雅君子與我同志者續之。今以所見，具列于後。《菊譜》卷首，百川學海本。

菊譜後序

淳熙二年九月

菊之開也，既黃白深淺之不同，而花有落者，有不落者。蓋花瓣結密者不落，盛開之後淺黃者轉白，而白色者漸轉紅，枯于枝上；花瓣扶疏者多落，盛開之後漸覺離披，遇風雨撼之，則飄散滿地矣。王介甫《武夷》詩云：「黃昏風雨打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歐陽永叔見之，戲介甫曰：「秋花不落春花落，爲報詩人子細看。」介甫聞之笑曰：「歐陽九不學之過也，豈不見《楚辭》云：『夕

餐秋菊之落英？」東坡，歐公門人也，其詩亦有「欲伴騷人賦落英」與夫「却遶東籬嗅落英」，亦用《楚辭》語耳。王彥賓言：古人之言有不必要盡循者，如《楚辭》言秋菊落英之語。余謂詩人所以多識草木之名，蓋爲是也。歐、王二公文章擅一世，而左右佩紉，彼此相笑，豈非於草木之名猶有未盡識之，而不知有落有不落者耶？王彥賓之徒又從而爲之贅疣，蓋益遠矣。若夫可餐者，乃菊之初開，芳馨可愛耳。若夫衰謝而後落，豈復有可餐之味？《楚辭》之過乃在於此。或云《詩》之訪落，以落訓始也，意落英之落，蓋謂始開之花耳。然則介甫之引證，殆亦未之思與？或者之說不爲無據，余學爲老圃，而頗識草木者，因併書于《菊譜》之後。淳熙歲次乙未閏九月望日，吳門老圃叙。《菊譜》附，百川學海本。

建康圖經序

觀埋金、鑿淮之舊迹，則知王氣之長存；尋烏衣、青溪之故里，則知衣冠之素盛；訪結綺、望仙之遺址，然後知淫奢之可戚；驗石頭、白下之高壘，然後知備禦之有方；以至愴新亭風景，則見王導有剋復神州之心；登冶城四望，則知謝安有遐想高世之志。《輿地紀勝》卷一七。

重建新亭記

乾道五年

西南去城十二里，有岡突起于丘墟隴塹中，其勢回環險阻，意古之爲壁壘者，或曰此六朝所謂新亭是也。予考之地志，信然。方六朝時，上流奔衝用兵戰爭，無不扼此相拒，先據者勝。亭之名始見于東晉，至宋王僧達更爲中興亭。其後干戈相尋，鞠爲榛莽，不知幾年矣。予因送客過之，徘徊顧盼，愴然有感，乃即其地稍南爲亭，榜以舊名。其制崇高廣袤，雖未必及于舊，而山川形勢，登覽之勝，煥然如新，則世之相後累數百歲，未嘗有改也。初元帝過江，人士暇日相邀出新亭，周顗中坐興嘆，謂「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因相與流涕。獨王導變色，以「楚囚對泣」責之，且有一戮力王室，尅復神州」之言。導可謂有其志矣。當一馬化龍之後，導首任相柄。非不立志恢復，而元戎屢動，不出江圻，經略區區，僅全吳楚，以至中更敦、峻之叛，下陵上辱，紀綱不振。導于是時浮沉俯仰，終其身自開學校一事，略不能有所建立。平居暇日惟清談自命，則有短轅犢車，長柄塵尾之譏。驗以前日之言，徒虛語耳。所謂江左夷吾，功烈如是其卑乎！蓋人之情，多銳于新而怠于久。自古規模之作于新者不苟，則勲業之傳于久者必大。天下萬物，無不始于新也。新新以爲用，則精神運動之妙，鼓舞天下，雖百世作興而不窮。不能者，日就因循苟且，而不知所以振起。故自其新者觀之，則物無不故；自其善用者觀之，則物無有故，而皆可以曰新矣。中原者，東晉故物也。南渡之

初，庶事草創，故以江左爲新造，而亭之名亦因以爲新。導不能日用其新以酬其素志，宴安有以敗之也。然則今日新亭之復，豈將爲將迎游燕之地，憑高遠眺，動游子之悲，而發北客之嘆也哉？嘗試與客登亭四望，其西定山一帶清曠，龍洞綿亘數百里，實與長江爲唇齒之勢。其東牛首方山緣延周匝，意斗牛間王氣宛然自若也。其南則新林板橋按扼屯守之所，歷歷可考。其北幕府諸山連接石頭，蹲踞如虎，想孫權城築之氣，尚凜凜如生也。南北夔隔，中原如故，要當哭泣于歡笑之際，藥石于強壯之時，不敢怠于新以圖其故。功名之士，患無志耳；苟有其志，又患無其才。今天下豪傑輩出，安敢厚誣以爲無人。異時擊楫渡江，掃清中原，以日新之志收日新之功，使王導一時空言乃驗于百世之下者，庶幾是亭有以發之。乾道五年□月望日，左朝散郎、充敷文閣待制、知建康軍府事、提舉學事兼管内勸農營田使、充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行宮留守司公事史正志記。左朝奉郎、權通判楚州軍州、主管學事、賜緋魚袋杜易書并題額。《景定建康志》卷二二。

二水亭記

乾道五年十月

秦淮源出句容涑水兩山，自方山合流，至建業貫城中而西，以達于江，有洲橫截其間，李太白所謂「二水中分白鷺洲」是也。望秦淮兩城隅對峙，北爲賞心亭，其南闕焉。登城而望，坐抱牛首，可憑藉如案，淮山一帶沙洲煙嶼，皆不遺毫髮，意古必有亭其上者。一旦父老謂予曰：此承平時二水亭

也。考于圖志不載。嗚呼，六朝以來，迄今九百餘年，其廢興成敗，可勝言哉！今之爲城，蓋自徐溫之改築。亭以二水，又不知爲何時，豈歲月久遠，故不傳邪？城下二水，混混東流，古今固自若也。昔羊叔子登峴山，顧其客鄒湛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湛曰：「公名與此山俱傳，若湛輩當如公言耳。」嗟夫，有志之士慨其名之不與山傳也如此。頃者城壁缺壞，才辨瓦礫，是亭之名失其傳久矣，況于一時登臨之人哉！碑石果可託于峴山，爲不朽乎？蓋笑叔子之志，真區區也。予方修築城隅，復建是亭，揭以舊名，而爲之記。後有來者，覽江山之勝，而讀予之文，因悟夫城之與亭，廢興成敗，相尋于無窮，而人事得喪倏往而忽來，思所以託名于後世者，可不慨然有感而爲之賦邪！乾道五年十月望日，左朝散郎、充敷文閣待制、知建康軍府事、提舉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行宮留守司公事史正志記。左朝奉郎、新權通判楚州軍州、主管學事、賜緋魚袋杜易書并題額。《景定建康志》卷二二。（以上曾棗莊校點）

程宏遠

程宏遠，浮梁（今江西景德鎮東北）人。紹興二十一年進士，歷官左迪功郎、宣州州學教授，累官至知州。見雍正《江西通志》卷五〇。

宣州武庫記

紹興三十一年十二月

周制：諸侯之國，輦車千乘，戰馬四千，甲士步卒干戈之屬皆具，講武習藝無缺，於以下威不軌，上尊王室。國家鑑前代之弊，重兵皆聚於京師，州郡軍卒僅克守衛。既視大小配以多寡，而器械之設，又因土地所宜焉。宣爲江左上郡，籍禁軍二千，然自金虜脩好，踰二十年，士大夫以言兵爲諱。佩銅虎符者，幸目前亡恙，轉相畀授，不肯屑意軍事，故卒旅不足於給使。若器械存亡嫩惡，則莫或誰何也。紹興辛巳夏五月，虜欲渝盟。朝廷諜知之，命將遣戍，申飭邊方，且詔列城，謹訓練以爲備。郡太守、直龍圖閣任公惻然興憂，亟治城壘，繕樓櫓，凡可以禦外侮者，次第振舉。居亡何，虜大入歷陽，至於采石，相望纔阻江流，邦人惶駭，不寧厥居。公填撫告諭，咸使按堵，分命僚佐，共釐軍政，捐金公帑，市材旁邑，程工校技，大治戎械。既又視諸故府，理舊藏於埃壘堙翳間，緝殘斷而增全之，飾古窳而新好之，品別彙分，井井在列。鉦鼓旗幟，甲冑干盾，劍戟斤斧，弓弩兵石，校樓名計餘四十萬。一器之制，一物之須，皆給於用。已復請益于朝，給賜踵至。武備既飭，城守有具，乃合郡卒與夫閭伍之士，部勒閱習，整齊嚴肅。四鄰望之，隱然獨尊，千里恃之，晏然以寧。逆酋既即天誅，餘黨各從獸竄，郡縣幸得休息。公遂簿正而藏之，且屬宏遠紀誕略，視將來。宏遠嘗聞，有備無患，先王之教也。是以《易》除戎器，不虞斯戒。《詩》備器械，外夷克攘。

彼虜雖貪暴，限以天塹，疇能越險害我，而公先事預防，纖細周密，用意遠至。上方經略中原，指期倏復。公歸禁近，贊謀策，于以折萬里之遐衝，殄逋誅之醜類者，蓋以胸中百萬甲兵當之也，其利益豈一宣城哉！冬十有二月甲子，左迪功郎、州學教授程宏遠記。

嘉靖《寧國府志》卷七，明嘉靖十五年黎

晨校刻本。（吳洪澤校點）

全宋文卷四八八三

余時言

余時言，字知默，信州上饒（今江西上饒）人，徙饒州浮梁（今江西景德鎮東北）。登紹興十二年進士第。紹興間任國子監丞、司勳員外郎、左司員外郎、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隆興初，除權尚書吏部侍郎，尋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後知漢州，終敷文閣待制。見《宋會要輯稿》禮四九之二八、選舉二〇之一四、選舉三〇之一三、選舉三四之一三，《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九一，《明一統志》卷五〇，雍正《江西通志》卷五〇、八八。

乞許因公罪落職臣僚以致仕恩任子奏

紹興三十一年七月

臣僚因公罪落職未復之人，乞許以致仕恩任子。若因言章或案劾，雖贓私罪而無實狀者，與降等推恩。文武臣僚曾經推勘案劾，雖有贓私罪犯而未結正，及言章泛言貪污而無實跡，雖未得官觀差遣而致仕者，特與降等蔭補。《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九一。

推賞不得重疊奏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三十日

得旨，昨者視師江上，應扈從及隨逐一行官吏軍兵諸色人等，除扈從禁衛軍兵已推賞外，餘依已降指揮，並特與轉一官資，仍令檢正檢詳審量實有職事之人，依此施行。勘會今來該扈從推賞之人，若有該御營宿衛司推賞，委是重疊，欲依樞密行府已降指揮從實推賞，仍令所屬照依除豁，不得重疊。《宋會要輯稿》兵一九之一（第八冊第七〇八一頁）。

乞分別甄用薦舉者奏

隆興元年五月四日

自今以薦舉上書登對者，陛下察見其真才實能，則無吝褒擢，以來賢士。其餘僅可備用者，姑令籍記姓名，以俟選擢；無狀者罷之，或坐其謬舉，庶幾息僥倖而賢能輩出。《宋會要輯稿》選舉三〇之一三（第五冊第四七一五頁）。（以上王曉波校點）

鄭 丙

鄭丙（一一二一——一一九四），字少融，福州長樂（今福建長樂）人。紹興十五年進士。淳熙四年爲吏部郎中，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擢祕書少監，轉朝散大夫。出知泉州。積官至吏部尚書，浙東提舉。終端明殿學士。紹熙五年八月卒，年七十四，贈金紫光祿大夫。見《吏部尚書鄭公丙神道碑》（周必大《文忠集》卷六五），《宋史》卷三九四有傳。

呂祖謙等轉官制

淳熙五年九月

朝奉郎、行祕書省著作佐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權禮部郎官呂某。右，可特授朝散郎，依前行祕書省著作佐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權禮部郎官。敕：承議郎、祕書丞、兼權吏部郎官黃洽等，列職圖書之府，參聯史氏之官，皆極一時之選，儲爲異日之用也。朕仰遵太上皇帝之眷謨，舉行紹興甲子之縟典，載臨祕閣，欽閱寶儲，延見群士，賜宴賦詩，以侈榮寵。居官其間，進秩一等，稽之彝章，允爲異數。朕之所以稽古右文，禮賢下士之意，于此見矣。爾其精白一心，圖厥報稱，以永有辭。可依前件。呂祖儉、呂喬年編《東萊呂太史年譜》，宋嘉泰刻元明遞修本《東萊呂太史文集》附錄。又見《東

萊外錄》卷一。

周必大轉中奉大夫制

淳熙五年十月

敕：望蓬萊，隔弱水，嚴列聖之寶儲；約《史記》，修《春秋》，奮宿儒之鴻筆。肆予臨幸，宜有恩榮。翰林學士、朝議大夫、知制誥、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兼修國史、管城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周必大，學廣聞多，量宏德粹。才兼數器，徧儀侍近之聯；史有三長，深明筆削之旨。逮茲清蹕之涖，備觀汗青之勞。爰錫贊書，序遷崇秩。萬世不刊之典，允賴鋪張；生平未見之書，靡勞紬繹。欽承茂渥，益告嘉猷。可特授中奉大夫，依前充翰林學士、知制誥、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兼修國史，封賜如故。周綸編《周益國文忠公年譜》，傳增湘校道光二十八年刻本《周益國文忠公集》卷首。

周必大乞宮觀不允詔

淳熙六年五月

勅某：省所奏劄子，乞檢會累奏，授一在外宮觀差遣事，具悉。朕惟儒術行而天下富，有德進則朝廷尊。卿以淵源之學啓迪朕心，黼黻之文光華國典。久服禁嚴之列，寔深注委之懷。何爲抗章，累

求去位？況才具優兼於數職，春秋尚盛於中年，以疾爲辭，誠所未喻。其體至意，勉爲朕留。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文忠集》卷一二四。（此篇劉琳校點）

周必大進封開國伯加食邑三百户制

淳熙六年十月

敕：朕蒐太室之儀，舉明禋之典。將事之夕，尚煙雲之蔽虧；降福自天，俄月星而明漑。乃眷侍臣之列，助予愍祀之修。宜均餽惠之施，載錫光華之寵。大中大夫、試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兼修國史、管城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周必大，道全德粹，才周氣宏。夙夜在公，咸仰儀刑之懿；謀猷告后，備殫啓沃之忠。予方翼翼而小心，汝皆濟濟而敬事。含商吐角以達和豫，炳蕭燎膋而升苾芬。神游宴娛，景貺昭答。清明邕矣，慶熙事之備成；福履綏之，豈朕躬之專饗。載稽彝典，並渙恩榮。進陟執圭，申陪食賦。昭事上帝，朕永懷寅畏之誠；精白一心，爾尚罄交修之效。可特授依前大中大夫、試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兼修國史，進封管城縣開國伯，加食邑三百户。《周益國文忠公年譜》。

周必大除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制

淳熙六年十一月

敕：天官綜叙群才，翰苑對揚密旨，冠侍臣之首選，極儒生之至榮。非望高於一時，曷身兼于二任？大中大夫、試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兼侍讀、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管城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周必大，德全至粹，道造大原。早躋殊科，事朕初載。發言抗論，嚴、徐皆義理之文；摘藻揆庭，常、楊得制誥之體。總領數職，勤勞百爲。勸讀延英，直筆東觀。春官典禮，履聲直上于星辰；東宮爲僚，國本自成于羽翼。比懇欵以求佚，爲眷懷而少留。宜司文部之崇，仍陟金鑾之長。豈惟人才品藻，若水鑑之清明；抑使號令文章，還古風而粹正。往祇茂渥，益勵遠猷。可特授依前大中大夫、試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封如故。《周益國文忠公年譜》。

周必大授參知政事告進封滎陽郡侯加食邑四百戶制

淳熙七年五月

敕：尚書喉舌之司，命令由之出納；大臣股肱之任，紀綱賴以維持。宜得時髦，俾參國柄。通議大夫、試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管城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周必大，性端而道直，才周而識宏。文追作者之風，學通時務之要。黃鍾諧衆律，備涵太極之和；砥

柱屹中流，坐閱百川之注。朕自初載，擢于近塗。謀猷悉罄于忠嘉，操履克全于堅正。承明三入，精白一心。黃麻似六經之醇，久掌絲綸之命；天官據群才之會，獨專冰鑑之明。經緯日效于論思，宮尹首資于調護。總領衆職，勤勞數年。枚數廷臣，無出其右；博稽人望，素已允孚。延登兩社之崇，協贊萬幾之化。爾其開衆正之路，通群下之情。調娛盡納于太和，豫備迄成于整暇。噫！名盛而人斯責望，益宜砥節以守公；本強則朝有精神，允賴折衝而壓難。欽予時訓，同底丕平。可特授依前通議大夫、參知政事，進封滎陽郡開國侯，加食邑四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周益國文忠公年譜》。

授羅頌制司機宜制

敕承務郎、注臨安府餘杭縣浣坎鎮監鎮江府排岸、監行在左藏東庫羅頌。右，可特授奉議郎，差湖北司主管機宜文字。行在檢點贍軍酒庫所幹辦公事某等：湖司機宜之託，行在贍軍之權，爲郎其間，厥選惟重。爾恪承世胄，積學厥躬，竭力罄心，歷官可紀。其精白一心，圖用稱報，以永有恩。可依前件。淳熙五年九月二十七日。《深川足徵錄·文部》。

祕閣暴書並預坐奏

淳熙五年六月

乞依紹興十三年指揮，自大學士至直祕閣，自六曹尚書、御史中丞至正言及本省正字已上，及舊係館職并行在貼職官，並預坐。《宋會要輯稿》職官一八之三七（第三冊第二七七三頁）。

乞秋舉務求實學純正之文奏

淳熙五年六月

恭惟陛下恢崇儒術，深燭文弊，延策多士，率取直言，置之前列。今歲秋舉，竊慮遠方之士未悉聖意，尚循舊習，或事諛佞。望申敕中外，場屋取士務求實學純正之文，無取迎合諛佞之說。《宋會要輯稿》選舉五之五（第五冊第四三一五頁）。

乞募工書寫會要奏

淳熙六年二月

編修今上皇帝會要成書，乞依國史日曆所已降指揮，每月支降錢一百七十貫文募工書寫。《宋會要輯稿》職官一八之四二（第三冊第二七七五頁）。

乞裁抑賞賚奏

淳熙六年七月

近來卿、監、丞、簿，悉除史官、館職、學館、書局，員數頗多；監司、郡守差至三政，參議、通判添差相踵，歸正、使臣養老將息，填滿諸郡。東宮徹章，祕書省進書、講官、宮僚及預修官吏，賞之可也，下至雜流廝役、監門邏卒，亦皆霑賞，曰就龍日久，曰應奉有勞；開一河道，修一牐堰，橫被醴賞。欲行裁抑。《中興兩朝聖政》卷五七。又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二六。

暴書會乞以丞郎著庭官主席奏

淳熙九年七月

祕書省暴書會常以少監主席，今偶闕官，合以丞郎著庭官主席。《宋會要輯稿》職官一八之四二（第三冊第二七七五頁）。

乞均一禮部四川免解比例奏

淳熙十年三月

紹興以來，禮部貢院與四川類試，並以十四人取一名。隆興元年，禮部免解人多率一十七人取一

名，自後遂爲定例，惟四川類試仍舊。以數校之，禮部爲窄，四川差優，二者要當均一。《宋會要輯稿》選舉五之五（第五冊第四三一五頁）。

謝宮祠表

引年謝事，將懲不職之愆；優老予祠，尚竊無功之祿。恩憐至矣，報稱謂何？伏念臣稟資至愚，謀身甚拙。勞動書癖，惟五三六經之傳；奔走塵容，殆四十五年之久。心勦形瘵，齒豁頭童。念當休影以處林，且欲息黥而補劓。祈上還於官政，庶終盡於天年。聖度兼容，俞音尚闕。憐其衰晚，畀以珍臺。祿足以代其耕，遂免啼饑之患；食焉而怠其事，難逃尸素之譏。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智燭旁昭，仁天廣覆。方萬物之咸睹，無一夫之或遺。馬不牧而烏啄瘡，曲加軫念；鹿自走而庖須肉，俾免憂疑。推此橫恩，全其末路。臣敢不佩韋自戒，吞舌知非。友麋鹿，侶魚蝦，自適優游之願；先狗馬，填溝壑，敢忘報效之恩！《宋四六選》卷九。又見清抄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五。

謝除知泉州表

宣力藩條，初無善狀；陞華書殿，忽奉優恩。衰朽增榮，凌兢罔措。臣中謝。伏以周人敬老，每

問政以乞言；漢世選侯，或賜金而增秩。必有功而有德，斯懋賞以懋官。苟非其人，曷稱是選？伏念臣稟資甚下，任職叨逾。高宗更化之初，糾繩學省；壽皇臨御之始，分察憲臺。累更使節之華，徧歷中都之選。掖垣鎖闥，初無封駁之能；宗伯天官，何有論思之益？紬書東觀，進讀邇英。賜卮酒於使朝，寶宸奎於私室。一從外補，三易价藩。松柏後凋，寧改霜雪之操；桑榆已晚，尚謀田里之歸。慶真主之龍飛，偕輿人而獸舞。念昔陪於王邸，幸早識於天顏。敢意記存，首加獎勵！顧聖主之英俊，布滿周行；豈奎畫之褒題，乃從隗始。年齒雖高而德不稱，踐揚滋久而效未彰。靜惟將耄之資，曷副維新之化？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履位中正，憲天聰明。日月照高衢，夙稟生知之德；雷風鼓萬物，孰知帝力之神！方茲初政之地，講求尚齒之制，捐明光之邃直，畀孤遠之老臣。雖故事由常伯而出者，間有此除；在公議則人品不堪者，豈宜冒處？臣敢不益堅素守，力企前脩。賞一人，勸千萬人，唯知砥節以勵行；行百里，半九十里，靡敢倒行而逆施。靡竭涓埃，仰酬覆燾。《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上。

泉州到任謝表

置散投閒，將遂歸田之計；攝官承乏，遽叨乘障之行。恩重丘山，惴如淵谷。臣中謝。伏念臣稟資愚下，從宦拙疏。扈從罔功，誤玷承明之直；守藩亡狀，自干齊斧之誅。仰賴恩私，曲從寬貸；畀之祠館，終厥天年。取禾三百廛，方切素餐之愧；起家二千石，敢圖非分之榮！矧是清源，號爲天

府。青衫筮仕，昔依儉幕之蓮；白首重來，堪歎遼城之鶴。井邑如舊，耄艾半存。在古人以爲身府俱榮，何今日乃至公私交急。戍役供億，帑藏一空；夷獠錯居，姦僞百出。割股啗口至愈困，其將若何？剖斗折衡民不爭，莫之能及。非稟承於聖化，曷布宣於藩條。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自誠而明，惟睿作聖，不泄邇而忘遠，在知人而安民。深軫此邦，久闕正守，送往迎來，慮傷公賦，匿瑕藏疾，就遣孤臣，無待訓詞，俾趨職守。臣敢不飲冰聞命，叱馭戒塗？廉范襦袴之謠，式勤今日；子產田疇之咏，或聽輿人。《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又見《宋四六選》卷八。

賀洪參政啓〔二〕

光奉制書，進陪國論。樞庭獨步，方承晝日三接之光；政路同寅，已動泰階六符之色。人心闔懌，海宇清明。恭惟某官靜和而粹夷，宏深而簡遠。度量包世，山負海涵；道德照人，日光玉潔。爰膺妙簡，出應昌期，正謀邊瑣之虞，果預使甄之選。深爲國計，悵三表五餌之不施；逆料虜情，知十餅九漿之可下。用權活法，密贊沉幾。大計定而主聽不搖，佳兵寢而民生自厚。惟其純用詩書之力，所以優爲道德之彊。既得其人，宜委以國。稽治道之極致，必在華夏蠻夷之舉安；考仕途之甚榮，罕見父子兄弟之迭起。邊陲靜謐，門宇熒煌，自非內百姓而外四夷，何以身美名而君顯號！旂常有紀，天地無窮。某竊伏冗僚，欣聞異數。屬宣帝綜核庶政，常憂稱職之未能；若周公阜成兆民，願繼《考

工》而有作。《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又見《宋四六選》卷一二。（以上王曉波校點）

〔二〕此篇作者原題作「鄭日丙」，各本《播芳大全》均同。此人不見記載，書前名賢姓氏亦無其人，疑是「鄭丙」之誤，姑作鄭丙之文收。

曹 紹

曹紹，紹興末知江陰縣。見《江蘇通志稿·金石》卷一一。

浙右州軍乞依舊復爲軍額

紹興三十一年五月

契勘建炎間，浙右州軍例皆殘破，實賴再復軍額，駐泊兵馬守禦，得以保全。軍須之□□時辦□□輻湊，戶口增盈，民樂其業。本軍合辦朝廷歲計官兵衣糧，不累民人。後來改軍爲縣，廢罷場務，客販不通，居民失業，流徙他方。及本縣夏稅內丁鹽鐵綿絹，舊爲軍日，均於客戶送納。廢軍之後，人煙稀少，所虧之數均及□□，比之舊年，增加錢數，民受其害。兼爲縣之後，禁地既蹙，客旅蕭疏，酒稅課利，虧失元額，違欠上供諸色錢數至多，無從椿辦。乞依舊復爲軍額。《江蘇通志稿·金石》卷一一。（曾棗莊校點）

李達可

李達可，進士，紹興間在世。

蔡大王廟記

紹興三十二年

上缺春秋紀異近於怪，立祠祭近下缺海靈江之南，號義城鄉，在唐爲義誠鎮，鎮之白巖下缺靈響之，所求應若下缺禱之，故上已有祈，重陽有報，孟冬朔日下缺者亡慮下缺肖其容，題其號，飲食必祭之，下缺大任嘗謂余曰：吾神下缺禍福，如相與語言，他日無不驗者。小人有所爲不臧，必示以凶敗之象。吾鄉下缺順者舉缺神貺也，達可聞而異之。一日，林公請叙其事記于廟，以詔來者。乃下缺老言神晉人也，其先蓋出於周文王子、成王叔父度下缺莫知其名，有三子下缺今塑像立于左，一長婦、一息女，侍立夫人之下缺極難步□。神獨躍馬，馳騁上下，使人怖慄，因目之曰聖，下缺爲下缺好擲釣，擇潭谷佳處，終日憩息，遠近知其神。下缺道晴雨之期下缺去乃共於山下創宇，圖形而祀之，日益下缺稱爲大王，蓋尊之也。下缺像漂流數十里，止于定光山之側，水退，有一虎下缺之下，許請徙廟于此，則聽是夕虎聲下缺又尋則廟無全基，咸出矢言，神下缺之境，前後如萬馬奔嘶，雜以金鼓，

居人下缺觀如故，其靈顯類此。始神之祭下缺誦佛經，易之以穀菽，神欣然從之。今遂以爲下缺曰聰明正直之謂神，又曰神無以靈，將恐歇下缺必有以感人者。惜乎，未聞有人爲能揚其盛烈，告之於朝，使得與趙靈康並爲丹丘，命祀下缺靈康自漢列名方術。劍化于章安。逮我宋□葉，神宗皇帝元豐中始爲立廟，下缺靈不泯，則褒榮有時。今大王自晉爲神，隱而未著，林公乃能撫其始末，表而出之，下缺殆未可知也。上方肇稱盛禮，靡神不秩，將見前旌後樂，榮下缺之寵可無紀述，以備討論，故爲之記。紹興壬午一陽日，進士李達可記。林鵬程書。勸緣盧冲、林宗懋、進士林大任立石。助緣盧儻、林忠、盧懿、孫宗誠、潘用安、吳日宣、日昌、林璋子缺庭下缺子缺敦復、敦叙、缺胡阜、進士盧翼、陳岳、林鴻漸、盧樞等。《兩浙金石志》卷九。（李文澤校點）

全宋文卷四八八四

曾 伋

曾伋，字彥思，建昌軍南豐（今江西南豐）人。紹興末，以大理寺丞出知袁州。慶元間居海昌。見《宋詩紀事》卷五二。

題周衍所贈蘭亭帖

右蘭亭石刻，得於周延雋仲章少卿之子衍。仲章父安惠公起，真廟朝任樞密副使，同寇萊公、丁晉公執政。立朝不阿，爲晉公所忌。仲章與臨川王荆公厚善，因表其墓。安惠公弟越，皆著書名，大觀己丑，先子守新安，衍幕官，安惠公所藏妙墨祕玩尚多存者，蓋仲章能以翰墨世其家，故衍守之不墜，而蘭亭古本尤所珍惜。以余酷愛，久以見贈，雖兵火艱難，未始不相隨也。子孫寶之。曾伋彥思題。紹興癸酉七月五日。《蘭亭考》卷六。

書郭氏傳家易說後

郭雍子和家傳伊川先生之學，初示余兼山先生《中庸解》、《易說》、《四學淵源論》。久之，子和又以所著《中庸》、《易說》二書及兼山九圖相授。其道則子思、孟軻，一出于誠，廣而充之，求爲聖賢，皆有益于德者也。舉而措之事業，可以迪哲爽邦，則清靜簡易，悉本諸人情，可無爲而有成功。是書之傳，豈曰小補之哉！伋承乏宜春〔二〕，奉詔書搜羅逸遺。伋不揆，輒以雍之學行薦于朝廷，今又以其書傳諸學者，苟有絲髮之益，則愚之志願足矣。伋以斯言寄子和，乃報云：「子何爲者耶？吾將與書俱隱，幸勿廣也。」隆興甲申六月十五日，右奉直大夫、知袁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賜紫金魚袋曾伋書。《郭氏傳家易說》卷一一，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二八，《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二。（以上王曉波校點）

〔二〕乏：原作「之」，據文意改。

范嗣蠡

范嗣蠡，婺州蘭溪（今浙江蘭溪）人。紹興二十一年進士。二十九年，以司戶攝象山縣令。乾道九年知會稽縣。淳熙十三年知高郵軍，十五年爲樞密院檢詳。官終朝議大夫。見《宋會要輯稿》食貨一〇之三

○、《周文忠公集》卷一七三，《寶慶四明志》卷二一，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五，乾隆《江南通志》卷二〇。

本縣諸鄉人戶新開田事奏

乾道九年四月五日

本縣諸鄉人戶新開田一千五百七十餘畝，苗米一百二十餘石，並係首正田米稅。乞將徑行抵填延德鄉坍海田畝，免致減退省額。《宋會要輯稿》食貨一〇之三〇（第五冊第四九九二頁）。（楊世文校點）

馮 德

馮德，紹興三十二年爲修武郎，添差舒州兵馬都監。

甲仗庫致舒州使府須知冊申解狀

紹興三十二年十一月

甲仗庫今開具到《甲仗庫須知冊》壹本，須至申解者。右件《須知冊》壹本，隨狀申解前去外，謹具伸使府，伏乞照會。謹狀。紹興三十二年十一月日，下闕兵馬下闕，修武郎、添差舒州兵馬都監、

兼在城巡檢馮德，武節郎、兵馬舒州都監、兼在城巡檢侯立差出。《宋人佚簡》第五冊。

物料庫致舒州使府須知冊申解狀

紹興三十二年十一月

物料庫今具到《物料庫須知冊》壹本，須至申解者。右件《須知冊》壹本，隨狀申解前去外，謹具申使府，伏乞照會。謹狀。紹興三十二年十一月日，下闕馬下闕，修武郎、添差舒州兵馬都監、兼在城巡檢馮德，武節郎、兵馬舒州都監、兼在城巡檢侯立差出。《宋人佚簡》第五冊。

州作院致舒州使府須知冊申解狀

州作院今開具到《州作院須知冊》壹本，須至申解者。右件《須知冊》壹本，隨狀申解前去外，謹具申使府，伏乞照會。謹狀。修武郎、添差舒州兵馬都監、兼在城巡檢馮德，武節郎、兵馬舒州都監、兼在城巡檢侯立差出。《宋人佚簡》第五冊。（以上尹波校點）

梁弼直

梁弼直，字朝輔，肇慶府高要（今廣東肇慶）人。通五經，博學強記，紹興間五魁鄉舉，號「梁書笥」。紹興末張宋卿守肇慶，甚禮重之，調荔浦尉，以獲賊功，改官僉書鬱林，卒。見雍正《廣東通志》卷四四，《粵西金石略》卷八。

鵝靈巖祈雨記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

紹興三十二年夏旱，就邑郭祈雨不應，因思經謂「天降時雨，山川出雲，神靈行，不近煙火」，乃奉香火，造鵝靈巖以祈之。始焚香拜立時，紅日如火，而雷從巖巔，大聲，雲雨自巖口南方下霽潤。次日復登巖焚香，巖口立龍池，植□□□□五竹枝掛五錢馬。對撲面微風，捲一紙馬，升中巖□上。次日升中巖，睹紙馬繫巖口小樹，如人纏數繞然，僕乃知神示所託在此，即命工塑雷、電、風、雨神四像，迄當月廿七日像成。備儀集士庶僧道迎於天王寺，紅日光燦，雷復鳴，大降雨，自巖西北□刻而晴，方奉像置之中巖內。廿九晨，具齋醮奉安，因書其靈異感應月日以識之，俾後知所瞻嚮焉。紹興卅二年六月廿九日，肇慶梁弼直朝輔攝邑，書程裡伯明主簿。匠人黃三。《粵西金石略》卷八。

又見康熙《荔浦縣志》卷四，嘉慶《廣西通志》卷二二二，嘉慶《平樂府志》卷三四。

水城記

水出崑崙，泛諸海西，海據上流，天恩地澤，洋溢乎此，而後注之東。上帝以府君有神靈之德，參贊造化，乃垂顧命，俾即其海而城之。功鉅用妙，固非言盡，然而神龍得以養其頭角，升奮於天，興雲致雨，霽霈萬物，小而億兆種類，得以飲啄游泳，無不遂其生成之功也。非府君之至神妙用，其孰能之哉！
《粵西金石略》卷八。又見《粵西叢載》卷一四。（以上尹波校點）

郎曄

郎曄，字晦之，杭州（治今浙江杭州）人。事同里張九成。淳熙十四年特奏得官，紹熙二年爲迪功郎、嵎縣主簿。編《橫浦日新錄》，有《注三蘇文》、《注唐陸宣公奏議》十五卷。見《咸淳臨安志》卷六七，《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八。

經進唐陸宣公奏議表

紹熙二年八月

迪功郎、紹興府嵊縣主簿臣曄言〔一〕：臣所註《唐陸宣公贄奏議》十五卷，繕寫成秩，謹詣登聞檢院投進者。不負所學，期納忠於一時；據直而言，果爲法於後世。可謂皆本仁義，非徒曲盡事情。雖殫見聞，奚探涯涘？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竊以言有逆順，道存是非，大臣知憂國而愛君，有懷必吐；小人喜乘時而射利，流弊無窮。顧忠邪之跡易明，豈聽納之際難辨！倘人主用心，或好順而惡逆；則群下進說，必以是而爲非。此忠言多致於不行，而吾道每憂其難合。惟陸贄蘊經濟之略，值德宗當艱難之初，勢雖危疑，動必剴切，無片言不合於理，靡一事或失於機。策之熟，見之明，若燭照而數計；言之重，辭之複，冀陽長而陰消。惜乎枘鑿不侔，冰炭難入。方其多難，姑屈意以聽從；逮至小康，遽追仇而擯棄。主眷則異，臣心益堅，第知卹天下之安危，豈復計吾身之利害！論諫數百，雖晦蝕於建中、貞元之間；勸講再三，乃發揮於元祐、淳熙之盛。幸聖賢之默契，宜今古之同符。恭惟至尊壽皇聖帝性本誠明，學全終始。既多識於前言往行，道積厥躬；猶不遺於片善寸長，近取諸贄。折衷一語，鼓動四方。斯蓋恭遇皇帝陛下法乾行健，繼離嚮明。治已至不忘於兢業，德雖盛尤樂於討論。粵自潛藩，屢披奏牘。惟精惟一，固得於問安視膳之餘；嘉謀嘉猷，復取於考古驗今之次。臣自慚魯鈍，有愧師承，妄加採摭之工，僭釋精英之論，庶期觀覽，易究端倪。畫蛇寧免於支離，坐

井曷窺於小大，徒傾口耳，何補涓埃！伏望皇帝陛下置座之隅，以古爲鑑。廓日月之明，斷制庶政；恢江海之量，容納衆言。監瓜果而賞不妄加，念兵食而將不輕用，斯皆治道之急務，固亦聖主所優爲。使毫釐有濟於斯民，則竹帛愈光於前哲。其奏議并目錄共十一冊，謹隨表上進以聞。臣冒犯天威，下情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注陸宣公奏議》卷首，宛委別藏本。又見《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九。

〔二〕曄：原作「煜」，此乃避康熙諱改，今據《愛日精廬藏書志》回改。

題施德操孟子發題

海昌施先生，隱君子也，諱德操，字彥執，與橫浦游從頗厚，文章學問，亦其輩流也，病廢而沒，識者悲之。生平論纂甚富，未暇哀錄，偶得其《孟子發題》，輒鋟木以廣其傳，使學者嘗此一嚮，亦可以知先生之大略。里人郎曄晦之書于毅齋。《橫浦集》卷末，宋刻本。又見《經義考》卷二三四。（以上尹波校點）

吴庭立

吴庭立，舒州（治今安徽潛山）衙西酒店攢匠，紹興末在世。

上判府書

舒州衙西酒店攢匠吴庭立等。右，庭立等恭審判府都運中大光膺宸命，榮領重權，恭惟歡慶。庭立等有幸伏事臺階，祇候參賀，庭立等下情無任惶懼之至，謹具狀申聞。謹狀。紹興三十二年九月日，舒州衙西酒店攢匠毛翼、吴庭立。《宋人佚簡》卷一。（刁忠民校點）

李仲之

李仲之，孝宗時人。

賀虞宣撫啓

乾道八年九月〔二〕

聖天子明見萬里，深軫邊防；賢宰相外撫四夷，式酬睿意。大庭敷命，諸夏傾心。竊以坐廟堂而進退百官者，臺輔之權；鎮方面而鞭笞群凶者，將臣之事。內而身臂之使指，外而手足之捍頭，任有不同，才惟各稱。成王造周而西處一相，王導輔晉而出督諸軍。何荆揚輟輔弼之臣？蓋朝廷重本根之地。雖王道治近不治遠，然聖人視外猶視中。禮樂固任于邇臣，詩書亦謀於元帥。然抵掌鳴劍者，武夫至於輕敵；而雅歌投壺者，儒臣足以折衝。故羊祜鎮南夏則陸抗深服其威，祖逖據譙城而石勒不敢爲寇。是宜外閫，咸寄重臣。恭惟某官天下偉人，本朝元老，學者山斗，國之耆龜。忠義出於本心，文章特其餘事。曩長江之開釁，致寇盜之憑陵。百萬凶徒，衆寔繁于淝水；二三大將，誰有志於伊吾！遂從言語之官，出總師徒之任。此方圍棋而對客，謂尺筆之可答；彼欲投鞭而斷流，竟隻輪之往返。凱歌既奏，袞衣以歸。旋持西府之權，許奉東征之使。隱若敵國，賢於長城，俄別玉屏，歸調金鼎。中國相司馬而無生事，已折敵心；江左有夷吾而復何憂，卒歸朝望。志常在於報國，心豈樂於愛身？更欲安邊而立功名，不忍留賊以遺君父。爰上封章之請，即加節鉞之榮。顧方欲結於兩官，暫須取護於諸將。左右師保之永賴，出入將相之有餘。草木已知其威名，乾坤更賴其整頓。天其或者，生晟本爲萬人；帝曰欽哉，倚度足破方鎮。某師門曲士，洪造微生，獲于聖時，逢此盛舉。十陵祖考之

咸相，三秦父老之喜來。還中原之舊都，行獎三軍之衆；空朔庭于塞上，佇觀一舉之功。《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八。（刁忠民校點）

〔一〕原無年月。按虞宣撫即虞允文。據《宋宰輔編年錄》卷一七，乾道八年九月，虞允文罷左丞相，授少師、武安軍節度使、充四川宣撫使，即此啓所涉之事。李仲之生平不詳，據此可知其年代。

吴克己

吴克己，字復之，號鎧庵居士，婺州浦江（今浙江浦江）人。窮經博古，尤邃於《易》，爲石陵先生倪樸講友。復通釋氏，多所著述。出語汪洋恢怪，使人驚畏，以此爲倪石陵所譏。見《浦陽人物記》卷下及所撰諸文署名。

與喻貢元書

佛道來東華幾二千載矣，吾儒攘斥甚力者，無若韓氏、歐陽氏，然皆未究其言與其道，唯知堅執周孔立教者以詆之，故雖攻之而愈堅，終無以大服天下之心。獨關洛諸賢與胡氏父子，頗嘗出入釋氏而不信之。然考其所與辨明，而謂之詖淫邪遁者，亦不過指禪宗單傳之學而已。夫釋氏之有禪宗，猶

吾儒之有老莊也，苟以拈椎豎拂誇誕之談而疑釋氏一代正教，是猶以王、何所學之浮虛而疑《六經》、《語》、《孟》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也，奚可哉？去佛愈遠，異端並起，唯天台大師爲得其正傳，此唐之梁敬之、柳子厚，我朝晁以道、陳瑩中諸公所服膺而深造者也。僕雖不敏，實研究有年。觀其發揮一性，範圍法界，俾六凡四聖各迪厥德而咸底於極，誠未易遽爲足下言。惟足下他日考其書而訂其道，方知僕昨者鄙詩所謂「大道不可私」與夫「孔釋俱援世」之句，果非自欺而又以欺天下也。然則孔釋之道果同乎？果異乎？異則不可得而一，同則不應異其施。曰：有世法，有出世法，以世法而疑出世法固不可，以出世法而外世法亦不可。故天台所傳，亦有真俗相即之諦，其察乎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亦審矣。世有足跡未抵乎泰山之麓而輒談其廣狹高下，欲欺乎未見泰山者且不可，況乃見者乎？今足下未讀佛之書而遽議佛之道，何怪乎言之諄諄而僕邈然不聽也。《佛祖統紀》卷五〇。

重刊刪定止觀序

奇哉！救世明道之書，不圖復行於今也。使王公大人知有此書，必不至信讒以廢毀；使縉紳先生知有此書，必不至立論以觝排。使啓禪關者能讀此書，其肯以教外別傳自欺乎？使尋經論者能讀此書，其肯以分別名相自困乎？矧欲使薄海內外，家藏此書，展轉開導，了達此義，又孰肯貪於粗弊五欲，而不早求解脫者乎？是皆內教弟子護持教法之大略也。子貢好辨，孔道以明，孟子巖巖，功堪繼

禹，斯言概之，誰曰不信！《佛祖統紀》卷五〇。又見《天台山方外志》卷一九。

刊往生行願略傳序

余嘗考前代士夫學出世法，能知如來設教本意，不爲空有所陷者，在晉則有若劉仲思，在唐則有若柳子厚，在我朝則有若楊次公。仲思入遠公蓮社，臨終唯請僧讀《無量壽》《法華》二經。子厚作《無姓和尚碑》，稱其止讀《法華經》，且指極樂土正路爲生物所歸。次公作《天台無相院碑》，亦稱智者大士建化天台，以法華三昧爲極致，以安養國土爲依歸。蓋不讀《法華》，則無以明我心本具妙法，不生安養，則無以證我心本具妙法。如來諄諄示誨，智者懇懇洪經，乃知佛祖垂慈，初無異轍也。今代士夫。棲心佛乘，力求出離者，固不爲少矣，然爲異見所奪者，尚未免焉。印公法師勸發信士，捐金鏤木，流布慈雲懺主《淨土行願法門》及《略傳》，其殆有意救斯弊乎！余聞之，喜而不寐，遂攬撫三君子言行，爲作證明，庶實心賢達知有佛法正宗，相與造修，俱脫苦輪云爾。彼爲獅子身中蟲，自食獅子肉，雖南陽國師復生，亦無可柰何者，余言尚奚施耶！《樂邦文類》卷二。（以上刁忠民校點）

釋師友

師友，號證通法師，隆興初在世。

西資社同誓文

維隆興元年歲次癸未四月八日，釋師友泊闔會大眾，歸命極樂世界阿彌陀佛菩薩，海衆願運洪慈，俯察微志。某等惟念，宿福深厚，生處中華，恭睹大藏七經純談淨土，依正莊嚴，功德勝妙。返觀此處三惡八難，多不善聚，生老病死，壽命短促，自力修行，難進易退。先聖憫我等，故立此念佛法門，易修易往，激勸求生。古今聖賢，弘此道者，其書山積，湖海縑素結此社者〔一〕，代不乏人。十方衆生，往彼國者多如駛雨。我等是以亮情天發〔二〕，不約而同，秉志有歸，僉心西境。既念念不忘，終期此報，決取往生。我等尚慮性習不同，世務縈絆，口談極樂，意戀娑婆，理事不明，行願有闕，晨祈云同，夕歸攸隔，於是謹涓吉日，聚會投誠，稽首梵容，立茲弘誓。仰願慈尊舒紫金手，撫摩我頂，啓紅蓮舌，密授我記。庶我此生已去，諸惡不作，衆善奉行，不值邪師，不失正念，命終之日，無病無苦，身心悅樂，隨從如來，同歸安養，蓮華早開，悟無生忍，游歷十方界，奉事諸佛身，

濟拔苦衆生，同成無上道。虛空有盡，我願無窮，若見若聞，俱沾利樂。《樂邦文類》卷二。（刁忠民校點）

〔一〕緇素結：原作「無不崇」，據本書脚注改。

〔二〕等：原作「於」，據本書脚注改。

全宋文卷四八八五

洪 箴

洪箴，鎮江府丹陽（今江蘇丹陽）人。興祖子，張綱門生。乾道四年任通直郎、大理寺丞。見《宋會要輯稿》崇儒五之三五。

故資政殿學士左通議大夫丹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一

百戶致仕贈左光祿大夫張公行狀

乾道四年三月

曾祖俊，贈太子少保；妣朱氏，贈普安郡夫人。祖祺，贈太子少傅；妣王氏，贈齊安郡夫人。父翱，任右朝議大夫致仕，贈少保；妣李氏，贈榮國夫人。公諱綱，字彥正，姓張氏。其源出於姬姓黃帝之後，青陽氏第五子揮爲弓正，始制弓矢，子孫因賜姓焉。周宣王有卿士張仲，其後裔事晉爲大夫。至唐支派漸廣，世居河朔，有官于潤者，遂家金壇。曰銑，上柱國，曰連，主揚州六合簿，寶應、貞元制書具存。南唐李氏考定其書，以其家爲是邦衣冠之裔。公自叙譜牒，載本末甚詳。由高

祖、王父而下，皆晦迹，以德行稱鄉里。逮公登二府，三代贈官保傅，榮及九族矣。公幼而穎悟，沈厚寡言。始入小學，與群兒伍，特不好弄。鄉先生授以經史，一覽輒不忘。由是日記數千百言，衆咸駭服。父少保喜曰：「張氏種德積善，後世必有大吾間者，其在此兒乎！」十歲能屬文，出語不凡，同舍生斂衽畏避。時少保之子唯公一人，公晝則幹蠱，夜則讀書，積日累月，身脩學成，猶未忍離親側，少保屢勉之。年二十始入縣庠，居無何，試藝優長，升補泮宮。方舍法盛行，游學之士肩袂摩屬，公偉然傑出，冠於諸生，郡將尚書俞公桌一見異之，期以公輔。大觀四年，褒然爲舉首，貢入辟雍，繼升太學。方是時，承平日久，京都以侈靡相尚，士之不悅紛華盛麗者十無一二，公獨深居簡出，潛心大業，至不知飢渴寒暑。流輩初易之，久而見其志趣益篤，問學益精，每群試輒處上游，乃更推服，質問疑義，或摳衣就弟子列。四方人士聚於成均無慮數千人，語學行之懿，必以公爲稱首。政和三年，試內舍第一。明年，以優等較定試上舍，主文尚書張克公見公程文，稱歎不已，謂遂於經術，遂復擢爲第一。是年四月七日，天子御崇政殿，賜上舍及第，釋褐授承事郎。玉音宣諭：「張綱係三中首選，可特除太學官。臚傳既下，在廷歎仰，蓋一時異恩，前此所未有也。宰相蔡京與張克公不協，故特抑之，後數月，始除辟廱正。當時好事者，以本朝衣冠盛事編次爲圖，載公三魁之美，搢紳榮之。五年，除國子正。蔡京方用事，必欲使天下士盡出其門。朋附之徒，有朝處奧渫而暮躋華要者，唯公守正不阿。初賜第，旅進一見而已，絕迹不再往。京以公爲時第一流人，意欲羅入己黨，頻遣所親致委曲，且曰：「倘能屈意相從，簪橐可立致。」公曰：「富貴在天，蔡氏其如予何！」京聞

其語，大銜之。徽宗皇帝屢欲擢用公，京但於學官中時一改除，勉從上意爾。公久在學校，諸儒敬服，既橫經上庠，以師道自任，循循訓迪，卒歲忘倦。六年八月，除辟廱博士。一日忽有旨召對便殿，公自謂起疏遠，荷聖主特達之知，思竭忠言，冀以感悟淵聽。既見上，首論朝廷用人，當分別邪正，以謂「方今之患，在於君子小人混淆而莫辨，陛下倘奮乾剛，擴離明，詢之以言，試之以事，稽諸古訓，格以僉言，則邪正不啻黑白之易見。不然，將恐小人得志，無所忌憚，或苟且以害成，或邀功而生事，其禍有不可勝言者」。又論奢侈之弊，以謂「民之化上捷於令，陛下履豐亨豫大之期，固常憂風俗侈靡，而下戒飭之詔矣。然而背本趨末，日甚一日，流蕩而不返，臣愚以謂陛下不率之以躬行之教，未見其能革也。陛下誠能以祖宗躬行之教爲法，其不合於祖宗者一切去之，則天下雖大，有不難化者」。公儀貌端偉，音吐洪暢，所言切中時病，上爲之改容嘉納，獎諭數四。除秘書省校書郎，蔡黨聞之大怒，益欲逐公而未有間也。七年，磨勘轉宣教郎。明年，竟爲蔡氏所擠，韓駒、張忞輩凡與公厚善者二十一人俱在遣中，得主管成都府玉局觀以歸。宣和二年五月，依元豐法，罷宮觀。八月，磨勘轉奉議郎。三年閏五月，再除秘書省校書郎，兼脩《國朝會要》。明年，兼校正御前文字。上方崇儒重道，博彙群書，公洞貫九流，多識奇字，校讎天祿，是正魚魯，功實多焉。朝廷議遣童貫、蔡攸宣撫朔方，公上疏極論不可出師之狀，且引《易》「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致亂邦」之語，書奏，爲持權者沮格不報，公憤惋久之。繼傳郭藥師歸順，蕭后納款，收復燕山，捷音踵至，在朝莫不相慶，唯公憂懼益深，至忘寢食。暨遭靖康之變，人皆謂公有先見之明。十二月，除

著作佐郎。五年八月，入尚書省爲屯田員外郎。十一月，磨勘轉承議郎。初王黼秉政，威權浸專，公惡其爲人，雖同僚以職事見，公亦託疾不往。周旋數年間，竟不識黼之面，黼憾之。公在職年餘，徽宗皇帝一日取班籍指公名謂黼曰：「此人馳譽文場，行實相稱，可與除近上差遣。」黼設辭障蔽，竟不得遷。七年六月，改司勳員外郎。九月，磨勘轉朝奉郎。十二月，北虜渝平，兵及畿甸，公夙夜憂憤，謂所親四方，今國步阽危，吾處下僚，不獲與聞朝論，然苟有可以效節者，不敢不勉。乃爲書與父母訣，獨留老卒，垂二繩於梁間，曰：「都城脫有不免，與其辱於犬羊之手，不若就死於此。」於是乘城晝夜守禦四十餘日。既解嚴，有旨登城及一月例遷一官，公曰：「主憂臣辱，義則當然，顧可因此以幸賞邪？」卒不自言。靖康元年三月，遇欽宗皇帝登寶位，覃恩轉朝散郎。是時少保榮國以公久在圍城中，音問不通，積憂成疾。公得家問，即上章丐祠，於是以公爲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陛辭之日，上宣諭曰：「朕知卿不阿權貴，操守方嚴，故授卿此職，切宜爲朕愛恤百姓。」公頓首受詔。還家方浹旬，復被召赴闕。大臣傳上旨，欲除公橫榻，公方迎醫就養，籲天有請，辭甚哀切。欽宗皇帝雅知公無兼侍，特可其奏。及聞二聖北狩，張邦昌僭竊，遂棄簪紱，移病告老。忽傳太上皇帝踐祚於南京，詔至之日，公病立愈，自陳乞就職，時浙憲已別差王翹矣。建炎元年，遇太上皇帝登寶位，覃恩轉朝請郎。駕幸維揚，降旨召公赴行在所，公以二親垂老力辭，遂再除兩浙提點刑獄公事。四年七月，復除司勳員外郎，公又固辭，乃還浙憲。紹興元年，磨勘轉朝奉大夫。二年，改除江東提刑。是時戎馬初息，民力未蘇，公到官撫摩凋瘵，惠恤鰥寡。屬吏之贓污不法怠不舉職者，悉按劾無少

貸。諸郡詳覆具獄，躬親省閱必以情，刑名或不當，駁正之，吏以舞文抵罪與夫民有冤而獲伸者非一。自中原俶擾，士庶或盡室嬰禍，事既定，往往立子爲繼，而於法不合承絕家財產，坐此牒訴紛然。公具奏，乞將已絕命繼之人視出嫁女等法，量許分給。又鋪兵依條不許別役，而無立定罪名，公乃乞比巡附轄使臣私役法一等科罪，今皆著令，實自公發之。凡州縣事有未便，及民所願欲而未獲者，皆罷行之，不可概舉。統兵官王進駐池州，凶暴放肆，凌蔑州郡，有曹官以小事忤進，遂釘其手於門。上聞其事，詔公體究。時國勢未安，諸將皆有輕朝廷心。公到池陽，進擁鐵騎數百突至輅車之前，衆頗失色。公不爲禮，入傳舍廉問得實，立進數責之，進叩頭伏罪，自是不復越紀律。公巡歷所部，訪民疾苦，未嘗休息。迄冬奔馳道路，居鄱陽公廨止數十日而已。凡爲民去害建利，唯恐不至。席未及暖，而江東九州無違梗，吏斂手不敢爲非。公在任及所過州郡，餽送絲毫不受，下車之初，廨舍所列器皿，謂之「併淨」，例皆一新，公即令公帑緘封，以俟後政，所用唯隨行瓦木之器。比去，悉以所緘封者揭於榜。歎曰：「民之困弊未有甚於此時，而有司供帳，視承平不少減，吾忍用之哉！」至今士大夫相與語廉節者，多舉公此事爲師法。太上皇帝方銳意於治，二千石刺史之賢否靡不周知，一日顧宰臣，盛稱江東最績，遂以左司召。公入對，極論天下之事，上擊節稱賞，有大用之意。公又言監司守臣數易之弊，及州縣獄囚瘐死，吏無考課法，上嘉納之。三年正月，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二月，除起居舍人。是時北虜漸退，川陝屢捷，公恐中外苟安，上疏乞益嚴邊備，又乞舉行仁宗皇帝故事，諸路帥守替日，各令條列利害五事以上，畫一具奏，後皆施行。五月，除中書

舍人。公文思敏贍，凡得詞頭，即時具草，未嘗稽留。方多事時，書命填委，公洒翰泉涌，事辭俱稱，玉音稱獎，謂「比年詞臣，鮮能及之」。自擾攘以來，史筆未修，雖詔論譔，而秘省權輕，關會稽失。公建言乞依祖宗故實，委大臣兼領史事，即日詔宰臣呂頤浩兼修國史，至今遂爲定制。北虜初議和，朝廷數遣使，而虜情叵測，廷臣以預選爲憂，公獨奮然請行。大臣以公姓名進，上曰：「張某親老，且詞命正有所賴，朕將委以北門之任矣。」公聞之感泣。未幾榮國病甚，乞外，詞章十餘上，不許，遂賜告迎侍還鄉。繼被旨趣歸甚峻，是冬還朝供職。四年正月，兼詳定一司敕令，尋除給事中。公由江東憲蒙召擢，不二年間，致身法從，自以遭時遇主，古人所難，知無不言，未嘗有分毫顧望意。是時獻言者交章公車，每付給舍看詳，公曰祖宗成憲具在，患不能舉行，捨是而一切紛更何益，自非卓然可用皆報罷。或挾勢以強公，卒莫能得。大將有以軍中田產乞不起稅爲言者，朝廷欲從其請，公毅然以爲不可。先是推恩元祐黨籍子孫，許其自陳，一時有司失於限制，來者不止，公建議以崇寧初年所定碑刻九十八人爲正。又軍興以來，小人乘時召亂，經涉五年，而仇怨告訐，連蔓不已，公上言乞截日蔽囚，後有告者勿受，庶以廣好生之德，事即施行，而潭帥申請委曾焚劫爲首之人，請論如法，公復奏駁，上卒從公議。是時所在狴犴填溢，一旦釋遣，皆洗然自新爲良民矣。公又論舉將帥，修戰艦，淮南官冗，軍糧闕乏，科敷弓料，私置稅場，及宿衛單寡等，皆一時急務。舊法：應庶官至中大夫止，若太中大夫，非侍從不遷，謂之止法。宗室有特旨轉行太中者，公因此上言：「崇寧、大觀以來，士風不競，叨官竊寵，不循資序，遂至國紀大壞。陛下慨然念治，將欲大變

其俗，故前日冒濫之人，大者追奪，小者審量，有識之士，方竊欣幸，以爲自是遵守祖宗之法。今乃復違舊章，超遷官秩，臣所未諭。」上聞公言，即寢其命。宣政大臣有上遺表章復官推恩者，公力疏其諂諛誤國之罪以駁之。舊相或以生計自言，乞借撥官田，公引子產辭邑事以告於上。貴戚近侍，凡所干求，苟涉僥幸，一切奏罷之，人皆服公不畏強禦。公在省闥二年，凡命令有不當，輒封還，詆斥權貴，盡言切直，無所回避，風采振一時，上亦知公忠赤，屢見褒美。人以公居閒恂恂，似不能言者，而臨事慷慨如此，益知所蘊蓄與常人殊，因爲之語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今信然矣！」張俊以宣撫使屯江上，遣營卒持書至江州瑞昌縣，卒怙俊勢，見令踞視出慢語，且與獄囚有疑似之迹，令郭彥參械繫之，俊訴於朝，彥參坐免官。公言：「近時州縣之吏，多曲意迎合，獻諛當路，至不隨流俗，能爲陛下奉法遵職者蓋寡。如彥參者謂宜有以崇獎之，今乃坐免，何以爲剛直之勸！」時俊典領重兵，專制閩外，朝廷每務優假，駁疏既上，在列駭愕，權要有爲俊地者，公由是不能自安，俄解職提舉江州太平觀，朝野無不惜其去。五年二月，除徽猷閣待制。七年三月，再任於江州太平觀。初少保以公恩封位至五品，公既奉祠歸養，備盡子職。每歲時燕集，或賓客過從，公腰金侍立，捧觴上壽，鄉人以爲榮。是年六月，少保卒，公執喪哀戚甚，勺飲不入口，杖乃能行，人謂曾閔不過也。九年九月，外除，十月，差提舉亳州明道宮。十一年四月，轉左朝散大夫。公自轉正郎，以朝廷多故，十載不叙年勞，至是有司始檢舉焉。十二年至十四年，凡兩請奉祠，皆提舉亳州明道宮。十一月，磨勘轉左朝請大夫。十六年，丁榮國夫人憂。方強仕時，每念親闈無手足之助，暮年乃克躬色難之養，

溫清甘旨，未嘗廢離。及榮國寢疾，公屏去家事，專務醫藥，衣不解帶者累月，居喪哀癯不自勝，執禮逾於少壯。十九年三月服闋，五月，差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二十年，轉左朝議大夫。二十一年八月，再任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二十三年，公生七十年矣，遂引年辭祿。十二月得請，轉左中奉大夫，依前徽猷閣待制致仕。公任司勳郎官日，秦檜以酬賞事屬公，公據法以爲不可，檜甚怨之。及檜當國，公絕不與通問。一日，檜謂公舅氏李朝正侍郎曰：「張夕拜正而不他，吾所心服，闕不聞問，鄙我也？」李移書道其語，公不答。閱歲，檜數溫前語，色頗厲，朝正復相告：「檜方專權，睚眦必報，大臣誅殺流竄者踵相躡，士大夫重足一迹，日虞禍及。」公得朝正書，曰：「吾已無救於世矣，京、黼尚不爲之屈，況檜乎！」檜由此益怒，至是乃祈謝事，以卒素志。二十五年十月，檜死，太上皇帝躬覽萬幾，圖任舊人共政。不閱月，召公落致仕，赴行在所，制曰：「七十而歸政，古之道也。古之人亦惟曰無以事勸耆老云耳，然至於壽考康寧，抱道懷德，而諳練治體者，則賜之几杖，乞言詢事，不懈夙夜，安有聽其引年而去，不知寶貴如我今者！具官某，時之耆傑，朕所體貌，給事東臺，迨茲二紀，而凜然風聲，猶著搢紳之間。不爲朕留，以老自請，亦既許之矣。載惟老臣之居國，譬如合抱之喬木，封植成材，豈一日積！知材不顧，人謂朕何！是用起之丘園，引對便殿，使朕不失貪賢之美，而卿有不忘君之忠，豈不休哉！安車肯來，副我虛佇。」公以老疾爲辭，詔不允，促行甚亟，公不得已就道。都人以公年耆望重，久間復出，夾道聚觀，爭先睹之爲快，衛士之舊人識公者，更相告語，咨嗟歎息之聲，洋溢朝路。公對便殿，太上皇帝喜見顏間，曰：「卿閒居已二十二年矣，前屢

趣卿者，正欲速聞讜言耳。」首問當今治道之所先，公敷奏甚悉，因論比年公道不行之弊，亟蒙睿獎，對數刻乃罷。即日除吏部侍郎。方是時，盡逐秦黨號召天下，名德之士咸處班列。不數月間，自執政至侍從、臺諫，多公門人，如魏良臣、周葵、湯鵬舉、凌哲，皆公昔所論薦，一時服公知人之明，且歎其爲當今舊德也。秦檜當軸二十年，士大夫不登其門者幾人，唯公七任宮祠，退藏密深，未嘗以一毫干之，而檜亦不少假借。比公再登禁塗，秦門舊客，各欲詭脫蹤跡，往往極口談檜之惡，而公反不出一語。或問之，公曰：「今之因革，惟公道是從，豈以譏譏求勝哉！」由是更服公德量之不可及也。十二月，兼給事中。二十六年，兼侍講。初講《詩·關雎》一篇，因后妃淑女之事，歷陳文王用人以致規諫之意。上褒諭再三，且曰：「久不聞卿博雅之言，今日所講，析禮詳明，深啓朕意。」公乃奏：「比年舉子，鮮知經術，宜令詞賦之士，兼隸一經，如紹興十四年故事，庶免偏廢之患。」上深然之。明年省試畢，事遂施行。尋權工部侍郎，二月，權吏部尚書。自祖宗以來，立公私贓罪三等之法，以戢貪殘之政，暨秦檜爲相，復增民事一條，凡麗於民事，永不得注親民差遣。公曰：「守倅令佐，親民之官，苟有所犯，未有非民事者，錮人聖世，豈不重可惜哉！」亟奏罷之。公晨入坐曹，事無大小，必躬自鈎考，發擿按治，吏無所容其姦。士大夫希恩雪罪，有數十年不決者，公悉以法訂正，可與者即奏與之。因進故事，極言銷金之費。異時論事榻前，上復以此爲問，公口陳爲患甚大，宜速禁止，遂下詔如公言。三月，再轉左中奉大夫。五月，大金賀生辰使敬嗣暉入境，詔公館伴。既接見，嗣暉謂其副曰：「我自幼聞此公姓名，今尚在邪？」由是執禮甚恭。故事，觀潮浙江，坐定潮

至，嗣暉舉前輩詩數十首以問，公應答如響。中使入奏，上喜甚，及事畢，褒寵異於常時。蓋嗣暉在虜中號知書，虜以秦檜死，選擇而使之，欲以覘吾國，知公德望素著，辯論不可屈，故卒禮而去，無或違者。會彗出東方，詔士庶實封陳言。其間貪競之徒，以權貴人死，意朝廷必欲盡變其所施設，故其言不擇是非，雜然並進。公亟上疏，謂「求言不可不廣，聽言不可不察，舉而行之，尤不可不審，蓋恐疏遠之人，銳於納忠，有強出新意而致衝改祖宗舊法者，有取便一時而行之既久不能無害者，有貪蠲復之名而不以用度較之，致州縣不免暗取於民者」。上曰：「數日來朝臣獻言多矣，唯卿所陳之言，獨合朕意，大臣用心正當如此。」明日宰執奏事，上宣諭此語，知公才堪丞弼，遂除公中大夫，參知政事。公入謝，因奏：「臣待罪政府，不欲令子弟仕於朝，乞罷男堅國子簿見任。」上曰：「卿深鑑權臣私親之弊，首變前轍，朕甚嘉之。」特依所乞。厥後大臣爲子弟引嫌丐罷者，相繼有請，遂以爲例。初秦檜久擅政柄，以嚴刑峻法鉗天下之口，太上皇帝慨然總覽，盡去苛刻之政，自爾詔令之下，無非寬恤民力。公建意以頒降重複，官吏奉行不虔，恐民庶不能通知，乃令有司看詳，取其切於利民者，得八十餘事，止標大意及降旨月日，其間繁文一切削去。奏乞鏤版，宣布中外，仍令州縣揭諸粉壁。於是天下曉然，皆知吾君之德意矣。公在政府，孜孜庶務，憂國如家，錢穀甲兵之間，或至廟堂，必爲之竭慮經畫，至通夕不寐。幸而得之，則翌日以告丞相，俾奏行焉，未嘗自以爲功。而上亦深知士大夫無辜被罪，竄斥遠方，有未還恩數者。公奏事上前，便便言不已，每蒙開納。薦舉人才，必參公論，皆曰賢矣，然後剡章。兩省侍從由公延譽而被擢用之人甚衆，公未嘗語人，而其人亦

卒不知爲公所薦也。公自參機政，天下事多所建明，更化以來，所以維持紀綱法度可以數百年猶蒙其功者，公實有力焉。至二十七年九月，公謂家人曰：「吾貳政已期年，衰疾，豈可久妨賢路？宜出裝，吾丐歸矣。」乃夜奏，遲明懷至漏舍示同列，遂留身乞辭機政。上驚曰：「卿在政府，宣力甚多，方切倚毗，豈當捨朕而去！」確然不許。公既退，即挈家屬出私第，示必不可留，相繼章四五上，累降詔遣中使宣押，恩禮備至，公力懇不已。上已知公去意甚決，曰：「卿先朝老臣，出處皆可觀，今之求去，蓋欲全進退之節，豈可以朕故，令卿有不滿意！然觀筋力尚壯，尚爲朕卧理一政。」而公又懇辭，上曰：「比年執政無善罷者，卿之行可謂勇退矣。且大臣去國，自有體貌，此不可辭。」拊勞久之，除公資政殿學士知婺州。陛辭之日，上復與公極論異日爲治之要，已而曰：「舊德去朝，相見無日。」因顰蹙不懌。公再拜謝恩，既下殿，復宣坐賜茶，慰免加厚。公至浙江亭，將登舟，忽中使馳至，賜御札一封，通犀帶一條，天語丁寧，備極恩寵，縉紳歆艷，以爲近世創見也。是日，宰執侍從下至百執事悉會江亭叙別，冠蓋相望，填溢阡陌，都人縱觀，或繪爲圖，以比漢之二疏云。公至婺州，布宣天子德澤，爲政務簡易，存大體，至於事干休戚，則必反覆詳審，而不敢忽。一方之民，初未識公，徒以公名德之重，更相戒飭，勿犯公法。自郡丞以至諸邑官吏，翕然奔走率職，曰：「豈可復以猥瑣，上累我公神明！」公以獄者人命所係，尤所加意，每錄重囚，必使升階立坐隅，親加臨問，察其辭色，多得其情。泣事之初，有大辟囚以疑奏讞，得旨杖脊流配，當決日引囚出，則癯瘠若病者，公命減杖數之半。僚吏皆曰：「此敕斷也，不可！」公曰：「主上寬仁好生，哀矜庶獄，某嘗

親聞聖訓，今此囚既以疑故宥其生矣，脫或斃於杖下，則如勿讞。人主欲生一人，而郡守乃殺之，尚可謂之承流化宣乎？」衆莫敢言。本州歲以綾羅輸內庫，自紹興以來，逋負重積，前官以屬官禁，不敢丐免，有司督責嚴甚，公具奏一切蠲除之。又乞增大禮買羅之直，民皆被其賜。公在郡祿令之外，一錢不受，或以謂例所當得，前後相承，莫有廢者，公曰：「吾顧法如何，未聞以例從事也。」食指猥衆，用度不足，至質錢以自給，飭内外非飲食日用之物，不得輒市於民。婺出羅帛，家人欲一見且不可。仲春勸耕，例携妓樂，公悉屏去。燈夕出游，吏以故事告，公亦罷之。政務便民，安靜不擾，數月之間，郡以大治。公曰：「可以休矣」。遂再辭祿。明年二月，命下，依前資政殿學士，轉左中大夫致仕。即日西歸，資裝無浙東一物，盡以錫賚之餘，分給親族之貧者。致仕官暨使臣合得俸祿悉罷去不請，曰：「吾平生食君之祿多矣，豈可復更尸素」。吏輩役於私室，難以費蠹餽廩，寧自給之食。築亭池上，名曰「喜歸」。公自號「華陽老人」。日與親舊游息其間，又作詩以叙喜歸之情，一時名士賡和盈軸。公遭遇累朝，晚年蒙太上皇帝擢與機政，眷遇優渥，雖一飯之間，未嘗忘感戴之意，晨起必注香上祝千萬歲。每戒子孫曰：「吾老矣，不能上報國恩，汝曹其勉之。」至被疾，猶諄諄道此語，人皆謂公發於至誠而然。二十九年七月，以其子堅該恩叙封，轉左通議大夫。三十一年，太上皇帝巡幸建康，出京口，公扶病朝行宮。是時虜踐淮甸，王師到屯江滸。上見公，慰勞周悉，因語時事，且曰：「卿在政府時，屢講募兵之議，有司措置失當，今遂乏用。」公奏述江淮形勢，乞寬聖慮。上問公體力增損，授以藥方，仍述脩養之法，恩意欵密，人皆屬目焉。主上登極，首訪公安否。明年

十一月，召公赴闕，公具奏力陳兩經致仕，衰病難支。上察其由衷，詔曰：「張綱一時老成，朕所渴見，已令趣召，乃以耄老爲辭，重違雅志，可從所請。」令所在州軍常加存問，仍賜羊酒。郡守備禮，委縣令入公里致詔，特異之恩，一時鮮儷，世以爲寵。乾道二年正月，感微疾，踰月，疾良已。甲午之夕，與家人笑語如平時，遽命取水浴體，浴畢安卧，三問夜如何，至二鼓忽舉手加額，三叩齒，遂薨於正寢。三日而斂，手足和柔，膚革如生。享年八十有四，官左通議大夫，職資政殿學士，爵丹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實封一百戶。遺奏上聞，天子嗟悼，輟視朝一日，詔贈左光祿大夫，恤典皆如式。公始以經術大儒爲上舍第一，釋褐即官上庠，自正至博士凡三遷。時鼓笥踵堂，閭閻秩秩，盛於唐漢，公講論經旨，研窮理窟，人人渙然冰釋。五經尤精于《書》，每因講解，著爲義說，皆探微索隱，倫類通貫。嘗疾夫絺繒揣合以應故事，故其言無一不與聖人契。既卒業，遂成一書，凡三十卷，世號《張氏書解》。自是後學潛心此經者，爭傳誦之，諸家之說，雖充棟汗牛，束之高閣矣。公在三館，于未見之書無不讀，聞見日益博洽，雖位通顯，未嘗一日廢卷。晚年披閱稍倦，則命子孫讀于前，而卧聽之。議論常出諸儒意表，人有得其謦欬之餘，皆抄錄藏去。其爲文雄深雅健，粹然一出于正。代言西掖，綽有典誥之風，奏議詳明，直而不訐，實近世文章之宗伯也。平生著述，有《華陽集》四十卷、《六經辨疑》五卷、《確論》十卷、《告猷集》三卷、《聞見錄》五卷、《瀛州唱和》八卷。靖康、建炎間，遭兵火焚掠，煨燼之餘，所存無幾。公純誠直亮，稟于天性，自布衣至貴顯，操守奉養不少異。氣貌嚴正，雖燕處無惰容。未嘗姑息，而人親之；未嘗暴怒，而人畏之。交游盡天下

名士，推薦人才，先德行後文藝，卒皆通顯。大抵不喜沽名，常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捨是而要一時之譽，吾弗能也。」召節屢頒，皆出簡記，貴倖近習，無一相識者。其愛君憂國，出于天資，每從容上前，必以進君子退小人、信號令明賞罰爲言。尤小心恭謹，避權遠勢，退朝未嘗與人言奏對之語。疏狀稍干機密者，往往削藁不留，以故忠謀讜議，人亦莫能盡知也。宣、政間在京師，二姦相繼弄權，氣燄熏灼，士類不能改其操。紹興中，退而里居二十餘年，當國之人復視之如仇讎，不能害。暮年遇合，遂入政府，守法任職，親舊未嘗敢干以私。急流勇退，再辭榮祿，全名高節，爛然獨著。公嘗書座右曰：「以直道行己，以正色立朝，以靜退高天下，是三者人之大節，不可違也。吾雖不才，反身而誠，亦庶幾焉。」其子以是刻諸石。觀其言可見公用捨行藏素定久矣。公事親至孝，承顏順志，雖古人有所不及。親沒，追慕白首不少衰。時祭如見其享，忌日號哭如初喪，一言及親，未嘗不垂涕也。初祖母齊安夫人在堂，奉事尤謹。政和七年，公正室新安夫人徐氏以宗祀恩當受封邑，公乃以回授祖母，宣和七年，再乞回授，遂封太安人。紹興元年，公以正郎初遇郊，當任子，以叔父汝弼爲少保所友愛，遂奏乞先補叔父，被旨特許。既秉政，得謝而歸，許上其子若孫三人，公自念吾白屋起家，備位二府，皆先世遺澤，而群從猶布衣，安得愒然忘之，遂刻章，乞官其堂弟曰絢，堂姪曰基、曰圭。未幾基亡，復以郊恩官基之弟塾。公載念曾祖後猶有未仕者，又以郊恩官其從姪鉞。自叔父以下，由公而仕者凡六人。公媚適溧陽進士談思文，實榮國所鍾愛，復奏補甥權將仕郎。公始輟妻之封及祖母，輟子之祿及叔父，輟孫之官及群從甥姪。至薨沒時，曾孫數人皆未官。嗚呼！非孝義

過人，安能若此！建炎初，六飛南渡，江浙雲擾，公侍二親奔竄山谷，鄉鄰之避寇者，知公所在，爭趨附之，曰：「此公純德孝行，可以動天，天必佑之，冀賴餘庇以免。」由是相從者數千人。晝伏夜行，周旋於烟塵矢石間凡數月，卒獲無虞。間有捨公而出他途，必遇寇掠，前後數十無免者。一日公與群眾隱大林中，虜騎遶林歡譟，聲勢甚迫，衆大恐，遷徙紛亂，或啼哭失聲，鬨然不可遏。正爾惶惑，忽大風起，飛沙折木，震動林藪，移刻而止，虜騎尋引去。是日微此風，則虜聞人聲，無噍類矣，人皆以爲公德行所感。厥後中朝士大夫流散南徙，狼狽於道，有至公卿者，不以在亡爲辭，必厚館之，或經歲乃去。性儉約，自入禁闥，贊化鈞，首尾踰三十年，家無金玉之器，室無衣帛之妾，凡世之聲色玩好，一無所著。在政府時，每解衣，人見所服縑素，無不歎息。鄉人衣冠新異者，不敢服以見公。有爲不善，寧受辱於有司，惟恐公之知也。公居依山，而田瀕湖，每歲夏潦，山水湍激，悉爲巨浸。有勸公增置良田者，公曰：「先世以此貽子孫，尚可保守，足以資伏臘，豈可廣植膏腴，以損子孫之志哉！」故自微至貴，田不增益。祿廩之餘，推以賑貧，無吝色。每蓄善藥名方，人有疾，手自施予。鄰里死者，賙其棺槨。歲穀熟，必損衣食之費，增價糴而藏之，至春則減其值以濟乏絕，一方賴此免於饑饉流徙者，不知其幾千萬人也。紹興十六年丁滎國憂，有穀千餘斛，盡以貸鄉民之無告者。既面焚券柩前，曰：「世俗以厚緇黃爲孝於親，孰若惠貧乏以酬親志。」公所居宅南，甘露降於衆木之上，一歲凡三見，穰穰如貫珠，庭前雙桂，枝生連理，寢室之後，復產紫芝。又有群鶴數百，回翔寥廓，下視所居，公祝曰：「胎仙見臨，願示丹頂。」俄有二鶴，垂首簷檻，飛舞自獻，人

皆異之。先是公夢遊一官府，殊庭虛寂，非人世比，夢中以爲異日當居於此，後十餘夢宛然如一。公薨之月，族弟統夢至其所，與公言同門設綠牌而無字，有告之者曰：「俟張公至則書此額矣。」考公平生所踐履，則知身後所歸宿，夫何疑哉！公娶同邑徐氏，贈新安郡夫人，建炎四年卒。男二人：堂，右宣義郎，前公二十年卒；堅，朝散大夫，直寶文閣知泉州，嘗歷御史、國子、太常簿。孫四人：釜，承議郎，新通判信州；鋈，迪功郎，早卒；鑑，迪功郎，池州貴池縣主簿；鎬，從事郎，新平江府崑山縣主簿。堅、釜皆中進士第，種學積文，能世其家。鑑嘗薦名禮部。孫女六人，適士族。曾孫男女八人，尚幼。乾道二年十一月己酉，葬公於家北古觀基之原，從治命也。公以全德碩望，遭遇四朝，言聽計從，澤及天下，克保富貴壽考，屹然爲世重臣。訃音流傳，學士大夫暨閭巷之人，無問識不識，舉皆痛惜流涕。蒙公恩者，至畫像而祠之。公平生不求赫赫之功，唯以道德仁義自任，誠心守之，老而不衰，此其所以大過人者，真所謂古之遺直歟！公之子堅欲上公行實於朝，以丐易名之典，俾箴叙其本末。箴出入公門三十年矣，知公出處最詳，輒以所聞見紀其實，以授公之子，不敢有加焉，庶幾議謚勒銘，有所考信，以傳不朽。視質諸夏，無且畫工爲無愧云。謹狀。乾道四年三月某日，通直郎、大理寺丞洪箴狀。《華陽集》卷四〇。（尹波校點）

全宋文卷四八八六

李 呂 一

李呂（一一二二——一一九八），字濱老，一字東老，號澹軒，邵武軍光澤（今福建光澤）人。少孤，能自力於學，研精《易》義，徧觀百家，尤留意《資治通鑑》。年四十後不復應科舉。清修無競，持身有素，與朱熹爲益友。慶元四年卒，年七十七。著有《周易義說》、《澹軒集》等。見《周文忠公集》卷三五所載《李濱老墓誌銘》等。

《澹軒集》十五卷，原本已亡，今惟有清乾隆中四庫館臣所輯《永樂大典》本八卷。本書所收李呂文，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澹軒集》作底本，復得佚文三篇，共分爲三卷。

上黃提刑求先子墓銘書

十二月二十日，從表姪孤子李某謹齋沐裁書，西向泣血，稽顙再拜，授家童走二千里，謹投上提刑察院丈閣下：昨者先考窆不獲地，近謀遷奉。重惟棄背之初，逡巡反葬，雖請銘于大人君子，而幼

釋無立，不能自致。比長，頗遊先進之門，而時已後矣。今幸因改卜，竊有請焉。痛念先考刻苦爲人，不務苟進，雖當時爲之若無甚難，自今觀之蓋亦鮮儷。某嘗采傳記所載，其間但一節可稱，附託獲人，萬世不朽，而況當擾攘之時，處奔競之俗，固未有能自堅其所守之死弗變者也。使幸而遇知音若班、馬輩，則亦可以鼓名教而振頽風矣。彼世之賤丈夫朝不及夕，其商榷古今，題品人物，非貴耳而賤目則捨心而求迹，若此者皆不足與論也。恭惟吾丈行高當世，文追古作，月評之下，尤慎許與。矧在先考，實爲畏友，宜盡知其平生。欲銘其行，可傳可信，非吾丈其誰乎？且吾丈亦有不可辭者。抑嘗聞司馬溫公與范蜀公相處歡甚，每謂吾二人兄弟也，但姓不同爾。既約更相爲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溫公之亡，蜀公實爲之志。先考之于閣下，學同志合，無愧二公，第所鍾有厚薄，故先考不遇以死。今吾丈橫翔臺閣，爲時正人，聖天子惟刑之恤，眷求重厚，付之淑問，而吾丈游更數路，陰功偉然，行當賜環，福徧綿宇，其于故交豈以不遇以死而易其心哉！今諸孤之計不過欲獲一言以伸遺恨于地下，諒吾丈決不忍深拒之也。比歲季弟還自治境，竊知吾丈亦有意于此，自非惇篤能若是乎？況先考心之所欲爲，力之所可任，吾丈既詳知之矣，以成敗而論人，固知吾丈之所不爲也。若遂賜之銘，豈惟不肖子之幸，是亦先人之意。所有行狀并真贊，繕寫拜呈，其筆其削，惟所以裁之。干冒威嚴，不勝哀切戰懼之至。某泣血稽顙再拜。《澹軒集》卷六。又見《南宋文範外編》卷二。

與何少卿干墓誌書

嗚呼！文之難，銘人之墓之難。蓋分不深則知有弗究，知之矣文不工則辭有弗達，辭達矣非天下重名則文有弗傳。兼是三者，可以無愧。唐韓退之號文雅，且望尊斗嶽，一時大夫士非其銘死不瞑，子孫不名孝，而退之亦矯矯自喜，不輕一語可人。其所作半天下，傑士非功業文詞赫然，則行義風操有絕人者。然私考之，他雖敷叙博瞻，論辨雄俊，率當代奇作，然文而七矣。至其銘孟東野、銘樊宗師、銘李元賓，則事核而言激，情切而意深。訂詞華則本其學術之淵源，評操踐則極其出處之本末。至于表忠壯則髮怒衝，悼窮屈則涕交墮。言言字字，如出肺肝。豈非數君子于退之自是平生故人，其聲氣，其趨尚，相與爲甚深，相接爲最久！數君子之心固退之之心，退之之心固數君子之心，則其見于辭非若他人之勉而爲，迫而應，是故用其情者，又重以絕代之文濟以高世之望，顧焉得而不傳？嗟夫！退之遠矣，今有人欲銘其先而遇文如之，名又如之，而又知其先如彼之于東野、于宗師、于元賓者，其可不亟拜亟懇而求之乎？某之微懇，尚忍言之。某兄弟不孝，險釁所鍾，無以永延先君起部之命于天，剗割巨痛踰累年而未平。今幸既葬，獨墓石未有文，私自悼歎，與不葬等。因念平時從游非碌碌子，而曰四海賞音、百年知己，未有出閣下者。異時傾蓋定交，握臂吐胸，殊姓氏而弟兄，異肝膽而一體，詩笥之聯翩，緘劄之往來，炯耀篋楮，至今宛然，則庶幾分之深、知之究者。矧閣下之

文，今世所無有，每妄論之，如水出海，涓滴萬壑，如雲出山，頃暫千態，其傳絳素，鑱金石，照映四裔者，如玉如金。且又人品絕高，物望甚偉，龍邸之舊人，元老之故家，書命勸讀，猶名散地。向者鬼蜮不量，欲毀圭璧，然摧姦觸邪之氣，烈烈炎炎，上薄日月，吟嘯瘴鄉，萬撓不挫，卒起佐大府，以階召除，由是德愈尊大，節愈白，則今日天下重名，閣下有之。疊是三者，其于銘人之墓固傳，銘先人之墓則益傳，視退之于數子猶有矜色，則某兄弟于此汲汲焉以求，其可後耶？抑又有說，先君捐館舍時，諸孤用治命即葬，因綴其行實，聚族而謀，皆曰必何公爲此銘者，非公寧不銘。時閣下方偃息湖外，道阻遠不啻天上，人或怵之，曰：見公將何時，盍他求？私謂不然，天下事有不可知者，見公無時固然，然安知公之不亟見也？姑待之。已而聞閣下起閣廢，新召擢，不楚不吳而蜀實來。某聞之喜不寐，曰：事果有不可知者！而前怵之者亦曰：持之誠，應之果，此其兆矣！是以前日既見，將以是請，未發口而閣下首及之。嗟夫，此豈但人意，亦天意也！然則閣下其決興哀于未泯之魂，垂德于不朽之骨，將以一字寵光之，使死死生生均拜大賜矣。抑又聞退之銘柳子厚，亦以故人，然其朋比之愆，輕躁之短，蓋而愈醜，援毫之際，倍費洗滌。白宮傳之銘元稹，亦然。斯二子皆道不戰，欲醉聲利，虧名義，至生辱其友，死又辱其文，識者悲之。伏惟先君起部剛大之正性，潔白之峭行，懿文實學，無愧古人，白首一節，歸老牖下，存無覲顏，沒無愧魄，于閣下之筆似不辱。異時文成，閣下必拊卷而歎曰：吾誌人多矣，唯郭有道不愧！則某兄弟實與榮焉。行狀一編，并浼台

上晦菴干墓誌書

十一月日，孤子李某謹齋宿裁書，稽顙再拜，獻于知府祕書明公閣下：某嘗觀蘇公子瞻之集有《祭張太保文》，其辭曰：「某于天下未嘗誌墓，銘者五人，皆盛德故。」求其所謂五人者，曰司馬文正、富文忠、趙清獻、趙康靖及文定而五。其後復銘范蜀公、李太師而已。如王郎子、陸道士暨保母妻妾之徒，蓋不與也。竊隘其言，以爲此五君子者勲在王室，太常紀之，史冊書之，使無蘇公之筆，愚知其不朽也，非若抱道懷義，無所設施，儻非盛德之士或誌或銘，則草木俱腐矣。審如蘇公之云，則得銘者無非達官偉人，彼清介自守，禮法是蹈，厄窮而無位者，皆在所棄矣，不幾于失人乎？愚意立言之君子，于所紀錄，特視其自立如何耳，蘇公未足爲通論也。某之先人不幸夭闕，自其幼年服儒者之行，以終身焉。平生安于義命，不得少見于世。在殯二十年餘，某不孝罪逆，始克遷奉。惟是表墓之石歲久未立，非故緩也，蓋有待也。共以明公果行育德，出于生知，正心誠意，得之《大學》，極高明而道中庸，尊所聞而行所知，真積力久，內外昭融。某雖頑鈍，竊高明公下風亦有年矣。今歲夏初，幡然有廬阜之興，實非爲廬阜也，正欲解履崇牖，摳衣函丈，少得望見君子之容，以償其夙昔之願耳。無何行止，非人所能，而會合之期如此其難也。故纔至洪井，以事而歸。引領悵然，走介裁叙，自狀其過。方虞獲戾，豈意明公辱賜之書，情誼灑落，與進之意，甚于傾蓋。顧惟一介之賤，何

以得此！下拜啓緘，三復愧歎。是以冒霜凌雪，奔走千里，使幸而得一見足矣，豈圖謙撝與進，一旦置之坐客之右，慰喜過望。輒有瀝血之懇，久欲訴于明公之坐，噤不敢發。然念昔之壯而今已老，若復遷延，是自陷于因循之罪，晝思夜夢，度未免一吐下咽，執事庶幾乎哀而憐之。竊料明公仁恕存心，仁斯立人，恕斯推己，純孝優于錫類，全德富于有言，尚論人物，主于至當，初不以貧賤利達爲間，是誠小子之幸會也。早夜以思，儻獲明公賜以一言，雖華袞之贈何以加焉！故持所親游君之狀，稽顙俛伏于明公之堂下，惟明公惻然興懷，憫其所以來之意，奮筆大書而遂賜之，豈特先人得伸于泉壤，抑所以加惠李氏者爲無窮。凡某中外，銜戴大造，及雲礽而未已也。痛念先人不逮中壽，事迹不白，行狀所述，特取有據，雖小必錄，冒塵聽瑩，不敢毫髮自誣。至于筆削之際，明公取其應于銘法者存之可也。嘗聞之，季札之葬，吾夫子實爲之銘，石刻具在，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萬世景仰，想其爲人，徒以兩語重也。然則某之望于明公，意有在矣。惟是哀誠所迫，曾不自知其僭越。短書見意，荒陋不文，退而屏息，俟命廡下，明公決有以察之而不加罪也。區區不勝惶懼戰越之至，不宣。《澹軒集》卷六。

送周術士序

周公系出某，少落魄，不事家人作業，持其術曰三命、曰五命，翱翔江河，涉二浙，走巴蜀，間

一歸閩粵，其足跡所逮，幾半天下，行萬里而未厭也。從士夫遊，世所歆艷者鮮不識也。一日袖手跂於衡門之右，會余送客，揖而進之澹軒，道所由來，頗自銜其術之精。因謂之曰：余少也不無意於速化，選要數奇，退而自屏於無用之學，亦有年矣。子之術神，余何以子爲問？試取一二親舊五行叩之，凡他人以爲肯綮者，周輒迎刃而解，辨析品藻，若無凝滯。至其巧發奇中，坐者爲之激節。噫，周之術可謂不苟然者矣！惟天降衷，在人受之而爲命，故曰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此古之所謂命也。今之談命者，其學蓋自司馬季主時已有虛高祿命等語，後人又推廣其道，於是以人始生年月日時會而觀之，而休咎生焉。至於支干五行，錯綜萬變，運式布棋，星推曆卜，分寸薄厚，冥搜造化，刑殺所臨，或遇而爲福，貴祿所會，或陷而爲禍，卒然未獲其指者，比比皆是。必也窮年皓首，其閱人也衆，其取類也多，然後察往知來，如衡之於輕重，度之於長短，秋毫不得而隱也。然猶有賦稟殊異，分野乖宜，毫釐之差，眩日惑心，庸有未盡者焉。嗚呼，如其難也！要其所歸，特不過逆數之一耳，非向所謂命也。觀季主所以曉二大夫，使之茫乎失色，亦必有道矣。夫鍼膏肓而起痼疾，求有益於問命者，將不止於此，子盍歸而求之！壬寅首夏序。《澹軒集》卷五。

送吳必裕序

吳必裕長年數學，僅支菽水之奉，囊無餘貲，瓶無儲粟，人所知也。今春遽失所怙，惟是附於身

者，正未有以處，賴故端明黃公揮金濟辦，得就木焉。在殯且久，必裕索居四壁，骨立容瘁，茫然復無以爲葬。一日問策於李某，某曰：必裕故家大乾之中坊，世號著姓，內外婣黨，蟬聯甲族，固不少矣，其間豈無高誼薄雲如端明公之用心者，必裕試一叩之。脫遇一人，盡捐麥舟，則子先君之事濟矣。不然，集衆腋以成裘，必裕猶當俛首爲親，不憚於屑屑，若家於喪則不可也，必裕勉之哉！《澹

軒集》卷五。

送龔伯成序

龔一新伯成漂汎不偶，比丁內艱，而堂有嗒然之老，零丁窮瘁，苦無以自存。昔原壤之母死，夫子不以其遊於方外，猶助之沐櫛，曰：「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今伯成以文學授徒四方，俊秀從而與之博約宜亦不少，況親故在東阡南陌者，聲相聞也，烏得不爲之動心哉？凡諸往來，能隨力薄助，俾死者有歸，老者有養，斯亦古人患難相救恤之意，子勿謂當世無其人焉。因行，試以此叩之。《澹軒集》卷五。

烏洲李氏世譜序

初祖自唐末卜居光澤之烏洲，卒葬本村，世號員外墳，墳園占地，從廣所抵。伯祖長官嘗慮從官轉徙，爲鄰畔侵併，具言於邑大夫，給據以照。屬朝廷舉行經界，里正行量步畝，又狹於當時所載，姑附見於刪定之砧基。歲在己丑，某嘗率宗族環以版築。辛卯之春，北溪泛溢，墻悉浸仆，基石僅存。其兆域之內凡有二冢，居其中者特大。數十年來，墳土消落，冢面之塼畢露，塼側有文曰：「咸通五年二月葬。」其左者差小，文曰：「咸通二年某月葬」，或有「李家冢」三字。然世系悠悠，傳錄不一。考於高曾以來誌墓之文，或云有穎者出於青州之千乘。或云唐大中間都官員外郎頻爲建州刺史，有惠愛，卒官下，時邵武、光澤未升郡縣，隸建州境，子弟有不果歸者留居於此。自大中改元咸通，適其時也。質之本傳，時有不合，豈登載之闕歟？爲之後者，疑以傳疑，迄未有以取正也。迨紹興戊寅，送婦翁之官御史府，道出雲際，邂逅族人季英者，備言少時及見其家舊譜，則云：「初祖公達偕弟公遠，實南劍望姓，以事往來吾里。有高公者豪據烏洲，館二公於別室，奇公達，妻以女。高無子，罄其貲以奉焉。」三者之說，未知孰是，要之雲際所聞頗詳，首末差若可信。今譜目之曰員外，從長官公文舊稱也。自昔相傳初祖之後分派爲四，是則同考四子名皆從走，咸有隱君子之操。當唐末喪亂，避難散處，以蕃以殖。曰超，北徙雲際。得建安劉侍郎夔所撰仲權墓表，則曰超生朱，朱生德

榮，德榮生巽。巽登第太宗朝，仕至度支郎中。際山以南，李其姓者悉超之裔也。其東徙邵武之將渠之久里，曰赴、曰越，皆爲茂族。大丞相綱父子兄弟聯芳接武，蓋居將渠焉。曰起，世其先廬，主產業，不樂徙，吾族其後也。呂卬角侍諸父，聞講道舊事，奉常公與仲權之孫演友善，同處太學，相謂兄弟。又於外村上官必發家，得奉常公與其祖判官名晉卿內簡，目其妻李爲大姐者，亦視仲權爲祖父。以此推之，仲權正與司空同行。又聞之從叔父字興祖，嘗言於鎮嶺族祖恩州故笥得片紙若祝文文藁者，稱戶曹之父大公祖，則十公二妣皆危氏。以仲權墓表考證世次，十公當名爲起，昔洲之艮維有墟墓，環以石，居人皆曰公墓。又北直戶曹故址，變爲灘磧久矣，惟公墓在。近歲溪東民李與兄弟創田，于故溪中纍石以障水，水勢益西，灌嚙公墓且盡。時登仕、刪定二父猶無恙，遷之上蘭口。其存者內棺底蓋而已，朱墨間錯，漆色儼然。太公葬浮際原，長官嘗侍奉常公一拜其下，後無識其處者。戶曹有鄉行，三長列上，得王氏版命，凡三鎮之曲直取決焉。五季間，人家質賣券契，經印押乃可施用，辛亥劫火之前尚及見之。司空在太宗時部民兵，督餉轉海，溺水死。少已志于學，五經皆手抄。廷評公少孤，刻苦自立，學益富，作詩得少陵句法。自是烏洲之李遂與聞家，代不乏賢焉。若夫得姓者必出于隴西，至于命氏之由，蟠根奕葉，則備見于典膳丞延壽之序傳，茲不復列云。時大宋淳熙四年，歲次丁酉，五月二十六日甲午，裔孫呂謹序。《澹軒集》卷五。

代縣宰社倉砧基簿序

今社倉之制，其說有二：曰儲米以備賑貸之用也，斂息以資舉子之給也。向者崇安開糶，倣隋唐舊制而創爲之。蓋倉以社名，則賴乎里之人相與推行而不涉吏手，故實惠稍孚而弊端迄塞。余涖邑數月，適連帥趙公封示崇安條畫，俾視效而舉行之。會里有處士李某，余始到官知其人焉，一日以其事謀之寮友與夫鄉人之善者，僉以李爲然，遂造門而問故。李曰：「吾邑東西不及百里，南北相距加二十里，中多亂山，可耕之田僅得三之一。故樂歲則粗可以給，一有水旱之變則食爲之不足，於是溺子而不舉者俗誠有之，賢令尹得不爲之長慮而使之知父子之親乎？又況闕米於新陳之未接，則憂不在鄉而在市，蓋販者無千金之積，停者無三日之聚，鄉人挈擔石以趨市，少則有踊貴之患，甚則有不繼之憂，官盍有以爲之備乎？然捐米以惠人，非買田以規歲收之入，儲米以備糶，非建倉以別在官之廩，則不可以圖久。」於是議以克合，乃詳視崇安之成規，講究吾邑之所便，增損而行之，惟其所當。凡買田建倉，官出緡錢二千，而糶米所直數亦稱是。李又推擇其鄉之士八人任鄉官之委，以與民附籍，縣復委官措置，以示公私互相維持之意。幽遠之民，始而疑，來請者尚寡；中而信，歲終計之已支百斛。今買田之外，益以沒入之產，亦既三倍所收矣。所儲千斛，若糶以時直而出糶以平價，雖歲稔亦蒙利焉。夫不規剩利以糶，則可使常新；取諸歲收而與，則可以持久。由目前觀之，若可以詔後而貽

遠矣。獨念夫崇安創始之制，倡者里人而官爲之應，故其成若難而久非所患。今吾邑舉行之，方官始倡之而里人爲之助，矧其設施各務得宜，則其事跡容有小異，至於救民於壑、爲國添丁，原其用心則未始不同。然念牧民之吏，率以三歲而終更，斂歲計之餘，錙銖而積，其所成立僅止於此。至於增光潤色，自此豈無與我同志者？吾邑之利，未見其已時也。雖然，百里之治，欲民化而俗善，茲特其一端耳。若夫富室之兼併，豪民之武斷，惡習相染而敝民間出，頽風相仍而敝事時生，必將講明治化，拔本塞源，以成禮義之俗，則余之所以望於後之君子詎止於此耶？姑摭建置本末，出納條例，悉列於冊，著爲砧基簿，且復爲之序以冠其首，用詔來者，使公私皆得以稽考焉。《澹軒集》卷五。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五一〇。

書法華合論後

予舊得無盡翁《法華合論》，欲刻以示誦讀者而未暇，吾弟某欣然願刻之。《經》云：「佛說大乘經，名無量義。」又云：「入無量義處三昧。」夫義無量則非分別解說，曷從趣入？《合論》之作，剖析精明，發露祕邃，其于《法華》固重關鍵之靈鑰，而琵琶箏篴之妙指。雖然，執義求經，未免逐塊，要必知無量義處乃可。然則孰爲義處？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澹軒集》卷八。

書筆談後

《筆談》云：「景祐中審刑院斷獄，有使臣何次公具獄，主判官方進呈，上忽曰：『此人名次公，何義？』主判官不能對。是時龐莊敏公爲殿中丞、審刑院詳議官，從長官上殿，乃越次對曰：『臣嘗讀《前漢書》，黃霸字次公，蓋以霸次王也。此人名慕黃霸之爲人。』上頷之。僕謂龐證既迂，其說無義，不若曰『臣讀《漢書》，蓋寬饒字次公，魏丞相所謂次公醒而狂者是也。寬饒爲人公廉鯁直，無所迴避，此人必慕寬饒之爲人。』」此說爲得。且《前漢書》所載四次公，又有張次公、亘次公者，奚獨霸哉？莊敏想倉卒之間偶記得黃霸字次公，故以爲對耳。僕考漢人字次公之意，爲其兄弟間居其次者，如云仲卿、次君耳，龐謂霸次王，鑿矣。《玉壺清話》載此事謂梁適，吳曾《漫錄》載此不辨所以，但謂非適云云。《澹軒集》卷八。

跋虞公墓誌後

前輩學問涵養，非直爲利祿計。官之崇卑，固有定分，就其職任，孜孜不懈，尊所聞而行所知，如是而已。《澹軒集》卷八。

題伯祖宣教書白繖蓋呪後

先伯祖順昌府君元豐癸亥中手寫，迨今淳熙甲辰，一百二年矣，某獲而藏之，已閱三紀。比因抖擻敗裘，見其字畫楷古，丹墨猶鮮，獨恐粘綴，歷久脫落，且悵念前人既以清修雅尚持其身，復取嚴淨教法防其外，自律如此，宜其潔白之操足以播餘芳于無窮也。展翫再三，油然起敬，乃命其曾孫椿重加裱背，以傳示久遠云。《澹軒集》卷八。

跋東坡表忠觀碑字

老坡所書小字《表忠觀碑》，絕不類異時所見，豈非造妙入神，將無所施而不可耶！《澹軒集》卷八。

跋晦翁和玉澗詩

右晦翁先生《玉澗詩》一絕。其己亥之冬謁公于星渚，郡宅節告，得陪後車爲玉澗之遊。澗旁乃

無着居士崔閑故基，昔坡公嘗至其處，爲作《醇翁操》者。某因爲詩云：「夜琴響空山，臨流水方折。老仙何處來，欣賞共清絕。不知盧全家，還有許風月。」公喜之，親札以寄張荊州。且辱示和，思致高遠，非某不肖所及。謹刻置澹軒，以給同志者之求云。《永樂大典》卷九〇九。

跋晦翁遊大隱屏詩

右《大隱屏峰書堂古風》一篇，晦庵先生朱公作也。淳熙己亥，公爲南康守。臘中適宴過客，某與武寧丞楊君子直集于幕府之敬老亭，僉判楊君子美實主其事。郡齋客退，公書此詩遣人走送坐上。子美爲籌祝而揚之，一籌躍來，徐取而視，乃得字，二君不能奪也。私竊喜焉，因成一絕以謝曰：「晦公詞翰妙天下，可見元無一點塵。爲問爭珠誰得者，須還趯倒淨瓶人。」歸而刻之澹軒，以無忘角弓。且知晦公雅志，未嘗不在泉石間，其視富貴，真若浮雲。彼世之患得患失者，睹公之詩能無愧乎？《永樂大典》卷九〇九。

全宋文卷四八八七

李 呂 二

諸子命名序

吾家徙居烏洲，世載禮讓垂三百年。高祖廷評府君高蹈林泉，寓意詩律，聚書教授，澹然無營。曾祖太常府君以豪邁逸群之器，鼓篋遠近。遊學成，登進士第，年才二十有九。仕雖益困，而惠施則廣。篤生三子，其仲與元祐諸公上下議論，是爲黨人。其季則吾祖九府君，以孝悌然諾信於鄉里。先考奏名進士府君少而苦學，處閨門不違父道。出而遊庠序，與四方士大夫遊，見者畏服。其遇人之急，義而有信，其臨事敏明而有守，夫人皆知之，吾不足以知也。吾不幸早孤，奉素業粗不敢失墜。咨汝諸子，可毋念汝祖、若曾高、若遠祖之爲乎？吾不足使汝學也，吾今命汝以名，表汝以字，姑述在昔聞於祖父之訓明以教汝，汝列聽勿譁。曰紹祖，夫保家之主，固已難矣，彼菑穫之喻，非廣阡陌也；堂構之辭，非侈居室也。肆前修之立身行事，垂範將來，汝既知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徒

知而徒言，豈若躬行而允蹈之也！其字汝以景行。曰懷祖，夫孝始於事親，終於治國平天下，人能以深愛之誠心推而上之，則知尊祖。故知父而不知祖，不足以言孝，孝不備則本不立矣。祖乃生人之本，孝乃爲人之本，有本則放乎四海可也。其字汝以孝本。曰閔祖，六經皆載道之文，諸史皆應變之迹，學者之所盡心，吾人號爲本務。汎濫無統，適足自亂，博學詳說，莫知其要，非古人之所貴也。其字汝以守約。曰相祖，行成乎身，功加乎民，非必處也。隱居求志，行義達道，非必出也。然上下進退，神龍不能違其時，行止久速，聖人必曰當其可。其字汝以時可。曰襲祖，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故一出言不敢忘父母。苟爲不然，則忝爾所生，忝所生則忝厥祖，忝厥祖則惡名隨之矣。其字汝以世譽。曰壯祖，夫壯非君子事也，故小人用壯，君子用罔。然興事赴功，類非懦弱之所能。《詩》不云乎，「克壯其猷」；史不云乎，「老當益壯」。言壯則有盛大之意，故有大者不可以盈，志愈大則心愈小，爲近道矣。其字汝以處謙。噫！善人，不善人之師，是以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吾今教汝，不於其他，特不過稱吾父祖之行事與夫所以責望於後人者述爲訓誡，命汝名字，俾之睹名思義，可謂待汝不薄矣。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汝等氣類克肖，資以進修，充以器識，庶幾乎不墜其緒也。捨此則爲自暴自棄矣。《書》云：「惟狂克念作聖，唯聖罔念作狂。」是知狂聖之辨亦念與不念而已，故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宋乾道九年癸巳八月初一日書。《澹軒集》卷五。

會族講禮序

某比見吾宗生聚日蕃，至講禮之時，特不過冬年兩節而已。惟會面之期如是其疏，所以異於路人無幾。又況其間傲岸簡忽，不能推見根本，苟且自便。居幼惟憚其長之見，則矚亡而題其門；居長或見其幼之來，則戒僕以拒其謁。遂使服屬未遠，累年或不一見，異時邂逅，或不相識，風俗至是亦已頽矣。故嘗與衆僉議，高祖大理評事府君、高祖母光澤縣君，實大吾族，其別三祖曰朝請大夫府君、曰河源主簿府君，益封殖之。今本村上下，東門裏外，及邵武磨灘居者，皆三祖之子孫也。今欲每遇冬年就族人之家稍寬廣者，設廷評、光澤及三祖之位，供以香燈酒果。糾合族黨，上自吾兄弟，下及諸曾，其日已刻咸具盛服，或公服，或襴幘，或衫帽，或小衫，各隨其宜，但不可用道服背子。相率畢集，尊卑以列，薦獻如儀。然後自尊及卑，逐行講拜，就坐茶湯，成禮而退。于以尊祖，于以合族，使子子孫孫咸知其所自來，且知族屬雖廣而同出於一氣也，則事長慈幼之道不下席而得，而親睦之風將不勸而自厚矣。嗚呼！自廷評公至吾兄弟凡五世，自吾兄弟至諸曾又四世矣。合今四世自勝衣以上，略計幾二百人，族姓之蕃，求之吾里，殆難其匹。既蕃矣，又能世其素業，久而不墜，抑又難也。欲其素業久而不墜，舍禮何以哉？然則茲會之設，其繫吾宗之隆替甚大，豈曰小補之哉？今議本村東門兩處，每節各委謹幹子弟二名掌其事。前期徧具咨請，量收少錢備香燈酒果之屬，措置器具坐次，詰朝

鋪設，務在整齊。衆集，贊導薦拜，毋得差紊。仍署簿一扇，逐節開具與會之人行輩年甲，及行禮節次，取尊長簽押，事畢差定後次掌事，付之交管，及真像器具等，悉令藏去，毋致損壞。其與會者若有疾患死喪、急幹遠出等事不果來者，許前期具假狀報掌事者照會；其有傲岸簡忽，苟且自便，托故不至，是不知宗族之誼，在所不齒。如此庶幾可以持久，凡我同志，念之重之。《澹軒集》卷五。

與四八姪序

族祖南恩州房近來孫枝凋零尤甚，其有者四八姪而已。年雖過中，或尚有嗣續之望。近議定牛嶺高氏，爲進舍夫數學者，所獲僅了定禮，許以年下畢結，茫然未有其貲。吾宗敦睦有素，非他人比，不免徧詣懇投，能隨力助成之，是亦義舉。此姪家無四壁，族中前時吉凶徵逐皆不暇講，其或追念於此，量施以爲之報，則索我於枯魚之肆矣。《澹軒集》卷五。

與六七弟命子名序

余從弟季嘉年四十有三實始生子，爲伯祖父提舉公之曾孫。公在元祐間以論事得罪，入黨人籍，去今八十許年，而爾之子始生，謁名於予。予命之曰挺，字以嗣直，取魏鄭公古之遺直，其後魏謩挺

挺有祖風烈之意。願吾弟勿以貧故，謹教而成立之，則暮之事業將復見於吾家。兄老矣，所以期待於爾父子者不淺，尚克念之。庚戌十一月十七日長至，澹軒翁述。《澹軒集》卷五。

義方堂記

紹興首元，歲在辛亥，建寇一夕間道奄至，先廬數百楹燔爇殆盡，自是所在竊發，人不莫居，先君乃相水東之仙岡，差若僻遠，旁有山徑，倉卒易于奔避，營治粗畢，携累居焉。居之西偏創小堂，下瞰池圃，旁闢軒窗，置几案橫經以教子，而命之曰「義方」。不幸先君早世，權厝其地，扶挈老稚，復葺故址，依從諸父，爲求師問學計。是後堂乃屬之僧菴，迨辛巳遷神于獅山，而堂遂廢于乙未。每過其處，但見荆榛櫛比，痛悼隕泣，若無以自容。今年二月，因獲掄材鳩工，直丘隴坤維，相距二百舉趾，考槃數椽，其從十有八尺，廣則倍之，而增其二焉。雖輪奐一新，而規模格物，不敢有加其舊，復用昔日之名揭之楣間，示以不忘。虛其中席，以奉安遺像，竅戶牖于夾室，北設卧榻，前列琴書。輒取顏、曾之所事，以名其左曰「四勿」，右曰「三省」，使子孫篤志于學者肄業其下，朝夕相見先君之爲人，如親承其謦欬而取法其用心，出入踐古人之迹而志其遠者大者，則于先君爲無負矣。惟我先君居仁由義，不務表暴，私門寡祐，降年弗永，故略不見于施設。然推其行身及物，無愧幽顯，則知其志之所存者夫豈淺淺哉？使命與時會，其所成就決非碌碌者比也。新安朱先生故已撫其梗概，

銘之墓石矣，么麼小子，詎敢復有贊述，推原先君命堂之意，以勉進來者，庶幾獲此而佩服之爾。苟爲不然，利欲內焚而趨嚮弗類，交遊便辟而傲誕自棄，有一于此，誠先君之罪人，爲斯堂之所擯矣，至于歲月悠久，成毀有時，想後之人豈無同乎我者嗣葺之！然則是名之作，將愈久而愈光，未可以世數議也，於是乎書。淳熙十五年，歲次戊申，四月丁卯，子男某謹記。《澹軒集》卷六。

孝友亭記

先大父處士府君以大觀丁亥六月二日終于正寢，迨己丑始克以禮葬于邑西溪口之原，旁立亭一所，以備歲時拜掃陳薦于其下，蓋窀穸之初叔父所創也。歲徂屋老，日就頽圯。越淳熙己酉，相距已八十三年矣。長孫某率從父弟順輟忌日齋享、清明拜掃之費，選匠掄材，取棖題椽桷之撓壞者、墻壁瓴甃之崩缺者，悉更以新好，稍復其舊。從兩架梁外壁以爲房，使守塚之家居之，授田四畝，以爲衣食，俱令以時汎治庭宇，掃除敗葉，勿使壅積，補苴罅漏，勿使穿穴，爲經久之計。某念幼失所怙，逮事日淺，嘗聞之叔父，言大父爲人軒昂磊落，慷慨有大志，善談吐，重然諾，治生義然後取，不務苟得，有爲權譎之言以進者，皆噤不得發。先是奉常府君早世，大父上有二兄而下有一從父弟，往往皆欲自奮于文字中，大父獨與其叔父河源主簿府君分典內外。河源府君貿遷川廣，間歲一歸，久以爲常；大父專意經理，以奉親肥家爲己任。河源府君既卒官，大父以其子少，親往護柩。事叔母與親母

等，咸得其歡心；待兄弟若一，內外無間言。營治勤劇而不私其利，周人患難而不有其恩。待人不以貴賤，咸主于禮遜。謝公文瓘謫居邵武，大父與之親厚，每談論竟日不倦，後始知其不事科舉，爲之慨然。初奉常府君捐館，用治命歸葬杭頭，其鄰張姓者以孤弱見陵，誣訴于官，經時不決，部使者爲之移獄鄰郡。大父時年十四，毅然與仲氏同往就逮。仲氏尋以母疾告歸省覲，大父獨留，對辨如理，爭者屈焉，奉常府君得不改卜，人以是知李氏兄弟屹然有立，決不久爲人下。繼而二兄俱補中太學，居十年而仲氏登第，河源府君亦以是時得晚官。伯氏浮沉場屋逾三十年，五舉乃登第，再長劇邑，皆以廉能稱。仲氏歷官多在京陝，好義敢爲，與任公伯雨、龔公夬輩上下其議論。春秋曾未五十，坐鉤黨廢錮。其從弟亦一意學問，經明行修，不以生計累其心。凡宦學所需，東西南北，靡不應辦。時吾家文風特盛，子姪入上庠者近十輩，貲糧之出，略無彼此之異，復積其餘以廣阡陌。後先夫人與叔母相繼以壽終，視家貲已十倍于前。既免喪，始議應諸子分法，裂而爲四，季氏則遷居後巷。未幾，大父與二兄復合其業，歲有增羨。又十年，不幸大父傾背，仲氏亦歿于海陵貶所，次年伯氏解官順昌，始與兩孤姪分田析居。惟我大父盡瘁于家，財不異藏，田無別籍，以此終其身，至是猶未免致疑，有業已分而未肯割稅者，有受分後乞檢會契底者，卒無一毫之私可得而議。嗚呼！大父持家四十年，其平心盡己如一日。推其用心，當于古人中求之，若近世則未之有也。其亡也，士君子識之者各以所聞見爲哀挽，無慮百餘篇，獨石公惠之詩尤爲精確，其詩曰：「孝友陽司業，山林陶隱居。平生高士傳，晚歲竺乾書。彷彿旁招奠，聯翩會葬車。無人上公行，誰爲表門閭？」以大父之平生，詩句槩盡

之矣。茲因修蓋甫畢而亭榜偶犯高宗陵名，輟石詩首章而易之曰「孝友」，又摭遺事爲鄉人所知曉然明白者爲之記，庶使後人于誌墓之文可以參考云。十有二月既望，孫男某謹記。《澹軒集》卷六。

澹軒記

予居之西北隅下瞰渚溪，長林巨竹，映帶左右，清風明月之徘徊，沙鷗宿鳥之鳴舞，四時之景，足以怡情悅目者不可以殫數。因即桂林之側，敞軒以面焉。暇日杖策登臨，開卷會心，自謂羲皇上人不是過也。間遇有丘壑者見過，相與徙倚抵掌談笑，索我于形骸之外，曾不顧夜晨而日夕，是亦景物有助焉爾。故予掇其景之尤勝者，名其軒曰「澹」，蓋指水之貌以言之。夫水之爲物，以清明爲質，以潤澤爲功。納汙含垢，是其量也；任重致遠，是其材也。有是數美而獨以貌取，或者疑焉。殊不知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有諸中必形諸外，即其表以觀其裏可也。使水之性因時而爲炎涼，隨人而爲曲折，不常其行，或承之羞，尚何貌之足云乎？且人之好尚不能盡同，其于物也固有歡然相契者，不可得而間矣。是故仁智之樂出于動靜之本性，孺子之取得于清濁之自然。至于潁陽之洗耳，鷗夷之泛湖，淵明歸來而臨賦，魯望散人而記號，是數君子托物寄意，不于其他，蓋有在矣。自非順性命，齊寵辱，不染一塵，心法雙泯，固未易語此。東漢黃叔度汪汪若萬頃波，不可澄淆，其進于是歟！故前史美之，有「淵乎似道」之語。予嘗謂使斯人坐廟堂，得時行道，視富貴爲何如，而所立必

有若頽波之砥柱者，其器識可卜也。若夫有所陷溺則廉恥汨喪，隨波逐流而無所不至矣。是宜知軒裳之可貴而不知仁義之貴，知紛華之可樂而不知名教之樂，舐痔御車，猶將甘心焉，彼孰究夫水之理之貌也？或又曰：子之所謂渚溪者，其源不過五十里，其深不盈數尺，譽而名之，不已侈乎？予應之曰：有是哉，客之迂也！濫觴非多，其流可以滔天，纖雲之生，不崇朝而雨萬物，是皆水所致也，特患其無本爾。予溪豈無本者哉？夫謂能行于其所當行，能止于其所當止，則予溪有焉。遽以遠近深淺議之，客莫我知甚矣。噫！潢汙行潦，薦鬼神而羞王公，不曰不可，于予溪不有間乎？客退，書之壁以自廣云。李某東老記。《澹軒集》卷六。

劍州普成縣孫氏置四大部經記

佛以一大事因緣，故出見于世，而群迷偃偃，如搏風影，莫或趣入。佛則哀之，于是假以言詮，申以義諦，旁譬曲引，俾因指以得月。故爲書凡五千餘卷，而其徒集而藏之，曰《大藏》。既以爲浩繁，莫適徧覽，則又摘其帙之最巨而心要之總轄者，曰《般若》、曰《寶積》、曰《華嚴》、曰《涅槃》，別而藏焉，曰四大部。故凡喜事之闍黎，信心之檀施，力不足以及《大藏》者，則爲是經之爲。嗟乎！佛以一妙音足以證真而入理，薦祉而却災，彼五千卷、四大部何多少之校哉？劍之屬邑曰普成，有孫氏，自其先世與大雄氏有緣，其子某信奉尤篤。嘗以蒸裸不續，有懷于中，乃燎香佛前，願

捐金市經，將藏之家，以丐冥助。已而果得子，某滋喜，初意益銳。未幾畢事，赤軸琅函，端行楷畫，無一毫苟簡，龕幄祕邃，種種嚴護，與經相稱。龍天鬼神，畢來持護。于是其子育日設無遮供及四十二僧就閱是經，因以落之，遂求記于予志其事。予謂世之人貪得吝出，抵死校毫末，所積巨萬，惟家之肥，惟身之豐，惟子孫之愚，拔一毫以奉佛，搖手不可。今孫氏乃能踴躍發心，弗勒弗鄙，咄嗟之頃，辦此勝緣，比其儕類顧不大異？況熊夢應期，蘭玉秀茁，明驗皦然，罔虛厥施。倘推是心，卹貧拯孤，與病與老，則異報鼎來，將大于是。非吾私言，實佛之言。孫氏子能藏佛經，必能聽佛言，故告之弗疑。《澹軒集》卷六。

光澤縣大寺寨修倉記

由光澤縣治北出四十里所，有寨曰大寺。在熙、豐時以鄰寇廖恩、吳筍之囁鋒相襲，往來踐蹂而縣之境北直江東，視三方獨爲闊遠，其地多峻嶺長谷，盜得出沒其間，民罹其害。于是部使者以郡縣之請，上其事于朝，寨由此建。既成，郡撥禁卒凡百五十輩充入之，闕則就招，以足其數。總一歲轉餉幾千斛，因創倉其側，以便出納。當秋收時，郡撥民租，委僚吏受而儲之。然其規模草創，弗能支還，漂搖于風雨，穿穴于鼠雀，棟撓墻圯，因仍不治，所給之粟，半爲土壤，監臨之官，睨而弗視，以爲常焉。吁！養兵之道如是，其何以責人之死力也哉？紹熙癸丑，巡檢李君始就職，見而戚焉，未

有以處也。會縣主簿張君來領輸務，遂以告之。張君聞之慨然，輟常所得食錢三萬，悉以付李君，俾治其壞。李君得之，市材鳩工，土木並舉。梁枅榱棟之朽蠹者易以良，蓋瓦甃墼之破缺者補以全。昔者環以糞墻，今則壁以厚版。蒸濕之氣無自而入，蟲鼠之耗易以補剔。繚以高墉，限以深閤，可絕穿窬之警。用度不足，則李君捐俸以繼之。黝堊丹雘，煥然一新，器用庖湍，莫不備設。先是一兵月給一斛八斗七升，例捐其七升，斂而藏之別庾，以備不常之需。吏並緣爲姦，莫可稽較。李君之至，盡以與之，曰：「無汙我！」且撤其藏以剔去本根。蓋不惟茲寨永久之利，抑去其害。惟保障之設，我國家所以廩給之者，雖厚費不憚。在官者又爲之瘞身經紀，全畀所給，惟恐有不足之憂。如二君之心者，果何爲乎！當無事時，爾吏卒得不挽強超距以閑其力，進鼓退金以習其令，一有寇警則捐軀思奮，以圖報效，庶爲無負，儻羣聚怙強，飽食以嬉，則將焉用保障矣？張君名彥清，建之浦城人，連四薦得第，一行作吏，已爲當路者所知，往往數任以事。張君亦勇于爲人，不自校計利害，以能集事，如是倉之爲者，殆未可以一二數也。抑嘗聞之前輩，宣、政間有太學生張公某者，受知時宰，客其家。一日論及時事，直忤其意，拂衣歸，自號草堂翁終焉。茲乃知爲張君之曾大父，則張君之氣節豈無所自哉！李君名某，家世爲將，居滑臺，今爲太末人。莅任未幾，已能究心乃職，以起廢革弊，律己卹下爲首務，是不亦可尚也夫？是役之成，二君屬筆于某，謝非其人，不可，則爲次其顛末，并書二君之出處，俾後有考。次甲寅年，冬十有二月，東州李某記。《澹軒集》卷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五一六。

錄祖先遺事

吾李始居光澤，有二說，今並錄于左。尊長所傳，初祖仕唐，刺建州以卒，葬于上洲。今塚塋見存，每塋志云「咸通五年二月卒葬」。其左一塚塋文云「咸通二年某月葬」。或有「李家塚」三字，或以爲始祖之配而不詳的。伯祖宣教嘗申縣出據，稱初祖員外而不名，伯祖寺丞及先祖之誌則云諱穎。考之《唐史·文藝傳》，都官員外郎李頻大中間嘗爲建州刺史，死官下，有遺愛，州人廟祀于黎山。大中繼改咸通，以其時考之，訛頻爲穎，容或有焉。但本傳載歸葬壽昌而丘壟在，此爲不合。故某往嘗爲文以謁黎山，有曰：「意其爲公支庶，或兄弟之後。」此一說也。度支仲權之族居于雲際之紫溪，皆言其家舊譜初祖公達南劍人，與弟公遠偕來光澤幹蠱。有高公者，夫婦獨居烏洲，館之，奇公達，納以爲婿，因家焉。生四子，名皆從走。度支之曾祖名超，超生朱，朱生德榮，德榮生巽，是爲度支。烏洲派別之祖諱起。此一說也。往時從叔興祖爲某言，嘗于族祖恩州天常亂帙中獲片紙若家譜，已不全，載戶曹之父大公、祖十公，二祖母皆危姓。推仲權之世數，視戶曹爲小功伯叔父，故太博與仲權之孫判官序兄弟，蓋是時昭穆猶未泯也。等而上之，則戶曹之祖十公即諱起者是也。又吾家有祖墳在北溪旁，號公墓，頭人以爲戶曹之祖，四圍埋石爲記，某年幼時猶及見之。庚申、辛酉，爲水侵嚙，墓既破，惟棺木二片在外，漆猶鮮，朱地黑花，豈當時所尚然歟？登仕、刪定二叔合族遷奉于溪

東，曰上欄。夫人之葬不及知其處。族中除夕門祀上代十二叔公，相傳應役死于兵，世祀不絕，或恐爲十公之弟。戶曹之父葬浮際，諸叔云：伯祖宣教初幼，侍太博，猶往拜掃，亦不言有夫人墓，自是無能知者。今所存惟上洲兩塚最古，歷年滋久，墳土圯落，塚室暴露。己丑十一月，某率親屬增益其封，環以垣墻。塋旁元有烏臼數株，移植使蕃，歲取其利，以爲修蓋之費。戶曹十四公諱泰，有鄉行，王氏承制，命以爲官，葬縣南塢漿。夫人黃氏，葬上欄，在今罔極菴小八伯墳右。司空二十一公諱建中，手寫五經，國初勤王死事，太博卜葬衣冠于溪東曰黃嶺。夫人上官氏二十九娘，葬上欄之大窠。元有小相思木環列墓側。廷評三十八公諱鐸，開寶乙亥生，文行甚高，有詩句行于世，享年七十九。光澤太君黃氏十五娘，江陂黃延之長官之女兄，太平興國辛巳生，享年七十，皇祐庚寅七月二十四日卒，其年葬杭頭。太博生于祥符甲寅，迨慶曆壬午登第，起家爲象州司理參軍，以知州王益冲奏公士行清修，頗有學問，勅兼象州州學教授。慶曆七年，廣南西路轉運使杜杞、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公事李永德奏公決獄詳平，臨事幹敏，保舉堪充縣令任使，就移黃州黃岡縣令。丁母憂，皇祐五年服闋，有舉主九人，注昭信軍節度掌書記。丁父憂，至和三年服闋，授夔州奉節縣令。嘉祐五年，以夔州路轉運使馬仲甫等六人奏公素能自潔，實有可稱，保舉堪充京官親民任使，勅改著作佐郎，差知江陵府公安縣事。八年，轉太常博士。治平二年，差知興化軍莆田縣事，轉屯田員外郎。未拜，卒于任，時治平丙午八月二十九日也。歸葬廷評墓次，後以伯祖提舉贈至左朝請大夫。仁壽縣君高氏，爵里卒葬具于忠肅陳公所爲墓誌。先祖父母之葬，李太師斯和、從叔知縣實誌其墓。先祖妣不肖嗣某，

嘗自爲行狀，求黃待制爲之銘，許而未作。

戶曹乃五代時王氏承制所命，向記三七叔父云：「嘗于二十伯祖家見其命詞，有「鄉行素高，爲衆推服」等語。戶曹公生頗優裕，咸平間有產錢一十六千，烏程塘石多其世業。家居烏洲之北，號後坊，時比鄰有樂姓者，以貲相高，今正在李舉陂。埂外仙子崗廩石，乃洲上人汲步。戶曹性嗜驢，人居希少，傍溪皆其畜牧地。」

司空公手寫六經在門裏，十七伯家爲水所漂。司空公縣君上官氏二十九娘，後晉天福八年癸卯生，至大宋天聖三年乙丑，年八十三，感風疾，以家事戒子孫，後不知棄養歲月。廷評公善飲酒，既醉益莊謹，鄉人戲之曰：「李公收足蓋瓊，正酒壘耳。」

廷評公暇日必挾冊徜徉田野，尤樂邑西之徐原。時人稀多虎，一日散步山徑，虎自林中奮迅橫出，公少避道，誓曰：「業畜，吾夙生儻無負于汝，汝宜好去。」略無怖容。虎亦妥尾，徐若化伏者。廷評公自後坊水患，初徙車邊，後一夕遺火，焚其廬，得前坊危氏舊居焉。有惡鄰李燥者，膂力絕人，被酒過門，必拔柱以示勇。公明日則起而築之，未嘗輒校，率以爲常。太博公既得第歸，公一日杖策將度溪西，素苦足重，一足纔及船舷，燥從旁推之，船離二三丈，公偃仆水際，同渡者扶掖以歸，公以自跌語諸子。明日，燥踵門愧謝，自此不復失禮云。

廷評公作詩琢句甚工，有送子入京詩云：「父子相傳世業儒，只將筆研當耕鋤。爾今應詔趨丹闕，我且貪門守敝廬。酒酌十分須酩酊，途登千里莫躊躇。明年二月并三日，好報平安及第書。」又有「圃

茶搖雀舌，巖草墜龍鬚，池闊魚容婢，堂幽木養奴，啄食雞呼伴，逢羶蟻報王」等句，惜不見其全篇。

太常公少時與河源在仙花院讀書，寒月坐夜，必預設冰水一盆，才覺睡思，遽投足其中，或至通夕不寐。中年右足致疾，遂偏小云。太博公常告光澤縣君曰：「聞廬山藏書甚當，某也欲往，傳誦所未見者，但獲一輶錢則可去矣。」光澤君如言貲遣之。抵盱江，好事者爭來致饋，盡以所獲附還爲甘旨之奉。至南昌，謁太守吳公路，時以其頭方，號吳大帽，投所業，守候留便廳，見其子齋郎，公退復與語，樂甚。聞其能飲，連酌數巨白，飲之皆盡。徐出平昔所難賦者凡十題，題注韻脚，且問有曾經燈窗牢籠者否，曰二題蓋嘗爲之，他則未暇也。因授公，使悉賦焉。公還所寓，一夕草具繕寫。既成，天已辨色，走之郡宅上謁，太守未知賦就，將拒之。典謁者復曰：「賦就矣！」吳公驚起，迎揖就坐，他客皆未暇及也。每讀一賦，韻韻稱賞。命駕至上藍浴院，復禮，群僧駭焉，已而群僚皆至。于是辭往廬山傳書。次年入京補中，裹糧之費，皆南昌所辦。太常、河源二公友愛如古人，每入京，弟負書篋，兄步隨其後。河源足力健，率先數里，太常公至，投店食寢畢備，時人歆艷之。嘗約曰：兄弟四十不得祿，當推一人任家責。後太常公年二十九入仕，河源每來省，則仁壽君遷處別室，兄弟必同榻卧起。後太常公在公安，河源過四十未第，請踐前言。公聚清俸得二百千，曰：「汝事濟矣，但未可遽行。」日復一日，欲別不忍，如是復閱數月。河源一日致懇于仁壽君，君爲饌具，醉太常公以酒，河源始得去。太常醒，求河源，曰：「去矣！」太常大怒，爲之不懌者數日。凡二公友愛之道，非世人所及者甚多，惜子孫所知止此。《澹軒集》卷八。

全宋文卷四八八八

李 呂 三

黃君行狀

公諱崇，字彥高，姓黃氏，武城東人也。世濟之美，著于檢討呂公夏卿所撰。太常丞諱宸，有隱德，遠近尊之。子孫服其教，往往爲偉人吉士。始以其季子職方郎中汝寄累封爲丞。太常有孫尚書右丞履，被遇神宗，贈至司徒，於公爲曾祖。祖諱汝臣，不仕。父諱豫，用從兄右丞奏補假承務郎〔二〕。皆以孝謹著聞鄉邦。公自幼力學，日記千言，人謂必大其門者。年未冠而承務任以家事，遂無仕進意。公兄弟三人，於序爲次。承務之喪，生計未裕，送終之費，皆從己出，初不謀於昆季，曰：「視吾錙銖之積，僅足以襄大事，吾知爲人子而已。及至葬，爲禮甚備，親者韙之。母夫人孫氏春秋高，性嚴而多疾，公致養勤劇，得其歡心。家素清貧，公獨當幹蠱之責。其鄰李某者頗尚氣節，推服公之爲人，願輔公以經理，於是罄所有以付之，李亦傾家貲以合焉，隨其所得，未嘗較計多寡。與之處十

五年，終始若一。公之兄遊于外，不幸感時疫以歿，他人無敢往者，公毅然告行，千里還柩，檢視其橐，得餘貲千緡，盡籍其物以歸丘嫂。公平居恭儉，自守一介，不妄取予，至其教子擇師，雖輟衣食具無所愛。由是公之二子學問涵養，蚤稱令器，發策決科，爲時聞人。其伯氏實冠多士，鬱有公輔之望，仲氏連宰劇邑，以愛民戢吏得名。公方耆老，乘安車，左右就養，諸孫誦誥，儼侍其前，以娛朝夕，故吾里之父兄誨勉其子弟者，畢援公爲美談。公以二子登朝，叙封右宣議郎致仕。某年正月十九日，考終于仲氏之官舍，享年八十有一。以其年十月某日，葬于九塾先塋之次。娶建安游氏，封太孺人，通詩書，以禮法爲內助，先公二十年以卒。二子：長曰通判建州名某，次曰知南劍州沙縣名某。女一人，適免解進士劉紀。孫四人，曰源、曰瀚、曰滋、曰浩，咸志于學。孫女五人，長適右迪功郎倪冶，次則某之室，又次許嫁將仕郎吳應時，餘未嫁。某始也升堂拜公，望之儼然，即之溫然，危坐竟日，莫見其怠容。雖遇臧獲，不妄言笑。退而詢諸人，咸謂公自少壯至老未嘗不然，然後知公誠敬之道得于天性，非勉強于頃刻之間。彼所謂不言而躬行者，似未足以況公也。公孝弟于其閨門，廉遜于其鄉黨，雖堙沒幽塞，其潛光隱耀，宜積久而愈發。矧惟篤生賢嗣，進用于時，所以顯揚公之盛德，徒見其方興而未已也。姑述公之質行，以待太史氏之採擇。紹興二十三年三月日，隴西李某狀。

《澹軒集》卷七。

〔一〕承：原作「丞」，據文意改。

三身贊 并序

予嘗讀司馬公所爲《解禪偈》，平實易知，有益于世，故予效之，作《三身贊》。儻其義止此，視予之言若有契者，有外乎是，則愚不足以知之矣。清淨法身：是身本寂，湛若止水。六用未分，塵從何起？圓滿報身：本來具足，無欠無餘。何以報之？渾然厥初。千百億化身：行成乎身，非數可擬。妙用縱橫，在此而已。《澹軒集》卷八。

澹軒自贊 一

天賦我形，非鳶肩虎頭，故不爲論相者所收；天生我材，非犧尊文楸，故不爲運斤者所留。蓬鬢垢面而語言悠悠，短褐垂條曾莫知其可羞。至于聖智服行之實，古今成敗之由，時賢置而不論，肉食鄙而不謀。蓋嘗掩卷而歎息，三復而綢繆。闖其牆而窺其戶，泛其源而涉其流。彼王良之安在，顧駑馬以何尤！弗戚戚乎世態之可惡，弗汲汲乎聲利之可求。能不以趙孟之貴爲貴，聊揮麈宴坐而心與造物者遊。《澹軒集》卷八。

澹軒自贊 二

非丈室之病夫，非澤畔之癯儒。藟然其貌，齒髮向疏。諒無酒色之敗，亦匪名利之拘。凡世俗所謂憂者，若無足以涉吾地而入其郭。然則有異于此者，能無憂乎？過四十而無聞，責之者誰與？視伯玉之知非，尚庶幾于良圖。夫一念之間，天地懸殊，曾不思于往行，又何哂于前車？咄！形吾自寫，贊吾自書。豈徒然哉？蓋將有警于予也。日謹一日，勿用忽諸。植後彫之松柏，收晚景于桑榆。《澹軒集》卷八。

祖先畫像贊 一

有斐君子，溫恭而文。隱居求志，與物爲春。凌暴不校，遇虎能馴。監書是寶，不顧屋焚。醉吟自適，遑恤窶貧。《澹軒集》卷八。

祖先畫像贊 二

夫秉禮遜，內助慈良。介乎娣姒，以柔遇剛。篤生哲人，實大我李。源深流長，實自茲始。《澹軒集》卷八。

祖先畫像贊 三

七歲詠馬，人知遠到。弱冠能賦，日可十道。甫壯而仕，愛民奉公。真率樂易，有古人風。《澹軒集》卷八。

祖先畫像贊 四

父克選婿，獲先大夫。成夫教子，振耀鄉閭。嫠居二紀，不出戶庭。孰播厥聲？了翁勒銘。《澹軒集》卷八。

祖先畫像贊 五

致養忘仕，人以孝稱。親歿從兄，室無私營。輕金重諾，藹然鄉評。詩禮教子，蘭玉充庭。仁義之澤，貽我後生。《澹軒集》卷八。

祖先畫像贊 六

幼從姆傅，克著功容。令妻壽母，以禮始終。命服之華，報則未豐。利我後人，世紀無窮。《澹

軒集》卷八。

祖先畫像贊 七

致君澤民，公無其時。枉尺直尋，公又弗爲。與其跼蹐于鹽車，孰若潔身而全歸？嗚呼！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如公則誰？況彼畫史，曾莫覘于風規，徒睥睨其遺蛻，而欲彷彿其精微者乎！《澹軒集》

卷八。

祖先畫像贊 八

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弗知其他，以畢此生。心慈而貌嚴，衣故而尚潔。來裔百年，瞻此像設。

《澹軒集》卷八。

叔父衡陽府君畫贊

紹興戊寅七月十四，衡陽尉李公卒于正寢。惟公生于紹聖己巳八月二十四日子時，享春秋七十。越辛巳，葬于邑西塋漿祖塋之右，不利。隆興癸未歲，改卜于唐石之原，與後夫人徐氏合葬。公之亡也，距今四十年矣，子男惠卿用郊恩贈公某官，一日命工重繪公像，求贊于某。某不肖，視公爲季父，先君早世，公教誨成就之意甚篤，其敢以老鈍辭？謹略撫公之平生以爲之贊，其詞曰：

季父秀發，自其弱齡。軒昂磊落，議論如傾。早習王氏，學校推稱。中喜坡老，入其戶庭。或貢或舉，熠然有聲。累薦不第，造物何憑！晚得試吏，尋以疾廢。築室弄孫，優游一紀。無念無求，宴坐而已。屬纊靡亂，言猶在耳。有子登朝，始贈京秩。淑慝之報，雖久弗失。相彼小夫，朝不及夕。

天定勝人，視此可必。《澹軒集》卷八。

先考神像祭文

維慶元元年，歲次乙卯，十月壬子朔，二日癸丑，孤某向者重建義方堂于先塋之前，示不敢失墜先訓。堂成，置香火于其中以奉靈遊，而未有像設。家奉舊真一本，重加表飾，卜以是日奉安于香火所，謹以酒果昭告于先考奏名進士李公之靈曰：公自弱冠，學富有聞。家難時危，志弗果伸。抱恨早世，僅逾五旬。有堂義方，貽厥子孫。棟宇就隳，名不可湮。改建于斯，用詔後人。公之道義，發乎精神。已瞑乃傳，彷彿其真。安奉有嚴，昭示無垠。入拜公像，尚如公存。仰此先訓，期于克遵。公亦赫靈，大振于文。何以報公？日新又新。尚饗。《澹軒集》卷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〇。

祭亡弟仲老文

去臘收汝手字，方喜汝脫厄，雖未免臨汀之行，然大率若不足深憂者，揮淚遣書，相勉以處患難之道。無何，老僕不忠，聞汝感疾于南劍，妄意以爲時氣，委其書于何氏妹而還，方再遣汝仲子，而汝之病革矣。嗚呼痛哉！方其病也，不得評汝之藥餌，遽至氣脫脉盡而不可救。暨其亡也，不得視汝

之屬續，求必誠必信以斂手足形。此生者之所甚恨也。天其或者〔二〕，扁舟西來，在途旬餘，始達故里，既易棺衾，骨肉環視，其面如生。哭而問諸左右，則知汝臨終之際也善其言，及所以區處後事歷歷不亂，亦可謂收之桑榆，能不自同于醉生夢死者矣。嗚呼哀哉！吾兄弟四人，仲季相繼而夭，原其致此，莫不有由。然一物之成敗，係于數者尚可以推，況稟天地之中以生者，其不苟然明矣。聞汝之語能歸之于天，則我輩自今固可以忘言矣。烏亭之原，杉木之窠。兄久識之，日月有時。命汝諸子，奉柩以葬。槨周于棺，塚周于槨。稱家有無，不侈不墨。山明水秀，拱揖顧抱。汝其安歸，以利汝後。若夫先疇，尚足以具。饘粥典籍，尚可以業。子孫使中饋，量入爲出，而緩急不失其序，諸子各隨資稟，而士農不失其職。至于維持大綱，兄與叔弟當分任其責，則汝之門戶折而復振，尚庶幾焉。苟爲不然，徒有區區之心，亦未如之何也。一觴之奠，錢汝永訣。慨念同氣，不覺淚血。《澹軒集》卷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二。

〔二〕此下原有編者注云：「案『天其或者』句上下疑有脫誤，今無可考，姑仍其舊。」

祭亡弟成老文

爾於兄弟，其生獨後。死則爾先，誰執其咎？下從先人，爾又何悲。配食時祀，悠悠我思。《永

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二。

再祭亡弟成老文〔二〕

維淳熙二年，歲次乙未，三月壬午朔，二日癸未，兄某、順同姪道祖以家饌清酌奠別于亡過百十三弟成老之靈。天禍我家，一何慘也！吾先子實生四男，命叔氏後仲父，其居膝下者三人而已。吾年十四，遽失所怙，零丁孤苦，汝時生纔數月。甫及成童，忽苦危疾，內則吾母日夜保抱，外則劣兄請祈救藥。幸不至夭，長而岐嶷，眉目如畫。吾以幹蠱爲己責，專勉汝以問學。資性警悟，衆謂必大吾門。不幸先妣棄背，兄弟出處不齊，遂復分異。汝較藝舉場，往輒不偶，伏闕上書，人微不召，長年道路，固已喪志。況經人間憂患，可悲可愕者亦云不少矣。無何仲氏忽蹈禍機，萋斐貝錦，往往而是。至于臨危下石者，未必非平日親厚之人。吾惴惴慄慄，重足仰面，徬徨乞救，動遭白眼，求其一出言，一引手，欲解我于重圍者，蓋亦鮮矣。汝乃欲掉三寸舌，汎汎求援，信乎其氣沮致疾以死。嗚呼冤哉，痛莫甚于此矣！四人之中，吾年獨長，仲季相繼下世，今其存者惟吾與叔氏。同氣之親，猶有四妹，一則心疾不事，三則隨宦四方，相見有時，凋零若此，老境何堪！汝爲歸人，諒不復我顧矣，嗚呼哀哉！吾能撫汝以生，不能起汝以死，能友愛于身存，不能致力于喪葬，此吾抱恨于無窮。然吾之所能者人也，所不能者天也，人不勝天久矣，汝英爽如在，豈不吾諒耶！屬聞葬期相去止隔三

日，率叔氏及道姪倉忙具奠，意復不滿，姑用見勤。舉觴一酌，相念平生，終天之訣，腸裂復蘇。尚饗。《澹軒集》卷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二。

〔二〕再：原無，據《永樂大典》補。

萬松開壽藏祭前妻墓文

維慶元四年，歲次戊午，三月戊戌朔，十五日壬子，夫李某以家饌清酌昭薦于前妻高氏之墓。某與君結髮六十年矣。共處九年而君長逝，卜葬溪東雞籠之麓曰李窠已五十年矣。君之行實，予嘗銘其阡焉。惟是氣序流易、松風草露有慨于予心者，迨今猶未忘也。予後君一歲生，今七十七，既老且病，齒牙筋絡，日夕作楚。中歲以來，又病脚氣，自去夏發動，疾痛交攻，惟恃淡粥以苟全性命。思欲預爲終制，卜于他所，又輒不合。嘗因往來見君兆域之左正直坤維，約十舉武，似可以爲予歸全之所。以問日者，莫不以爲宜。退而喜曰：予與君契闊許久，今乃營壽藏于其側，使異時尚獲相依于冥漠之中，雖百千春秋孰究其終窮！既安且固，以利我後，雖前時相從之日淺，亦可無憾。今也偶值歲月日時之良，日者以謂用之存歿俱便，遂鳩工平治基址，凡百務從質實。自首丘之外唯有水路，拜壇下創門庭，實不可闕者，粗令爲之，庶彼此無害。但不至廣有興造，以侵傷山氣。至于整治墓道，穿

池栽樹，修葺守屋，因以精舍，廣開窗户，使子子孫孫中有好學喜靜者肄業其中，因以省視丘壟，皆兩地之所同也。當其始事，酌觴以告。嗚呼，吾言悲夫！魂其有靈，尚鑑茲哉。《澹軒集》卷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三。

代妻父祭從兄居士

惟靈服膺孝友，人無間言。遊于庠序，列雁差肩。運有通塞，處之恬然。一旦棄去，默求性天，脩脩丈室，布衣蔬食。日給何營，姑曰藥術。有餘則施，凍餒殘疾。三十寒暑，渾如一日。人僞紛紛，公造者真。反覆萬變，孰驚其神。仙化者誰，惟公閨人。彼豈無待，御風凌雲。公之云逝，特其委蛻。葬之高原，亦聊復爾。死生去來，公無悲喜。而某也，獨感念疇昔，咨嗟涕泣，有愧于太上之忘情者矣。《澹軒集》卷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一。

祭妹夫何叔京文

吁嗟！叔京操行孤堅，宅身端靜。顧自幼以常然，非矯揉而後正。博極群書，問無不知。撫傳記之同異，曾不差于毫釐。在昔嚴君，道承伊洛。得學文于家傳，惟名教之可樂。忘寢與食，用志不

分。自視猶以爲未足，求益友于多聞。棄華就實，水落石出。一官不究于設施，微恙遽聞于遂革。吁嗟！叔京全于性者如此其厚，囿于數者如彼其少，繁顏、跖之不齊，蓋自古而難曉。追惟親誼垂三十年，念嫠妹之多難，藐孤甥之不天。日月有時，將臨祖載。既歸安于九原，期厥後之必大。吁嗟！叔京爲真死矣，而有不朽者存，以彼易此，夫又何言？嗚呼！向雖出處之不同，猶覲笑談之可共。自今無復此望也，想音容而一慟。哀哉！尚饗。《澹軒集》卷七。

告城隍文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三月丁未朔，二十一日丁卯，李某等敢昭告于本縣城隍土主之神。某等承邑大夫見謂，縣學頽敝，弗葺則壞；又曰縣治之西得隙地，于陰陽風水爲勝。因此時移創，舍其舊而新是圖。諸君冠章甫而談仁義，得無動心焉？語屢出輒不應者累月，一夕復申言之，勤惻之意有加。于是以其說請于神，工祝致辭，聽可否于环玦，連獲吉卜，乃敢承命。屬季春中澣，其辰丙寅，始從事于勸率。越翌日丁卯，糾合同志，以牢醴修敬于靈祠。惟神實降斯土，巍然坐像，公禍福之權，享一邑之奉，凡厥歲時，莫不持香幣、進卮酒，奔走于祠下者，亦以其有禮義存焉耳。今夫子爲萬世禮義之宗主，無夫子則人道滅矣，神安得享有此巍巍哉！彼釋老之宮，金碧相煥，至教化之地則填漏支傾，反不如郵亭傳舍，若神豈得坐視而弗救？自今以往，當使境之善類莫不欣從響合，不日成

之，無有後艱，則神之聰明正直誠有助于風教，而神亦永有依歸，非敢私禱也。尚饗。《澹軒集》卷七。

代趙宰移學告廟文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三月丁未朔，十八日甲子，具位某敢昭告于先師至聖文宣王。竊惟吏治以仁義爲先，教化爲本。某誤叨邑宰，兩年于茲矣。顧瞻學宮，棟宇傾頽，日就毀廢，惟是俎豆之事，因仍苟簡，仰不足以奉承聖師，俯不足以振作士氣，心實愧之。屬者邑士復以陰陽向背爲請，願協力移建。乃即縣治之西偏，卜云其吉，地靈形勝，面勢當陽，前仰後擁，山秀水清。于是言出未幾，衆口和附，咸曰禮義興行，異人傑出，于古有光，其在斯乎！方當謀始，用伸虔告，聖神其聽之。尚饗。《澹軒集》卷七。

諸廟謝晴祝文 一

極雨極暘，俱稼之害，禱于有神，動輒響答。比以霖注，仰祈開霽，復諧其私。神豈吏之恤？實民之憂。躬謝祠庭，亦以故云。

春霖連日，實病苗也。吏惟民憂，中心焦也。有禱于神，福可徼也。雲塞日暝，報之昭也。敬拜

祠房，致歡謠也。一觴之謝，栢與椒也。尚饗。《澹軒集》卷七。

諸廟謝晴祝文 二

苦雨不已，農末俱傷。告爾有神，惠有熙陽。應不旋踵，其德曷量？施豐報微，以誠可將。終此歲功，尚降之祥。尚饗。《澹軒集》卷七。（以上刁忠民校點）

全宋文卷四八八九

王師愈一

王師愈（一一二二——一一一九〇），字與正，一字齊賢，婺州金華（今浙江金華）人。初從楊時游，受《易》、《論語》，又學于呂本中。登紹興十八年進士第，爲臨江軍軍學教授，調和州教授。改京秩，知長沙縣，歷知嚴、婺二州。乾道七年召對，除金部郎官，尋兼崇政殿說書。出知饒州，徙鄱陽，遷江南東路轉運判官。以疾請祠，再除福建轉運判官，移兩浙西路提刑。以直煥章閣致仕。紹熙元年七月卒，年六十九。師愈爲政以仁恕爲本，而綱目嚴整，守之有常，頗著政績。見朱熹《中奉大夫直煥章閣王公神道碑銘》（《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〇）。

論不可輕開兵端疏

臣竊謂定天下雖不可憚用兵，保天下亦不可輕用兵，二者唯審其勢焉可也。昔者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皆崛起草昧艱難，故奮不顧身以爭一旦之命。其勢不得不日夜淬礪，擊搏進取，以定

大業。天下之人亦厭於亂離，不惜肝腦塗地，出力以佐上之人，蓋覲一旦功業成就，息肩乎平治也。是以留侯勸高祖必從思歸之士，還定三秦，且曰：「民志已定，則難用者此也。及事勢已定，人民樂生，則非有萬全，不可輕舉矣。」昔者宋元嘉自恃富強，且曰河南我之故地，橫挑強魏。當時群臣雖知其不可，不敢言，惟沈慶之言之而不見信。至王玄謨輩皆誕謾欺罔，至有聞其言，欲封狼居胥山之意，卒之三大舉皆無成。先之以到彥之，次之以王玄謨，三之以蕭思話，使二十餘年元嘉富庶之盛，淮南赤地千里，人無遺育，禍有不可勝言者。此不可不鑑也。夫「妄自菲薄，引喻失義」，諸葛亮固深言於蜀；「橫挑強胡，經營分表」，蔡謨亦深垂戒於晉。二者皆當今所當念也。爲今日恢復之計，不可一息忘，恢復之師不可一朝舉。臣恐群臣獻計有誤陛下，謂今日可以用兵者，故願陛下審處其勢也。夫以祖宗二百年經理封疆淪入於蠻腥，兩朝北狩不返，天下切齒五十年矣，有志之士孰不願比死而一洗之。然時異事變，南北之勢已定，民庶之志戀生，彼無必取之形，我無必勝之勢。若釁隙一開，兵連禍結，力竭于內，民不聊生，其變故固多端矣。昔者寶元、慶曆之間，當天下全盛之時，以中國全力制一元昊小夷，西鄙數年不解甲兵，威方震而民力已困，京東西盜賊紛起。幸元昊納款，不暇與之嚴正名分，遽屈意從之，務以息民救內。當時英賢滿朝，戰士如林，豈不能因時乘利，以伸中國威靈，誠勢有所不可也。今夷狄雖犬豕難信，然我既與之約誓矣。犬豕背棄信義，猶有天殃，況以中國禮義之所從出，豈可自棄信以始禍階？縱一舉能遂滅之，聖哲猶以爲重，況以今日兵力，未必能制其死命耶！若彼自欲送死，則我所以待之固有辭矣。故臣願陛下審處其勢，無輕開兵端，則社稷生

靈幸甚，幸甚。《永樂大典》卷八四三一。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三四。

論監司黨局劄子

臣竊惟國家置監司以察所部，有轉運司，有提刑司，其次又有提舉司。建官之名不同，所掌之職亦異，欲其濟王事則一也。比來諸路監司罔推公心，多徇私意，各黨其局，不相照應。凡有施行，一可一否，從轉運司則取怒於提刑司，從提刑司則或獲罪於提舉司，遂使州縣難於遵承。至如人戶翻訴，其前斷果失，從而變更，不亦善乎？若夫前斷已當，乃以私喜怒，故爲變更，愚民無知，滋長爭端。若此之類，不可勝舉。且以綱運顧船一事言之：沿江之兵，以備敵讎，仰食漕運，此急務也。用官船漕運，則陷折多而違程限。轉運司深鑑其弊，令州縣和顧子本客船以漕運，既無違限，且免陷折，此大利也。提舉司必多出文榜散於州縣，不容顧船，以妨茶鹽之利爲辭，殊不思茶鹽須登岸出賣，必無日久在船之理。況商旅趨利，如夜蛾之赴燭，果得其利，雖赴湯蹈火而不顧。苟無其利，雖朝鞭夕笞，歐而不往，豈在乎船之顧與不顧？推原其故，皆由子本客船多富商，敢行厚賂，交結提舉司，欲抑勒州縣多出貼顧。提舉司殊不念兵食之爲急，州縣百姓之可卹，惟富商之言是行，此何心哉！伏望聖慈嚴敕諸路監司，各務公心，去其私意，勿黨其局，勿好己勝。凡有行移，互相照應。如轉運司令州縣顧綱船之類，提舉司不得邀阻，庶幾州縣可以專一遵承，不致違戾而事功舉矣。取進

止。《永樂大典》卷一一八八八。

〔二〕限：原作「恨」，據文意改。

論力行所學疏

臣聞商高宗起傳說於傅巖之野，命之「訓于朕志」。說未嘗爲高論以駭高宗之聽，始則告之曰「惟學遜志，務時敏」，次則告之曰「念終始典于學」。當是時也，六經未備，所謂學者果何事耶？蓋自天地莫位，道德已存乎其中，不以六經未備而晦。人君備道德於一身，推以治人，見於政事，其極致在乎平天下。傳說所以告高宗者，學此而已。故又繼之曰：「道積于厥躬，厥德修罔覺。」若傳說可謂善於誨者歟。恭惟陛下以天縱之能，生知之聖，粵自潛邸，垂情學問，博極經籍。不唯灼見歷代治忽之迹，其於道德之奧，已深造而逢原。即位以來，厲精圖治，不自滿假，萬幾餘暇，延見諸儒，講論治道，孳孳不倦，商高宗所不逮者，皆優爲之矣。猗歟休哉！疏遠小臣，誤被簡知，濫陪經幄。自惟淺陋，何以仰贊緝熙光明之盛，然而區區之忠，不敢自默。竊嘗讀《易》之《乾》，言九二之君德，始於學以聚之，終於仁以行之。《中庸》記聖人誠之道，亦始於博學之，終於篤行之。又曰：「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以是知好學雖帝王之盛美，唯躬行之爲

貴。學而弗行，求治效之成，難矣哉！又況人君之學，與夫人臣之學，皆本於正心、修身，其效皆見於治國、平天下。人臣抱其所學，必逢時得君，然後能有行焉，上以佐其君，斯足以致治國平天下之效。儻不遇合，不過獨善其身而已，又不過齊家而已，治國平天下之事業，何自而可成哉！故人臣行其所學難爲力，特在乎人君用之耳。若夫人君之所學，不欲有行則已，如欲行之，罔不由己，孰能禦焉？治國平天下之效，可拱而俟也。陛下聖學之妙，關百聖而不慚，臣之謏聞，何敢妄陳臆說？伏願陛下鑑歷代之君所以爲聖爲賢、所以致治安者，力行而不怠，日引月長，悠久而不息。將見內而修明庶政，外而讐服四夷，巍巍乎治功之隆，與二帝三代同符矣。惟陛下留神，幸甚。《歷代名臣奏議》卷八。

論務實以圖恢復疏

臣一介微賤，比蒙賜對，輒陳州郡之利害，因及治具之未舉。聖度如天，優容狂瞽，不加誅斥，幸已厚甚。今日旦日，又蒙親灑宸翰，詢以治道之具有可裨助政體者，令條具以聞。臣拜手驚懼，莫知稱塞。陛下虛懷訪納，如是其切，雖帝舜之好問，蔑以加矣。臣學術荒疏，智識卑陋，豈能周知當世之務？清問下逮，實非常之榮，千載之遇，儻不竭其愚衷，乃欺天也。惟陛下不以爲迂闊，少賜省覽。臣恭惟陛下聰明神武，稟於天縱，痛八陵之曠祀，傷二宗之不返，悵神州之陸沉，念遺黎之塗

炭，朝夕之所圖回，中外之所共知者，恢復之計也。縉紳之士，明目高談，揮毫抗疏，有爲恢復之說者，陛下不吝爵賞以褒寵之；介冑之士，鳴劍抵掌，願賈餘勇，有爲恢復之說者，陛下亦未嘗不以爵賞褒寵之。既詰其策，往往未有一定之論，試責以事，則往往未見其實也。陛下即位以來，孳孳求治，非不焦勞，十年于茲，治效之未成者，竊恐職此之由乎。臣聞治道不在多言，昔人固有是論矣，臣亦不敢飾可喜之說，枚數細故，以瀆天鑑。其大要在乎有一定之論而務實。所謂務實者，一曰益進德以承天心，二曰寬民力以固邦本，三曰遵祖宗之法以修政令，四曰搜英傑之材以備任使，五曰勿厭盡忠之言，六曰勿惑難信之謀，七曰謹其所可保，八曰俟其所可爲。凡此八事，誠若迂闊而不足喜，推而行之，莫非今日之急務。陛下聖學緝熙，神心昭曠，固已默識之。伏願深信而不疑，更與大臣講求一定之論，力行而不息。天時未至，可以享安強之福；機會之來，必不若往時之失措，恢復之功，其可成矣。小臣管見如此，昧死以陳，惟陛下留神，幸甚。《歷代名臣奏議》卷五一。

論行仁義疏

臣聞天以陰陽而行四時，地以柔剛而成萬物，聖人以仁義而治天下。蓋仁義者，天下之表、政治之樞要也。堯舜由之而爲盛帝，禹湯躬行之而爲顯王。自周之衰，此道不明，雖五霸假之足以雄諸侯，已不足觀也。逮至戰國，權謀功利之說愈熾，孟軻氏慨然以回狂瀾爲己任，深明仁義之道，歷說

列國之君，其理坦然易行。列國之君罔克知之，卒不復見唐虞三代之治。吁，可惜哉！猗歟，唐太宗之爲君乎，貞觀之初因閱武庫甲仗，乃謂房玄齡曰：「煬帝豈無甲兵，以至滅亡，正由仁義不修，群下怨叛，故宜識此心。」太宗知仁義之可仗，固已久矣。其後與魏徵論治得失，徵乃約之以仁義，蓋乘太宗之明而啓迪之，故其言爲易合。當時封倫雖以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爲對，宜乎太宗力排而固却之也。及觀其與侍臣語，以謂行仁義則災害不生，又謂斯須懈惰去之已遠，終則有飲食資身之喻。自非深知仁義之有益於治道者，孰能語此？惟其深知之，故能力行之。數年之後，海內乂安，屢致豐登，斗米三四錢，則陰陽和矣。無復盜賊，幾致刑措，則風俗醇矣。自京師至於嶺表，自山東至於滄海，旅糧不賫，取給於道，則民物富庶矣。突厥酋長帶刀入衛，高麗諸國遣子入學。則遠夷賓服矣。太宗親見其盛，自謂魏徵勸我行仁義之效，誠非浮誇以欺天下後世也。噫！三代以來，以仁義致治者，其唯唐之太宗乎！自孟軻氏歿，以仁義告其君者，其唯唐之魏徵乎！神聖之君，誠能遠慕太宗，是亦太宗而已矣；盡忠之臣，誠能以魏徵爲法，是亦魏徵而已矣。可不勉之哉！《歷代名臣奏議》卷五一。

論無爲而治疏

臣聞自古言無爲而治者，必稱有虞。及以書攷咨岳牧，舉元凱，明四目以廣覽，達四聰以兼聽，

一日萬機，兢兢焉，業業焉，有虞之君未嘗敢自暇自逸也。百僚師師，庶官無曠，大焉宅揆而亮采，次焉有德而載采。其或靜言庸違者，則投之遠裔而不貸。懋哉之辭，訓戒切至，有虞之臣，亦未嘗以不事事爲賢也。繇是以觀有虞之際，后克艱厥后，盡道於其上，臣克艱厥臣，效職於其下，故能自有爲底無爲。後世之君臣乃慕無爲之名，昧有爲之實，端居穆清，怠荒愒日，陳力就列，高談廢務。欲求治效比有虞之隆，豈不惑之滋甚！恭惟真宗皇帝以睿哲之資，撫盈成之運，克自寅畏，欲保治安。法宮之暇，肆筆成書，著《勤政論》、《俗吏辨》，以示近臣。煥然之文，昭回雲漢，大哉之言，表裏六經。《勤政論》所以自警也，《俗吏辨》所以勵群工也。終能措當時於泰和雍熙之域，其與有虞之盛，異世而同符，所以垂規於後昆者，顧不休哉！陛下紹復大業，遙遵聖謨，日新之德，如天行健，厲精研幾，以圖天下之務，宵旰焦勞，如恐弗及。於是表正萬邦，修明百度，仰視真宗皇帝《勤政論》，可謂允蹈之矣。廓獨斷之明，操馭臣之柄，循名責實，信賞必罰。中外小大之臣觀感而化，罔不協心竭力，趨事赴功，成靖共匪懈之風，革苟且怠惰之習，仰視真宗皇帝《俗吏辨》，亦可以無愧矣。《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臣切惟陛下爲然。臣抑嘗聞之，人君固欲勤於政矣，或失之叢脞，或流而爲察慧，又不可以不戒。人臣固欲敏於事功矣，或邀功而生事，或作聰明而亂舊章，又不可以不察。更惟陛下留神。《歷代名臣奏議》卷六九。

乞恪守祖宗法度疏

臣聞善圖治之君，凡有猷爲，必遵祖宗之法度。非其材略不可以大有爲也，蓋念祖宗更事也詳，防患也深，其爲子孫之計也遠，必熟慮周密，俾子孫可以世守，經久而無弊，然後立爲法度，皆有深意存焉。苟未至於極弊大壞，爲之子孫者未易以變更也。詩人稱武王則曰「繩其祖武」，稱成王則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以武王、成王之德，詩人猶以此稱之，凡欲圖治之君，宜如何哉？惟我國家藝祖皇帝開創大業，太宗皇帝混一區夏，真宗皇帝撫盈成之運，聖聖相承，重規疊矩，昭若日月之麗天，可謂盡善盡美矣。逮夫仁宗皇帝嗣服膺圖，嚴恭寅畏。慶曆間嘗出御書十三軸，凡三十五事，以示講讀官丁度等。首曰遵祖宗訓，二曰奉真考業，三曰祖宗艱難，不敢有墜，四曰真考愛民，五曰守信義，六曰不巧詐，七曰好碩學，八曰稽六藝，九曰謹言語，十曰待耆老；繼之以進靜退，求忠正，懼貴極，保勇將，尚儒籍，議釋老，重良臣，廣視聽，功無迹，戒喜怒；又繼之以明巧媚，分希旨，從民欲，謹滿盈，傷暴露兵，哀鰥寡民，訪屠釣臣，講遠圖術，辨朋比，斥諂佞；與夫察小忠，鑑迎合，罪己爲民，損躬撫軍，一善可求，小瑕不廢，抑又其次也。臣竊惟仁宗皇帝之時，太平極治之功比隆三代，下視漢之文、景，亦由於此。二十五事（二），非徒言之，實允蹈之也。陛下光啓中興，奉先思孝，酌古揆今，立政立事，其於祖宗之法度，兢兢焉惟謹，誠得仁宗皇帝之用心矣。更願陛下恪

守之，篤行之，將見慶曆之盛復見於今日。狂瞽之言，輒瀆天聽，措躬無所。《歷代名臣奏議》卷六九。

〔二〕二十五：據前文所述，當爲「三十五」。

言太子不當領臨安府尹疏

臣恭惟陛下長慮遠識，早建儲宮，立天下大本，以爲社稷宗廟永永無疆之休，甚盛舉也。至乃參用至道故事，命皇太子領臨安府尹，外間未能深諭。竊惟皇太子副貳宸極，繫四海之望，以紹承統業，當居春宮，日親師傅，講論治道，尋繹經義。臨安府尹一州長吏耳，非所以浼皇太子之尊，而示天下廣大也。雖有至道故事，臣猶以爲不然，何者？藝祖、太宗同起軍旅，素習勞辱煩劇事，故藝祖既登極，命太宗尹京以彈壓鎮撫。當時太宗亦藩臣耳，於領天府事體爲順。三代時諸侯入爲王官者固多，若已正儲貳，則與列國諸侯州郡長吏不同矣。況自藝祖以來，天府多用藩王兼領，遂爲故事。建隆初，太宗皇帝以使相尹京，進封晉王。太宗即位，則秦王尹京，秦王得罪，則許王尹京，許王既卒，真宗皇帝乃以襄王尹京，進封壽王。尹京八年始升儲，升儲之後，自合解府事入處東宮，以全儲貳之尊。當時因循，不暇釐正，止稍加崇重，已是大臣失於討論，雖有故事，豈可復舉？真宗既即位，即藩王不復尹京矣。蓋親王尹京，所以繫人望，將以正儲，未聞已升儲乃始尹京者。惟欽宗皇帝

以皇太子出牧開封二日而即位，事出倉卒，非可爲法。真宗皇帝以至道元年九月升儲，至三年三月即位，自升儲至即位止一年半，府僚郡政相仍未久，故未見有不便。今陛下春秋鼎盛，方宵衣旰食，以濟大業，未至倦勤。若以皇太子監國撫軍，無所不可，若浼以一州吏事，誠非所宜也。真宗皇帝在東宮，講讀勸諭之官汨沒州郡吏事，勢必不能專心致志以輔導啓迪，從容議論，唯日困於簿書期會，無乃失職乎？恭惟皇太子英稟異常，天性夙成，他日不患不能臨決民事。在涵養睿德，日新又新，以躋堯舜之盛而已。恐領臨安府尹，非所以浼儲貳也。且太上南渡以來，臨安止暫爲駐蹕之地，所以不爲建都立邑之制者，誠以繫中原之望。兼今日臨安府事，與舊日京尹大段不同。今陛下方以恢復神京自任，建儲之際，乃首舉尹京故事於臨安，四方安知聖意所在，皆曰臨安已作京師，無恢復意矣，豈不絕中原之望，疑四海之心？臣疏遠愚昧，不知朝廷故事，僭越狂妄，罪死不赦。伏惟陛下少加思慮，寬假誅殛，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歷代名臣奏議》卷七三。又見《右編》卷一一。

論毋妄動劄子

臣聞天位於上，雷動於下，其卦曰《無妄》。以四時言之，春夏之發，雷雖震驚，人不以爲妄，所當然也，故能成育物之功。秋冬之斂藏，雷雖隱然而有聲，人莫不惕然而駭聽，蓋其動也妄，必有札瘥癘疫之患。聖人體天以立極，法天而圖治。安平之時，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

非以其材略智術足以高天下，亦以其動靜本於天理之自然，不撓乎人爲之私也。是以濟大業者當艱難之時，或速而有成，或緩而有成，究其所以然，皆無妄也。漢高之王漢中未幾，而長驅於滎陽京索間，不五載而成帝業，蓋因思東歸之士，其動不可以緩也。諸葛亮之相蜀，國事未定，則閉關息民以圖之，其動不可以速也。臣又聞善圖治者，如良醫之療疾，固有指日而致效者，亦有累月而致效者。氣血未衰，偶爲外邪所乘，或汗或下，其效立見，此豈待累月之久哉！若夫沉痾之餘，羸然茶然，必在乎固其本元，養其精神，強其筋力。反欲投瞑眩之劑，求指日之效，又欲娛之以華麗宴樂之奉，其可哉？方今天下之患，胎於熙、豐，結於崇、觀，潰裂於靖康。爰自紹興之初，上下相維持，將復振矣。未幾，用事之臣又從而弱之。幸賴天啓聖明，陛下嗣膺大統，規恢十年，始有蘇息安強之兆，實社稷生民之福也。伏願陛下遠稽羲經之《無妄》，俯察良醫之治病，修我之備，待彼之釁，毋欲速而輕動，其不能成萬全之勲者，臣未之信也。取進止〔二〕。《歷代名臣奏議》卷九四。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三〇八二。

〔二〕取進止：原無，據《永樂大典》補。

論修素備以圖恢復疏

臣聞濟大業者，不可畏敵人之盛強，亦不可喜敵人之失德。畏其盛強，則心必怠；喜其失德，則

心必驕。驕與怠一萌於胸中，而能圖回者鮮矣。三代而下，遇強敵者，莫如漢高祖。方項羽席戰勝之威以入關，分王諸侯，可謂強矣，高祖則未嘗畏焉。羽之慄悍猾賊，所過殘滅，可謂失德矣，高祖則未嘗喜焉。竟趨漢中，務寬仁以收民心，廓大度以用人傑，終能遂其欲東之志，五載而成帝業，其規模爲何如？靖康之變，亘古所無之恥，不共戴天之讎，將五十年矣。在當時見聞其事者，壯者已老，老者已死。今之年三四十者，雖語以當時之事，已茫然矣。此讎此恥，殆將忘之。祖宗在天之靈，四海忠義之心，所望雪此恥，復此讎，有待於陛下。陛下亦以雪恥復仇爲己任，即位以來，宵旰焦勞，未嘗不在是也。然以強弱之勢論之，虜人土地之衆、金穀之富、車馬之壯，雖元魏所不逮，自古夷狄之盛，未之有也。世之畏縮守和議者，必持是說焉。曾不知強弱盛衰，相爲消長，未有強而不弱、盛而不衰者，厥今虜勢安知天意不欲稔其惡而殲焉。所謂其強易弱，其盛易衰，況加以以淫虐，中原之民怨入骨髓。以是觀之，其可畏乎？世之輕狂妄議進取者，往往又喜是說，謂可以指日恢復，曾不思國家素備果何如哉。己巳之歲，逆亮篡奪，辛巳之歲逆亮自斃，天授機會如此，國家不能進跬步取尺寸土，良由無素備也。何謂素備？一曰修己任德，以承天意；二曰實惠及民，以固邦本；三曰廣收英傑，以爲股肱；四曰據要害之地，以壯形勢；五曰練兵足用，以待進取。此五者人皆能言之，陛下亦飽聞而厭聽，人多以爲腐儒常談。殊不知五穀無異味而能療飢，布帛無異采而能禦寒，五者雖若常談，實圖回之先務，要在深思而力行。既有素備，機會之來，斯能乘之。何謂機會？或骨肉爭國，或種落離叛，或姦雄割據，或大盜蜂起，或輕動深入，皆機會也。魏相曰：「兵應者勝。」素備已修，

或逢機會，以應兵乘之，而不能成商宗、周宣、漢光武之業者，未之聞也。苟惟不此之務，徒能張虛氣，出大言，忘遠慮，爭小利，而曰能圖恢復者，非臣所知也。《歷代名臣奏議》卷九四。

論士大夫習俗疏

臣聞相與以維持天下國家者，搢紳之士也。搢紳之士，其用心也公。凡舉事焉，謀於上者必盡公以採於下，聽於下者必盡公以助其上。可否之相濟，利害之灼見，擇其善者而從之，故事無不舉而功必隨之矣。一或異是，乃欲事舉而功成，豈不戛戛乎其難哉！臣嘗觀先正蘇軾在嘉祐間嘗有言曰：「今之世所可患者，士大夫信服於朝廷者不篤，皆好議論以務非其上，使人眩於是非而無所從。從之則事舉無可爲者，不從則其所行者常多故而易敗。夫所以多故而易敗者，人各持其私意以賊之，議論勝於下，而幸其無功者衆也。」其言又曰：「今世之舉事者雖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過數人，欲壞之者常不可勝數。」嗟乎！嘉祐之際可謂盛矣，士大夫習俗已如此矣。臣竊謂軾之言不特中當時之病，亦今日之砭劑也。私意一萌，唯務己之說勝，而謀於上者又未必皆可行而必有成，故其弊終至於此耳。嗟乎，此豈國家之福哉！臣愚欲望陛下申飭文武小大之臣，各去其私意，毋苟且以爲同，毋矯激以立異。凡舉事焉，上必盡公以謀於下，下必盡公以助其上，從善而力行，殆見其事舉而功成矣。罔俾嘉祐之風俗爲軾所議者復熾於今日，不其美歟！《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一七。

論培養人才疏

臣聞致治者必資於人材，願治之君、輔治之臣，皆能知之，皆能言之。然而每患人材之難得者，豈天下果乏材也哉！自古成大業者未嘗借材於異代，況我國家聲教所暨，不爲不廣。受天地之中以生者，今猶古也，顧所以養之收之用之如何耳。鄧林之木信美矣，必培其本根，茂其枝幹，斯能成可用之質。大臣睹其質而採伐之，斲削其樸，斯能成堪任之器。因其小大，度其長短，或爲桷桷，莫不各適其宜，然後大廈可成矣。凡用人材者亦若是，嘗觀有周之時，「菁菁者莪，在彼中阿」，豈非樂育於其始乎；「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豈非作成於其中乎；疏附先後，奔奏禦侮，各當厥職，非器使之效乎？此所以濟濟多士，獨稱於有周也。今之用人似恐不然，一時俊乂，稍有稱於世，忌嫉者衆，不指其小瑕，則索其舊愆，或誣以昧昧難明之過，必使之困躓而後已。吁，是誠何心哉！況夫人之所稟賦負材術者不能無可議之失，尚氣節者未必有應變之具，必欲求全肆毀，奚可哉？苟或見用，又且不度其力小而責以任重，不假以歲月而責其速效。宜乎歷年之久，治效之未成也。臣愚欲望聖慈遠鑑有周之隆，近察鄧林之木，凡曰人材始則保護愛惜之，次則磨礱作成之，終則隨器久任之。其不能成事功者，臣未之信也。管見瞽言，冒黷天威，戰兢之至。《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四五。

論重郡守之權疏

臣聞自漢罷侯置守，秩二千石，任共理之寄，其祿厚矣，其任專矣，其權重矣。故當時郡守多有治功，著於方冊。迨至武帝置刺史以臨之，秩止六百石，蓋欲以小制大，稍殺其權，未至太輕，其任之專固自若也，人亦奮勵以成治功。惟我國朝待遇守臣，禮固甚厚，祿亦不薄。二年成資，添置監郡，任已不專矣；又置監司以臨之，權已輕矣。雖欲自奮，已不若兩漢之肆。近歲以來，二年成資者十無二三，監司、統監其員益衆，郡守之權輕無如是之甚者。且以江東一路言之，止九郡耳，有兩總領、兩運使、兩提刑，又有安撫、提點、提舉各一員。是則一人守郡，臨之者九人，十羊九牧，猶未足以況也。至若監司置司之郡，益又甚焉。豈非長官尊大，爲郡守者欲行一事，欲下一令，動輒掣其肘，而吏卒撓政，未可槩舉。稍加繩治，交鬬釁隙，郡守必至斥去而後已。監司縱有賢者，欲懲其弊，而吏卒之徒耻其不勝，必多方爲計，使監司墮其術中而不自知。吁，可歎也哉！安平之時，已難於成事功，涵容調護，尚可愒日。或有盜賊之警，兵革之用，必致敗事，甚失建侯作屏之意。臣愚欲望聖慈明詔宰執，凡監司之郡，必擇宰執侍從及曾任臺諫有風力者爲之守，其位望頗重，庶可展其所長。不然，止令監司兼領郡事，必久其任，責以治效。至若會府帥臣之權，頗與之均，尚庶幾焉。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四五。

論作邑之難疏

臣聞字民之官，莫親於縣令。陛下愛育斯民，如保赤子，重縣令之選，嚴黜陟以別善否，德至渥也。爲縣令者孰敢不仰體聖意，恪脩厥職？然而官卑權輕，法密責重，上下皆得以鈐制，害之者太衆。乞爲陛下詳陳之，願少垂聽覽。上焉有監司守倅，始則驅之冒法以辦事，末則置之深文以自解。況又有私喜怒於其間，無所分訴。此其一也。次則有屬官，有曹職官，有本縣同官，有寄居，有過客，多欲遂其私，爲賢令者豈能盡如其所欲？往往撰造是非，譖之監司守倅，爲監司守倅者略不加察，從而罪之。此其二也。下則有本縣人吏，有豪強上户，有教唆把持健訟之猾民，相爲表裏，又皆欲遂其私。爲賢令者豈肯徇其所欲？於是人吏伺缺失，豪強率錢帛，教唆把持者議狀本裝點虛詞，遣健訟者訟之。輕則欲其逐去，甚則使之敗官，喪身破家而後已。此其三也。抑又有監司州府之案吏，與夫承局排軍、院虞候、散從官，平時持一紙引，傲睨無禮，下視縣令，厚有所求。稍不如其欲，裝事端以譖訴，監司守倅者聽之，屬官、曹職官助之，其不被害者鮮矣。此其四也。陛下擇字民之官爲甚重，而上下小大害之者如此其衆，雖使卓魯復生，欲展其材，詎可得乎？是以作邑者莫不苦其難，上官者亦皆知其難，第莫肯加恤耳，甚負陛下任官愛民之意。然而京朝官作邑，尚敢不顧其害，與衆爲敵，間有善政。至若選人作邑，抑又難焉。選人非無賢才，然而皆懷寸進之心，皆爲改官之計，鮮不彌縫上下，以干虛譽。甚者兑易官錢，以買舉狀，相習成風。上下知其所急者在此，尤得以制之，

故選人作邑爲尤難也。臣愚欲望聖慈罷選人作邑，盡令京朝官爲之，庶可革其希進之弊，責以字民之效。仍敕監司帥守，凡知縣顯然姦賊無狀者，依公按劾，重置典憲，誠不足恤。其謬懦不材者，逐之亦無害。唯是清強賢令，爲上下所不喜者，當保護愛惜之。或爲人所誣，當直其冤。庶幾賢材可行其志，字民之效著矣。《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四五。

乞隨才試用歸正不釐務人疏

臣恭惟皇帝陛下知人之明，得於天縱，文武之臣，固已並用而無偏。淮北歸正之人，亦加器使，或爲將帥，或爲臺諫，或爲丞郎館職，或爲監司郡守，各有攸當。雖漢高祖之善用人，殆遠過之矣。然而臣竊見歸正不釐務人，散在諸州軍，其間朴實可倚仗者、疏通有材術者尚多有之。逸居素餐，每懷鬱鬱，以不見信任爲耻；又且輕於犯法，以擾州縣之政，甚違陛下兼用南北人材之意。臣愚欲望聖慈許令諸州軍於歸正不釐務人，隨其材而試之，諳民事則使之治民事，曉財賦則使之治財賦，知軍旅則使之治軍旅，其它有技藝者亦若是。俟其果有成效，令監司郡守從實奏舉，俾之釐務，或有卓然英傑之資，則別加拔擢，豈不愈於坐耗廩粟乎？不唯見今歸正人獲展其所長，是亦招徠中原人材之一端也。其不能體陛下之優恤，敢爲暴橫以擾民，則令州軍依公以法繩治。庶幾歸正人凡抱寸長者，無遺佚之怨；愚而不肖者，亦知所畏憚矣。《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七〇。

全宋文卷四八九〇

王師愈 二

乞減近裏及沿海州軍稅務減磨勘賞疏

臣聞爵賞者人主之礪世磨鈍之具。賞當功，則人必勸；或失之濫，必害於政，不可以不革也。伏見紹興之初，兩浙提舉市舶申請立定沿海及近裏州軍稅務稅過市舶物貨賞格，州委通判，縣委知縣，與夫監官點檢稅過客人引外物貨，收及壹千伍百貫，減壹年半磨勘。累及壹萬貫，減四年磨勘，可謂賞之濫矣。且以經總制無額錢賞言之，諸州軍解足經總制錢外，而又無額錢及壹萬伍千貫，知通只減二年磨勘。今稅務收市舶引外物貨及壹萬貫，乃減四年磨勘，是倍於無額錢之賞矣。自通判、知縣至于監官，被賞者數人，豈不爲太濫乎？況夫文臣有以此賞轉員郎、正郎，武臣有以此賞轉副使、正使，遇郊恩或致仕，遂可奏補子孫。然則稅務獲一萬貫之小利，推而言之，被賞者豈止數人而已哉！可謂濫之至也。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應沿海及近裏州軍稅務，收市舶客人引外物貨，自壹千伍百

貫至壹萬貫，其減磨勘賞并皆減半。庶幾賞不至濫，人亦自勸。《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九。

論聽言之要疏

臣竊惟陛下躬上聖之資，勵大有爲之志，孳孳圖治，聽納如流，欲以來天下之言。然而進言者不能皆昌言，多爲虛誕一偏之說，仰欺天聰。其名則是，其實則非，聽之則可喜，行之則可駭，或有利少而害多者，或有利於此而害於彼者，或有斷然不可行者。行之未久，雖不憚於輟，或從而變更，其弊已甚矣。原其用心，不過苟持一說以取容悅，欲爲干利祿之階，而不顧上誤朝廷之施行，下貽生民之大病。此何謂也？陛下明日達聰，欲知周而廣覽，進言之路固不可不闢。自今凡有陳利便者，誠能先隱之於聖心，次付之於大臣，侍從臺諫參酌詳審，擇其灼然可行者行之。庶幾事功可濟，利興而害除矣。《歷代名臣奏議》卷二〇六。

乞禁止師巫疏

臣竊聞荆楚之俗，自古信師巫，然而近世爲尤甚。其最爲害者，有所謂把門師是也，言一家之事，皆由其掌握也。有嫁娶不暇問媒妁，專信其勘婚，稍奉之不至，則離間兩家，致嫁娶失時者多。

矣。有疾病不敢求醫藥，專信其下禁，稍奉之不至，則恐動其親屬，不令侍奉，至有飢渴而死者多矣。比其死亡，則專掌其擇地選日，稍奉之不至，則托以山川之不吉，年月之未利，動經數歲，不獲葬埋。鈐制其家嫁娶者又多矣。愚民無知，信其邪說，甘受此害而不悟，唯恐奉之不厚。以是師巫家無非溫戶，甚可切齒。在律法，事邪神言禍福，自有常刑，柰何州縣欲賣乳香，或貪其微利，返給公據，縱而不問，甚可駭也。欲望聖慈申敕州縣，嚴行禁止，如或不悛，重作斷遣無貸，庶幾其害可革。《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一四。

言揀汰諸州土軍弓手疏

臣聞古者兵農爲一，揀其可用者用之，汰其不可用者，悉歸之於農，故無後患之可慮。後世兵農爲二，揀汰得其術，則可用者固爲之用；苟失其術，則不可用者適足以爲害。蕭俛銷兵之覆轍，不可不監也。臣竊見比來揀汰諸州縣土軍弓手，似未得其術，乞爲陛下言之。昨因建康掌兵官建議，盡將諸州土軍弓手選爲三等：強壯堪戰者爲第一等，老弱疾病爲第三等，上不及於強壯，下未至於老弱疾病爲第二等，選之甚精，未爲失也。因降旨揮，命將第二等、三等人盡行抵換，別招人填補。既而稍覺其未盡善，續降旨揮，又許揀汰人有子弟却行招收，如無子弟，方許召募填闕。諸州各已奉行，第三等人自知老弱疾病，甘心揀汰，不敢怨尤。若夫第二等人雖及中年，筋力尚壯，久在營寨，熟於事

藝，生其鄉土，諳於擒捕。亦有屢經出戍，臨陣曾著勞效，見有資級，頗善部轄者。雖使新招少壯之人，未必能過之。況以揀汰之初，亦有一時暴病，今已安愈者。若一旦棄之，不唯可惜，且恐其失業無歸，迫於飢寒，輕則犯法禁，甚則爲盜賊，其爲州縣之害必矣。切見今年六月間，江西建昌軍南城縣吳十三等嘯聚，被揀汰放停之人不協而願從者已多有之，幸而吳十三等未幾殄滅，不然亦非小寇也。臣伏睹乾道令節文：「諸軍有戰功應放停者，雖不堪部轄征役，聽免放停，減充本指揮不管事看營剩員。」又令諸軍有戰功應減充剩員者請給，各給半分。昨來建康掌兵官申請一例抵換，於條令未爲無礙。臣愚欲望聖慈行下有司，將諸路州軍已經揀選第二等土軍弓手，再委官重行揀選。如土軍元因暴病，今已安愈，果是強壯堪征役者，乞與存留。元因戰功補資級，今來筋力未衰，熟於事藝，善部轄、慣擒捕者，亦乞存留。其間委有戰功，不堪征役者，乞照條令減充剩員，給以半糧。如無戰功，尚堪征役者，令州軍於廂軍闕額數內收留。至於諸縣弓手，既無剩員半糧之制，其第二等人，亦乞揀其可留者留之。庶幾揀汰抵換之人，各得所歸，不致他時爲州縣之害。《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二四。

言將帥久任疏

臣聞立武事者莫先於修軍政，修軍政者必在乎責將帥。將帥之任稍久，則上下之情通，號令之有素，或懷其恩，或畏其威，歡然協從，如臂指之用。無事之時，固足以修軍政，一旦有警，斯能制敵

以決勝，亦顯然之理也。方今內而三衙，外而兩淮、荆襄，遠而四川，數年以來易將無定。雖能消尾大之勢，杜跋扈之萌，然而前之規模始立，後之施設已更。爲將帥者自知其不久於任也，姑爲苟且之計，不恤其下。士卒亦知其將之不久於任也，敢萌慢易之心，搖撼其上。一旦有警，其不誤事者幾希，殆非御將之術也。將帥之任，固不可不稍久，又觀其人如何耳。得其人而久任之，斯善矣；苟非其人，去之猶恐不速，何況於久乎。欲稍久任將帥者，要當擇之於其先。擇之於宿望乎？宿望之威名，固可以折衝矣，然而位高志滿，鮮有效死之心。擇之於行伍乎？行伍之年少，固能自奮以集事矣，然而氣銳貪功，多犯輕敵之戒。二者不可不察也。擇將之法，非謂其技藝精絕，非謂其膂力過人也，非謂其利口而善論兵也。必也沉毅而有謀，忠實而不欺，慷慨而敢爲，恢廓而有容，而後濟之以勇決。以此五者求之，或取之於宿望，或拔之於行伍，然後稍久其任，假其事權，勿惑於浮言，勿指其小過，俾得以效其所長。凡今日軍中之宿弊，如所謂剝削、交結、冒請、營私之類，想其必能革矣。宿弊革則軍政修，而大功不立者未之聞也。嗟乎！任將固不可不稍久，然亦不可以太久。任之太久，則跋扈尾大之禍有難救者，又不可不深察也。惟陛下省覽，幸甚。《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四〇。

論和羅之弊疏

臣竊見和羅之法本欲利民而足用，湖南行之，乃大不然。其名則美，其實則重爲民害。始也無見

錢以爲糴本，或給官告度牒，或給三合同關子，或給乳香茶引，令州縣變轉現錢，不免強敷之於民，甚者撥有名不可催之積欠，從而追擾。其爲害一也。次則以本錢不足，或低估價直，或多量升斗，出納之際，加以官吏欺弊。其爲害二也。終則裝發綱運、雇船水脚之費，無所支破，又從而取之於民。若運至荆襄間，泝流而上，江路遼遠，水淺灘多，動經年歲，所費又倍之。其爲害三也。是故民之所憂者水旱，所喜者豐年，今則豐年之憂乃甚於水旱，以三害若此耳。臣又聞每歲諸路漕運自可足一歲之用，只陷折至百餘萬石，遂和糴以補其缺。誠能措置漕運，不致陷折，雖免和糴可也。縱不能全免，或不得已而爲之，明撥本錢及支破起綱之費，庶幾事舉而民不被害。惟陛下留神，幸甚。《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四七。

乞借米賑濟劄子

昨奉御筆，令預講救荒之政，已恭依具奏。仰惟宸心憂民切至，臣等敢不上體聖訓，蚤夜講求。如薄刑緩征，已責勸分，凡寬恤之事，各已次第施行外，竊謂救荒之政，雖有珠玉金銀，不能療飢，其所急者莫急於食。遂多出文榜，招誘客旅，於有米之地廣行興販，前來出糴。嚴戒場務，不許作名目收稅苛留。緣地里遙遠，米未可卒至，其價日增，不得不慮。抑嘗詢究往年，一州旱則取給於鄰州，一路旱則取給於鄰路，故易以辦集。竊聞今年之旱稍廣，大江東西至于荆襄、淮甸，亦多不熟。

雖招誘客販，遣官收糴，政恐米亦艱得，未可指準。臣等竊見從來飢饉之歲，人情易得皇皇，若所在縣鎮鄉村有米可糴，人心自安，若無告糴之處，往往便扶携妻子，就食他鄉。此不可不預有以安之。臣等相度，若候諸處興販收糴到來，亦須是一兩月之外，況有無未可知。流民一散，收之則難，臣等切見朝廷見椿積在建康府、太平、饒、信州等處米斛無慮百七八十餘萬碩、穀五十餘萬碩，而常平義倉不在此數。其間亦有七八年前所積之米，恐易得腐壞，累蒙朝廷指揮，令以新易陳。臣等今來欲乞存留見米一百萬碩、穀二十萬碩，以備總領所逐月支遣。兩司官兵可準一年之數，餘外有米穀，欲望聖慈許臣等兌借米三十萬碩、穀二十萬碩，通融就便分散諸州縣，量旱傷輕重，隨多寡賑糴。先次散榜曉示，令人戶通知，又從而發常平米以賑濟之。如此則民心可安，不至流移。而鄉村豪富有米之家，見官司賑糴賑濟徧及遠近，決不至閉糴。又客販之米或來，則亦不敢乘時要素高價。如此庶幾民不艱食，全活者必衆，此誠莫大之實惠。所糴到價錢，臣等自當認數收簇寄納椿積庫，才候來年稍熟，便行收糴補還，以陳易新。公私兩濟，何以加此？今來控陳，似若太早，正恐往返待報，動經旬月。儻至急闕，臨期有請，緩不及事。是用冒犯天威，詳悉奏聞。伏望聖慈早賜施行。《歷代名臣奏議》

論長沙創行集議帳疏

臣伏見州縣間民之所苦者在於充役，官之所難者在於差役。陛下高拱九重之上，明燭四方萬里之遠，民之利病，罔不周知。比頒詔旨，告戒大臣，欲均役法，甚大惠也。臣嘗承乏長沙，叨民社之寄，豈敢不仰體聖意，貢其狂愚！伏見長沙前政劉椿創爲集議帳，臣既到官，損益而行，役不差而人樂充。三年之間，絕無爭訟者，百姓以爲便，官吏亦以爲便。鄰邑如善化、安化、瀏陽倣倣而行，又以爲便。請爲陛下試言其大槩：一鄉各有都，一都必有富豪可充保正者，多者十餘戶，少亦不下五戶。其物業之高下，人丁之衆寡，歇役之久近，咸具于帳。俾見役保正將替兩月之前，持此帳備酒食，會其充役之人，衆共商議，公選一名充應承代。其間雖有情僞曲折，官不得而知者，此曹盡知之，纖忽無隱。案吏鄉司，不能曲爲輕重，故善良之民樂從而無訟。或有富强頑猾不循理者，巧飾詞說，規圖避免，則令見役保正押帳內人，至于縣庭長官，折衷衆人之議，以理曉諭之，鮮有不聽者。間有頑然不服，不免臨之以威，必欲如衆人之議而後已。其或衆議挾私，窮究見實，必爲懲挾私之罪。如是，則富强豪猾之徒亦願從而不敢訟。蓋係衆人之公選，官吏無所容其心。此集議之大概也。臣抑嘗原其必爭之端，由科敷重而費用多耳，於是都內凡有科敷，一切罷去。利可興則興之，害可除則除之，數月之後，遠近孚信，故集議尤易爲力。所有集議帳式，輒具進呈。然而此帳易行於湖廣，

而難行於江浙。江浙官戶多，詭戶多，其民猾也。湖廣官戶少，詭戶少，其民淳也。欲望聖慈頒臣此帳于湖廣州縣，與見行常年役法兼行，聽從民便，則民無充役之苦，官無差役之難。惟陛下留神，幸甚。《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五八。

論信州米綱疏

臣竊見信州歲起上供米七萬石，類多陷折，其弊甚矣。倘不原致弊之由而爲之計，雖嚴其責罰，未見其弊之革也。臣嘗推原其故：一曰地勢不得其宜，二曰改撥無定處，三曰管押非其人。信之爲州，居江東上流最高之地，南接閩，北際徽，東連浙之衢，三面阻山，唯西有水路達于鄱陽。溪港陜，灘磧多，易漲易涸，難得大船。故信之米綱，其初必用小船般載，但寬於鈞艇耳。船與水常不相值，有水則船不辦，間或船辦，裝載已畢，一旦水落，留滯岸下，近則累旬，遠則累月。待其水通，迂回行數百里，始至鄱江，併歸大船。自初裝至于離岸，經涉日久，工梢坐食，侵耗不知其幾。雖欲無陷失，得乎？此則地勢致其弊也。自紹興之初，朝廷灼見信州起發米綱如是之難，元降指揮，止命於池州交卸，以其地近而易達也。雖不盡免陷折，亦不若今日之甚。其後守臣徐林亦嘗申明，數年間未見其大害。近年以來，總領漕司改撥無定，或撥赴鎮江，或撥赴淮南，或撥赴行在省倉。州縣受困，陷失爲愈多，良由水脚之費非池州比也。信州每一石米起赴池州，止用錢五百有奇，若赴建康，

則用錢七百有奇，赴鎮江則用錢九百有奇，赴淮南則又過之，赴行在省倉則用錢一千二百有奇。信州每納苗米一石，依例止收水脚之費二百文，只就池州交卸，貼陪已過半矣，多方措置，辦之已艱，況改撥建康、鎮江、淮南、行在之遠乎！方未裝發日，若行改撥，州縣尚可措置貼陪，使之離岸，至有已裝發於中塗者，然後改撥，部押之人不免復歸，以索貼陪，州縣不能即辦，遂致米綱滯留中塗，經日益久，工梢坐食，侵耗益多。此則改撥致其弊也。凡部綱者，不顧其身，不顧其家，冒不測之險，非慕賞，則貪糜費之贏餘。信州米綱無賞之可慕，合用水脚尚或虧欠，何贏餘之可貪。是以有官有家業可倚仗之人，皆不願行。總領漕司責之州，州責之縣，縣不得已乃強之公吏。一當其役，親戚即爲死別，知其必不免也。其有顧藉者，睹前二弊，竭力關防，陷失尚少。其無顧藉者，乘此二弊，益肆其姦。至有全綱陷失者，亦有陷失太半者，此則部押非其人也。嗚呼！一顆一粒，皆民之脂膏，國之大計，州縣收之不勝其勞，一旦委之不啻泥土，豈不重可惜哉！苟不原三者致弊之由，而欲以責罰禁之，誠不見其弊之革也。臣以謂地勢不得其宜，固不敢輕議。若夫改撥無定處，部押非其人，不爲難革。欲望聖慈行下總領、轉運司檢元降旨揮，信州米綱只於池州交卸，不得輒行改撥。仍於部綱常格推賞外，別立信州米綱賞格，以所押米石之多寡爲之等差，許募見任寄居待闕文武官有家業人部押，不得依前強差公吏。庶幾官物無陷，綱運易達，積弊可革矣。《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六一。

論綱運之弊疏

臣竊聞諸路綱運類多陷折，皆由賞減而不擇人也。凡部綱者，幸而事濟，則身可保，家可保，官可保。如其不濟，則喪身、破家、敗官之禍隨之。人所以冒此禍而不顧者，以賞可慕耳。是故頃年有家業之人，皆欣然願就，雖監司帥守之親屬亦爲之。或有虧欠，有可陪備，故陷折也少。自減綱賞，監司帥守親屬又皆禁止，所部押者多貧困無籍之人，冒急而輕就，且多端經營，費用不貲。方其離岸，所喪已多，迨至中流，託以風濤，又況出納之際，欺弊不一，故陷折也多。原其減賞之由，不過以文臣累賞，易至正郎，武臣累賞，易至副使，即可奏薦。殊不思州縣拘收錢米艱辛，一旦付之無籍之人，失之亦非小弊。比年止許選人、小使臣部押，防累賞之弊，已是允當。誠能再定綱賞，務命稍厚，不拘監司帥守親屬，或有家業、有行止、有幹材、無過失校尉，或獻納補官人，皆許部押。所押不得過三次，如此則既革累賞之弊，綱運亦免陷折。此大利也。如狂言可採，惟陛下特賜施行。《歷

論潭州貼雇綱船之弊疏

臣伏見潭州諸縣有大害，曰貼雇綱船是也。請爲陛下詳陳之。潭州歲運苗米三十萬五千石以餉屯駐軍，或有和糴及起發常平米，多至五六十餘萬石，少亦四十萬石。傾年講和息兵，其米止運至武昌，皆是潭州措置船載，未嘗敷及諸縣。其後荆南襄陽屯軍，泝江而上，水淺灘多，亦是潭州措置船載，亦未嘗敷及諸縣。暨至逆亮敗盟，軍須日急，守臣權一時之宜，始命諸縣雇舟相添，未嘗全取辦於諸縣。自是遂爲定例，歲歲行之，上則潭州漕司案吏，下則牽頭船戶，相爲表裏，每料除官支錢外，必仰諸縣貼雇。急以期限，嚴以責罰者，案吏也；乘勢邀求，其欲無厭者，牽頭船戶也。諸縣畏其責罰，欲應期限，不得不徇牽頭船戶之需，酬以高價，邀求愈多。況有爭雇之弊，設若長沙著價五十，善化或增六十，湘潭又增七十，其它縣亦莫不然，直至厭其所欲而後已。一縣被敷一萬料，所費至一二千緡，若所敷之數不止此，其費亦隨之。嗟乎，此錢何從而出哉？諸縣受其苦者一也。諸縣雇船，幸而得之，依限解發，始則下排岸司相驗，相驗者取乞；次則漕職官覆驗，覆驗者取乞；末則給付押綱使臣，又從而巧爲詞說，取乞爲尤甚。嗟乎，此錢何從而出哉？諸縣被其苦者二也。縣奉州令，不敢違戾，雖知二苦，不暇顧恤。於是冒法禁，撰名色，取之百姓以足其用。沿流漁戶，凡有一網、一釣舟者不免焉。或多敷麴引，或多出定帖，或多給師巫公據，或預借於上戶，其名不可概舉。

大抵科敷者，官得其一，吏取其十。且以雇一萬料，用貼雇錢一千貫爲率，縣吏因之爲姦，不知幾倍於此，而官得此數。然則享厚利者，漕司州縣案吏也，牽頭船戶也，相驗、覆驗官司也，押綱使臣也。彼抑勒者，知縣也。受實害者，闔境百姓也。迨劉某守潭，灼見其弊，又睹諸郡無所出產，凡客船運鹽而至者別無回貨，孰肯空載以涉重湖之險，多藉於運米綱，斷然盡免諸縣貼雇，潭州自行措置，民無所擾，米綱亦應期而辦，其策甚良，其利甚博。自劉某被召，通判職官上欲媚漕使，下欲利吏輩，以速辦爲名，盡變某之舊，復興前者之害。幸而沈介到任，悉如某之措置，又且米綱先期而了。竊恐介去之後，復有改之者。欲望聖慈嚴敕湖南漕司及潭州，每歲米綱一依劉某、沈介措置，不得更令諸縣雇船，殃害百姓。或有違戾，許百姓越訴，臺諫彈劾。每歲發荆南、襄陽米綱，則用官船；發武昌、九江米綱，則雇客船。蓋緣客船所憚者荆襄之行，水淺灘多，動經年歲，有破家喪身者。誠能只用官船運荆襄之米，則客船亦欣然而就雇。或有軍興警急，必不得已，分諸縣量行貼雇以助裝發，必爲之立綱次，某縣應副第幾綱，先後有倫，斷不可易。綱次既定，自無爭雇之弊，庶幾潭民咸被實惠。《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六一。

足州郡爲先務疏

臣聞州郡者國之源也。州郡足，則每歲供輸於國者罔不足，或有水旱之災、盜賊之警、師旅之

興，亦有以爲之備。州郡不足，則供輸於國者已匱乏於和平之時，一有水旱盜賊師旅之用，未有不惶惶而失措。是以善富國者必以足州郡爲先務也。比來州郡乃大不然，歲之所入有限而用度無義，困於太守之數易，困於禁軍之起發，增揀汰養老之人以困之，又有不時之需以困之。廓廓無事，安平如今日，凡所以供輸於國者猶愆期而不能辦。甚者如卒伍之衣糧、揀汰養老人之請給，類多積壓，無以支散，頻致喧鬧，仰瀆天聽，況水旱盜賊師旅之備乎！州郡窘乏甚矣，豈不爲深可慮哉！救是弊者不在它求，誠能久郡守之任，定養老之員，疏禁軍之起發，省不時之需，則州郡之力自然而蘇息，不待積歲之久自然足用。州郡足則國未有不足，此富國之要術也。惟陛下留神，幸甚。《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十七。

側身修省以弭災異疏

臣聞天人之際，本無二致，究觀人事則天意可卜。辛巳之冬，逆亮敗盟，大舉入寇，自謂談笑可以渡江。未幾而天怒人怨，變生肘腋，竟自薨隕。明年陛下誕膺景命，嗣有不圖，因知辛巳之役，天所以眷顧陛下，光啓中興，延我宋萬世無疆之休，蓋昭昭矣。而臣竊有疑者。伏自陛下即位以來，災異之作無歲無之，始則飛蝗蔽天，災見於昆蟲，可謂微矣。次則虜人復敗盟，淮上流血，災生於夷狄，亦云遠矣。既而連年輔郡大水大火，旱熯疾疫，死徙者不知其幾，其爲災異也駸駸乎大且近矣。

又其甚者，雷震於郊祀之旦，禍及於骨肉之親，益可懼矣。竊惟陛下修己任德，未嘗少懈，何上天眷顧於前而災異荐臻於後，或者以謂應天之實，恐有所未盡善耳。不然，何爲而若是也？昔商高宗因升鼎之雉，周宣王遭旱魃之虐，皆能側身修省，爲商周中興之賢君。以是知災異者，乃天心仁愛人君之深，亦人君恐懼致福之本也。陛下天縱聰明，遠過高宗、宣王，誠能鑑其弭災之由，盡其應天之實，則商、周中興之功，不患難致也。《歷代名臣奏議》卷三〇七。（以上李文澤校點）